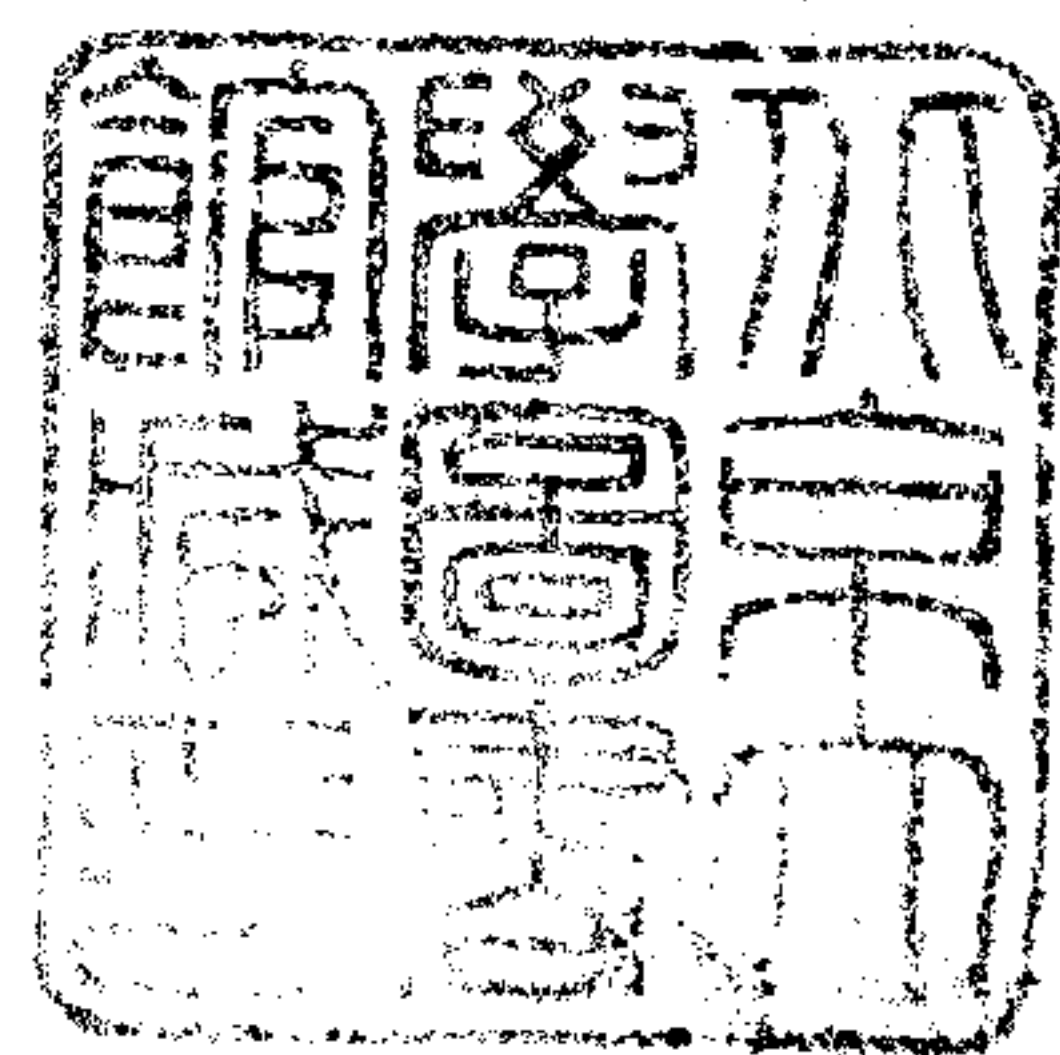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六・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二百五十八至卷二百八十五）（明）陳仁錫輯……………一

博物典彙二十卷（明）黃道周輯……………三八五

1146
子部
類書類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左編

夷類

女真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
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繫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春賢王越居近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
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請軍門言州
人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帝位會宗澤及朱
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
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即位于府治改
元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
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呂頤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
收叙三年御管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
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
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帝畏其威以
為御管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陝與樞密檢
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快

若備他盜者使背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
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
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
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
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圍城中附金道二帝北狩
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
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
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
論之曰候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
還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捷懶請立
人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
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
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
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
捷懶以聞于是立豫為齊帝奉金正朔豫即位都大
名麻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任于豫而
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年張浚兵敗於富
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界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
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樞密發
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凡孫亶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間之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六年何鮮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顯肅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詔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陸辭帝命謂提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到豫兵敗勸金人欲廢豫又為岳飛所問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提懶兀朮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過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提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提懶向土

留守訛魯觀阿懶折之蒲盧虎位在幹木上提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在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諱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四

可立可變

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詔館受書以書納禁中通古人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宋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

提懶

何王

宋

家

無

與

金

人

一

心

一

口

與

金

人

一

心

宋史紀事本末

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
 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
 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
 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
 使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
 郡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玠敗金人于風扶
 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
 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
 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
 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郟城追至朱仙
 八編類纂 卷二五八

八編類纂 卷二五八

奉表稱臣千金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
 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
 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
 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
 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
 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
 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袞冕
 來冊帝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
 奉安龍德宮太后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入編類纂 卷二五八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
 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眾由是途中無虞
 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
 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為平州轉運
 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為
 益力金杖其使俾繼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歿金主亶
 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后裴滿氏十
 政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因縱酒自遣醜怒手刃
 侍臣至是晏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
 捷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

蒙古通蒙古益疆兀術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酋熬羅字極烈為蒙古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於是蒙古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與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相進平章務攬持權柄引裕為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王遣近侍局直長大典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鹿馬賜之後亦附賜禮物金王聞之怒杖典國而奪回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表加 七

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劉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訪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亮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于阿剌亮曰阿剌屬疏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表加

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杖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金主第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剌達撈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官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及幹木恩徒單阿里山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典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大典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大典國內應典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山虎內直作變夜二鼓大典國以鑰符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大典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山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秉德遂與郡臣奉亮即位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勅進街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表加

里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解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宇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覡為全國祈請使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使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選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等訓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大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由其妻

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賜補由其妻蒲察父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金汴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秋宋進封泰榆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燿少師並致化是夕檜歿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三十八年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卒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馬欽盛言江南富庶于女玉帛之多遂其意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宋以王剛中為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官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為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聞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放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陰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館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淵聖崩據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命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即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警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撤八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遂反議立故遠主廷禱子孫眾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撤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撤八謀歸於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西出撤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幹殺撤八執老和尚等自為都元帥擁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十一

倪金記

衆東遷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
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幹已約降札八見窩幹兵衆
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窩幹決
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
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以者狼
籍于道其下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
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
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
爲請金主亮曰北方北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三

金史

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
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
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

金史

南侵亮殺之由是郡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
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
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

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
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
州事高文富遣兵補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
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

金史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
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
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
堵如故勝遣人諭崩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
乃獨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
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
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
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
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
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鎮國敵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泉
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
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
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
突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
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
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
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十四

金人試

出。若。越。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弑。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為。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如。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璫。帳。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埭。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千。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入。編。類。卷。之。五。十五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懾。慄。厲。士。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進。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欲。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璫。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玠。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陽。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上。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孫金批會

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朱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煑人膏為油用之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眾咸奮引舟搥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奔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釘舉帆帆皆油纜彌道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眾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眾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夾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張侯全八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九會

九會

九會

九會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統制沘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營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沘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眾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沘請出戰錡不從沘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沘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軍統制王方夙之橫沘僅以身免錡問沘敗因憤悶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駭焉之葉義問命虞允文往撫湖廣師允文大敗金人于朱石

八編類纂 卷二五八 十八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于揚州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蒲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二事覺亮命眾刃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特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眾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弒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善宗
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
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
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
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楊亮罪惡數
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
鴉鵲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必眾欲云歸
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曰前阻淮渡皆成
擒矣比聞遠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其行大事然後舉
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八 十九

元宜等帥諸將以眾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待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刃之收其妃嬪及李
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
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
使且告即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
安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
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官太后雖屈已平辭有所
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
定之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
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過執不可金領使館
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
乃遣邁邁皓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
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
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圍堰金軍不能進
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眾鏖
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八 二十

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武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聞
夜發兵掘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告急於李實實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
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
沘略陣中流矢歿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
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歿者半圍遂
解子蓋後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符衝
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待衛步軍司
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檜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
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與陝既通則鄆楚一路熟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述上皇即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劄比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人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秋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渡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靈淮三省樞密院不預開會顯忠宏淵亦獻請虹縣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淵宏淵出湖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于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詐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妾不可委信不聽既

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枋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彬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葉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庶為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闞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表 五
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葉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能

平後可其所欲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表

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
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
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
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
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
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稟昭
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
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
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
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
卒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一帥報書
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
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
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七歲
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
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夫國體矣三年吳璘卒五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五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
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
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
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
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忠其兩淮諸郡守臣
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
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
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
勢帝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
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相狂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四十餘年欲
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廐
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
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
且過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
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
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
始有懼心仁孝乃誅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六爲
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
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五

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絨音遠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宋 至

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枋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枋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枋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枋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枋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立政用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親而自立皓明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察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宋 至

詳問皓復取現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遠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若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三年。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迥等。繕達放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劫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官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為惡。而所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他事。陽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為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為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遠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為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官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官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

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
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
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諱又除禮部人
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
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
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
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
弟廉耻道軼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
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

八編類纂

卷言事八

三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
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
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
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
猶為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
審鎮偽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覲覲非道求進者加之
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
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
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封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
材上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宋末書
不在此人
謂其人

材歟寧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為北鄙
阻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倉空匱國勢日
弱有勸韓侂胄立善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
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
褒信頴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
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
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
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鶩
泊行李之繼遣復媿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
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

八編類纂

卷言事八

三三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
祖宗之情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以丘宥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
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宥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宥棄廬
和州為守江計宥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
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
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
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許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表類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丘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孺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表類

沿益疑之乃遣信孺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斬梟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界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栻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永濟嗣位有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金史

三十一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人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嫌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相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使接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收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

八編類纂

三十一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夷類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摠隸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夷類

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以鐵木真年幼其部眾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固邀與宿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眾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平照烈之長玉曆時為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塔海峇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常

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

鐵木真自幹難河帥眾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

真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

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

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

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

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

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

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

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

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

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

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

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

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

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

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為後繼遣麾

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奔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為威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徒單鑑為右丞相胡沙虎為右副元帥鑑為上京留守開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鞏鞏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參政梁鐘曰如此是自廢境也金主從鐘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承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米虎高琪之敗績僅八四十里高琪還兵逐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居庸關古北口不能入以此知居庸關係

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眾趨紫荆關敗金兵于五回領拔涿易二州分命遊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主自將與于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瀛河間濱棊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官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契類 四

爲不可。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朔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歿，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歿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歿之。承暉遺表至。

人編類集 卷之五十九 庚類 五十一 五十一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水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事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參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人編類集 卷之五十九 庚類 五十二 五十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
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
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
寧晉諸縣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降附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
承旨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
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
遷徙者也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
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
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兵類

七

節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幸臣欲置公府金主意
未決中丞完顏宿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
東苟能統眾守土雖三公何惜乃封經畧使王福等
九人為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霸深易太原平陽澤
潞益都開府凡九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冬十
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
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
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
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
吉熙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
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
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
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尋
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
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
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
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
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
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兵類

八

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
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
急必徵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
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
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
其矢血流滿體問什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
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
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
合達以忠孝軍捉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
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哉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
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
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限草火訛可猶
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收卒二千奪
船走閩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
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請訛可奉旨
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
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夷類 九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
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
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柵
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
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
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

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
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馬趨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
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
已絕黃河不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
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侯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
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
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
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遮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連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
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
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
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
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
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
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
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
千而我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
戰而退金軍方整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焚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為之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徒將斃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金主召兀典。援汴。遂與潼關總帥合閏泰。藍德。帥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泰藍諸關之備。從虜入陝。同華關鄉一帶軍糧。萬解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

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關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典合閏從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為浙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而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惑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劍遊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監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八續類集 卷五十九 十一

八續類集 卷五十九 十二

不詳和

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敗具沿壕立木棚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獄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圖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破大磴或碌礮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三

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爲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宰相欲以紙爲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確盛藥以火點之所發圍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窟間有客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四

於是金主母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日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况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聞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日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
 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
 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
 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
 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復畏避
 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遍野所過丘墟一飯
 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
 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速不臺攻城日急
 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籍紳士女多行
 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擄克鐵遺家
 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
 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
 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
 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
 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
 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
 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邪時兩
 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
 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
 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眾皆稱
 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為梁王監
 國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
 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
 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
 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
 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
 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
 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以
 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
 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
 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微
 欽之時初官奴毋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毋
 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
 木解信之還其毋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
 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
 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
 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
 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類

十五

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類

十六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虜八編類纂 卷言五十九 九類 十七

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今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間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土。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八編類纂 卷言五十九 九類 十八

宋元共政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眾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史類 十九

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察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天如蜩。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歿。

金之有

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將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侍潭為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木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摠帥李木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甬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撓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李木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搗三面精銳。日夕戰禦。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糞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為糧。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史類 二十

軍。卿。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樣。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時。孟。珙。之。帥。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乘。城。走。門。既。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帥。以。入。忽。入。編。類。纂。卷。三。五。九。表。類。二。二。一。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汝。便。火。我。遂。自。經。汝。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朮。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汝。焉。承。麟。退。保。子。城。開。守。緒。歿。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與。火。焚。之。奉。御。釋。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宋亦下之
亦有抱帝
涉江之志

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救颺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柱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金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金子軍至伯淵等以書請崔立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

此可參閱

入編類纂卷三五九表類二二二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
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近之舍卒中就馬上抱立立
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七百橫刺之立
隊馬死乃泉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全子才次于汴
趙葵自滌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
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
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催
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
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
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表類

二十三

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
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
者無數誼僅以身免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
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
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
死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
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第萬夜渡江密往
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
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
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獨有人

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
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
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衝敵突陣會大風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渾潭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
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
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
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濡
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
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詈罵殺所乘
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潤端兵離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表類

二十四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鏡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
兵不至鏡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死乃聚其
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鏡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
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鏡及其二子
自刎死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温不花入淮
西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
遇和州爲淮西聲援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琪
救之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
十里相接琪又遣趙武等與戰琪親往節度遂破蒙
古二十四營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知州丘岳

奇

一第... 卷三十九... 表類... 二十三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曰敵眾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兵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杖木拔都魯者皆以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歾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庚類

二十五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勸新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鷹翅七層俄砲中壩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道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

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第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瑛兄瑒時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堽若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杲知建唐府蒙古攻廬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庚類

二十六

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瑛曰是棄城也斬以狗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飲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潯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

有疑

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北，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死於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存，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若干，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還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豚臙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板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死者，以軍出襲

八編類纂

宋言子元

表類

二十七

野

以突魯定

拔都兒戰敗於焉。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鞏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為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鞏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憮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鞏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奇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入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

八編類纂

宋言子元

表類

二十八

可憐失此
其人又二
張承矣

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矢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先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選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嘗蒙下遣人肯惟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庚辰 大驚以為唐李存孝率十八騎。奔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文德以俞典與整素有隙。使典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

進陷瀘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搃諸道兵擊壇。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感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緹城降。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王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毋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水戰

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于朝
 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
 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過南北
 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
 時守襄陽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
 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
 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木與整
 經畧襄陽阿木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
 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劉整與
 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九 水戰 三十一
 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
 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
 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
 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
 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
 令南北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為一字城
 聯巨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
 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為恨因曰誤國家事者
 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
 庭芝為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
 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
 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
 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倖擊翰飲燕為樂以取
 旨未至為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摠中外諸軍救襄
 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
 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
 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
 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
 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九 水戰 三十一
 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
 徙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正
 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
 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
 善泅者實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
 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卒草多鈎
 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
 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
 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
 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

其人

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
 襄鄂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水將得民兵
 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
 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
 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
 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炭炭巨斧
 勁弩夜漏三刻起石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
 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
 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纜橫棧數百轉戰百二
 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
 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
 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
 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
 恃其驍勇欲還鄂乃募二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
 蠟書赴范文虎與鄂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
 數十里列撤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
 之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
 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
 人下去乃有遇被捉者貴為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

八編類纂 卷三五九 表類 三十三

八編類纂 卷二五九

其人

未知復不能斷枚隱迹乃舉砲鼓謀發乘舟夜順流
 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
 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艦戰艦邀擊以拒戰沿岸東
 獲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
 望軍船旗幟紛披貢兵以為鄂兵來會喜躍而進舉
 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
 皆元兵也蓋鄂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
 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
 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
 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八編類纂 卷三五九 表類 三十四

八編類纂 卷三五九 表類 三十四

八編類纂

三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左編

夷類

蒙古

後以援經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獻新破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劍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山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十

夷類

五

何殊哉

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歿富率歿士百人巷戰元兵歿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歿三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

原上開亦

樊城既陷復中請之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共樵樓聲如震雷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破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降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鑲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若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竝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往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驂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珪聞合刺至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十

夷類

一

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焚舟塲由是馬驂城築卒不就阿木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摧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成淳十一年二月度宗崩帝昀在九月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木由襄陽入漢濟江薄鄂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鄂鄂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鄂在漢南橫鐵

絕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棧
 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
 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
 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
 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
 三里伯顏遣兵攻王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
 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
 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大戰而敗伯
 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
 文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
 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
 舍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即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
 洋所馘於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
 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以為
 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
 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主順出降其
 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
 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節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
 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歿所部五千人猶力戰悉
 歿馬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

八編類纂

卷二六〇

類類

二

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
 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
 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
 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
 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
 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
 間遣奇兵部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
 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
 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騎于江北
 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
 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
 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
 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
 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
 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
 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木即以昏時率
 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
 木遙見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
 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
 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攀

八編類纂

卷二六〇

類類

四

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
 飛身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阿木遣人還報
 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
 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
 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
 統制劉成俱戰歿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
 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
 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取鄂
 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宋禿孫開元兵趨鄂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夷類 五

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特
 漢陽為蔽及荆湖之援禿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
 孤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
 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
 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走臨安可一
 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
 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
 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
 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於無為城下范
 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

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及
 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昂發迎降昂發忿氣
 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
 人迎降而陽助昂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昂發
 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
 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
 能為忠臣妻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
 雍氏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
 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
 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歿節義成雙遂與雍氏
 入編類纂 卷二百六 夷類 六

同縊於昂發歿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
 左右以昂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
 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
 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
 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關志會伯顏令軍
 中作大檝數十楫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
 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
 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
 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與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遠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舻驚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擠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似道夜駐珠金沙。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元軍略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坐府中。八編類纂 卷二六〇 庚類

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歿之。初故相江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及是問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赴止水。水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壘。翌日萬里尸獨浮水上。從者欲壘之事。聞贈震謚忠介。萬里謚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二月。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

民乏食。伯顏聞。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遺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八編類纂 卷二六〇 庚類

瓜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揚州李庭芝率廩所部固守。揚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敗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墜。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出馬。引大刀。

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謹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灰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張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歿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歿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十

夷類

元

復能軍奔圖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源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聚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至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與學墾田民情大變由是思播田揚二氏重慶趙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時芻糧柵江修壁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十

夷類

十一

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歿傷相籍人有飲血乘城殊歿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歿者枕籍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阿刺罕破銀樹東瀾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爵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闡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

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祐曰鬪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壯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盤呂師夔以金符遣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闕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善通叛陳炳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上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椽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嘗守志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庚類 十一

益堅伯顏乃叱張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嘗歿之炳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炳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炳曰去此一步非歿所也日中兵至歿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歿師勇以入城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獨破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天文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圍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自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

哭

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滬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歿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弒我忠伏地叩頭辭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庚類 十二

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必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溢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以城降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即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潮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

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祭
 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
 及太后入觀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
 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
 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
 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歿初伯顏執
 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温州拜樞密
 使元主廢德祐帝為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
 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
 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
 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
 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
 道輕汝也固宜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
 江西秋七月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
 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
 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庭芝
 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曰吾惟一
 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
 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淮安盱詔泗州以
 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 夷類 十三

八

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葉以給之兵有
 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
 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木請
 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欵庭芝不
 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
 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
 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會姜才疽
 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吳惟孝開把門納元軍
 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灰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
 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
 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
 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城
 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歿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
 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
 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
 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
 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
 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必傷相籍訖無降意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 夷類 十四

陳宜中加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巷招撫司蒲
壽庚來謁請駐驛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
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
今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
沒其賞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
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湖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
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
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
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死十二月元置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夷類

十五

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為固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
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馬堅閉
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
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人仆六月文天祥敗元于零
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湖州之淺灣
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峻都至興化瓚閉城拒
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
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峻都既
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元
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初張珪復瀘

漢法可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夷類

十六

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
慶李德輝為督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
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
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
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
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眾
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
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呂絃自經元定武官承襲
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
子任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
老死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著為
令二月元峻都陷湖州屠其民知州李馬發歿之夏
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可不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
王年八歲矣是為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
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雨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
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闕廣
譽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

始陽劉

其人

其人

其人

寶劬專火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
 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三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
 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
 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眾數萬
 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住討烈良等舉宗
 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歿阿里海
 牙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
 率眾拒於白沙石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
 烈殺之文天祥聞帝即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
 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
 人種類甚多卷三十一 表類 十一
 于潮興歿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
 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
 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破執吞腦子不歿
 鄒鳳自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
 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
 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
 請歿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
 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侯將
 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
 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世傑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
 日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
 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旋海中不足中艙外舳貫以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歿計人皆
 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
 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
 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舟火不
 能熱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
 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八編類集卷三十一 表類 十八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已卯都統張達夜
 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
 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
 作樂乃戰違令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
 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歿戰至千潮上元軍作樂世
 傑以為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
 敵兵自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
 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
 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

亦有可據

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曰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官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羅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勤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八編類纂 卷百廿一 表類 廿九

施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于復立一君今又云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雨其骨葬湖居里殺宋樞密使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山中書必有徧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

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瞻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周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八編類纂 卷百廿一 表類 二二

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招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巖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猶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皆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

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鞠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封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佔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蠅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北萬一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吏類

二十一

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第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死者必眾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先是告諸王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觀虛實乃顏

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間諸王乃顏反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梁氏寅曰元之有大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充其用所賴以為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譽謬之風官有貪婪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吏類

二十一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疫疾凡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為未遠成憲具在故也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至大元年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藥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木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

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即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四年帝崩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為太子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史類

二十三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

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也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王禕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潤里吉思往迎之至自靜江即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險惡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效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六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嬭不答失里怙其勢煽冷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恐忘不共載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歿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婦母亦削鴻名盡孝禮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

史類

二十四

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膠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膠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滯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於淺易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表類 二二五

而不可行。舟汎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决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淋漓漲溢。如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六年河决。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廢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頴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時。汝頴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

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洪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襲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官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表類 二二六

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之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張士誠遣兵破元浙江杭州。丞相達識帖睦迺遣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於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以之初同僉准。

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
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收淮安誠爲急
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頻淮南之地及自木陽
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
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喉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
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
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
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
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苗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二十七

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天完將陳友諒
襲殺倪文俊友諒汚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
輝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
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
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襲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
平章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陳壽
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
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歿玉珍
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十八年春正月天完
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歿之三月

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歿
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
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
珍戰歿京師大恐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原既亂
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
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
海運糧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時帝亦厭政宦者
朴不花用事爲姦利搦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
警執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
亡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二十八

稱帝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張士誠將
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歿于珍立
太祖建國號曰吳三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
江西悉平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
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

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過春等
追至北河擒王孫賈的里八刺而還元亡元主駐應
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
榷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
其孫賈的帝八刺為崇禮侯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
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
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
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八編類纂 卷百廿 煥類 二十九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一

左編

夷類

突厥

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其丹室
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
李軌王世克等偏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高
帝平京師遂恃功多橫驕武德二年始畢自將度河
至夏州與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
將侵太原會病死子幼不立以為泥步說使居東偏

八編類纂 卷百廿 煥類 二十九

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處羅復妻隋義成
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
擊斬其伊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
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立正道為隋王奉隋後隋
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玉
討武周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
城中婦女明年謀取并州卜之不吉會天雨血三日
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餽以五石俄
疽發於主以子陋弱棄不立取其弟嗣為頡利可汗
頡利始為其質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

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欽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
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款并說還五原地
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
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佛射設以所部萬
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
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揚諸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
厥與王世克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可汗兄弟
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
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
貲兵銳馬多善辭悖慢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合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
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并
州深鈔汾路轉掠原霽關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南
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頡利聞秦王且至引
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
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
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秦王縱反聞於突利突利
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疆之乃遣突利及特勒
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
摩引升御榻突厥既歲益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

選

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正矣帝使中
書侍郎宇文士及喻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
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
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八年頡利攻靈
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收績於是張瑾兵屯
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
敵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
過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母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
書爲詔九年攻原霽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
虜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
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
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
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
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
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
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
都畿自夸盛疆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
瑒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之門下省乃
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滑上與可汗隔水語頡利引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媿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以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俗素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符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瓚請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効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効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命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馮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眾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眾降其國遂入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詔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為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等廬廷中久之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

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為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與士眾管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疆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勝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憫乃自殺帝異之贈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初突利欲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眾騷離頡利囚箠之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後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及為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啟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為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墜前敗也我使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母相侵掠

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
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
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
反劫賀邏鶻北還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
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氏李樹牙河
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頡利族人也始啟民奔隋
積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
開敏善占對始畢處邏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
史那種故但爲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
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一

六

與頡利俱擒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
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徒內畏
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
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非
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
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
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積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
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
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庶
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牛不減昔乎爾父母

王者之心

處分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延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
上萬歲壽於是趙郡王孝恭馮臚卿劉善就思摩部
祭壇場河上拜受賜鼓纛薛延陀聞突厥之非恐其
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無
相侵謹頓首奉詔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
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
流矢帝爲吮血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
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靈州

薛延陀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襍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一

七

陀在鐵勒諸部最雄長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
諸酋也其下往往叛去推莽苾哥楞爲可汗據貪汗
山奉薛延陀乙失鉢爲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
可汗復疆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紇同羅僕骨白
靺鞨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
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
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
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
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
望饒路齎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夷

夷男附薛

夷男

西突厥

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懋督軍山直京師
西北六千里東鞅鞞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居倫水
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特勒
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
之夷男以爲寵頡利可汗之滅塞陸空荒夷男率其
部稍東保都尉徙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
而羸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
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
部七年間使者入朝帝恐後疆大爲患欲剷其禍乃
下詔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

八編類纂

卷言空 九類

八

可汗始渡河牙於漠南夷男惡之未發帝方幸洛陽
將遂封泰山夷男與其下謀曰天子封泰山萬國皆
助兵悉會行在邊陲空單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
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州率一兵得四馬擊思
摩思摩走朔州言狀且請師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
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
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
旣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
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輒相掠誅不赦延陀父
事我而首違詔得非亂邪而曰與突厥和乃故約也

尚何請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已南走大度設度
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適會李勣兵至行蓋屬
天遠率衆走赤柯度青山然道回遠勣選敢死士與
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及大度設尾之不置大度設顧
不脫度諾真水陳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
那社爾皆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率五人爲伍一
執馬四前鬪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
戰士及戰突厥兵追延陀騰逐勣救之延陀縱射馬
輒死勣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縛虜潰部將薛萬
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

八編類纂

卷言空 九類

九

獲馬萬五千大度設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
勣還入定襄天子遣使者齎璽書勞問賞功卹死延
陀之使留待命者帝悉還之曰歸語爾可汗爾自負
其疆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且我
爲天下主渠嘗賦發於爾邪後有利害當謹思毋遽
也延陀乃遣使謝罪又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
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我則立之度其立孰與
頡利比而敢撓邊乎不許昏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
羊橐它固求昏帝與大臣計房玄齡曰不如和親帝
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

北齊政令
無常非所
形示外也

寶器奏慶善破陳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
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
喜詔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為可汗公主以女我
乘輿為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諸下羊馬為貨時
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飲於下不亟集又
度積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畜口耗
死僅半議者謂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
下詔絕昏謝其使夷男氣素索不發亦會病死始延
陀請以庶子屯莽為突利失可汗統東方嫡子拔灼
為肆葉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屯莽實為之謀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表類 十
人多怨及會葬曳莽亟還部按灼分兵殺之自立為
可汗鐵勒諸國素伏延陀而咄摩支雖衰子尚臣畏
之帝恐卒為患詔勸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勸至
咄摩支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勸知之縱兵擊
斬五千餘級係老孺三萬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滅欲
并莽苾等降之復遣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
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
子請內屬道宗等論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
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為可汗世世以奴事死
不恨帝割其地為州縣北荒遂平諸姓有來朝者帝

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
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
可使日千里也

回紇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鐵勒其
部落曰回紇薛延陀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
羅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積北其人驍疆初無會長
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
力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
集渠豪數百悉阬之回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表類

十一

自為侯斤有時徒侯斤者眾始推為君長子曰菩薩
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服時徒死菩薩立
回紇繇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騎
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
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貞
觀三年始來朝獻方物突厥已亡惟回紇薛延陀為
最雄疆菩薩死其首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
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
為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
延陀不事大國以自服臣下磨駭烏散不知所之

以五千破
十萬勇也
附延陀實

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罷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柔長等，以唐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批瓶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坫，趾注之，瓶轉受，百斛餘，盃回，統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乃詔積南鵝鴨泉之陽，置過，鄒六十八所，具羣馬潼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為賦，乃拜吐迷度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置官吏壹似突厥，吐迷度兄子烏紇，丞吐迷度之妻，遂謀亂，領騎夜劫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使給烏紇許白為都督，烏紇不疑，即往謝，因斬以狗，帝擢吐迷度子婆閭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武后時突厥默啜方疆取鐵勒，故地回紇度磧徙甘涼間，然唐常取壯騎佐赤水軍，云肅宗即位，使者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家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喜，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家，遣渠領來請和，親帝欲固其心，即封虜女為昆伽公主，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帝因册昆伽公主為王妃，擢承家宗正卿，可汗亦封承家為葉護，給四節，令與其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為昆弟。

葉護大喜，使首領達干等先到扶風，見子儀，子儀犒飲三日，葉護辭曰：國多難，我助討，逆何敢食，固命乃留，既行，日賜牛四十角，羊八百蹄，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禮上，賊詭伏騎於王師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翦其伏，乃出賊背，與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夾攻之，賊大敗，進攻長安，懷恩率回紇南蠻大食衆繚都而南，壁滄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初回紇至曲沃，葉護遣將旁南山東出，搜賊伏谷中，殲之，營山陰，子儀等與賊戰，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即踰西嶺，曳旗趨賊，出其後，賊反顧，遂大潰，嚴莊挾安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火類 十一

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回紇大掠東都三日，姦人導之，府庫窮殫，廣平王欲止不可，而耆老以縑錦萬匹賂回紇，止不剽，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詔進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與黑衣大食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又使請昏許之，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即册磨延曷為昆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瑒攝御史大夫為册命使，帝餞公主，因幸咸陽，數慰勉，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瑒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瑒立帳外，問曰：天王可汗何屬，瑒曰：從

公主有略

昆弟也時中人雷霽俊立瑀上又問立王上者為誰
 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俊趨
 下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
 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
 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王女有德容萬里來降可汗
 天子婿當以禮見安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
 受册翊日尊主為可敦俄而可汗歿國人欲以公主
 殉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期三年回紇萬里結
 昏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乃止然釐面哭亦從其俗
 云後以無子得還代宗即位詔以雍王為天下兵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類 十四

元帥與諸節度使會陝州時可汗壁陝州北王往見
 之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辭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
 禮不可以蹈舞回紇廷詰曰可汗為唐天子弟於王
 叔父行也容有不蹈舞乎子昂固拒即言元帥唐太
 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君臣度不
 能屈即引子昂韋魏少華瑒榜之百少華瑒一夕死
 王還營官軍以王見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
 之於是懷恩與虜左殺為先驅史朝義使反問左殺
 執以獻與諸將同擊賊戰橫水走之進收東都可汗
 使拔賀那賀天子獻朝義旗物雍王還靈寶可汗也

河陽留三月屯旁人困於剽辱僕固瑒率回紇兵與
 朝義擊戰蹀血二千里梟其首河北悉平懷恩道相
 州西山崢口還屯可汗出澤潞與懷恩會道太原去
 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數剽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
 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益橫詭折官吏至
 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
 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
 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回紇曰
 願見令公子儀出旗門回紇曰請釋甲子儀便脫裘
 整槍甲策馬挺身而前酋長相顧曰真是公矣酋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類 十五

下馬拜子儀亦下見之虜數百環視子儀麾下亦至
 子儀麾左右使卻且命酒與飲遺以纏頭練三千召
 可汗弟合胡祿等執手因讓曰上念回紇功報爾固
 厚何負而來今即與汝戰何遽降也我一身挺入汝
 營任汝拘繫我麾下將士須與汝戰酋長誓服曰懷
 恩詭我曰唐天子南走公見廢是以來今天可汗在
 公無恙吾等願還擊吐蕃以報厚恩然懷恩子可敦
 弟也願赦死於是子儀持酒胡祿請盟而飲子儀曰
 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
 負約身死行陣家屬戮方是時虜宰相賀延平等

聞言皆奪氣酒至其所輒曰無易公誓明年以懷恩
幼女為崇徽公主繼室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册拜可
敦賜緡絲二萬是時財用屈稅公卿贏索它給行宰
相錢中涓橋回紇之留京師者曹輩掠女子於市引
騎犯合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
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訶詰自乾元後益負功
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
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厚賜欲以愧之不知也復以
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為償六千德宗立使人告喪
且修好時九姓胡勒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見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六

使者乃為禮宰相莫賀達于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
日入太原取羊馬數萬比及國下耗略盡今舉國遠
闔有知不捷將安歸可汗不聽莫賀怒因擊殺之即
自立為合骨咄祿可汗使長建達于從使者入朝建
中元年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册頓莫賀為武義武
功可汗源休至可汗令大臣具車馬出迎其大相頡
于迦斯踞坐責休等殺突董董休言休與張光晟聞
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留五旬卒不見可汗可汗傳
謂休曰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
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

生處以親
之在成

此後本
李德裕
分其善
類

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將軍
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隱忍賜以金緡後三年使使
者獻方物請和親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
使來者不過二百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
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
公主下嫁是時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兄弟今婿半
子也請易回紇曰回鶻帝欲饗回鶻公主問禮於李
泌對曰肅宗於燉煌王為從祖兄回鶻妻以女見帝
於彭原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於是引回
鶻公主入銀臺門長公主三人候諸內譯史傳導拜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七

必答帝盡建咸安公主官屬視王府懿宗時大酋僕
固俊自北廷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川輪臺等城
使來獻俘昭宗幸鳳翔靈州節度使韓遜表回鶻請
率兵赴難翰林學士韓偓曰虜為國仇舊矣自會昌
時伺邊羽冀未成不得逞今乘我危已冀幸不可開
也遂格不報

吐谷渾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
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內糧其官有長史司
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為之有青海

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水合游乳馬其上明年生
駒號龍種常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
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
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
無恙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場帝遣
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雍破其衆伏允以數十
騎入泥嶺云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
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党
項隋亂因得復故地唐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
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六

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即遣使請順
帝遣之順至號爲太寧王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
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
爲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
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
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饑候君集曰
向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方完逆
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所君臣相失我乘其困
可以得志相海雖遠可跋而至也李靖曰善分二軍
伏允走圓倫磧將奔于闐薛萬均督銳騎追以數百

里又破之將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王道宗行空荒
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水馬秣雪閉月次星
徧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
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川破邏真谷順之質隋爲金
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快快自以
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
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萬騎窮無聊即自
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附詔封西平郡王號廿
豆可汗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
王諾曷鉢諾曷鉢幼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七

及子弟以特詔對諾曷鉢河源郡王號勒豆河汗諾
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此年入朝乃以宗
室女焉弘化公主妻之高宗立以主故拜駙馬都尉
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中最良者帝曰良
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驍衛將軍鮮
于臣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
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茂來拜左領軍衛大將軍
久之度未死主與其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闡盧
模未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
蕃相攻上嘗相曲直並來請詔帝兩不許諾曷鉢以

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為置安樂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起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請涼甘肅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霧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為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收襍處置豐靈又邇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遠移其性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起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州矣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慕容復為長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子

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谷蕃取其地凡三百五

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二

左編

夷類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克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武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偃檀嗣為乞佛熾盤所滅樊尼率羣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一

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官有大相副相曰大論小論又有內大相曰論莽熱地有君長曰棄宗弄贊其為人慷慨才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為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下書臨撫弄贊開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婚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抗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貨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云

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自松州夜襲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東寇。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祭節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柘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愧。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薦昭陵進封寶王。賜餉蕃澁。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詔許之。永徽初。弄贊死。無子。立其孫勿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令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琊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贊東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有子曰欽陵。曰贊婆。祿東贊歿。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權酒酷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
 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驛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
 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秀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
 舊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
 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憚南羌南羌連衝河西
 必危且莫賀延磧表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
 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亾議乃格欽
 陵遣使者隨郭元振入請和親朝廷疑未決元振上
 疏以為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
 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
 望未絕則善矣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
 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欵若國家歲發和
 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
 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
 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大后深然之欽陵方
 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
 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
 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
 以所部及兄子莽部支等款塞明年乃獻馬黃金求
 昏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成于軍諸子爭立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表類

四

無人

人立棄隸踏贊為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
 又使大臣悉董熟固求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
 公主妻之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公主至吐蕃
 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
 即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自
 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全達延上
 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未及定全達延將兵
 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
 訥為隴右防禦使與王駿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
 計之會駿等戰武階駿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
 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
 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駿復夜出
 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
 於長城堡又敗之斬首萬七千衆奔突不能去相枕
 藉洮水為不流帝乃罷行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為
 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
 二百里今既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金城公
 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
 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請新昏帝謂昔已和親有成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表類

五

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
 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
 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
 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
 馳與謹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
 九城故地後二年吐蕃將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
 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奭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
 蕃戰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奭豫遣謀
 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灰過
 斗會君奭為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為河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六

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
 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
 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
 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
 攻而還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
 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
 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問於吐蕃
 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吐蕃
 數敗而懼屢請和親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
 和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

曰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為之以激怒陛下
 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
 下過賞以甘心焉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今
 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
 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
 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
 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使各
 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
 內之悉臘略通華文既晏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
 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
 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
 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
 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正字裴光庭等奏
 吐蕃驕味頑翳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
 之懈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金城公主薨明年為發
 哀天寶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
 將哥舒翰為大將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
 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
 虜至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類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凶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安西副都護高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吐蕃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太驚依山拒戰礮如雨仙芝以郎將李嗣業為陌刀將令之日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埧駒嶺千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縉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大至已無及矣藤橋濶盡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是時吐蕃與南詔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改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漠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於是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九

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洮河郡於積石西及完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死子淳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帛祠還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開西域置四鎮於是歲調山東丁男為戍卒縉帛為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收使以斂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隴右鄯州為節度河西涼州為節度安西北庭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于都護庭為之藩衛及潼關

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州無備預矣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然歲內侵取廓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誦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等與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都以郭子儀為留守初車駕東幸衣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窟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

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既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賊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訛等皆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為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至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廻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為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眾漸振至于千子子儀既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為表裏以狀聞于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眾却收長

二人好從
子儀亦
大得其力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一

十一

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為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
城軍撫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頰兵自苑中入椎
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
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還圍鳳翔節
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
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
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
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
恃其驍勇翊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
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又復屯原會成渭

入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之地子儀之入長安也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
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永泰元
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
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犯邊吐蕃大
猶尚結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
能抗拒敷以兵畧鳳翔熱屋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
馬使渾日進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
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
奉先李日越屯墊屋李抱真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
杜晃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

三

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
虜大驚辟易曰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謀士還
無一矢着身者明日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
處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斫其營斬
千餘級生擒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
五千獲馬索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
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會懷恩
處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
蕃自効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
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德宗即位先內靖方

入編類纂

卷之三

三

鎮顧歲與虜角其凶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大常
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遣吏護
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
畏是時乞立贊為贊普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
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即位而祭兵
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發使者隨倫入朝明
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恨曰我與唐舅甥國
詔書乃用臣禮甲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為吐蕃
境邀漢衡奉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
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為

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為進，賜為奇，領取為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為解并約地於賀蘭。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漢衝決於贊普。乃克盟，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為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德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又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于吐蕃，鳳翔李晟遣部將王必夜襲賊營，率驍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唐

十四

勇三千人入汧陽，誠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如其言，出擊之，賊果敗。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演塞而屯，馬燧為石州，跨河西倚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帝使報結盟，蕃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既徒官以

城不知變
即以給一

渾滅為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渾瑊與尚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放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真率六十騎為遊軍，繞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以下服衣冠劍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朱鳳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唐

十五

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齧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遇而不傷焉。唯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瑊判官韓弁並為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及神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初漢衡為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亦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如若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

之盡驅而西既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于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約之夜皆踣于地以髮繩各繫一楸又以毛繩都覆之守衛者臥其上以防其逃逸也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歸唐而囚漢衡河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賜贊結拒不受初瑛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瑛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為營以虞其變瑛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瑛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瑛之濠

八編類纂

宋言三

十六

柵可踰越焉及瑛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瑛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于營中瑛既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次與瑛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瑛復鎮于奉天瑛與吐蕃會盟之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內更無蕃寇宰相柳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之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

上變色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內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沒兵臨近鎮上驚歎即遞其表以示之詰旦臨軒慰勉渾曰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結贊召漢衡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吐蕃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越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石投市井皆滿為

八編類纂

宋言三

十七

虛梁絕壑而升守將降于虜虜分捕山間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非據高虜所進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即虜境每菽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初吐萬盜塞畏春夏疾疫常以盛秋及是得唐俘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自虜得鹽州塞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郡防侵迫寇日以驕數人為邊患帝復詔城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窮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合兵三萬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載閱二旬訖

續修四庫全書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戍之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其首領十二年尚結贊死上以方渠合道木波背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向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常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木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其

至難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聚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三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管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冰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

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本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中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土馬城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其

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八年初吐蕃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十二年貶前入吐蕃使秘書少監田洎柳州司戶初洎入蕃爲弔祭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懼怯恐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于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狼侵

意不知知
之及思
人所中沮
天下事

山經玉保
之食不謀
向此可治
子

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
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
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
驅戮也。十四年吐蕃節度使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
鹽州，爲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
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會昌二年
贊普死，無子，以妃緝兄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
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
屬尚多，何至立緝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殺之，別
入編類集 卷之三 夷類 三

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計，擊使誦詭善幻約，三部得萬
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略地，至渭州，與其宰相尚
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羊同兵
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
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
毗等疑而不戰，恐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
至十餘萬，僉思羅縊殺之，恐熱自號宰相，以兵二千
萬擊婢，婢遣將麗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於河
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盛
兵出，聞結心僞牝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水論禁之
會天雨
難禁故

兵襲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婢
將燭盧羣力用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羅子
不從，乃辭疾先歸，熊子惡擊恐熱一戰而死，婢糧
盡，引衆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
歸之，恐熱大畧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
狼籍，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
其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爲贊普，奉表降唐，且求河渭
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
濟此河，與居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將散卒將寇邊
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復清水涇原原州
入編類集 卷之三 夷類 三

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取安樂州，詔爲威州，邠寧
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得扶州，鳳翔兵與吐蕃戰，
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
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爲解辦，易服，因詔差賜四道
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行者，聽民墾，稅貸五歲
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
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饌，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
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會僕固俊與吐蕃大
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宋建隆二年，靈
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來離等八族酋長越崑等

護送入界勅書獎諭秦州首領尚波干傷殺采造務卒知州高防捕擊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以吳廷祚為雄武軍節度代防安斬之令廷祚齎勅書賜尚波干等會吳廷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族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干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羗地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掠三陽麻穰弓門等砦監軍巡檢使周承瑨等擊敗之斬首數十級腰斬不用命卒九人于境上太宗乃詔曰秦州內屬三族等頃慕華風率求內附咸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來撓邊疆豈朕信之未孚而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吏撫之不至並觸蒙咎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剽剽吏即捕治真之于法不須以聞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慰撫使賜以束帛有漢民三百戶城周回十五里如鳳形相傳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為安遠大將軍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稟祿經畧使張齊賢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其年潘羅支遣部下李萬山率兵討賊貽書繼和請師期先是遣宋沈等為安撫副使未行上謂宰相曰朕看盟會圖頗記吐蕃反覆

狼子野心之事今已議王超等領甲馬援靈州若難為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沈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告之五年十月羅支又言賊遷送鐵箭誘臣部族已戮一人禁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六年又遣洋逋族蕃官成通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賊邊臣疑成通詐護送部署司成通懼逸馬墜崖成上聞甚嘆息之曰此沈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功凡再請闕朕皆召見獎其向化詔劾鎮戎官吏仍令渭州以禮葬之其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情繼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遷偏驪已集騎兵六萬乞命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納師期上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降詔許之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傑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死是月會繼遷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張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卹其家者龍凡十三

族而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通吉羅丹西涼府既開羅支遇害乃率龕谷蘭舟宗哥覓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悉竄山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廝鐸督為首領二年廝鐸督遣其甥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鬥功狀舊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樣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樣丹宣力西廝委以捍敵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廝鐸督以重恩意三年鐸督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疏董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二種使者感悅而去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為邊患四年邊臣言趙德明謀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唐

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廝鐸督令援結回鶻為備并賜鐸督茶葉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鐸督表謝大中祥符元年秦州曹瑋言熟戶郭廝敦賞樣丹皆大族樣丹輒作文法謀叛廝敦密以告約半月殺之至是果携樣丹首來上以廝敦陰害樣丹不欲明加恩獎以疑懼諸族時方議築南使城遂以廝敦獻地為名詔授順州刺史瑋破魚角蟬戮賞樣丹二首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凡納馬六千匹給以匹緜或以少為訴者瑋斥之曰

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間之皆畏服喃廝羅者緒出贊普之後廝羅與李立遵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通哥為論通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佶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喃廝羅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遵居廝羅下不應妄予乃用廝鐸督恩例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已而通哥為亂因廝羅置阱中出收不附已者守奔人間出之廝羅集兵殺通哥徙居青唐西夏趙元昊侵略其界兵臨河湟廝羅知眾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唐

實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殘廝羅潛使人移稔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鹵獲甚眾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遂不敢窺其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三

左編

夷類

西夏

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羗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遷繼捧從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總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俱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為夏國王四年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眾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至城門而返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

宋初已作

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保吉襲保忠走之李繼隆執保忠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它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驢奪槩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羗人敢敵否浦曰羗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鄜州團練留京師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于靈州且令車重先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繼遷擊于蒲洛河紹斌不救眾潰運餽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九月親部分諸將李繼隆出環州繼隆奏以環州路迂乃自背崑峽徑趣平夏直擣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烏白池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逾亦遣使册德明為大夏國王明年出侵回

鵬恒星晝見德明懼而還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為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四年遼王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為言來攻京師德明帥眾逆拒敗之五年遼復遣使賫玉冊金印冊為大夏國王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呼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鬼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子曩霄立曩霄本名元昊小字鬼理國語謂借為鬼富貴為理嘗獨引兵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太子數諫其父母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元昊自率眾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唃斯囉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還欲南侵恐唃斯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至馬街山築城凡州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延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建官以鬼名守全帳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邁克成賞都尉移如定多多馬寶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眾自河北至午臘蕩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訖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朱寶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實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靜德寒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勣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築壇受冊即皇帝位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彼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後之不報未幾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

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為定難軍節度使而元昊又遣人齎娉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十一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又命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感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耳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感比元昊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窺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卒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巢穴須涉大海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鞭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勝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喃斯囉并力破賊四度地險易遠近皆棚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

壯士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人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伐反以竦為怯冬十月元昊寇保安軍指揮狄青擊敗之种世衡於延安東北二百里築青澗城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俊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砦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召之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縛語曰當勒兵還并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聞三日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

必自延渭而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州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勢格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帝以元昊勢益猖獗詔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釁許臣稍稍以恩信招降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澤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乃詔仲淹與琦等同謀仲淹言臣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夷簡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保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之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復書令去帝號盡臣節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元昊果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微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戍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為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趣德勝砦至羊收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

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或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一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伴非桑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與懌踵其後諜傳賊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為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為一軍屯龍絡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給士馬乏食者三日元昊自將精騎十萬營于川口謀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巨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夷簡六盤山下距羊收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為先鋒見道旁置數銀泥合封囊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免福不聽聽揮四外鐵簡挺身決鬪鏘中左頰絕其喉而死敵乃并兵攻觀英初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寨騎兵三千餘為諸將

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
珪自羊收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
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
陣步兵大潰眾遂奔珪英津管死於陣觀以千餘人
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
三百人關右震動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
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趣利故至甚敗元昊雖數
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元昊乃歸塞門岩主高延德
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為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
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熾知延州龐籍言夏境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九

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
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
知清澗城种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臘
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
榮得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為此兒戲邪囚嵩審
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
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
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藉曰此詐也乃屯兵
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
是時葛懷敏徙涇原經略副使王沿使懷敏督諸若

後詐使
被詐我亦
覺所軍
初當

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若賊毀橋斷其歸路

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
路已繼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懷敏通時事善候人
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
覆軍獨范仲淹嘗言其稍懦不知兵議者欲以金繒
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
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
太宗時將帥多舊人猶能伏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
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
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况今武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十

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
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今方
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受以待有功且
命將之時去疑二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
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元昊以慶曆八年正
月殂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
請因諒祚勿弱母族專政以節鉞啖其三將使各有
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
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上諾其言乃
冊諒祚為夏國主八年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

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子克柔權領州事。神宗即位。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冬夏監軍寇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青澗守將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喜受之。陰許歸款。歸款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其衆來。情偽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詵詭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夷類

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固為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今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詵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十一月种諤既受寇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

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鼎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而貶种諤官。安置隨州。諤詐劄送殺。定者六宅使李崇貴等。以獻十二月諒祚殂。子秉常立。熙寧元年三月遣轉運使薛宗道等來告哀。神宗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先已執送之矣。乃賜詔慰之。并諭令上大首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夷類

領數人姓名。當爵祿之。侯崇貴至。即行冊禮。及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入戶。諒祚遺之寶劔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上其劔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為夏國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萬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寨門二。若易綏州。初朝議欲官爵夏之首領。計分其勢。郭達以為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

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
 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於是前議遂罷乃賜誓
 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夏主受冊而二砦不歸欲
 且先得綏州遣周萌訛以誓詔來言及趙高往交地
 萌訛對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若然
 塞門二檣墟耳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
 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開訛
 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纔三千偪遣偏將李信
 劉甫种詠等出戰信等訴以衆寡不敵復圭威以節
 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四

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
 將沒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新築羅兀城去綏德百
 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人往視
 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羅兀城夏人進奉山陵後
 期詔今先至永厚陵設祭後至闕奉慰帝謂輔臣曰
 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
 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故元昊嘗自
 謂為諸恙所立不得辭朝廷命不得而變西帥亟戰
 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諫官吳
 育謂難以中困叛臣處之或可稍易以名號議者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十四

進帥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
 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
 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初夏人問宋大舉梁太
 后問策於庭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必拒
 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
 抄絕其餉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
 師卒無功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使麟
 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
 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呂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做
 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木炭墮土於其上板築立遂
 入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五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乘常殂子乾
 順立生三歲即位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皆待
 歸我陷執民當盡以給還三年夏人攻德靖砦諸將
 米贊郝普戰死初哲宗問夏人來寇恭然笑曰五十
 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
 果破金明引退紹聖四年知渭州章惇以夏人猖獗
 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偏夏朝廷許之遂合熙
 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帥陽繕理他砦數十以示
 怯而陰具板築守戰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於石門
 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乘案迎擊敗

之三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
 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
 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平
 夏城章惇大敗之章惇與案意同故言多見采由是
 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偏夏
 人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徽宗即位乾順始建
 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蔡京秉政
 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
 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
 急乃遣弟詣保忠許之還為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
 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
 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
 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
 遼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
 問首從賞同斬級今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
 招誘乾順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今殺其牧放者夏人
 遂入鎮戎略數百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滄
 州自是兵連者三年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
 經略以討之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
 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面不相觀乃潛穿

入編類纂 卷之三 夷類 六

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復通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知軍李明孟清皆為

八編類纂

卷二六三

十七

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負自去之也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貫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欲宗即位四月陷震威城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時建炎元年也是歲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使宋乾順許之適問使傳粵見金左監軍希尹于雲中希尹以國書授粵為夏

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彼既奪其地乃責償于宋以報之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揮其情是歲餘覲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蔡罕之欲誅之余覲父子遁入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四年吳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國意五年吳玠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用扼西夏右臂偽齊知同州李世輔謀執金帥撒里曷歸宋不克遂奔夏世輔父母親族在延安者金人殺之無遺類也九年夏人陷府州乾順以世輔為都延岐雍等路經略安撫使世輔請兵

八編類纂

卷二六三

十六

將報延安人役夏主俾先樹別種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世輔擒之以報乾順乃為出兵遣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等隨之世輔軍至延安撒里曷走耀州世輔購得害其父母者殺之東城聞金人降赦歸宋河南地乃說王樞等降宋哆訛不從世輔抽刀斫之不中遂縛樞使人護送行在世輔以其眾三千人歸宋授世輔護國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賜名顯忠乾順在位五十四年殂子仁孝嗣時年十六詔還王樞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紹熙四年仁孝殂子純佑嗣顯夷郡王安金乾順之孫開禧二年廢其王純佑自

立。在位六年。殂。大都督府主。遵項立。遵項始以宗室
策試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嘉定四年。立。改元光
定。七年。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齎臘書。西邊
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
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亦盞。以重兵宿華州。夏主
畏其侵迫。乃遣招討。甯子寧。赴蜀。圖議夾攻。秦鞏。蜀
帥。聶子述。俾利。西安。撫丁煇。答書。勅將史嚴。兵以待
十六年。遵項自號上皇。傳位於其子德旺。寶慶二年
遵項殂。丙戌。德旺殂。南平王。覲立。二年。丁亥。為元所
取。國遂亡。初。西夏。襲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

張元與吳吳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五

十九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夷類

諸蠻

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
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為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
同類。爭以金銀為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
擊。鳴鼓以集眾。號有鼓者為都老。眾推服之。唐末。諸
酋分據其地。自為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
貢。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四

夷類

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寔廣其員。及諸州。措置。監若
關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
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為患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
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
並罷管押兵。詔下。其議明橐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
峯。一岩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起
釁。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平庭觀。溪馴
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
費用。悉由內郡。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
平州。為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

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程、觀州，則控制南
 丹陸家砦、荔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
 臣自歷邊，即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為宜州，
 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
 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
 公佞阻文蘭，不令納土，惟忠遂擒殺公佞，帥司奏其
 功，乃改南丹為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佞之族人以為
 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灰
 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為觀聲援，
 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為觀州，設知州一人。
 八編類纂 卷二六四 三
 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
 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
 皆仰給鄰都，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
 中人，輒灰昔為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
 刺探為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為利，遂欲存而不廢，
 也。邊吏誣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
 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
 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
 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
 糜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

堡例得遷官酌賞，而稅場互有之利，又為守臣遺吏
 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為可憫。臣以為宜
 罷平觀二州便。
 祥符九年，上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為宜融等州安撫，
 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又意其
 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所
 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乃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王超
 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半隘，
 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王至
 如門圍，為蠻所扼，不能進。克明乃通演溪恩德砦，召
 八編類纂 卷二六四 三
 山獠，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輒敗走，
 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遠，蠻據要害，以拒
 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帝洞，乃入中
 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群蠻大譁，擊鉦鼓，
 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
 聚綠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
 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關至，即退走砦，
 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
 發內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亭、士卒，
 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

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

印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

印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雋郡會無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天聖八年十月印部州都蠻主黎在遣甲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

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嘉定九年印部州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悍禦邊陲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若籍強壯五千人為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夔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

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其地北近犍為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為州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雋昆明徙苻都冉驪白馬氏為最大消水夷者羈縻十五州五固蠻也襍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得蓋為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歿其子竊號羅氏鬼主立鬼主次子僕夜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

長寧寧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消井之阻斧望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實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高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

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饒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鬪趨捷。朝廷嘗圍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西南溪峒諸蠻，繁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旣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饒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于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新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淳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迺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許。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上曰：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丁謂，謂卽傳告，陬落郡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慈利縣蠻相讐，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

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荆通融州。道路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荆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漢峒舊常集人戶為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蠻人。故可為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夷類

八

催科胥隸及門。則筆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滋。武岡所屬二州。悉為蠻人所有。遠戍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帥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前知全州高楫言。蠻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每縱人深入。畧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每侵蠻人。庶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蠻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徭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

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以毋質田。蠻人詐匿其產。徭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之者。田前賣入。徭人俾為別籍。毋遽奪能。逃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初。徭人與省戶父爭殺。二人歿。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徭人相結為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為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徭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裨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長州章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夷類

九

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玃狎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徭蠻侵掠。民皆轉徙。而山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州。玃狎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為害不細。臣謂宜預為之備。八年知貴州陳又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

誤乃在此
州新其權
緩急何以
便之

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為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
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
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
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
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縣郡不能制遂慢守
臣反通蠻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
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為用
臣以為宜聽守臣節制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
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
宗時剽為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為軍徽宗朝始改靖
州與桂州為隣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
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帝從之
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通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
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
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
靖江興安之大通虛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
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
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亞少之棄本者商族之避征
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卒為淵藪如武
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為亂實原此為今計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一

當徒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
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
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蠻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
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
言湖南州九郡皆即溪峒宜擇素有知勇為蠻人所
信服者立為所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
愛帝下其議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
之為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
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
都統制趙選戰歿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黃
從龍為賊畫策略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
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雜牛
醜酒以誘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方江西力
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
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
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嘗募民
為騎弩手給地以耕俾為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寢弛程蠻因之為亂
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如羅蓋李元礪之徒
皆近事之明驗也七年臣僚復上言喇丁等皆計口
給田多寡濶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
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為之用邊陲有
警爭負弩矢前驅比年防禁日弛山程喇丁得私售
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為
利故謾不加省而山程喇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
其償益急反寄命狡人或導其入寇為害滋甚

淮州蠻者古緬楛九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夷類 七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
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
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
納貞稅賦皆吏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
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為常密賂縣民規
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
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皆
平蕩三族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
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

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宋初以來有龍
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
爵命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覲貢
丹砂檀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往返萬
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
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
龍氏於諸姓為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依布袍
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
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
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夷類 七

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決國
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王親兵曰朱弩佉苴怯苴韋帶
也擇鄉兵馬四軍羅苴子戴朱靛整負犀革銅盾而
跣走險如飛者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瀾滄
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靛
整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
清平子弟為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
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為親信有六曹外則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栢東麗水有二都督
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

水耕蠶織錦縑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縷而幅之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木多金麩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駿始生若羔歲中紉莎糜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炎入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閻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為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寢驕大入朝天子亦為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為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人編類纂 卷言四 夫類 古 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歸義歿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詔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閻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雋州分二道進次曲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閻羅鳳歛戰齒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給金印號東帝閻羅鳳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疲死相踵於道宓敗於大和城歿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閻羅鳳因之取雋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驃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織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堽登其西有裸蠻漫散山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指梧大曆十四年閻羅鳳以鳳迦異前歿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為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戾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雋州破為所虜閻羅鳳重其惇儒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學後以為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憚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

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
韋臯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臯時
貞元四年也臯乃遣謀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
子為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
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臯護
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謀往覘
臯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
佐時衣羊裘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
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即宣天子
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
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
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并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
朝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册異牟尋為南詔王以
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為判官賜黃金印
文曰貞元册南詔印茲至大和滅異牟尋遣兄以良
馬六千迎之金纓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
蒙虎皮執雙鐸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
軍徒軍以次立誌且授册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乃
讀詔册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册印稽首拜又授

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册
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
孫孫永為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
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
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曰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
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亾略盡惟二人故
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
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為西南藩輔使後嗣有以不
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牟尋攻吐蕃
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掠弄棟
蠻漢裳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
邈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壑修戰備帝許出
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盡舍
城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嶺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
為虜所脇反為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北歲屯京西
朔方太時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
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灰新君立
臯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
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嶺州扼西瀘吐

番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他年吐蕃大
 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聞衆治道將以十月
 圍雋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都
 羅爲都統遺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
 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
 人屯雋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
 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
 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雋
 州實往來道并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
 壁相望根柢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檄陳磨些諸蠻內根城中還者悉燒之吐蕃顯城將
 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是
 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倚角
 亦不敢圖南詔臯令遣將按兵雋州節級鎮守維南
 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
 論諛熟誘頻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
 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徂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
 級虜保鹿危山又賊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
 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共計不得雋州忠未艾嘗謂兩頭蠻挾唐爲經

重謂南詔也臯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戍黎
 雅州異牟尋謂臯曰虜聲取雋州實窺雲南請督軍
 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
 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
 鄙分其勢臯表賊精銳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
 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臯督諸將分
 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
 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
 北劔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
 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九
 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
 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
 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
 天子禮之元和二年異牟尋死子勸閭勸立明年死
 子勸龍展立淫肆不道爲弄棟節度王嵯巖所殺立
 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外弟豐祐立豐祐
 趨敢善用其下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死
 清平官酋龍立憲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主以
 草苴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
 國乃陷播州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

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其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偕以兵二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管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歿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鄂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為安南都護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嵩七州為定邊軍節度使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子

然節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為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既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詔還以竇滂代之滂背骨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亦未興而定邊已困十年酋龍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眾伐木開道徑雪岐盛夏卒凍死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眾五萬侵嵩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說服漢衣濟江襲健為破之薄嘉州

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滂自勒兵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謀而進滂遂遁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貴峙械皆亾矣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清平官杜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約和蠻強之使南而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紆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為和蠻使蠻本無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子

謀不能乘機會誠行亟驅但此結蠅營恠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關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蓋自庇城中井為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掉溺死者或篋沙取滴飲之耽沿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篋格夜列炬照城守貝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為長刀巨槌斧公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闖而酋龍自雙流徐行蠻以三百騎負帷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為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鄂於是游奕使王蓋督援兵三千屯毗橋賣滂亦以其軍自

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即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觀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潯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為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譁鵝車未至陴者以臣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死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散民部落為蓬籠如軍壘下設枕木推而川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且乃覺即頽交火于孺蠻皆灰穴中以鐵組曳雲翻什之療作少選盡益固守酋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為南詔所躡却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為銳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僑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偽和以紓急不然必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印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剝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為耳鼻者什八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讐忿屢覆眾罔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什旗息鼓請曰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宛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成都大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震人入王壘關士乘滅清平官遣使者責驃信書
 遣節度使牛勣欲假道入朝請慰蜀王故毀叢欲許
 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乃斬其使
 留二人還乾符元年切略雋雅開破黎州入印嶼關
 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
 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饑窮乏
 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
 制羗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
 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
 之收印嶼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大類

奪酋龍志發疽疾于法嗣西川節度使駢奏請與和
 親時盧攜復輔政厚駢乃滿說帝盧眺召兵東方戍
 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
 藏空虛士卒瘴癘瘵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
 為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
 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勣有北兵七萬首尾奔
 衝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
 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庶服蠻夷內得蜀
 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拜
 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為南使及還具言驃信誠款
 以為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
 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楊州上言三人
 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
 等皆灰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于舜化立至宋改國
 為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之爭間以馬
 至廣西黎州互市至元時雲南始立為郡縣而段氏
 尚據大理云

三

三

八

子三十八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
 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嘔末等為間築戎州馬河沐源
 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壯卒為平夷軍南詔氣

建元四年佗卒佗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與
 兵擊南越邊也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
 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典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與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不可以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太子嬰齊請歸胡慶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生子與及即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與為副嬰齊尚樂擅殺生自然人編類纂 卷二六四 五

懼人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因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與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姪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齎

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遠自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承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遂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能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與兵欲使莊參以三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河天子罷參行都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士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元

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春秋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命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南安

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且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追得之，南越已平。遂為九郡。元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為禮部郎中，克南諭使持詔往。二年孟甲等還，光昂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昂為安南國王。四年十一月，訥刺丁還，光昂遣使奉表入謝，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四

元

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人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諭光昂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六年。光昂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一名婆娑，俱病。中書省移牒光昂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昂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

省復牒光曷言北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立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

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夷類

三

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二年光曷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

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十四年光曷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聞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日烜就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夷類

三

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樞密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之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審處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即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

於金身代
一訪此

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父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
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
翥抵安南日烜尋遣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
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
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
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為民丁一資
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
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
亾加以水旱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
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子親身赴闕向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憫置之度
外今老父亾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
子長生遐遐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
骨惟望曲為愛護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
一畏灰貪生之意共祀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
也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
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斛馳駙赴占城約右丞唆
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
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
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

外何某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既而曲烈及
塔海撒里引安南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
便願隨方奉獻軍糧日烜復遣書與鎮南王言不能
親見末元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
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
懼幸昭仰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
護本國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
阿里持書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為占城非為安
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疊屯兵七源州又
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
省再命倪閔往規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
未幾撤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
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祐始知興道王果
領兵迎敵官軍官軍遂分六道進攻興道王逃去追
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
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
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眾奪船二十餘艘
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松
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
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劫大

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日
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唐兀解與唆都等
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
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繫其昭孝王
大僚獲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萬戶李那憲劉
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
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
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由李左丞由
水路敗日烜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
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兵類

音

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
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
之乃領軍還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
五年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
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
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
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
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水棚成命諸軍
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
等還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

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鎮南王次內傍關
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
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
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山單已縣趨益州開道以
出次思明州命受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
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二十七年日烜
卒子日燁遣使來貢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
曾持詔再諭日燁來朝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燁遣
倍臣來貢廷臣以日燁終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國
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大德五年二月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兵類

音

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燁大意以霖
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敕有司放還
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憫向以虛文
凡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即位
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

其風上但書以對齋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美

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八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震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策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

必通好天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十料舟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復往致書亦不報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美

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闐脫歸言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山下眾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

約東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歿餘二
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
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
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
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
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
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
慈引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十五

五八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涇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
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
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徽守塞下。卓膂
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
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
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
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
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
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國陵託誅宦官。爲
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軍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
與邊章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
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羗卓於望垣北為羗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橋以捕魚而潛從鄆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豨鄉侯邑千戶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號合自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衆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二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半直不畢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羗胡敞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願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卓未

建武

建武

如此也其人前可用否

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視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非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人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寮於崇政殿前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入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郡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

天所遣也
仕宦而食
財不殺何
為

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
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掠資財謂之搜
牢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
妻畧官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
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
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
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凶暴相類焉
卓素聞天下同疾關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
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復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
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處陰爲內主初靈
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
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
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
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
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處又固諫之卓因大怒遂
斬瓊處而彪恐懼詣卓謝卓既殺瓊處旋亦悔之故
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卓自屯雷畢

本相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
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
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
虜掠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
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
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
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破之明年孫堅收
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
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
敗走卓遣將李催詣堅求和堅絕拒不受進軍大谷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
屯灑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
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
新安灑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
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慧諸將軍宜慎之卓遂
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
其服飾近天子也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
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
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
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

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饒養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禍。越騎校尉汝南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六

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詰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太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裹甲不入，傷

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初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將步數萬擊破河南令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并州人，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益懼，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催衆得入城，殺衛尉種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

段

上於是大赦天下，李惟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大帥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初卓之人開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與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求於惟，不獲而怒，遂舉兵攻惟，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既而復與騰合，惟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八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請汜大醉，汜疑惟集之，殺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惟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軍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惟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伴物，惟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宮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惟，汜不從，遂質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怒河遣鄒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鄒得以
免惟乃自為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
舊京因遣使郭請惟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
邁李惟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
郭汜車騎將軍楊奉典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
承為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
鄢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惟車駕進至
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贖百官終無二意
李惟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求救段熲因欲劫帝而
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惟汜共追乘輿
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官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
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生校
尉沮雋被創墜馬李惟謂左右曰尚可活不雋罵之
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惟使
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請惟等與連和而密
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奴右賢王去
單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惟等大破之斬

百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
單為後距惟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承奉等夜乃潛議
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隔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
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
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張楊為安國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白韓融至
弘農與惟汜連和惟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
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惟
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
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
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
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
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杆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果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等十餘人。為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閭鄉侯。四年。張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一

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沛公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執術送許。曹操殺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十二

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
禁酒而卿等醞釀為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
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
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
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
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
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
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
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官聞霸
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流涕
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 附甘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
愷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

一

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
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
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
罪遂勉强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
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
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
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
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
金銀寶物散之于眾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榮陽來
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傳而選用表請尚書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計五

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
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
越曰今樹處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建賊也
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效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
酒復以為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
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
翼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
弢作亂荆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
弢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
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大

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拒弘不
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
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
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為梁
州刺史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
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訪善于撫納士
衆皆為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
訪之世未敢為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
拜江州牧遣加荊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
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六

往之勳曠昔之顧情好縹緲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
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
鮑之交臣忝外任漸葺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
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
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
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
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
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議未見其本
然臣見人未喻于導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社稷
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秦之初敦辟吳興沈充為

參軍充為同郡錢鳳于敦敦以為錫曹參軍二人皆
巧佞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
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
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關外手控強兵
羣從貴顯威權莫貳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
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及湘州刺
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頴代卓帝不從
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
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念忌憚
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七

鎮合肥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寶粲敦也永昌
元年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
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率璞哭之極哀
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
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鯨為長史鯨終日酣醉故敦
不妄以事敦將作亂謂鯨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鯨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
怒曰君庸木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雷不遣敦
平衆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先是詔免中州良民遣

難為揚州諸郡僮僕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為辭。敦黨沈充起兵。應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合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外。以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僑執鞶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敦。乃止。敦既入石頭。擁兵不朝。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隗手流

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為衆心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僗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僗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長史郝嘏等勸周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軍呂荷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小。心頗然之。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鯢曰。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鯢愕然。自失。鯢被收。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

等事行不
知者受時
其敦既死
恐耳後說
初八朝見
用周於皆
郊原本無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九

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與伯仁情不能已，因勃然數敦曰：兄拒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如頸痛？兵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敦以西陽王羨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史竟不朝而去。是時敦遣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丞，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為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崩。大寧元年，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八編類纂 卷二六五 二十

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敦忌之，及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子逵為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敦誣逵與脫謀為不軌，收逵于軍中殺之。遣人就沈充于吳，盡殺札諸兒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卅會公乘雄等為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八編類纂 卷二六五 二十一

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且天不長如敦已陽楚鳳承
 凶充彌復煽逆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
 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識素著功臣之貴情義素
 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令不得相違論其乃
 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
 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
 筮我壽幾何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
 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
 衆三萬向京師合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二十二
 舍為元帥合至江寧司徒導遺合書曰况之此舉
 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
 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
 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
 應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關
 關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禪仇
 意非人臣之事也一帝中與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
 浴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
 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
 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

遂唱奸逆至于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
 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
 閉戶小大受國辱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
 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
 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
 凡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
 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
 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
 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烜也
 合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暉等擊合于越城舍軍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二十三
 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
 因作勢而起因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
 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于應曰我亡
 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
 于廳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率衆渡淮蘇峻等逆
 擊大破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
 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
 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于是
 發塋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

折敦首既懸真敢收葬者尚書郁鑒言于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燃腹以照市王凌觀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于義爲弘許之于是敦家收葬焉合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也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其後討周香征杜弼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于湖侯尋遷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

王敦舉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向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東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昧湘州刺史譙王承遺主簿鄧粲說卓曰劉隗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犯關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

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爲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敦逆狀率統所致討遣使奉表請臺與廣州陶侃刻期遣參軍鄧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爲鎮軍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大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印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既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

八編類纂 卷二六五

敗績敦求臺驕虞備駐卓軍卓聞周顛戴淵遇害流涕謂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督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難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

助心必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六

八編類纂

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鏡清而悲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不從更狠復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榮建固諫不聽襄陽太守周慮等密勸敦意知卓無備詳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六

左編

亂類

晉桓溫子玄

桓溫譙國龍亢人宣城內史彝之子也生未期溫疇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疇所賞故遂名之曰溫疇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初蘇峻之亂彝守宣城力屈為峻將韓晃所害江橋豫焉溫時年十五梳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橋已終于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一 溫備溫詭稱平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遷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為荊州刺史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大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

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將佐亦以爲不可江夏相袁
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
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
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
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
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
富饒戶口繁庶諸葛孔明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
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覬覦此似
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
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溫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軍至青衣李勢大發兵遣叔父禰從兄權將軍督堅
等將之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于江南以待晉
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驚奮禰渡向健爲溫至彭模
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
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唯類
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
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餼
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乃命參軍周
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捷賊
衆散間道歸成都督堅至健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

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于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
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竿橋參軍龔護戰沒處懼欲
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
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勢乃
面縛與觀請命溫解縛焚觀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
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
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
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旣滅蜀威名大震朝
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
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寔相疑貳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憂相勸濂而起以
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
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所廢將謀避之
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擘開
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起軍還鎮上疏今寇賊
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鶴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
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
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義悲慨彌深進位大
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
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

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入武關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進擊青泥破之溫進至灊上秦主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得一巧作老嫗訪之乃現妓女也一見溫便惜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難溫於是愧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備復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四

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出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晉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進溫征討大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植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泣然流

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歿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五

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還軍之後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和初燕寇逼河南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疏上帝優詔答之加揚州牧大司馬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辭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遷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列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以溫弟豁兼領荆揚等州軍事以郗愔為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三月温請與邲情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初
情在北府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借居
之而情暗于事機乃遣温笈欲共獎王室請督所
出河上情子超為温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情笈
自陳非將相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温并
領已所統温得笈大喜即轉情會稽內史温自領徐
兖二州刺史四月温帥步騎五萬發姑熟自兖州伐
燕邲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
温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温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
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邲超曰
八編類纂 卷三六 九
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
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邲城彼畏
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
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穀布
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公以此
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
漕運俟資儲克備至來夏乃進兵温又不從温遣將
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
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
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于林渚七

月温至枋頭暉及大傳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
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師蒞陽王
德等衆五萬以拒温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
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暉又遣使請救于秦堅遣
將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于申胤曰温衆強士
整乘流直進今大軍遠巡高岸一兵不接刃未見克
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
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晋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晋
臣必不與之同心故温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垂
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
八編類纂 卷三六 十
可乘之會戾更道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
全勝若糧廩愈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
數也温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温戰生擒
思温使故趙將李述狗趙騰又擊斬之温軍奔氣初
温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
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侍
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郢帥州兵
五千斷温糧道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晋
兵遇宙曰晋兵剽輕怯于陷敵勇于乘退宜設餌以
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

乘而走晉兵追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温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兵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温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趨俟其士眾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首三萬級秦荀池邀擊於熊突破之次者復萬計敗散卒屯于山陽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榮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請改之特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請為百口計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初温其耻於枋頭之敗歸罪于袁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暉袁真病歿其

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符堅並遣軍援温使督護竺瑾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理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眾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遂以妻子為質温意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未也久矣超就温宿謂温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温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重任今以太上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懾民望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太威權温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赫恭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温自廣陵將還姑熟屯于白石詣建康謁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并作令尊皇之太后方在傳屋燒香內侍獻云外

漢武王

漢武王

有急奏太后出倚門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即位改元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為温所忌温表晞聚納輕剽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初殷浩卒温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素與温有隙温惡殷庾宗彊欲去之逼新蔡主是請舊堂自刻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温之謂矣帝詔温依諸葛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是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遠拜温驚曰安后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詔進温丞相留京都以鎮社稷温固辭仍請還鎮十二月温奏廢放之人屏之於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温奏封海西郡公常懼廢黜因却超在直而問之超以百口保温無此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十一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何遂靈見。既不速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為溫所廢。歿涓不請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為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縱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謀息。沖卒代溫鎮姑熟。既居任。盡忠帝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歿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鄒超卒。初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歿之後。恐以哀悅成疾。當呈此箱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歿已晚矣。遂不復與。

桓玄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恃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久。咸謂君雖有恩。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顛為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眾。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世。無不響應。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歿。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滎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歿庾楷戰敗奔于玄軍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七

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以佺期爲雍州刺史以修爲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牢之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詔仲堪回軍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佺期步將劉系師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

質屯于潯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仲堪親黨勸殺之不聽及還潯陽資其聲施故推爲盟主玄途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尅玄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七

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桓慮掩襲遂與玄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言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弟通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與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

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逆造金墉，使仲堪收揚。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既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荆州大水，仲堪賑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襄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違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兄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

八編類纂

宋書卷六

七

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擊玄。玄懼其銳，乃還軍馮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三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

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對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馮該等戍淝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願辭，以為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

八編類纂

宋書卷六

七

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為本傳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違討。已可得畜力養眾觀釁而動。已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眾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與師犯順，慮眾不為用，桓

有廻佈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指謀泄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割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六

市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下範之自稱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得賢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宰輔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上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廻復異造華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喜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選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其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爲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壇築位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相王儉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道如此裕率義軍至竹里玄後還上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啟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六

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遇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將山使羸弱賈油帳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二十

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願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遣與羣下謀議唯執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關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荆州別駕王康

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奔州刺史毛瑛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瑒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瑒弟于脩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歿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瑒等五級庾願之戰歿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三

北魏爾朱榮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為氏焉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時胡太后再臨朝嬖佞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蜂起榮勢強盛魏朝憚之榮用高歡計常與元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佞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

逼鄴城表求率精騎三千更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汴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動兵招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

八編類纂

卷六

三

行皇帝熄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蒼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賈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誦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

八編類纂

卷六

三

少王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設
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
西李神高頓丘李諧太原温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
圍中耻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
疾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與
其眾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
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
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
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
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三

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測河橋
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
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熱寢帝欲誅之左右
苦諫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
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
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塋曰昔文公在
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
之時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高閉門
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
而與葛榮眾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

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其張而進
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
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
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
時慮沸騰遂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
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眾率降榮以
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
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
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三

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太
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關詔加榮大丞相
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
數自理寬徵親覓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
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
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
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徵茂朝貴見之莫不
傾靡及至關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於忿怒神雋
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
人為河內諸州欲為倚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

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
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故數人為州
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
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
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
便如此，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
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或曰：即今天下便是無
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
畏餘人怪，遂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宣荒餘，彌成不
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
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
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
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
得之。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
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
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
昭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
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
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復未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易榮好射獵 不捨寒暑 法禁嚴重 若一鹿出 乃有數人殞命 曾有一人見猛獸 便走謂曰 欲求活邪 遂即斬之 自此獵如登戰場 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 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 不令復損 於是數人被殺 遂禽得之 及見四方無事 乃遣人奏曰 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 臣惡其此言已發 遣令去 榮時望得殊錫 故以意諷朝廷 帝實不欲與之 因稱其忠 榮見帝年長 明昭為衆所歸 欲移自近 皆使由已 每因醉云 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 還復恒朔而侍中 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 中遷京故事 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復未

向京言看皇后免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
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
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
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
東出。榮乃通與朝士書，任爾中書舍人溫子昇以
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甚不悅。
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切之甚重，然
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
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
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
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
言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
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
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
何可保耶？奚毅又見求間，帝即下關光殿與語。帝不
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亦誠乃召城陽王徽及
楊侃、李或告以教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徽，
字伽那。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曰：榮
慮殿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易榮好射獵 不捨寒暑 法禁嚴重 若一鹿出 乃有數人殞命 曾有一人見猛獸 便走謂曰 欲求活邪 遂即斬之 自此獵如登戰場 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 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 不令復損 於是數人被殺 遂禽得之 及見四方無事 乃遣人奏曰 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 臣惡其此言已發 遣令去 榮時望得殊錫 故以意諷朝廷 帝實不欲與之 因稱其忠 榮見帝年長 明昭為衆所歸 欲移自近 皆使由已 每因醉云 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 還復恒朔而侍中 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 中遷京故事 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復未

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譙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然猶須為。況未必必，卒與高貴鄉公同日歿，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刃，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且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光明殿東序中。

八編類纂

西向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故皆左右去，雷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呼，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子文畧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張永興馬上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入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子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起文畧十。」

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刃，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且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光明殿東序中。

八編類纂

持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與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賄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三銀需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訢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成，光自汾州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從弟仲遠徐州刺史榮成仲遠自滑臺率眾向京師，榮成時世隆自京師。

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成自關中率衆向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部曲走屯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之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洛榮成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州馳赴洛魏主以乾爲河北大使昂爲直閣將軍使歸集鄉曲爲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六

三

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勒勿納又斬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十一月仲遠陷西兗州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遂輕兵涉河騎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槊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威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范豆陵步春襲秀容至是步春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六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七

左編

亂類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高澄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權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十七

珠

秦亦將不歸，得秦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秦，請兵三萬橫行天下，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任唯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因用行臺郎

法

卷二百六十七

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還丘以西，荆襄以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為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雅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閭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

八編類纂

卷二百六十七

珠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三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奔，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貞陽侯蕭淵明為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請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為成陽王，資其兵力，使還主魏。須渡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歡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爾以遺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為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甲。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與蕭淵明戰於彭城。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然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萬人。馬數千匹。還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俟風止。項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骨光易馬。隱樹傍。又中之。退人千軍。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入譙城。儀同叅事紹爽。渦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持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為家口。並見殺。紹宗遂謂曰。爾等家並完。乃普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乃與腹心數騎。自碭石濟淮。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監州。韋黯所不容。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四

狡之才。荷高嶽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遠。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是時以鄱陽王範鎮壽陽。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紹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言曰。貞陽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五

且至。侯景夕返。又請娶于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志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啟。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景聞之。懼。馳啟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父聞遣徐陵使觀。不知

所爲。元真知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還建鄴。且以事聞。以真爲始。與太守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通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因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奸謀。益果。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曰。大王亦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效。正德大喜。許爲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六

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爲辭。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雷僞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破。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鍔降。鍔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至禍。若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鍔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

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為梗
俄而質被追為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邊浙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
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
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即分襲姑熟遂至慈湖於是
詔以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羊侃為軍師
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
白馬壽陽來景過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
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永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蕭
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七

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開航始除一船見賊軍
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游軍復閉航度景乘勝
至闕下城中洵懼石頭降景景遣其儀同于悅據
之景射啟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即飲鸞北歸梁
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誅异為名耳殺之無救於急
適足貽笑將來侯賊誅之未晚景遣百道攻城縱
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
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
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官牆射城內至夜簡文
募人出燒東官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焚

撞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皆碎破
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以樁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
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赴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
外城內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
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給言景
已棄首景守將棄城走壽陽鐵得入遂奔壽陽十一
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
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
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
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八

至都便唱云武帝已宴駕雖城中亦以為然簡文慮
人情有變乃請上與駕巡城司馬門城上聞
驛聲皆鼓譟軍人莫不骨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
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
下皆親舂餼兼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
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景儀同范桃棒密會重賞求
以甲士三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人夜踰城入密
啟百狀簡文以啟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
南王錡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
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殊异傳以同請納之簡文曰吾

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槌胃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知告景，並京之至，是郗陵王綸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命具舟石頭，將北濟。景黨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景乃留朱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景退還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九

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還，乘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都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者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鈎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上山，成城內土山，亦成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壘，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成積城下，賊又掘城東面角，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還，材官將軍朱寔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

後

御街並為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侯景，立柵以斷援兵。帥衆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東魏。是時將軍羊侃卒，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皆來赴援。都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矣，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乃不敢濟岸。郗陵王綸又留東道集于南崖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管子洲亦羗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既而都陽世子嗣裴羊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東府城，前樓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金銀，郗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蒸勅於中，是時城中圍逼，既久，朕味頓絕，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軍士煮琴、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穢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剗以飼馬。盡又食，餽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醜，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膏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實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疾疫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節智矜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讖，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未異。昇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或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從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燒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便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

此何以至

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為質。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與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蕭退率衆三萬，至于馬中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勒聚南岸，勅遣北兵並進江津苑。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湘東王釋師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鄂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憺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而湘東王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且

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曰陛下崇飭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為嘉。頑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玉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訾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民饑餒。乍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虞。則萬姓幸甚。梁主見啟。愆怒。三月。以景達。盟舉。降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懦。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放。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爲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

不忠不孝。賊何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鴟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為景所敗。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心。太陽門終日滿。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助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堅弟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武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使首不言。景出謂人曰。吾嘗據教對敵。決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謂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承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洲。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未飲。或將。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鴟仁等並開營。降賊。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朱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四

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人，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開亦不敢退。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太連據州，與興太守張嶮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別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鄱陽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

八編類纂 卷二六七

鄉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寶元年，正月，鄱陽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鄱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侯景取梁主之女深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襖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發，景卽與深陽主共擬御牀，南向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車，侍衛四百餘人。景乘數

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迎拜。景與其偽儀同，索超世等西向坐。深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上乃命景起舞。景卽下席，應弦而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時江南大饑，江揚滿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營。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於山澤。其絕粒久者，身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

八編類纂 卷二六七

相交枕籍，待命聽終。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送請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腥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是時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鄱陽王範據益城，與江州刺史蕭大心相犄，無復討賊之志。大心築壘稽亭，以備絕市。羅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憤恚而卒。鄱陽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積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策，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

釋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久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礮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釋以其世子方諸為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于齊，據汝南城，魏將楊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岸，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東昌王會理謀誅王偉，事泄被殺，景稍稍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逆謀，大寶二年是年齊高洋篡東魏稱帝，景遣朱子仙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聯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釋遣將軍胡僧祐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耳，百姓雖死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帝位，改元為天正元年，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逃借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為？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為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因使偉弒之，諡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之，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齋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暮，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騎棄稍執刀，左右不動，衆遂之

清景既退，敗不敢入宮。其散兵屯赤闕下，遂將逃。王偉拔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卒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遂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三子，掛馬鞍，與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編素，闕於哀次，命侯瑛、裴之橫追賊於東，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崩守臺城，都下兵迫，有遺書。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橋渡。淮玉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時徽於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龕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瑛追及，景眾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玉首，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千，單舸走推墮二子于水，自滬瀆入海。景納羊侃之女孫為少妻，以其兄鵬為庫直。

都督待之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北走，已卯景晝寢，鵬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州，景覺大驚，將走廣陵，鵬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于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鵬以稍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與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手送于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剗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籠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王偉被擒，送至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偉通周易，有文采。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剗腹而殺之。

隋宇文述父子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負若

兩軍趨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獻
蕭獻據東吳地述領軍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
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受子化及
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
奏為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益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
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
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酬暢因共博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王 主 五
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
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
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亦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與九軍至
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會乙文德來詣其營述先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
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
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眾每關便北述一日
中七戰皆捷既恃驍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
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
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眾
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
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
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
名明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
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
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
關中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
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王 主 五
而還突厥之圍雁門也帝大懼述請清圍而出來護
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
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門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
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
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述流
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
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
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

焉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太子勇昭訓及勇
 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
 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
 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鞞於後角上
 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做學之謂為許公
 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以製袂頭巾令深袖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袖勢
 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九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
 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
 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
 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
 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
 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
 甲仗為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
 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
 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
 郎將

宇文化及述長子也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
 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賄賂再三免官太子僕
 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
 驕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
 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
 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解髮訖以公
 主赦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死後煬帝追憶
 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口
 煬帝懼阻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
 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十
 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尉
 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搆逆其所善武賁郎將元禮
 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
 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
 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
 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
 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旦
 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
 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
 鷹揚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

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交於坐中輒論叛計又趙
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
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勘期以三
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
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
此帝王業也德勘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
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義寧二年三月一
日德勘更譎詐以脇驍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
醫國家所使出言惑眾眾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
所識者言陛下開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五

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
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
德勘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其夜奉義主閉城
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勘於東城內集兵得數
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度通偽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為
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侯衛武賁馮普樂
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勘授度通兵以換請
門衛士度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
獨狐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度通

化及性甚
此等極切
僕或防無
人無備至
此致

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
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度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
恨而反度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
師耳帝曰即為汝歸度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
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
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
智及遣家僮往桃樹就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
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勘迎謁引入朝堂號為
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
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
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宗王子浩立以為帝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六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化及
於是入據六宮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
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與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
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
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
軍始恐德勘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謀我當今撥亂
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
難因與其黨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勘為
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勘及支黨殺之引兵

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越王
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
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
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
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
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
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
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
萬北走魏縣張愷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
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十七

是鴆殺浩潛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
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趨聊城將招攜
海傍諸賊遺士及狗濟北徵求餽餽唐遣淮安王神
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還寶建德悉
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
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
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
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淫縣城下數其弑逆并
二子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衆之虜庭士及
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兒好與人聚習放廢

大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悉淫醜穢無所不為其
妻長孫氏一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
必加鞭笞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惟化及事事皆
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親昵遂勸化及遣人
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
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克恃必且破
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
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
軍及僭號封齊而寶建德獲而斬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十八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集卷之二百六十八

左編

亂類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携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攜而出感媿之約身思順等並為兄弟得依其家乃具姓安及長伎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八

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計輒赴拔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請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三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

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暴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繫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于北郡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半羣議不能輒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八

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鈺及夫人約為兄弟錄是祿山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聲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必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

滕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介太子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變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睨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備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平瀾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珣高邈崔乾祐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林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絲朱紫服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八

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國為郎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球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五鎰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大僕射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勅人持一繩盡欲縛契丹盡其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才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拔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慶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

詩布思因
八力何確

功何在

權略開元初為默啜所囚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為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眾則兵雄愈僣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

入編類集 卷重天 五

為開庭騰在養牧等使表吉温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片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轆循流下萬夫挽絙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開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元素曰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翻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

其其人

祖德少壯

自不保

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參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至稱疾不出嚴衛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要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駟鞍自信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母內駟兵詔可帝賜書曰為卿別治一湯可

入編類集 卷重天 六

會十月除待御華清宮使至祿山賜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傳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為謀主孫孝哲高逸張通儒通暗為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使賈循主曹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愛國

李幼武從
此路劫掠
于千餘年
劫掠中道
有益也

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新慶宗。賜其妻康歿。榮義郡主亦歿。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賊。遣高逸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翹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偽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慰撫。皆釋俘囚。為戰。故其下樂輸歿。所戰無前。逸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為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李幼武

忠曰。反者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禁衛皆市井徒。既投甲。不能挽弓。福劬繁。乃發左藏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東京開府庫。募驍勇。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領陳雷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繩維赤。集棧以結冰。一背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雷。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雷。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諶。制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雷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歿之。封常清帥餘眾至陝。謂高仙芝曰。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惶懼。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闈。舉雄銳情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八

僻號故兵久不西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陳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以永王璿為山南節度使賴王救為劍南節度使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于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勅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九

稱狂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鬪志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借西軍杲卿歸途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十

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永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逸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逸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言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是軍所將多幽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為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郡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買術城人馬燒說備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備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勣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備殺之馬

燒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畧，會南濟太守李隨、真源令張巡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果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遵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果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永業乃教之。雷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果卿，別遣使獻之。果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果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果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尚之。二人比然，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服者。於是鄴府、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八

命郭子儀罷歸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屯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李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遣孫孝哲西攻長安。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薦來瑱爲潁川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八

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賊平唐軍將劉客
 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諭海與顏真卿
 相聞請取范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
 卿時惟一子顏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
 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以虓
 王巨為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垆薦號王
 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至藍田賊
 解圍走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
 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
 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三

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
 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
 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
 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召乾運
 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
 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隱忠狀用
 已不顧國
 家幸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
 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畱將失機會上以為
 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六
 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沮河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雁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牛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四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
 輓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輓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百餘騎走
 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
 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
 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
 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

笑人者如

不知此輩
如何忠何
以死之也

想此輩
人主之

因思不飲
太子益國

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
上然之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
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
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
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
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
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匿光遠
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
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
路雷高力士撲滅之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五

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
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假亦勸
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假馳白
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
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諭
太子曰汝免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
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假皆
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
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
士諭之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十六

侯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侯
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
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表冠
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
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
至平涼閱監收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
勢稍振帝至河地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
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祿山不
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雷潼關凡十月遣孝哲將
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刺其心以祭安慶宗

山陰 封底

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雷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官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貨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勾剝苛急百姓愈騷西脅沂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實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

八續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七
得安行人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雷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雷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

少遊 多杜

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做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八續類纂 卷五十八 十八
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產子三日起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使琦瑛皆不出關惟憐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祿山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繪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又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說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

方武可以
即位認命
亦可徐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自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請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屬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此？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十九

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漢而上。至羊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葉城，祿山取長安樂

上皇

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假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察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論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為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傅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因請上不許，實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璣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麗堅殺之。虜性肆為殘虐，諸大將欲有吞決皆囚嚴

八編類纂 卷一百零八 二十

麗堅殺之。虜性肆為殘虐，諸大將欲有吞決皆囚嚴

莊以見雖腹心雅故皆為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跋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關里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為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志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或或筆掠訶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遺笞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為鴻臚卿賊借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二

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為者慶緒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必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劄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尾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腹潰于牀即歿年五十餘已以鴆屬埋牀下因傳疾甚偽詔立慶緒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偽尊太上皇既篡偽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

鼎華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歿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於其月又於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歿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三金本同未異還以相尅賊始為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歿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二

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為安東都護王伉志所醜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淮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歿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歿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日曹將軍不顧萬歿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此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借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

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
迎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
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
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
從，張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笑，素畏回紇，
既合，驚且罷。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
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
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
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
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管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
山設伏，按軍北掩，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
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
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縲擊其背，
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自
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思通儒等劫殘軍走鄆
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
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
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并殺
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
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除。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八

三三

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
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越，
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疾卒纒千餘，會蔡希德自上
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
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
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尚平洹爲宰相，崔乾祐孫孝
哲牛廷珣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都王安守忠
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
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
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暕其州刺史，史宗文寬
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
兵攻陷之，戮於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
載，書歆血與群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
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
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刑州刺史，
自潭校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墻
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
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
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
舉兵，恨歎，慶緒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

八編類纂

卷二六八

三四

復悍少恩士不附是時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處處死李峴以為賊陷西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垠從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

八續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皇朝

若不能活均垠歎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垠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項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納武軍取元從子弟克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既

戰王師為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志于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崩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清隍三周次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積取麥稭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為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八續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皇朝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饒尚十餘萬石召孝哲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復背史王乎通儒尚測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為涕洟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志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為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為太上皇討賊願左右率出斬之慶緒數日周萬至萬至進曰慶

褚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殺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謚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類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亂類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二六九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九

左編

亂類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躁健，請殺與安祿山共鄉里。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賊，通六番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矣，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知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遲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領高者，各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誣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擣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衰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用。

計而疾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諭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歿。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惟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貨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麻山為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强。以精卒五萬，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

入編類集 卷之三十九

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章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眾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虢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強，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詣思明議事，且其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訪動賊，請問曰：昔祿山

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土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成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賈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偽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

入編類集 卷之三十九

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為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為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為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冀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為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已令悍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

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林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成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道，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四

事乃承恩所為殺之善也。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捶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

美以不實

死所多未

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鸞為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即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為懷王，號范陽為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為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武上書言：北有兩番，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為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耶？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林叱咤，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區，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區，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縊死思明，以羶裹尸，橐駝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為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

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醜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訂曰：聞上欲以為皇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偽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為長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為幽州節度，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為朝義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討賊，侯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先鋒，魚朝恩郭英又殿入自龜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為推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

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廷鄭汝閻。并至無烟。方冽寒。人皆連紙。梳書爲裳。偷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倚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面卻。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

八編類纂

卷二六九

八

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入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承嗣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貴。爲我斯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鑿。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收狂修令。是轉危卽安矣。旦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

及妻孥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募。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閻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千。官帝曰。是皆良家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唐僕固懷恩

八編類纂

卷二六九

九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隸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再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關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收薛忠義于背渡山。殺七十騎。擒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援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

懷恩與燉煌王承來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
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
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
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
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
為元帥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
軍伏營中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既合戰以
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
靡亦會李嗣業鏖關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
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編類集

卷之三

十一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圍之對曰守忠等
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
得衆必為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女四五以
運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
復兩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為先鋒勇冠軍中乾
元二年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為
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
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
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

不在此
王為四
卷之三

此等功蹟
決不可
得此所以

聖失權

日給
日給

副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騎將
兵每深入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
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
清懷恩怒曰公乃為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
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燾下懷恩心
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
却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為工部尚
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
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闐
可汗又為少子請昏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

編類集

卷之三

十一

里可汗而懷恩女為可敦實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
而登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
大震帝遣殿中監葉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
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因遣
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
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為中軍拜懷
恩同平章事為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為先鋒時諸節
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
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練賊左兩軍舉旗為應
表裏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

懷恩於見
可汗一事
不在此
其人坐對
稱及者

台詞女
絕地也

台詞女

子儀次若

援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擗天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驚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蹙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寶臣、李承勳、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屍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克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隔陣斬偽黨敬崇。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

以京把非
上道亦可
兩止

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各出諸將遠甚，而為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八編類纂 卷二六九 十一
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為纏頭。綵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即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瑒與一子五品官，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

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快快又性強固不肯為
譏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
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
克滅強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
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
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為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即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竟反幹朽骨
再肉前日回紇人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四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為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樓
竊蕃夷怨彌繞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士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為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
臣所為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驪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玠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為疑四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狼帝一不為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五

為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
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反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
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
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
榆次初帝幸陝頗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
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
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
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
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場攻榆次未拔追兵於和責其緩鞭之衆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捉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定靈武稍稍引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十六

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瑛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今反爲人致死於我人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還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陁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通醴泉擡奉天任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羗渾奴刺自西道畧盤屋趨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屍以葬部將張詠徐琳玉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十七

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盧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羗渾請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戡河北有勞。及忠臣為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子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為眾所服，因眾心怨怒，與大將丁嵩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滎二州，徙鎮汴州。加希烈周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

入編類集

卷之九

十八

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功，但恐有功之後，懼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乘為河中尹，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畧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魯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勉與謀共襲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希烈傳
之州李承
之州李承
之州李承

入編類集

卷之九

十九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滑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因擊聞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河南判官，諫倣好論兵，中書侍郎關

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

卿口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來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邠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鄆州則武關梗絕貢獻商旅皆不通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入編類纂卷一百九十一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孫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王錡為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清密輸款於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使玠愔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驃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玠愔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始章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

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以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誠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招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編類纂卷一百九十一以五品官人心始搖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為之副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滄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關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希烈不取

孫李成

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為亂上西狩奉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二十二

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鄆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輜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贄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以安州為南關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狗於軍腰斬於希少游聞之駭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二十三

六十五

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將守霍丘秩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斬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斬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成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泝江至鄂州以表納蠟丸奏陳少游奪賦事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

少誠不滿
張建封言
王臯必又
建封鎮

可拆數萬
甲兵

財防他盜耳庸何錫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
 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贖軍
 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
 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
 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悻發病死希烈以夏
 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
 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
 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
 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
 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二十四

澄為汴滑節度使劉洽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環
 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
 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
 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惟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
 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
 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
 詔以薛珪為汴州刺史諸道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
 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
 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
 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十五

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
 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
 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
 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
 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
 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
 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
 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
 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
 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

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
 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
 泰軍實良女美強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
 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
 亦實姓願如妯娌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
 仙奇妻曰賊雖多終必敗云何仙奇出是而悟及希
 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舍桃
 者實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九雜果中出所謀
 仙奇大驚率兵謀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潘
 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屍希

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俄為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寶亦死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偽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少推父業籍軍中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為下所殺泚眾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眾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二六

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既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為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揚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為寵代李抱玉為隴西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二七

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眾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為減大官脯臨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別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變誰肯為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眾曰始吾屬為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楮賊而為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關下師次澆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糈飯菜肴眾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篋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

人二嫌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
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
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貴滅族事衆劫令
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降通化門殺使者
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
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
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
肆私取備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繞
數丁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
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
飯數七而去賊已嚴扃諸門士人羸衣冒出宰相盧
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等追及
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
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
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
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
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
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
出矣今日可共取富貴謀而進掠空春苑入諸宮姦
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資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劫掠居

八編類纂

卷二六九

千九

人嚴兵自保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
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
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
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偽乃擁徒向闕下炬
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光祿卿源休以
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引符
命勸之僭逆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
易服爲僮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
泚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
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
亾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
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
勇畧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
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
其大將潰歸於泚泚謀反遂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
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
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
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
庶競往觀泚僭卽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
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拜令言關內副元

八編類纂

卷二六九

千九

帥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為太子以酒為奠王大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屍哭盡哀結蒲為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兵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忠臣留守於是瑊率韓游瓌禦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舍為樓車百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十一

下規城中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

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口進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會劉德信高乘哲自汝州取沙花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屛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凡浹日鑿墜圍城城中死者可籍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授蔬衣供御帝與瑊相泣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瓊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為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十一

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墜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授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墮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擣去被血而戰愈勵雲梁及隧而陷風逐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然賊負其衆遂作長圍以百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

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
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
歔歔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
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
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上
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
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
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
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及詔諸道援
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
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
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
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
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
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
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請泚泚反謀已決
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城帝卒不
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
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三

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藩邸宮
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
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
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羣臣家在城者賊
猶給奉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
來者夷之孫知古諺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
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或語泚王
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土於衢
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
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
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飢而神策六
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粟不絕或請停給泚
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即厚斂居人
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
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空泚曰
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
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
能叩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
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
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三

前髮家幸
分官又增
一按

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歎歎而返。適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蓋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偽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上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眾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口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十四

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偽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為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

不可制。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為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日即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鑿。遂害河清。以應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十五

賊泚即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浸強。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賊棄門哭。保曰：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詰晟降泚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鑿拒之。泚曰：子之

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鑿擲節烟中曰歸汝
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
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鑿曰公
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鑿
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
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
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
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宋膺
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
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
大雨泚欲禳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膺
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十一

三十六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左編

亂類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
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侯勇鷲敢誅殺節度使
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
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
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
水以扼吐蕃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
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
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劉文喜
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
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
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
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
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
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荷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
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
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十一

喜即持部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為人疏而悞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討懷光有大功止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勅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為奸臣阻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學未具

人編類集 卷言千

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致難窮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為貶杞與趙贊曰志貞乃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隙為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為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蕪今其來必肆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既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贊曰爾何能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計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謾人間之與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

人編類集 卷言千

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悻期方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又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援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
 惲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郃成義詣在告
 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繼進密
 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破
 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
 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
 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
 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齎食之時部將韓游
 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為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
 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四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眾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
 有寧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
 朝臣渭比有寶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眾及地授之
 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
 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此不足憂也上
 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謀于奉天升鸞告渾瑊曰
 懷光道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為內應以爵乘與城

天

白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
 狀于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
 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請奉天奉迎又遣將
 張用誠將兵五千至整屋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
 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嚴繼遣牙將馬勛奉
 表上語之故助請亟請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
 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
 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
 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
 多然藁火于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
 手擒之用誠子在助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林
 用誠于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
 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
 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
 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眾皆警服勛送
 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勛裹其首復
 命于行在愆期半日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
 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實惠靜壽孫福率
 輕騎次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反

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時然其下稍稍携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逐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于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款由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宥罷免授以太子太保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六

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官高理數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保勅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譴謀宜召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專

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貯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劾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曰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璿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問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自免對曰臣久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止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聽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欲小子何知建正無信臣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

張邦昌

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權也卿至陝誠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人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璿盡殺其弟璿乃死故懷光無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末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

入編類纂

卷百十

九

物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重書付海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備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开儔促之切傅等召百官雜議眾莫敢出聲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請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論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有大學生難之瓊恐沮眾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

入編類纂

卷百十

九

皇時專事燕游黨附權奸盡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开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實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西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
 拜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金師既還
 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
 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
 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
 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
 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
 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
 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
 書呵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

八編類纂

卷百字

十

昌尋遣謝克家獻犬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
 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
 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
 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
 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綱上書極論
 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
 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
 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
 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合誅
 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節度使潭

州安置初邦昌借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
 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
 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諸色半臂加邦昌身掖
 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
 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赦邦昌罪
 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乘替拜儔等先
 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
 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

八編類纂

卷百字

十一

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
 有對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為熙河路經畧使死
 王事法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
 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
 之以平剽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討進請劉
 晏偕行宴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
 彥用晏計易旗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
 請郎正彥耻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
 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
 年三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

一五二七

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
 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
 船所載皆淵乎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
 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失望淵既薦正彥復
 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
 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
 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
 州江下觀湖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曰汝輩使天
 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傅幕
 賓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徵言之徵不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納世道退為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
 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
 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南馬柔吉張達等謀先
 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南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
 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
 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埃
 淵朝退即掉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
 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正彥既
 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人出外以指其
 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

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遣
 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
 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
 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
 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
 登闕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
 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
 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
 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十二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選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監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
 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日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
 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
 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
 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
 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
 等即樓下履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傅等傅
 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

布居大具

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土命朱勝非絕出樓下委曲
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
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傅正彥
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
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
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上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
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
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論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四

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
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望太后為天下主
後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
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
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
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定議豈可猶豫
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
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
令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

此非百力
此之不主
此之不主
此之不主

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願謂勝非曰相公
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
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
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
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虎帝屏
左右語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免勝非曰王鈞甫
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
圖耳上即御椅子上升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
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與兵不
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五

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
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
遣人持下宣示二虎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
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
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
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
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
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時順浩為
江東制置使順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教
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

有兵步承遺曰諂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願浩即走人入抗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齎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六

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酋長所在宜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為兩火故多盜宜收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收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覓謂元請本為和戎迺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即害反正臣所召兩使來使之方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既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覓之謀議遂息張浚以職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願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沉鷲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全卷

遂寧馮輔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遺書二虎
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輔赴行在浚為
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
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初御營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在淮陽為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
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熟張俊聞
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
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
一邀上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邊海寇奏道宗
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貶曾擇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
又欲邀帝幸徽越張徽勝非曲論止之馮輔再見傅
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輔為國家而來今已再日
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輔詞色不屈即
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諭輔曰張侍郎欲復
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即遣還遣張
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
張浚二遺劉光世書論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
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傅義郎甄援在城中竊
錄明受詔赦及二虎微書以出至鎮門為邏者所

不在

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社立功奈何斬
壯士傅殺屬且詰其故援曰今謀國姦臣多故處于
外願將將軍之文料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
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
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詭言嘗
更衣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
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
來詞旨甚切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
後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
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迥自鎮江馳
至偕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
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
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酌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曰今
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愛世忠
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
不測浚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
防淮德何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先世彥尋

不在

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發
平江丁酉馮輔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
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傅等
皆聽命馬乘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携親
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
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篇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世忠發平江舟
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傳
等以僞命易首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止
自抗來者悉一之水中己亥張浚復遣馮輔入杭移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〇

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
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
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節度
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
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註誤故有
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
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
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遺浚書云朝
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就當之
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
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闈至於遜位之說則
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
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
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
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者愈於抱

傳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
 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
 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
 殺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喬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
 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
 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
 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
 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叅議官辛道宗總舟
 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
 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
 人齋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
 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
 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
 發兵出杭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
 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縋入城翌
 旦與傳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轡曰浚近發苗都
 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各自抗來
 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
 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
 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傳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

詞遂大喜轡由是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
 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二千人
 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迂之道遇
 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諭命蓋賊以浚限
 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
 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即
 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
 不諧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
 于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
 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
 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
 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克真無
 能為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
 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
 清嚴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
 手自掉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
 忠于秀州俄而傅等以麻制投世忠世忠曰吾但知
 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
 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轡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
 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時傳正彥請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五

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輔議復辟輔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嘗受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后垂簾張達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為名願浩浚傅檄中外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通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庶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往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

三十四

喜曰吾責塞矣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幹轄張未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未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道順豈為賊用願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已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

三十五

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贊勳不得勝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而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願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撤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關者以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

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相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十六

劉光世勸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富喬仲福追擊之。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戢以聞，詔斬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湛于市。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耻，傳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

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囚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眾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丁亥，傅寇浦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曠日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眾出降，復用其將孟阜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阜擒翊降于周望。傅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眾。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山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雷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

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
杞傅銜政遂言於提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提某
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熙
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傅追世患投之遂檻
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璘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
紹熙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
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嵩為
四川安撫置制使陞驍奏曰臣入蜀后吳提脫至死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許
之四年挺卒密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
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
命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
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為殿前
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
不得如志乃行賂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 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

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請副都統制
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關禧二
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
宣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後謀宣司勢均禮
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
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
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
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
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
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界也綱進兵水洛曦陰遣
使送疑于綱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
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知覺會正
使程松至曦不庭恭松不敢詰曦復多擄取松衛兵
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
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
是金人無復顧慮曦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
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
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母恩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
漢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進出思後思道金遂陷大散

關曠退屯置口舉人陳國節投匭上書言曠必叛佞
 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
 印至置口封曠蜀王曠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
 程松求援于吳曠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曠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
 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
 蹂躪松自興元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
 慶以書抵曠及曠禮稱曠為蜀王曠以札封致餽松
 望見大恐疑為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
 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冷始獲保願矣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曠不上其捷還興州翌日曠召
 幕屬論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
 衆失色王翼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入十年忠
 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曠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
 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曠北向受印三年正月曠
 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
 曠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
 月為元年曠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
 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曠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
 遣將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馬士也

丈夫能成
死即死亦
何快巨源
是已

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若以遇王師佞胄聞曠反
 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佞胄納其說吳玠為曠謀宜收
 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成自斃其髮史次秦塗
 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焉命楊修
 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博悉棄官去監興州合江倉
 楊巨源謀討曠乃陰與曠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
 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
 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
 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
 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
 不足以至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成事會興州中軍
 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
 謀誅曠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曠死
 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
 丙主事遂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遣報丙丙大喜始出
 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
 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
 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
 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
 宜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曠衛兵千餘聞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賊
嚴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反撲貴仆于地。
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
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
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宣撫使巨源、權、參贊
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
自劾待罪。丙、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
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兀術、高琪奉册于
曦，未至而曦已誅矣。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

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二月，楊巨源等謂丙曰：「曦
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
然必爲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
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
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
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
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
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
州，與女真將大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
善所毒而卒。朝廷慮善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

制六月誅吳曦，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
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
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
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
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巨源械送閩州獄。至大安龍
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卽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
使爲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
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謂鐵失曰：「徽政雖奉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
空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
史嶺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
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
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
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空籍其
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
詔諭中外。既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
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因
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

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既死罪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為右丞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務鐵木迭兒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木迭兒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宣徽使鑽南與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會書樞密院事章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木迭兒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木迭兒犯禁握手弑英宗于臥所晉王即位鐵木迭兒及其黨皆伏誅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諸家 三十四

八編類集

八編類集卷之二百七十一
左編

諸家 方技

西漢李尋 天文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法師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史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以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訖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諸家 一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北為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額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晉泰穆公說諫諍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疆輔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特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思修政。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區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祭。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官。此獨未效。問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官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二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卽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竝進。臣尋位卑。術淺。適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署比得召見。云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山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賢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月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咎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曖昧。云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滄小臣不知
 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
 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能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事 四
 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
 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
 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人微帝庭揚光輝紀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
 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
 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
 奎婁當以義斷之災惑往來以常周歷兩宮作態低
 印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大白發越犯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災惑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災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
 故禍亂不成也災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歲消散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事 五
 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
 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
 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
 見而為彗彗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
 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
 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聞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
 爵其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六

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關於四境，殆開之不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七

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鄧吏從官行能凶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八

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三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溢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大祖承皇統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九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選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特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益漏刻可以永

守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及道惑眾姦態富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厥一策徒燉煌郡

東漢郎顛 天文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十一

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古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顛乃詣闕拜董日狀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官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官殿官府多所構飾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廩郵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房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失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十一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頒立秋順氣行罰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災感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於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結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之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者，與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而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顯對七事：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財，巨億為計，易內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十一

傳曰：人居奢後，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救，下鐘鼓之縣，林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微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微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青沴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先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眚無實，佞人也，有實無眚，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眚，今三公皆令色足

恭外厲，內在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十一

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屨，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官無主，仲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其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元女，媿廢畢具，今宜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頁

人寺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其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官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官女聽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垣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又爲大辰所以孛一宿

八編類纂

卷言三

四

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官也凡中官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共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威建井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

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者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召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勅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蚤讓亦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八編類纂

卷言三

五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雉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卽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臣以爲成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獨

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詒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

八編類纂

卷言主

六

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推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遂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諂各遣子弟克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竟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惑不知祈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二百載計半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一十

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顛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瓊處士李固并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

八編類纂

卷言主

十七

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合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靈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宜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關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動求

機衡之奇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及閣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疆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典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從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機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異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者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拜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今歲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社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雷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具也房心東方其國

四外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人馬邑城破代邪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顛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與親善顛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東漢蘇竟 天文

蘇竟字伯况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一王

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隴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請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縣為寇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接進養德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上可圖非望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疆附大願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味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一王

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咎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合氏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弼藩屏或躡躡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鈞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想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畢畢為天綱主潮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將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岑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壽螿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岑士衆所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諸家

三

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樓櫓墨子違違愛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冀遂降冀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東漢張衡 天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晷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用論言甚詳明術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人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後數日驛至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諸家

三

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備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正視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諸家 五

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適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一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子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且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藉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關堅恐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諸家 五

為其患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其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象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圖七辨巡詰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等著作東觀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

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梁庾季才 天文

庾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梁湘東王釋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豈爲賤詩誠竊哀之故贖購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今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宣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堅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玉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入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投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頰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再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奧指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頰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胃玄歷行父表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再象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天文

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亦為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感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笑感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卦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天文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治金鋼隙非攻擊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駭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魯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况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天文

有不安全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剖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燕王重福徙均州適汝善思為刺史及謀反偽除禮部尚書重福敗

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
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
舍人劉允三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誦其寃得免
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
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
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
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宋胡宿 天文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
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辛

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
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
吏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
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
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
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
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
然必有丙盜起于河朔明年上則以貝州叛宿又以
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
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懸

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
祐五年正月會霧官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
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
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卽言宜用迭配如初

金馬貴忠 天文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
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同判官久之遷司天監
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忠曰
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
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忠對曰去年十月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辛

戊癸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災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主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
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忠曰伏陰逼
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
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
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
道何如貴忠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
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
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

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大微正其事也貴忠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受事此當有出使及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與之際小盜固不能無者被害於揚州貴忠之言皆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諸家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二

左編

諸家類 方技

漢翼奉 雜占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寔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宜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諸家 一 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通懷邪知益為害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

同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
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
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
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
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
正以精歲未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
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
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
處位執尤奢僻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
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嗚呼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
聞未央建章甘泉官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
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
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官宜為設員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
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姬是矣唯陛下材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功
日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
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
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奉
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
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
古制又官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已累年
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臣聞
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官館也未央官又無高門武臺
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
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
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
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今漢初取
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
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
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
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以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

僅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涸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
 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
 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亾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
 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之禮雖周之隆盛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
 之策書奏天子其意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
 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遊就
 入編類集 卷言三 諸家 四

魏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
 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
 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當云家雞野鴉猶尚
 知時况於人乎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
 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

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
 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
 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減否之士晚亦服
 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
 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貴上有
 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琊太守
 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費之僞欲即見輅父即遣
 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
 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
 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人編類集

卷言三 諸家

五

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
 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
 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
 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
 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倡
 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
 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
 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
 人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
 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晉郭璞雜占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擄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漚於異類。桑梓其剪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

八編類纂

卷言主

六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口。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嘔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還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

下

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

八編類纂

卷言主

七

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為儀。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皇孫生。璞止疏曰：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若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生亂者多。小人愚暗。共相煽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虞按洪範傳君迫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霧基黔首顯願實望惠濶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閉罰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其禎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

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止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通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

為國作青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甄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未朞王敦起璞為記室叅軍是時穎川陳迹為大將軍祿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禍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榮惑守房璞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昔休歸帝乃遣使齋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髮王敦

之禍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
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
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視
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
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
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
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
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
收璞詣南崗斬之

晉戴洋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疾五日而蘇說死
昔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僭摩將上蓬萊
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元
帝將登阼使洋祥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
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
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
出游刑入中官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
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
今大王內無舍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虞

何爲追越王去國留缺故事邪乃從之及租約代
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禺中時
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
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
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
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知風角非有宿嫌
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
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
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冰北斷要路賊必敗約
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
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奔婦
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
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
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
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
德伐刑賊破云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
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
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

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為主應者為客辰星若出太白為主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眾向合肥俄而敦死眾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士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丹洋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一 諸家 十三

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颶敗返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采妾咸和初日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二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賑貧昔秦

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繫將兵到廬江其眾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牛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眾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渙問洋曰君嘗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

八編類纂 卷百一十三 諸家 十三

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繼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與命并必自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颶風從東來入亂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

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
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
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
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拜以百人備東
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
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宜以洋爲參軍將隨宜往襄陽
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
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
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向昴昴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四

畢爲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
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
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
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
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
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
之者昌逆之者凶石季龍若與兵東南北其死會也
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侃志在中原開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
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

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
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
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
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
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
咸康三年佯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
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谷吳用壬寅來上
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
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
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郛城九月洋言於亮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富有怨賊報仇
攻圍諸侯誠宜遠慎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
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鷲征軍還歸乘戴火
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
曰昨夜火殃非國禍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
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
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于爲君支爲臣
丁爲征西府亥爲制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
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
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魁上有空亡

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郢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已為天下亥為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洞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祟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八編類纂 卷言三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晉顧愷之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管圖畫楷象類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股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

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愷之建層樓為書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明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判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愷之判注一百萬愷之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一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張僧繇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詎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日者見在唐闢立本見僧繇江陵書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日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書名

唐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

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久而開有踏籍破進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空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似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口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猿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諸家 六

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甌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致而理推也

宋李公麟畫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鷄行不在鷄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畫陶潛歸去來兮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爲秋風所吹嘆雄余破屋漏非所慎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

五代郭忠恕畫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最喜忠恕名節持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轅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

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
惡及示人以為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
之書亦云忠恕隱於書者後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
在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
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諸家

子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三
左編

諸家 方技

宋穆修 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褻少合多避京洛聞人嘗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真宗
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修對上
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
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赴
變清修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一揖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謂貶珠崖徙道
州修有詩云却訪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
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為翰林學士軍故當時
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
親厚者得金用工錢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
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輒取閱修奉
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
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
為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數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糞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謁勞苦之日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去之隱去再外並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陽會平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目送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日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任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在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後寶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宋邵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初慕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請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請闕恕召康請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怒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

如恕言，恕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願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人編類纂 卷百三十五 諸家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擢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

日食未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誦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寬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人編類纂 卷百三十五 諸家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三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為相，乞行追錄始贈

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 易數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叅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為禮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八編類纂

卷三

六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為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浚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凡

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故事當喪

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

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

越紳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

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

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令祀天地於闕

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自易月之制可也在

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川御史

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綱明堂其學以王彌盡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八編類纂

卷三

七

詳焉

宋廖應淮 易數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嘗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洩似道使聞其醒叩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偏白潮水西流是其祥矣至淳成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賈似道使徵應淮來叩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然以地髮驗不加罪又謂太學熊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某年官車晏駕某年似道殛死某年地

后皇子親王卿相南北走，虛吸事耳。公念此，爰為又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而却走矣。

魏周宣 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東平劉楨夢地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九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項出行，果遇豐膳，後

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隨車折腰，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裁以為樵，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 相術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九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謫，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嶺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蓋問邪？軌後為益州行總僕射，天綱復曰：亦瓜瓞，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

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

魏杜夔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
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
表令與孟暉為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
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
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為軍謀祭
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一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
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
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
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不愛符玉又嘗令夔與左
嬪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夔夔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
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
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頑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聲律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
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妙達鐘
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官商畢備諧
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一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
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
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以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
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滯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
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
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為
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
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
創其事皆晒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

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時樂人王令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三

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于嘗於戶外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秋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秦扁鵲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激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昔諸大夫疆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三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帝之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醢，鏡石、橋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剝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滌沔，腸胃激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西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擗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朝見曰君有疾在膝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膝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六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
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
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
婦人即為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
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
變秦太醫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出扁鵲也

魏華佗 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上兼通數經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生之術時人
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
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
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其許若至語
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
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
如醉死無所知因順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瀉洗綫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覺一月之間即平
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
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
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
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舍舒病困操歎
曰吾悔殺華佗今此兒強死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四

稗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
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
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脈實惟河源
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
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十四

一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
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
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
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
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
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
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
域凡六年開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
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
非妄也逮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
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何九思河源志序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

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

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

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

人編類纂

卷二百七十四

二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
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
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
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即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閼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關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蓄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公而無經

入出

入編類集

卷三十四

三

五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莠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砥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四

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頗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天子自臨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
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為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
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盱盱兮閭殫為河殫
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
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五

水少則
河亦塞
來之野也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
浚流難舉長菱兮沈美玉河北許兮薪不屬薪不屬
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
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引
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
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澤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泗大
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
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
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

唐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
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
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
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六

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
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
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
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
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
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
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
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
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且
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為晝潮望已後為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潮候 七

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畧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感，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感，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獨以月與氣為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時為差，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為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潮候 八

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漢書

也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翁翁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翁極復張張極復翁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翁一

史伯辨辨三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以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

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羸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騶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廼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于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鄠之地列為諸侯後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

史伯辨辨三

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院儒自任私智至干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商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郭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鄠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疆幹弱矣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
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刺
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張
僭上衆庶放效嫁娶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
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皆言車馬
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
為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
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亾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二

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
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
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
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
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
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
南賈滇焚僮西近邛作馬旄牛民食稻魚亾凶年憂
俗不愁苦而輕易滌汰柔弱褊阨景武簡文翁為蜀
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識資
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

廣文

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
下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武都地雜氏羌及犍
為牂牁越雋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
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自井十度至
柳三度謂之鷄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背鵬參之分
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
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
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
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邯鄲衛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二

國是也邯鄲以封紂于武庚邯鄲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
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
邯鄲之民于維維邑故邯鄲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故
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邯鄲衛之歌至十六世懿
公亾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
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
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仗奪薄
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
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

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盧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
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卦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
子燮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
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眾生之慮
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
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
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
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
之士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
諸侯是為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十三

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為梁七
世為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維
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
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
褒姒以滅宗周于平王東居維邑其後五伯更帥諸
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於
赧王乃為秦所兼初維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
南北短短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
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
賤義高富下貧愚為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謂之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前亢氏之分
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
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
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
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
榮陽潁州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
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災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
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
男之國魏都為大特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幣與
賄周亂而敵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於
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
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芊
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
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
其言乃東寄幣與賄號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
歿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號會之地右維左涑
食溱洧焉土隘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
淫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十四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
 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
 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
 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故鄙
 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
 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
 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
 受江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
 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高士宦
 好文法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五 五

大行獄或八年亾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
 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昂
 畢之分壘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
 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
 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
 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
 趙分也自趙風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
 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侷慨起
 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絃跕躑
 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滹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
 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
 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
 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
 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為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
 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劇
 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五 六

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
 地尾箕分壘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
 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
 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
 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
 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
 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
 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
 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
 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頽止然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恣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常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以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警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蓬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諸家 七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古有分土，公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二歸，故其俗彌修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使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諸家 六

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祿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隘民衆，頗有桑麻之業，山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潁、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齊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

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劫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舉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顯項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壘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寢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至熊達，是為武王。寢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贏蛤食物常足故此區媮生而亾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滂祀而漢中滂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楚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曾父與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八編類纂 卷之四 三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閻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踐既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

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朝皮華鮑木人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溥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隰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楚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閻廬戰敗之攜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樓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為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奏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稻禾種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以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麀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卒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三

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誼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多溺死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十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大農之家建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 三

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欲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論大梁可都且天氣鍾為吉壤猶氣鍾為鉅賢鉅賢之身既已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岡一壠之變置而謂一

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余固知天地闕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為一幅員之廣振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固不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蒸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

八編類纂
之克周也

蘇伯衡
論金陵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二七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稗編

諸家類 文

藝文

以六經正
之何為其
之類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衛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黠善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訖皆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一

漢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藝文志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

二二九九

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區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幘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諸家 二
 與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念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十三章無復字六苑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并列焉凡六藝一有三家三于一百二十三篇書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諸家 三
 贖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徼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史記六家論
 晉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 論諸子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鬼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積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與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春秋繁露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諸家

四

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稱絕矣然自晉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上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廬所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管子黃震曰太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為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諸家

五

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諸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伐菹薪冬煮監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牆九門使玉人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形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質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六

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國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為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賤之凡其轉虛為實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

冬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乎等多巨軼則下令聘鴻鵠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無巨軼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縛則身先國人以衣紵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紵俟其田荒則條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饑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條止之閉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七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饑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入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其澤之燒故人之教統育不遺使

之自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已利甚至圖討食口
鐵刃未耕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故疑其
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
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
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
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
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
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
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
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子功業所本意巨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九
好道家學故云爾管子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術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
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
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
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
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
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
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
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

無他特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
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
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管子
黃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
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
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
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
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
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
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九
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
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
真而異端之說遂至觸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韓非子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
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歇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歇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
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
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
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

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離數難于產之法而于產誅之蓋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足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鄒衍

河字不通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狗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為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騫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散焉各不統實老子亦曰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

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闢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至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公孫龍伏犧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為序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周以木漢以火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水火之間師古注曰秦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晉金也論秦為閏位

亦烏飛魯門圖錄云得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為赤烏言漢代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世圖錄知劉季代周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孔子絕筆於春秋者起木絕火王明周木當受漢也周漢德運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宣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為泰始曆奏可晉尚金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為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國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據以為言不得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一

此二家者假使即劉向之說周為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為不值矣臣以為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觀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為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于事為長若張蒼然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

觀木音金宋火也五德運相勝相生之美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希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為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未起運之說

徐鉉議國初祀赤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命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為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其二

張君房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

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為金所勝之象也大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陛下履極丹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條支之雀來穎川之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魯郊貢白兔鄆上得金龜皆金符之至驗也其三

謝絳議國家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推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宋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

及于周則李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管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

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士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作京於汴誠萬國之區矣其四

術數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孝經鈞

命决援神契雜議等書漢代有郝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郝萌集圖緯讖祿占為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

均鄭玄並為讖緯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偏趨時

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瓚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厭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瀾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

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周禮
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
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
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亦多散亡

緯書

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羅嘉叶圖
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古

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
含孽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
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
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
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
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
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推極譁張
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行
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
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

及孔氏王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偽
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
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 論緯書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
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
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
士薦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星皆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時之內
與之為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
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為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為齊吳瀆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週

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北斗實為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涇水北斗已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喉計都以蝕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二

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未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為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王氏範圍要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官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屢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命乎辨命

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

沙布起

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贈徐仲遠序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主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使者問豫且即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上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遺也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為醫德也信故來告寡人家入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不為不仁上

為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奇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設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為聖人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相往之侯于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夾以刀劍之身全不傷使王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遣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劍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學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

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鵲能制虎，騰地之神而殆於卽且。卽且似蝗，大腹食蛇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龜笑傳。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有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卷二七五	諸家	十一
------	------	----	----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六

左編

道類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者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雨行隱居鄭圃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仕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巢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水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真人

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據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眾真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日視物猶已勿萌戕害兇嘔之心二日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日除邪淫守清淨四日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日母事博奕母習盜竊六日母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母為驕盈七日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日母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

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坐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行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擾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鄜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周玄真

周玄真字玄初出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麗眉翁類道

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日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

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鈎取之玄初欣然仰天視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卽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廷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壁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地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在孫會吳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日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燒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寔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起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指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魂乎曰可卽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嘗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押襲如見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

宗浩欲授人無執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台城山硃書鐵符投物揚子江中波濤遠與玄初夜坐斗下有神竈冥電光輝燁遶身達旦辛丑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晉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之秋九月己亥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鬼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木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小雨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

壇其應如神玄初為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然坐人競稱之為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子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雙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衣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之枝扶而華疎能熟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子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周顛仙

顛仙姓周者自言南昌建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為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或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稠人相襍暮宿閭關之下歲將二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顛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者謂顛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顛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三三三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裡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制新衣易彼之舊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草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痕無痛

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圓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圓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蘆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迓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八

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穀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耐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右邊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逢後主者俄聽異詞噫教爾充軍便充軍又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時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拐擊之惡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間之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即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通類 九

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符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殺且未敢且縱爾行遂糗糧而往去彼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

官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詢之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音好了我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通類 十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三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果曾見否其赤脚僧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証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啖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昌蒲香酸底有丹砂沉璧鮮

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巾衣者人請天眼曰此何人也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音無韻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上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實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髮如戟頂作一髻半持力尺一笠一袖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獵備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食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傷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又入武當謂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

覽勝嘗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但猶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虛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陲上地結草庵奉玄帝香火日釋真言於黃土城下地立艸菴名會仙館謂問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菴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始生三丰識其帝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鼓於岷之楊氏雖受大鑄音莫能混後亦不知所在遊揚州瓊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上

觀有題瓊花律詩語瀟灑酒實自況也三十四年我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丰足下復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山衛指揮楊永吉徧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謚命先是元末居寶鷄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遊民人楊軌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開武當或游襄鄧間洞視一世睥睨千古天順末或隱或見問者專以道德仁義為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者先

凡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踪跡。南川居士曰：管嚴君平賣卜城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南對宋太宗以養身寡欲治世安民數語，君子遵之。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道，著太微功參玄造，諒未可虛無為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遯老趙蓬萊仙奕圖云：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初，君年尚少，與刑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象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參中書，君乃弃釋業儒。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道類

七

遊於雲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親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形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太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天朝維新，君有鸞鶴之証，隱壁仙逝。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子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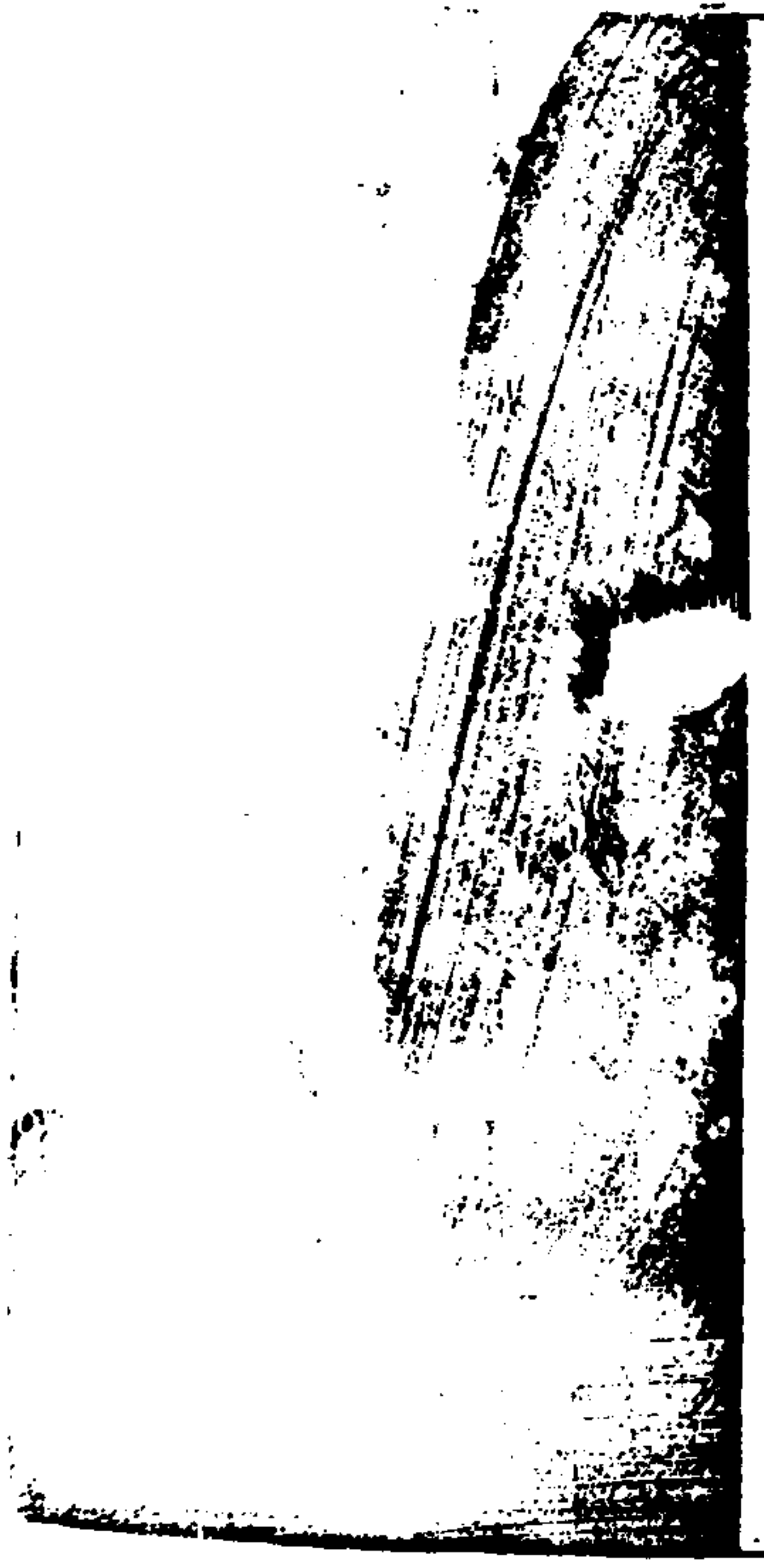
名謙，字啟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名啟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啟敬已百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各玄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輟以贈人，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為真仙亦無疑矣。予嘗於王屋山遇三丰徒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遯東人，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者，儒先君子繫以為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道類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七
稗編

文類

史通

劉知幾

六家尚書家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七

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春秋家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記考其宗旨，如晉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衷諱，事無熟涉，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速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

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八編類纂

卷二七七

二

國語家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氏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史記家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大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做通史，而取其行事。

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類慶中符
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
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
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
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
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
聚舊記時補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
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載言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表志

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表者宜於表志之外更

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詔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

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做

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

表故風雅比與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

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買

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

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

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

于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防為

請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
所宜革

本紀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謫矣但

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索

姬自后稷至於西伯靡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

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

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

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

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

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表志

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

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

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

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未

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

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

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

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

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

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次號

止八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
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及因虛益
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
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
凡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
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齊二史李百藥撰北齊書
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
備錄如齊書紀載沙苑之捷百藥撰北齊書全為傳體有異紀
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列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亦有事跡雖寡各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
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
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
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番名
若紀季之入齊顧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名
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
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
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
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

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
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
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
斯人者可勝紀哉

天文志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
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龜梓慎之所
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
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
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青蒼
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川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
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
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
遠矣

藝文志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
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
儼累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
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藁莫不各踰
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
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聘其繁富百倍前修非

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肩以半額者矣近者朱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

五行志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祿杜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蠊蜂螿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射候螟蟥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穢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文類 七

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曼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賸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困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益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膏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

羅志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

陵魏徙伊瀝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北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綉紵絲象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錡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史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文類 八

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邾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諸於妣后故推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難離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奏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

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

論贊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潤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像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九

蕩志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儼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實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滅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整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飾純於高士者矣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禮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

贊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者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益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

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類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宜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十

賈誼范曄之虛美既置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斷限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幾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成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

求其所書之事者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與網羅之所及者蓋亦惟二袁劉呂而已矣。若進鳩行弑然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滅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蕩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文類

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焉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風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羗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離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比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真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與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鯨橋獲濟吐谷渾因馬聞徙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文類

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載文宜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誦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逾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裨勸獎有長好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

一書... 8

假手已不
可改

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
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
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
道為公以能而授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
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
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
弓虛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
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國之得喪如日
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近古則不然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三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
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鶴鷄之巢葦臨戎買勇猶螳螂之拒轍此
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
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其君雖
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
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故漢
光武謂龐參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
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皆王所慎近

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
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
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
非變於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
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
周將頌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
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
也

言語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邵撰齊志宋孝
王撰關東風俗傳
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五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
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
之議者咸以北朝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
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
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稱魏本索頭故當時
斷索又曰魏雅頭圖索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
詔罵齊神武數其罪狀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
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若懋編錄故得權聞是以
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
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此看皆是者也近有
墩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
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

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簡要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醢

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燬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遲於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既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敘事之省其流有

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隱晦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子弗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澗略而語實周贍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
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樹動於堯。師人多寒。王
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
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

妄飾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日以長鯨。邦國
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
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
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
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
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
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答人。如王隱稱諸
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
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
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
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
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摹擬天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
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明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

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
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
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
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損
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奔市也。乃云秦殺其
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
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
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
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紀。至漢子之葬。必云葬我。謀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三國。
屠屍城屠齊。桓行霸典。亡繼絕。左傳去邢遷如歸。衛
國志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
海外志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齊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魯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若
魯春秋。始述此義。而自注。如魯君受命。躬為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
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
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
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
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
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
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
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
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七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
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
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
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
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
曰士有姓孔子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
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子仲尼者歟蓋證
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

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
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左傳敘
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
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成七年鄭
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
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
排徐湛江湛僮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
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凡例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
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
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
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
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
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
皆未親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十

書事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社，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之待，蕭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楚王置等奉朝來書載謂道濟字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傳

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史傳

劉勰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議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後魏志斷論

魏收

今鼓吹鏡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鏡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鏡章，非古淫哇之辭，並皆詳載，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我狄內侮，至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雖充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累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譜，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海

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

史論中

蘇洵

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抹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七 文苑

三

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忘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

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郕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起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七 文苑

三

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自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

正統辯

陶宗儀

辯曰。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勅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七

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侵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故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襟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統也。再

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七

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間。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萬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七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也明矣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七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

正統問

徐一夔

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祖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因此

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

稗編

文類

論詩賦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精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入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

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醜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

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為賦矣母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

八編類集 卷之六 文類 二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

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

晦庵先生嘗答輩件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

初以前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

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羽翼與衡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胃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為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為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

八編類集 卷之六 文類 三 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為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

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為大迫開元

中有杜子美之才瞻學優兼盡眾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

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為主而六義益晦

矣。馴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群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纒之曰：駘駕四馬從梁來。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

八編類纂

卷二七

詩

全書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旋作者多馴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噉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文章辨體論七條

詞賦

堯舜之時，變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與云，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

八編類纂

卷二七

五

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埋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

態百出，嗟今其似春，凄今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書榜聖俞

文

竹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俊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傷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

人編類纂

卷言三八

六

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縷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被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嚮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嶇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躡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

發讀一過
作文之法
顯然

八編類纂

卷言三九

七

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遡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絲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繁風飛而殿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儻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遡，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絲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詭，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標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泮泮而不鮮，或仰偃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

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漢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綉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開合乎曩篇雖杆軸於子懷休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與偶意徘徊而不能禱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蕪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所備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實而無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八

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顧猶絃么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贊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柔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美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汎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公

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起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濂發於巧心或受唾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差不盈於手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蹠蹠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九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毫素之所擬文微微而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管竟以探頤頰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拙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愧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給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文賦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
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
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齊俗文氣舒緩然粲之匹
也如蔡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
楸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
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文類

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
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
背實又患關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
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
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

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

方其擗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
空而易奇言微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
意審則無際疎則千里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
在慮前應機立斷單思之人情饒岐路鑿在疑後研
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
懇愜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事使繁約得正華實
相勝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云頌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敷
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文類

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
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
其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
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不同焉其
三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
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
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
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漢加文
馬季初
少

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斷
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邪以勝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
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
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屢屢乎其難哉其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文類 三
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
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
自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為喜譽之
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
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乎心
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人養也行
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
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
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
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
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
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再諸文而為後世法
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
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
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答李翊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
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文類 三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
誦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
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
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
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
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
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
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洗淨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答劉正夫書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夫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竊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剋汰，迤邐觀

人編類纂

卷百六

五

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后雨霽寂無人聲蓋自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纈文皆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詩有網泥諸依四韻王粲詩有東原安三韻張翊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時數元勳作漢學作是

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糲。文選詩有五韻七韻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

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霧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杆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文章論

人編類纂

卷百六

五

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疆言者也。答吳克秀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
遇也。况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
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
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
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
終身珞璫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
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
似賦而謂之珞璫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
乃以賦部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
衆。答謝舉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其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
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
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
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
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
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
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
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
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
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
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
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挫曲折，蒼然鬱然，銳刻峭厲，
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
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
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
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
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非可以
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
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椽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文類 其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
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
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
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
事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
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
字而駢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
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
而紐之，以爲服，則絺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
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畫人焉，觀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實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爾然盜也。今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憂之力哉。谷程伯大論文

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文原

書法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月。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卽古文別名。蒼頡卽古文之祖也。十體書斷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十體書斷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十體書斷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卽八分之祖也。十體書斷

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按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爲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卽隸書之祖也。十體書斷

章草者。漢皇門令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

始變葉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
散隸體粗書之按章艸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
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十體書斷

行書者後漢隸川劉德昇所造也卽正書之小變務
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
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
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十體書斷

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
飛白變借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尋丈字宜輕微
不滿名爲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
八編類纂文苑

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
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罌帚成
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
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
設妙豈能詣此十體書斷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艸
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
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十體書斷

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
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

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
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

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
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
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

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
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
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
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諸侯力

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
國出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
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
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

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
典大發隸卒與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起約

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
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

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

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愛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文類 三

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皆以為好奇者也故說更正文卿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

說文解字 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為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

五不足而後假借 論六書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批把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用筆說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文類 三

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

衛夫人筆陣圖說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鎗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嘗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子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各山

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鴻書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題筆陣圖後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果書雖氣骨清健大小相襍如十四五貴胄徧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馭熟戰馬舉動從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宇雖清而體氣疲爾歐陽詢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

八編類纂 卷言天 文類

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各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嬌嬈行步輕緩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翫樂張友直如官女插花媚嬌對鏡端正自然別有

一種嬌態 評十四家

余在黔南時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評也○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

八編類纂 卷言天 文類

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禪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隄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不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艸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燦然字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人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迺是入神要路書說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
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
皆后自變其體以傳于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
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
大要

右史效有
文奴非特
書也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七

文類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九

經濟編

文類

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

漢文帝答鼂
錯璽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七

一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二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對化乘
宗多事
梅故須正

此書後世
不以爲高
而以爲有
休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
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賜南粵王
尉佗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淺，遺朕書云：願
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
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拜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
筋，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綉衣，匹錦二十匹，赤緋綠繒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皇帝敬
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驪渠、難郎、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
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此書第一
之未可爲

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
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
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
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
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
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
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秋葉金帛，綿絮
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
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
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
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
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
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遺匈奴書
二首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
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

曹灌携劍推鋒從高皇帝聖苗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內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酌見高祖之廟乎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頰上虹縣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此何得匪夫無不報之仇秦茲醜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

秦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禁驚泊行李之繼遣復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文節 四媿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

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宋欽宗罪已詔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 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般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

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文節 五

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海濱之救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公

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臆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華俗於天下功俗
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
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鈞筮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
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
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
人編類纂 卷之九 文類 六
君將北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
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
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生
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
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
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
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
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

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
征鄢郢北抗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
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
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
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
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
功而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人編類纂 卷之九 文類 七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
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
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俘
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
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
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
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
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
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問遂長安囚留上

孟子之論
樂筆解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屏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詭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文類 八 五十五

六屏

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預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馮異與楊廣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取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惡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官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

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田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文類 九

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瀕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于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忠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

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而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疑，若除其偏，去其顛，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爽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為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

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士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察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孫策責袁術書。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一

石勒被驚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聽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拯納往誨，翻然改

尚天下不足定，蝥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遐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關與孫吳同勢，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推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現日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廷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

八編類集 卷之五 文類 十一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疆，欲自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遠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鵲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

簡快有西漢風大類魏晉以來凡允不死觀者盡記也

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不絕。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鷲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虛，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鸞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象西獻，楛矢東來，夜浪瀆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曠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岌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八編類集 卷之五 文類 十一 伯之書

正人
極漢
帝
句語多耳

先大王歸葬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皆倉皇震悼累日嗷呼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八編類纂 卷之九 文類 古 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禮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奉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合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邪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使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縉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于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亾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

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析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幸五伐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約疆。并音就練。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入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文類 七

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疆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

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奔。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效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下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歿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民戰歿。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柯勝負之官。哉。仲淹與招討大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臣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

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銀帛之厚賜爲
 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
 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
 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
 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
 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
 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
 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
 如故互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
 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馳羊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文苑 六
 產金銀綉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
 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
 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
 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
 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二八〇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大學衍義補
 治類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
 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恒之彖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
 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

二九三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也欽恭明通

文章思安安無所允也恭克也讓光也被及四表

也格也于上下也地也

克明也俊大德以親九族高祖至九族既睦平均

章也百姓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協和萬邦天下諸

黎也民於辭變變善時也雍和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也命奄也也有四海為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洪範初一日五行水火木次二曰敬用五事聽言視

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次四曰協用五紀

歲用日星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止直

克次七曰明用稽疑兩彝象駢次八曰念用庶徵兩

典寒次九曰嚮用五福壽福康寧攸威用六極凶短

憂貧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臣按

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為民造福蓋有得於五範欽

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

考康寧惇德好義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衍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

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

窮盡矣

無偏不中無陂不平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王道蕩蕩廣遠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易無反倍常無側不正王道

正直不偏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八編類纂卷之十治類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室

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體也既正膚革外革厚皮克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

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

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法相考百姓以睦

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

露澤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車山木曰車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當作龜龍在宮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

也

臣按所謂絮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

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

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又民心之

所同好同惡也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

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

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

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

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
 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
 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
 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久
 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
 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
 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
 夫虛偽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
 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
 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
 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
 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治類

六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治類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一

右編

治類

治二

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楮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誦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一

治類

一

帝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堆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葬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艸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

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為禮義故天殃已加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諫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八十一

治類

二

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而與之且日射擊兔
 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
 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
 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
 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
 敬功業施于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
 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治類 三
 廷臣竊惑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
 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賈山至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勿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

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亥室之執以豫
 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下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
 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
 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
 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治類 四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
 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歟既之變未

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則最彊最先
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
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
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
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
之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五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
心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消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嫪侵掠至不敬
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何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
人乎非豈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
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以將吏被介

曹而賸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止不使可爲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
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因不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
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
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六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
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
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
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絲其領庶人
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
耰租慮存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許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侏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廉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處間以為大故至乎俗流流世壞敗因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力筆管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于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治類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江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立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
子有此其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
者告訐也因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剝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
右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亦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于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商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黜削髡刑
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虐被戮辱者不秦迫
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
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
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語
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面吞炭必報
襄子五起而不中入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由
辱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
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取集詭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欺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治類 十一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自冠冕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整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而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賈誼陳政事疏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治類 十一貴德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被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陳諸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元正者也

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
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
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
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
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
也董仲舒對賢良策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
文武之道使思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
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
八編類纂 卷之二 治類 卷之二 治類

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思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
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幾十分之一而徭
役相望凡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
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
役之如故

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纒易斗米而天下帖然
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誦謔也五六
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
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
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
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
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積貯
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
強歛之以資寇邪

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
令兩縣令既眾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
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
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

石高第人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
又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
果殺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
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竊
竊社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縣令宜照
涼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谷永應詔策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辜復之悔臣願不恃邊功可乎比來王
仗肩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
氏臨朝朕居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乎止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流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呈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國家為甚願推此鑒戒為禹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魏崇言十事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九章謹冒死上諫皇帝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治類 五

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惜魏錯勸劉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冷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列類刺腸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汗汗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去對不入表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捶胸放聲大哭殺身期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發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願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纖人以宰臣為度外之官以御史為不速之任寬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為耳目以宰相為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永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肖故使賢愚混雜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塗稼之家凡有八人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人也用錢買官二人也諸色功優三人也從武入文四人也虛銜入仕五人也改偽為真六人也媚道深進七人也無功受賞八人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治類 六

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
 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
 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
 天下之人盡為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為僧尼矣舉國
 之人盡為劫賊矣欲使誰人吞桑乎今天下蒼生凡
 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
 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
 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
 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
 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
 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
 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
 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
 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
 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
 欺侵神道誰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遁逃之窟
 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
 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
 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

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
 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于
 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
 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
 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
 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
 勝于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
 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
 理亂斯瀕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
 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塵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之願畢矣臣懇辭不勝痛
 切感懼之至 劉允章直諫書
 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
 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
 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
 相救援責以成功
 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
 卿爲國心腹陛下亦宜救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
 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大戎懼而北保矣
 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已

來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注簿領之殊常秋
一事三年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功以臣計
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寮併省羣吏賢者得
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
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

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
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
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
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
陛下少度僧尼少修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論人修德
力圖而邊民實也 用錫論任人修德

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
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外太
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
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啟待門故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題日
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
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
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
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滿閣人即

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
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
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
陛下選選矣

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
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
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
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
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論人修德
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行高等人中選擇

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
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
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
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
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
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
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臣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

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丞知雜三院
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
入遂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
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
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
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
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
均其徭役寬于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有致主經世之志戮于姦讒之中而史氏不能
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
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誠其子曰吾每進見味
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及身
而已且曾為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
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痛悼痛諛臣之
誤國也嗟乎忠諫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
可徇長嘆于茲乎
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于今歷時既久
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何以常然姑推

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應動也嗚呼貽天
下之患必由於是乎
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
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
之非不可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
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于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
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
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
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政行之何不使
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
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
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
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
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
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
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
人如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
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推責不重則
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

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
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
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
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
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如曰非不為也。思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
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
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
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
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

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書之所
為明證。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

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未
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
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為任已可也。
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
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
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
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
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

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則
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

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
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
一賢一善。出于不次。則求摭小差。眾議囂沸。如真廟
擢种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
惑。及自為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
日陛下不由。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
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
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

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二者陛下始奮
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守常
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
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
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
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紅。築室治田。
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且之武夫。
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
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王禹偁應詔論軍國大政五事

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于此將營大室固必選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以旁招梁棟之才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譬諸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

本編類纂

卷言全

三五

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備纖悉指數謂其人為不可用其材為非所宜自朝及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為矣曷亦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為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撻不可也不然空為紛張徒廢歲月室何由成為主入者既不能成大厦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終不知監視者為非焉方且輟食與歎謂匠無人不能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

比年以來為中丞為諫議多以抵毀大臣而得之好

進之徒姦巧百出或陰事揣摩或公為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為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榻前之語往往豫聞觀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試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于人主治道了不相干張浚論奏時政七弊

古之君子得有為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

本編類纂

卷言全

三六

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聞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

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輶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先今日

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隘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于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安得而不歸于和哉

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于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三君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家已資則他日一墻之類一籬之缺而不敢議于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于屋之大而怯于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于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為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于呂布又敗于曹操奔走狼狽于荆楚之間而無所于歸宜其德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屢敗屢拆而志猶

未已此亮之所以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彼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裡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深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楊萬里論魏志中典

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甲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大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倖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為一身致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平為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地缺空百餘年漢祚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舜王勿生俯首服從相傾憤發以至于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葉適論治勢
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

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警竄關辟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紂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淆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

八編類纂

卷二八

七

隨羣逐隊排連備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于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

幾何而認爲私貯與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

八編類纂

卷二八

七

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于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

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

樂因循之無事者不曰陛下之年浸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浸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

八編類纂 卷百全 續 三

情不可以不據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于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 朱熹疏

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事繁興于足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西繼行于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二路入中第

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動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殆將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釐而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以搖財將焉用人 心弗固兵豈足恃哉

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蹇之練成精兵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

八編類纂 卷百全 續 三

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蹂江湖福建來者驚雷震突鷄犬一空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寔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眾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漕臣急于增戍劍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窳弱得以挂名尺籍問舊兵死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者無藝以十餘萬之眾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曠日

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戒恣睢爲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

今江淮有制閩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糾察少或科歛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情之足憂

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做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輸粟于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自奪詎不爲根本計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不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死木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乃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謂國有人乎

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適者雪川之變垢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志誓薦進以重任之不

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觀矣

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于上使群臣各得盡言于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于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楚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曉諭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于是有說呵之令說呵則已過矣甚至干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

今朝廷之上紳綏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干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

者艾而褒傅伯成揚簡矣以儒學而褒此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于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為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于內祠置中行于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峩冠委珮畢萃于朝廷

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拮据是務自偏裨以至

八編類纂

卷言全

五

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阱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于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于是乎兵貧至骨矣真德秀應策論前

今事勢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 早膺親擢世道悠

理宗好文
學政首言

悠風塵流靡臣于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益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于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煩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廷兩讀綸音為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眾人比使于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隱衷尚何以飲食干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日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虜人腹心事于宗社陛下

八編類纂 卷言全 五

為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做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做之者然尊卑濶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日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措筭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芘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于面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于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于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晏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眾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為何難不可濟至于除授尤有關係且如近者重臣建關之事方

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遷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基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其人備其職某人任其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于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啟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此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為陛下宜做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說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嗟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求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取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宋之英著
莫如任相
而相亦難
以此論極

功小之及

敏手不能以大有為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愆于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最精字句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眾思廣忠益今眾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為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御兵部得稟擬審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做諸此而又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冠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能剛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則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日做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

方鎮之弊

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夷狄遂得恣睢于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宜開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既其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宜開又有制同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宜開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檢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做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

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陸與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盧俊宜春最當衝要韃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慮

陵猶比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憊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剝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于表。而以臨江撫瑞隸之。釋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使前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讓注。供諸色。案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聖

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于五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表。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未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

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而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于太。密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日。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管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為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為里胥者。必。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聖

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望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折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其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醪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為之伍。一匪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布置。當。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

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棟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偶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星

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為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為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為養收其財以就為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為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為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于諸閩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星

蓋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二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為通融多務以濟諸閩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始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

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于高位養成
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
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
資格法而至于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
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
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傍徨四顧弄印莫屬
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為之趙魏老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
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
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

八編類纂

卷百全

聖

變易常至于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生拘攣之弊
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
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昇守况其重者乎今日朝
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
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
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
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
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執拔士為相
變夷媚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節

拘拘于于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
馳騁于繁劇之會者蓋其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
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
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眾而氣槩才識
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
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
之小官他日之為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
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
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
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

八編類纂

卷百全

聖

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
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
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濶其一時人才常個儻不羈
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
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
之義甲各有上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
為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
之任一曰舉之以為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
其穎異通敏者引之于帷幄傳俎之密又從而拔其
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

如山巖之坻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圻池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務窮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帥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如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聖

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為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奸名諱競使奸名諱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為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為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精神之能

出臆論事者既為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閣壘習不自已奸人疾其為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為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于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聖

容容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修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為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為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為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為之荷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為起于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為倡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

談威惡毒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為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為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為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為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為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為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役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非司剝削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為虜鄉道以至于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為交結應奉而一切不郵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為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為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為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机捏陛下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虜送死且在大易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為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說為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為血為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為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辛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其家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靈民誤國之罪深承

顏順色之愛淡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而謀還足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于未猶有感于亮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為證願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為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

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為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蔓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口與休迫于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已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為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康命之正

八編類纂卷之二八二

七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國

經濟編

治類

賞罰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極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食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繫而憂其成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呂覽義賞篇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王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疎

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排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未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右王然。所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王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王然。而將重罪之德。茵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王獻公以爲然。故復右王然之罪。而賜茵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當賞篇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好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狐偃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頤。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治類 三
遂斬顛頤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頤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敵。取五鹿。攻陽城。獲。伐曹。南圍鄭。反之。罍。罷朱圉。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上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頤之脊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畧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

至而理失其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
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
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韓非制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弊其備
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
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成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
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
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育育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成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戰如育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守道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
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
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
修竿誦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
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彘乃為之式從
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故越
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
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
人絕頭剝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
賢其助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
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
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
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
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不祥
因載而往徒獻之

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
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
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
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淳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
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
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
嘆而已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
祿老死凍餒之地擠之以散冗斥于外任不復省

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身委卒伍之中老棄廢馬之
列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豈不悲哉文
不因于行藝武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澳溺之器以媚
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况時君幼主有宴
樂玉堂從禽豐草滯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
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于封賞且國家
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
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
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
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恥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論
謂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蔡襄 論

慎爵賞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
賞為奉車建尉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
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
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
有功乃得封侯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財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勳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
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日上計莫若疏爵土
賞功臣則雖大功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
難制哉上曰善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 臣伏觀宰相韓琦等轉
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為便宜儲貳
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
職爾豈得為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
己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

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儲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
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
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
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
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切
鞠育官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
功也群臣何益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
以願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名分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若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

八編類纂

卷三

名分

八

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怨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權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寡而龍蛇與蟻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謂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二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

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

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

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

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釀而蟻不能遊

也夫有盛雲釀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蟻之材薄

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

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

治天下何以與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

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

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

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

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

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

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

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

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繫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

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
 滅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
 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
 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
 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
 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
 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
 王良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
 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
 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驥而分馳
 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
 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
 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
 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
 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滅獲御之則為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
 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
 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

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
 使中手御之追遠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
 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滅獲
 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節審
 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亂離理失術兩末之
 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韓非難勢篇
 千鈞得船則深鎰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鎰銖重也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
 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其載之故安眾同心以
 共立之故專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
 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
 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
 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
 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操臣若
 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
 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
 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功
 名篇
 古之人口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
 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日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灰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行篇

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樂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十一
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呂覽慎勢篇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則重緩則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十一
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親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融網而歸者三

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服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羨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禁也形勢之變而遷

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止老成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規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日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敢感路馬之弱觸固兔之毛也彼頓開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豨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緩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弊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

後聖特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援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高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且駢拚排墜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李

勢原

變法

趙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秦魏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非社稷之神靈，卽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王之恩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摧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半，日十日則止，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半，日十日則止，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摧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

一

魏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鄭俠云：「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再卽乞斬臣。宜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行機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帝平倉三，漸其恩。河所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蒲免役，權息。並呼方用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謠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霸略

齊桓公：「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瀆於成。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會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軍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邊比至三。魯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澤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姜數自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戍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

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樽本肇未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豸振旅秋以鬮治兵于是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災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居同樂行同

和、灰、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第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緩誦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名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戒，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三

治類

三

得而誅也。攻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詐，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攻，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瑾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及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騁，類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燕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鑽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治類

注

三三三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搗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文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至于石抗勝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貉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非于絳獄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繫兵不解繫

八編類纂 卷首全 治類 三

張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相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成國絕無嗣相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相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相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相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相公之爲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相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纂以爲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稱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

諸侯既許相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相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備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華隱五邠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齊威照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八編類纂 卷首全 治類 三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隣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

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起行筍簾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母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三

幣帛者於是桓公名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炳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山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今日無攻楚言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名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此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而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汝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三

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妙凡霸者以做得一半故於心能誠服處絕不相涉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謂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八編類集 卷言八三治類 王 先言

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谷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舉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八編類集 卷言八三治類 王 先言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晉悼公 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若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元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治類 十一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名度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務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畢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造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彘生事不究不可彘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象以為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種孰民乃蕃茲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八編類集

卷之三 治類

三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常為厥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禍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 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服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奔走於亡有奔有予有不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比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口諾 王名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矣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矣子曰未可也今其稍蠶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八編類集

卷之三 治類

三

對曰王姑勿惟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感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餓飯不及壺餐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賊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八編類纂 卷二八二 治類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遠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灰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安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會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翼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蠡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龍鼉魚鼈之與處而鼉龜之與同諸余雖視然而人尚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哉譏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楚國矣王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法術

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灰者為此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說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國

交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處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法術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警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鑊錐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持衡而立治之

擊申商有
見近於道
矣而其持
論終不相
達其使之
也

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
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
之內。韓非有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
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
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
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
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
諷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
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
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
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
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成惠王。即位秦法未
敗也。而張儀以秦崩。魏惠王。成武王。即位。甘茂以
秦列。周武王。成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
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
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川秦者。皆應侯攻
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

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
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
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
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
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
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
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
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百五十石之官。斬
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
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
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定法篇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
責育帶十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
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
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責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
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

使人無難法之弄，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

治。太傅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

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

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

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

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

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鄴盡矣。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

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

不得意而厥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

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散捨歲星非數年

在西也。又非天執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

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

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觀民加事於

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

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此周以隱正道行私

曲而地削主異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

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

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

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

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滅

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

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

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

許，鄆齊攻任扈而削愧，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

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

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

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

後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

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

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

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

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水炭不合形

若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

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治類 六

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治類 三九

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守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若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成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繫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斷橋桑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讓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疲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腹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備而決實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鏃金百鎰盜跖不擗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擗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雖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

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之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四三

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節。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

爭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方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操。以斬首為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四三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五 彙編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

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剛故甚病之人利在
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
子胥不失安危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
也故明主不受也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
堪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
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
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
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四

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
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
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
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
有難則用其威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於安
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威力而令行明主知
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
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
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
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

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
道前苦之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
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法
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
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
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
萬之衆成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成傷而賀戰
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以棄髮除
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
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四

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
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
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
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
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
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
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六反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
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謂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謂史俱廉何以知之身不全責育

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於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四六

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守道篇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筆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授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響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

御之人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日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四六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三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謫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忌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一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

故也故禹與氏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蓄可去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二

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于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若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王子且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政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且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官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

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墳墳然一人有之萬民藁藁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亾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灰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聞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三四八

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上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審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

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過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過臣便辟則羣臣汙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舉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響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

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變均仁以

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衛靈公問於史鱄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

不中。厥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

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鱄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

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

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眾矣故曰司

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

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

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

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

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

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

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

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

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

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

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上則令

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

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

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

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

之教也管子牧民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

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

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

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

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

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

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

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士經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

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

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

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數仞就

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

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心而為紀法令焉網維吏為綱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箠以當鎧鎗道笠以當首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二月秋室煖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饗久禱以魚為牲以麋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母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餼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政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墨子曰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養此古者有語焉曰一日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二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操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垂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

墨子尚同篇

大衆既至民煥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

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
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
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然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
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
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治類 十一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
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
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
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
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先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
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弒林鳥也雖久弗得矣夫
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
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
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
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
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
知其君矣故太師曰民之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
其上者循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
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
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
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
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
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
此道之政也夫民為言萌也萌之為言也言也故惟
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
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
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輪焉忠信節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舉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賈誼大政篇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嗜慾凶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憚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于世為異姓福此吏不乎政
不宣民不寧之禍也龍錫封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
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
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
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
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
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
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五

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
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
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
損一日歲亾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
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其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臣謹按春秋
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
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
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
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
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
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
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六

王莫之肯為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
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
防壞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
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
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亾道以失天下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
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亾矣自古
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頽抵冒殊扞
執爛如此之甚者也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夫君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
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
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
及羣生也董仲舒賢良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
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十七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
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
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
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
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君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
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凶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
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相
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
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大學

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國之眾對匹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
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
吏既凶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
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
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十六

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
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
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
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

賢者內古
為賢者於
少者分則
之意新集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其二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道者萬世亾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九

曰亾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林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賦後漢家 一代明用 夏忠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是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籠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受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加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亾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十

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訟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在武帝之時可作禮樂而一利與且紛紛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也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治類

主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上崩之勢也漢徐樂上書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耶生

自經於道樹灰者相望公孫弘以對策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更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嚴安上書

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治類

主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令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

銷商賈不得宜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口祿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眾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治法類

三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桓譚論時政所宜蠲

聞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史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千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方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遵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刺周王

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非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警衛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禁化道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李固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諱

邊俗拜為度遠將軍臨行上疏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舉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陛下有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劉瑜上書陳事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緣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

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荀爽對策陳便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喜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度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意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在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

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

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譎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伏見前一切以宜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慙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下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八編類纂 卷二八三 三五

虛偽雜穢難得勝言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苟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益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長仲

漢之初與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井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續益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四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滅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治類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典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謂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備伏見河堤謂者車諠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自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項。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甲數萬。散居人間。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甲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禦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徒民。重其復除。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二

克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傳玄上便宜五事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心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諸

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為便。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處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位官。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以為今北邊藉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

音若多良
據民亦無
空于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
哀削更相呼擾惟事微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
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
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
郡猶掣肘梁敬騎常侍有

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
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
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周以霸而詔羣臣上封事
極諫左光祿大夫騎氏樂

選上言

八編類纂

卷言命治類

口

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癢痕癢痕可求
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
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
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
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
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于
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
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

八編類纂

卷言命治類

口

罰加于君子寔與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
哉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
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
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
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
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
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
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
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為
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
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
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唐魏徵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
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
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媸何者為美惡建
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
勵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
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今之
牧伯遷代大速條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

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唐劉知幾表陳四事。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

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忘漢之憂。以杜其漸。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

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八編類纂

卷言命

六

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覓自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

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貪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

焉。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

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

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王。兵吏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

夫如草芥。劉善對書。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

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

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救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

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

八編類纂

卷言命

七

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

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可陛下詰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

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

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

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

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錯鑲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法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刑類

八

宋四編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為人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九

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更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親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

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洗取二十載之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廢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耻格之風。漸多闡茸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八編類纂 卷二八四 十一

則垂衣而治矣。王禹偁應詔言事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與利去害而有為也。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食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關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議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克。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克。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克。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克。京官明異於庶僚。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服。審官院常患克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館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克。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乃許。陳乞如一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

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克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獎。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編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一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陳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

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治類

古

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其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未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肅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

武纓罷去。便入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輟士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治類

古

百古

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權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臣知蘇州。自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

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常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踰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糶。則東南歲糶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凶逆。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

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穀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置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克。則必散為羣盜。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終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強盛。使三特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審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藉沒家產。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尊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恠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

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准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有誤施行。范仲淹答手詔

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其

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好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并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漢之遠。昔年眺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討。今乘定大空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命。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况北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舉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其

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眾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眾。却行而救之乎。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眾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

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今帝都無城墉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韓琦論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察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譖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目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譬猶膠版為舟搏土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画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司馬光進五規狀

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克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圍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圍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

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

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覲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視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四

三

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曩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

八編類纂

卷言公西

子部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穢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位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

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應詔論

八編類纂

卷言公西

子部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
經濟編

治類

風俗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佞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美氏焚翟嬰兒生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全治類七

一

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數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膠束而殺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緣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滯下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

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水擊則波與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與不可以為平。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矜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論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蕭揚于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舍珠璣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壙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全治類七

二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皇之時，或人蘊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劉安齊俗訓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眾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

不妄實則

攻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圻諸侯設誦而相
飭設輓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
耳驕耻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
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吁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
弟欺突自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
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毋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
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敗多何傷欲交吾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法類

三

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
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
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
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
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母罵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
居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
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建
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
有子家富于壯則出分家貧于壯則出贅假父稷鉏
杖彗而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而訊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視其慈子嗜
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
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
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
術也悲夫 賈誼時變篇

天下有現政于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
現也今有瑋術于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
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法類

四

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
微苦慮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纖
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
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
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子
民民大貧以本子民民大富翻飯文繡纂組害女工
且夫盲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經能具天
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
棟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
今雖刑餘鬻妻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

下公得冒主而使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而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飾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愆，志苟得而行滂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政民而歸之農，皆着于本，則天下各食于本，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節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五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滂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滂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難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因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懲。連救也。現璋篇。故田畝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

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忠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朱穆崇厚篇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六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栖于丘園，高節出于眾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劬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侔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儿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

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鳴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收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治類七

七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應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會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愚以為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

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

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遷泣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依于孝言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治類八

八

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趨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羞聽朝士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庾峻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濶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離齷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聳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議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宋唐庚儂俗論

總攬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然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實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子人也管仲法法篇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版法篇

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明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務。故聖君持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遷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任法篇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人主有五。羣臣閉其主曰壅。臣制則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

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一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賡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非王道篇

入編類集 卷言金治類 十一

入編類集 卷言金治類 十一

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嗜好賢，故子之明不愛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于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口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三

篇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土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妨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從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

貢情謹修所事待命于天母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亾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道不同于萬物，德不同于陰陽，衡不同于輕重，繩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濕，君不同于郡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落若其醉，唇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四

平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于唇乎，愈悟悟乎，彼自誰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失矣，動之容之無為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開內局從室視庭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就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就踈就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謂大惑憚民愈眾姦邪滿側故曰母富人而貧焉母貴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朋大于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試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五

亂人未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載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王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對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母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母弛而考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關頰頰豺狼

在率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將塞公間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圖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眾宗室憂陰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母使水清揆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六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追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三者皆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飭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迷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非。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曰無變古。母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朕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受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讓寡。憊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寅虎受阿。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南面篇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括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濇。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因。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止夫主道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搆中則私身不

上君盡人之智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
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
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幣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
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
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
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
也參伍貴幣固也賢者止于質貪饕化于淡姦邪窮
于固忍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姦之食上也取
資乎眾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厭忿而待
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五 治類 十五

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尊私行以貳主威
行賂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
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
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八經篇

失權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
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
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故
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解而施于百姓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韓非一柄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
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
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
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聾人主
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
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
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
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于之要在
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五 治類 十五

微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
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
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
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
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
無臣者豈即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
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
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
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
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

矣此謂事劫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
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
三劫止塞則于矣三守篇

八編類纂

卷二八五

三

博物彙編

〔明〕黃道周輯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
崇禎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九九毫米寬二七六毫米

序

吾儒推世之大業總不
本之代設天聖明十
及之恒陳政刑賞罰
柄述神系物度之統

序一

治崇真巨之繇維
鼓江在古盡此
綜理條自撫松子
之冊籍者自推史
之其以杜佑通典

志異其焉禮修文能通考

之其之之每淺廣潤淵深
涉鉅區未輕列廢以不
幾是神綱推據極通激
三極種之老之何一此

序二

信多所以內予也索拘
曲派之徒以為吾儒
守之推奉智白條安
索研推討取一切
物城局之謀也采甫

靈居闡性命之宗宜考
稿寤善士亦形骸足矣
乃其何親備象刪述
積疏之窮年一六速其
我叔表之繫利御弋劍之

序三

鄙續羊海實之函占候
夢卜之瑣罔不周去而
畫之何哉但之書皆快
繫賣士未易率購印購
之未易竟讀所以望洋

洪疇表其畫以自詆者
皆不林耳而進耳一古史
曰信家者流其學情而
家之有情固難名情而
表亦允難乎此情物典彙

序四

下五不可不也然能系友黃
泰之民亦珍不林也
主好聖法坊師表人作
自舞句明之悅然且火
以尚世之志至為文如神

獨逸拙能中吉不能以生
耳其目之似泥來似里苑
秘神授之者况此主料酌
三書廣羅衆籍函在屋
歷業者株宇若示冥技

序五

彙探鳩偏粹精其美其
穠指物經駁新益至通
述法予之新以已忘詳
今制之濠以重而之自底
空迄於之自大極大法流矣

殊洽問之辨之端如費珠華
而行之實如中務用於史
學之為通儒措之政子可
建皇極大極泰之自昔在
聖之至者在於新而復家

序六

今者載三十餘年精神化
用其精於是故在之北至
顯而微而極之而為而為
而源而約而盡也周官且
曰學古以智識子以制

政乃不逮乃曰至肖典常
此之師乃去士君子以情
見所宜任釋遜以泰之情
物典業一也則何以臻饒
聚而無勝積也哉况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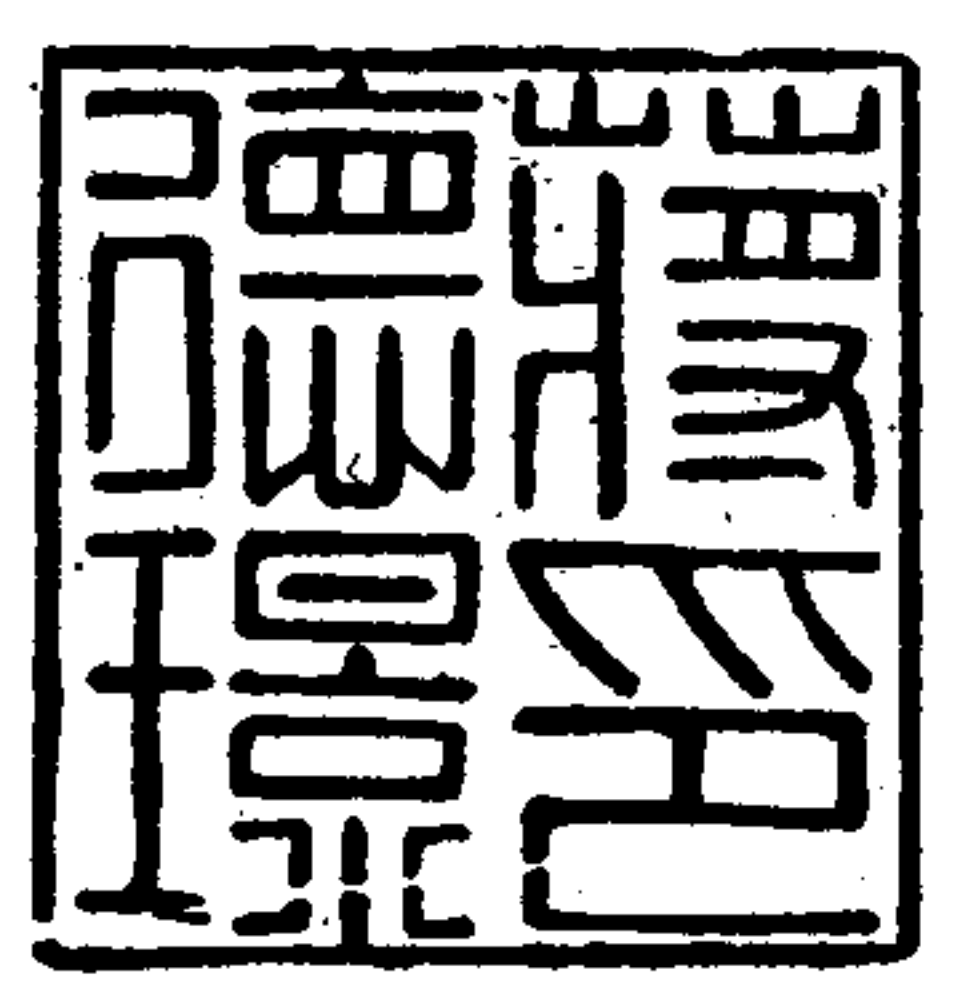
序七

予乃教法寇內訟兵之一子
尤此者一以任心能曰能
人乃之然以深繁而無計
之是乃乃乃乃乃乃乃乃
祥也乃乃乃乃乃乃乃乃

無社憲之學達於解之政
將其新世新氏其味治年
之業至乃因函函之至三
氏之書諱令人弗諱之也
可

序八

崇禎乙亥長至前丁百年
東第為治環翠



博物典彙目錄

卷之一

天文

渾天

七曜日月五星

天極

迴天圖

經星圖

緯星圖

二十八宿

星變

雲物

雷電

霧雨

星官

博物典彙 目錄

曆象

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

黃帝始作甲子制曆象

顓頊命重黎治神人

堯治曆象

舜治象器

箕子五紀

成周曆法

渾天儀

漢太初曆

唐太衍曆

宋曆書

元授時曆

皇朝曆 附黃氏緒論

卷之二

禮制

舜命官典禮

成周禮

漢禮

唐禮

宋禮

皇朝禮

禮書節畧 附論

樂制

三皇樂

五帝樂

三代樂

韶樂九成

博物典彙 目錄

武樂六成

成周樂官

漢樂

唐樂

宋樂

皇朝樂

總論歷代樂制

樂記要語 附論

鍾律

製造律呂之始

五音分屬

五聲之變 中聲

半聲

黃鐘萬事根本

考求聲氣之法

隔八相生之圖

三分損益圖

五聲八音八風圖	十二律旋相為宮并圖
卷之三	
朝廷禮	
朝儀	朝賀
朝覲 附論	燕饗
巡狩	大射
耕藉	田獵
進曆	救護
進春	
博物典彙 目錄	三
群禮	
讀法	鄉飲酒禮
鄉射禮	冠禮 附論
昏禮 附論	
卷之四	
郊祀	
總論郊祀之禮	祖考廟享
漢郊祀之制	唐郊祀之制
宋郊祀之制	皇朝郊祀之制 附論

宗廟	
祭廟之始	廟制 附論
廟祀 附論	後世宗廟之失 附論
功臣配享	
群祀	
社稷	日月星辰
風雲雷雨	山川
五祭	蜡祭
封禪 附論	歷代帝王之祀
博物典彙 目錄	四
釋奠	
成周釋奠先師之禮	
漢釋奠先師之禮	魏釋奠之禮
晉釋奠之禮	南宋釋奠之禮
隋釋奠之禮	唐釋奠之禮
宋釋奠之禮	元尊先師
國朝釋奠之禮	
卷之五	
物用	

冕服	聖節
輿衛	圭璧
章服	漢衣
都邑	
古帝王所都	兩漢唐宋所都
皇朝都邑	關中形勝
幽冀形勝 <small>附論</small>	古者定都之制
城闕	
城池之守	宮闕之居
博物典彙 目錄	五
明堂 <small>附論</small>	苑囿
潮汐	
高麗圖經論潮汐	余安道論潮汐
卷之六	
王霸	
程氏論王霸	真氏論霸
章氏總論二霸	
文質	
孔子論文質	太史公論文質

董仲舒論文質	蘇子古史論文質
正朔	
三代三正之說	胡氏論春王正月
程子論春王正月	葉文康論
朱子論	
德運	
歷代五德之運	
災祥	
歷代祥瑞	胡氏安國論
博物典彙 目錄	六
歷代災異	諸儒言災異
敬畏	
事天	遇災
法祖	臨民
操存省察之功	規警箴誠之助
戒欲	
總論逸欲	沉湎
荒淫	盤遊
奢侈	

孝睦

孝親之道

睦族之道

宗法

宗譜

卷之七

后妃

謹選立之道

賴規警之益

明嫡廢之憐

懲廢奪之失

宮闈內外之分

宮闈預政之戒

儲貳

傳物與彙

目錄

七

建立之計宜蚤

論教之法宜豫

嫡廢之分宜辨

廢立之失宜鑒

戚曉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恣之禍 附論

宦官

歷代宦官始末

內臣忠謹之福

內臣預政之禍

卷之八

正治

總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

定名分

公賞罰

謹號令

廣言路

辨人材

駁臣

敬大臣

消朋黨

篡臣

姦臣

讒臣

佞幸之臣

聚斂之臣

傳物與彙

目錄

八

卷之九

建官

總論任官之道

總論設官之制

上古官制

唐虞官制

三代官制

秦漢官制

唐官制

宋官制

國朝官制

頒爵祿之制 附論

厚吏祿

宰執

三公	宰相附論
六卿	附論
侍從	
總論侍從之臣	翰林
講官	附論
史官	
館閣	附論
卷之十	
臺諫	
臺官之制	諸儒論臺官 附論
博物典彙	目錄
諫官之制	諸儒論諫官
封建	
封建之始	古者分封之制
畿服之制	牧伯之服
諸侯命服之制	諸侯立軍之制
諸侯建官之制	朝聘巡狩賞罰之制
秦罷侯置守	漢以下封建之弊
藩省	
歷代監司之制	歷代巡察之法

歷代分州道牧之制	併圖
大明一統志圖序	
卷之十一	
郡縣	
郡守	附論
縣令	附論
里胥	
學校	
舜命官設教	虞夏商周學各
成周學制	漢學制
博物典彙	目錄
唐學制	宋學制
國朝學制	歷代視學之制
歷代養老之制	歷代師儒之官 附論
選舉	
成周取士之法	漢取士之法
魏取士之法	隋取士之法
唐取士之法	宋取士之法
國朝取士之法	朱子貢舉私議
卷之十二	

銓選

有虞選法

成周選法

兩漢選法

北魏崔亮選法

唐選法

宋選法

國朝選法

古今論選法

附論

考課

有虞課法

周課法

兩漢課法

晉課法

唐課法

宋課法

博物典彙

目錄

十一

國朝課法

古今論課法

久任

推舉

古者推舉之道

漢舉賢詔

唐舉官法

宋舉官法

司馬氏光十科舉士法

蘇氏軾論舉官策

國朝保舉法

謚法

古者立謚之意

古今謚法

禮弓論公叔文子之謚

晉秦秀議賈充之謚

唐梁肅議楊綰之謚

獨孤及議呂誼之謚

歷代賜謚之典

卷之十三

田制

總論古今田制之異

田制之始

周田制

博物典彙

目錄

一二

秦廢井田

漢限田代田之法

北魏均田之令

北齊永業之制

後周立司均之官

唐定口分世業

宋田制

林勳政本書

本朝田土之制

附論

水利

古者導水之法

後世水利

古今論水利

賦稅

唐虞賦法	三代賦法
秦賦法	漢賦法
唐賦法	宋賦法
國朝東南之賦	
土貢	
禹貢記九州之貢	成周貢法
漢貢法	唐貢法
宋貢法	國朝貢法
戶口	
博物彙編 目錄	十三
歷代恤民之政	周人版數之詔
漢唐宋戶口之數	附論
古今論民數	
役法	
周役法	漢役法
唐役法	宋役法
本朝役法	
理財	
司官理財之法	漢理財之政

唐理財之政	宋理財之政
國計簿	
卷之十四	
鹽法	
鹽之始	周鹽人之職
管仲與鹽筴	漢鹽法
唐劉晏鹽法	宋鹽法
國朝鹽法	附論
茶法	
博物彙編 目錄	十四
唐趙贊倡稅茶之議	
唐王播置榷茶使	宋茶法
宋以茶易馬	本朝茶法
雜榷	
榷鐵	征商
榷醋	
荒政	
成周荒政	李愷平糶法
耿壽昌常平倉	長孫平糶法

劉晏備荒之法	富鄭公青州救荒
趙閱道杭州救荒	朱子社倉法
呂氏祖謙論荒政有四	附論
市糶	
總論市糶	周市法
漢平準法	王莽立五均官
唐宮市	宋雜買
和買	王安石均輸之法
齊管仲通輕重之法	
博物異乘 目錄	一五
魏李悝平糶法	漢耿壽昌常平法
唐和糶法	宋糶法
宋王安石青苗法	
錢幣	
總論錢幣	銅幣之始
九府圜法	成周錢布之官
子母相權之說	半兩錢
八銖錢	莢錢
除盜鑄錢令	四銖錢

五銖錢	當千錢
開元通寶錢	宋錢
本朝錢	鑄錢之弊
楮幣之始	白鹿皮幣
飛錢	交子會子之法
平準稱提之法	金元交鈔之法
本朝鈔法	
卷之十五	
漕運	
博物異乘 目錄	十六
轉漕之始	飛輓起于秦
漢漕運	後魏水次置倉
隋漕法之善	唐裴耀卿漕法
唐劉晏漕法	宋有四路之漕
元海運之法	會通河
通惠河	附論
河道	
大禹治河之法	賈讓治河三策
歐陽氏玄論治河	余氏闕論河始末

本朝河道利害

屯田

屯耕之始

漢置田卒

趙充國屯田之策

曹操屯田許下

諸葛亮屯田渭濱

鄧艾屯田之策

晉羊祜杜預屯田

唐屯田之政

宋屯田之政

元虞集屯田之議

本朝屯政

附論

卷之十六

博物典彙 目錄

一七

兵制

成周兵制

魯作丘甲

齊作內政

漢兵制

唐兵制

宋兵制

本朝兵制

總論漢唐宋兵制

歷代禁兵之制

歷代京兵之制

歷代外兵之制

歷代民兵之制

兵道

走子論武有七德

老子論兵道

荀子論兵弱有五
司馬遷史記論兵
魏相論兵

兵書

司馬法

三畧

六韜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李衛公問對

總論兵書

兵柄

有虞兵刑之官合一

博物典彙 目錄

十八

夏掌兵之官

成周本兵之官

漢掌兵之官

唐本兵之官

宋本兵之官

本朝掌兵之官

卷之十七

將帥

總論將帥

駕馭

選用

附論

委任

馬政

成周馬政

漢馬政

本朝馬政	附論	宋馬政
教兵	周人簡閱之法	漢人簡閱之法
	唐人簡閱之法	宋人簡閱之法
	本朝簡閱之法	
陣法	古今戰陣之法	附論
	車師	舟師
博物典彙	目錄	一九
器械	卷之十八	
刑制	有虞刑制	夏商之刑
	成周刑制	鄭鑄刑書
	晉鑄刑鼎	李悝法經
	漢刑制	隋刑制
	唐刑制	宋刑制
本朝刑制	古者欽恤之道	

赦宥之法	典獄之官
遇盜	周人遇盜之法
	漢作沈命法
	龔遂弭盜
	賈琮弭盜
	李崇置樓弭盜
	竇儼請立義營弭盜
	歐陽修論弭盜之法
	蘇軾論弭盜之法
	總論弭盜之法
黃氏	馭戎
	內夏外夷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博物典彙	目錄
	二一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之義
	綏和之議
	修攘制御之策
	守邊固圉之畧
	列屯遣使之制
卷之十九	
九邊	
	總論九邊形勢
	遼東
	附圖
	薊鎮
	附圖
	宣府
	附圖
	大同
	附圖
	山西鎮
	附圖
	延綏鎮
	附圖
	寧夏鎮
	附圖

河套 附

四原鎮 附圖

甘肅鎮 附圖

卷之二上

四夷

交趾

日本

朝鮮

北狄

西戎 附論

奴酋 附

博物典彙 目錄

二十一

博物典彙卷之一

史官黃道周參玄

天文

渾天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承。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地中高而四墮。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矣。又云。天形南高而北下。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一

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隱天之居如倚蓋。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所謂宣夜者。惟漢鄒萌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衆星。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虞喜因宣夜之說。於是而有安天之論。虞聳亦祖宣夜之說。於是而有穹天之論。吳姚信又以天之體南低北高。於是而有斬天之論。此皆為奇狗異之說。非極數譚天者也。蓋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惟渾天謂天之形狀如雞卵。地居其



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剛氣圍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孤懸虛空。而無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一不墜。亦以此但觀鷹鷂。低飛兩翼。搖動不止。摩天而上。兩翼平舒而不復動。剛氣扶之也。人但知大地之上有虛空。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故王仲任雖據蓋天之說以駁之。而葛洪釋之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現半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二

隱。以儀准之。其見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况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易之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需卦。坤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當有何損而謂不可乎。故歷代多用其說。又昔人云。天體旁轉。如推磨石而左行。日月右行。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

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旋焉。謹按我太祖高皇帝與侍臣論日月五星。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於天清氣爽之夜。指一宿以為主。太陰居星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嘗言之。蔡氏特儒家之說耳。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三

七曜 日月五星

天有三百六十度。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半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在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

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此其大率也。○晉書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又曰。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地理志。地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南極之數。酉陽云。自地至天十萬餘里。周禮按以天主之法。南載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得地之中也。潁川陽城爲然。此乃古之聖人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日

推測天地高深之法。地至天實一萬五千里耳。○冬至後陽生用事。而日反行陰之北方。夏至後陰生用事。而日反行陽之南方者。蓋陽用事。則日氣盛。故能進而入於陰方。陰用事。則日氣衰。故退而反於本方。陸象山曰。黃道者。日之所行。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二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之所以有圓缺者。何也。曆家舊說。謂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

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屈原天問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週日以爲明乎。故惟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五

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王普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也。趙緣督又曰。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而有光。水則有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月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

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衝分
 中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昏旦側見謂
 之弦此數語更明矣然明不全瑩而似瑕者又
 何也世俗桂樹蛙兔之說其惑久矣或者以為
 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
 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形畧其
 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近理足破千古之
 疑。漢天文志月有九道謂青道二。出黃道東
 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六

黃道北并黃道為九道也。○張美和曰。日月之
 行有遲有速不可一律齊也。故因其所行。分為
 段數。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非
 真有所謂道也。○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
 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
 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如是。但天文才遇此
 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必有災戾。故聖人畏
 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彌災戾耳。○日月非真有
 食也。陰陽偏強偏弱之徵也。日氣弱則月侵黃

道而行。以鬼掩日。而日似為食。若月氣弱而行。
 或倚避傾側。與日差池。則鬼虛而月似為食。總
 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故
 宜修人事以答之。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
 相值。則不蝕。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
 見蝕矣。○隋天文志。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
 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隱。以告示焉。
 月者陰之精也。以之醜日。女王之象也。以之比
 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歲星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七

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
 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
 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
 熒惑。○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
 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
 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
 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
 乃為之動。一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法

星。王陽刑。女王主之位也。三令星。王中禍。四伐星。王天理。伐無道也。五殺星。王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危星。王天倉。五穀也。七部星。王兵。占法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則第一星不明。若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若不愛百姓。驟興在役。則第三星不明。若譏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若廢正法。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若不勤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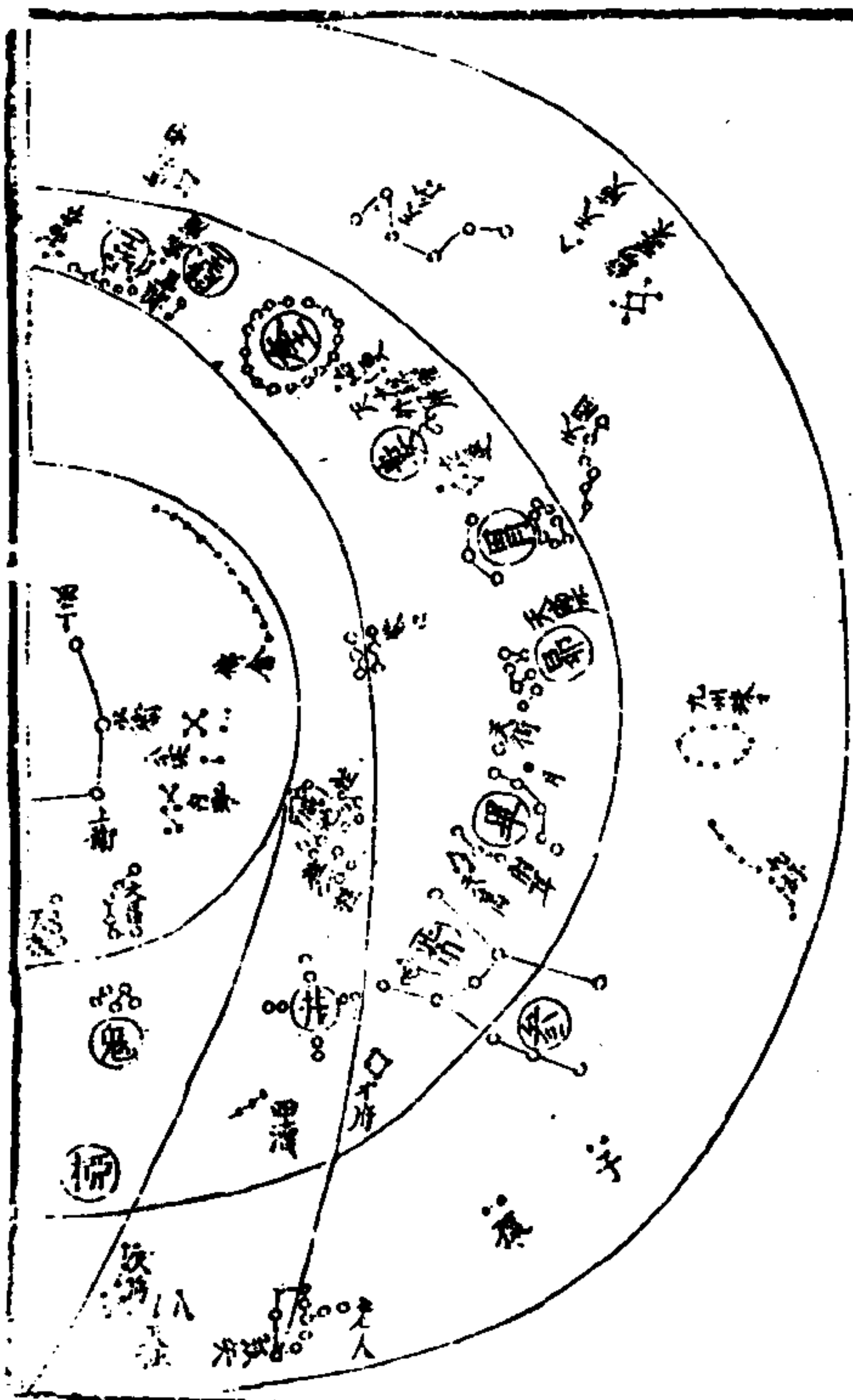
天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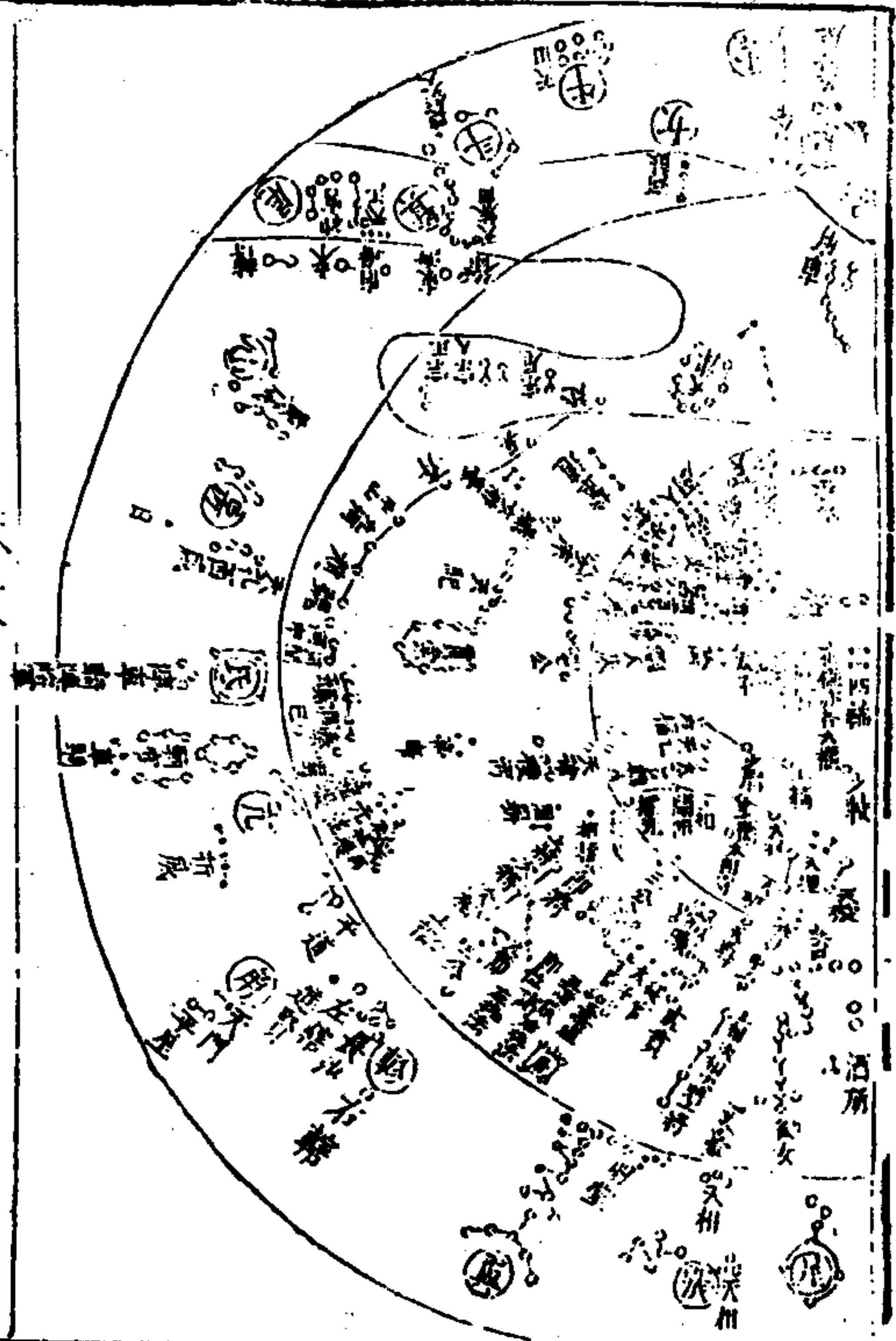
眾星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居中宮曰天極星。即北極也。位在中央。四方所取正。故謂之中宮。其外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宿。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嘗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嘗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

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矣。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九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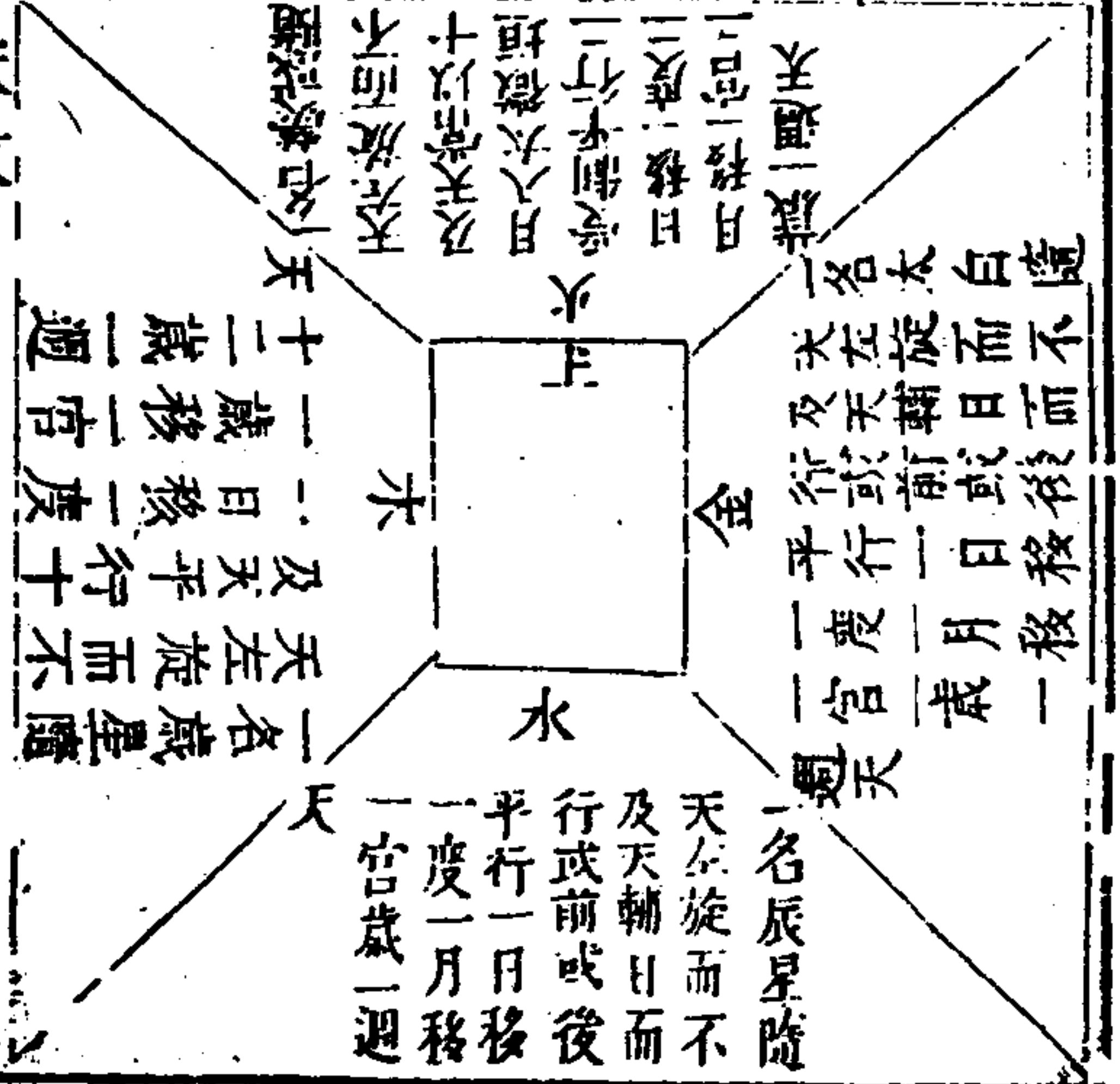
天文經星之圖

二十八宿分布周天。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謂之經星。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天文經星之圖

太陽之精順天左旋。天行一日常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仍過一度。日亦一日一週。而比天不及一度。若三百一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太陰之精亦順天左旋。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七。日有奇。而與天會。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天會。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十一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分五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嘴騰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心為明堂。有二星。中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欲明忌直。房四星為府曰天廟。房星位亦主左驂。亦主良馬。故為駟。王者恒祠之。各馬。祀大角者天王帝庭。一星在攝提間。若象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

其旁各有三星，出足居之曰攝提。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

也。 亢四星為疏廟。疏者，外也。廟，朝也。隱臣之所，其占明大，則輔臣忠，天下寧。

氐四星曰天根。為天子露寢，聽朝所居，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合誠。

尾九星為九子。占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叙而妾媵。

箕四星為敖客。曰口舌。占星大明，則君無諂事，木守之，則宮中有口。

東井八星為水事。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其西一星

附耳之前，日鏡不欲其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法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之變。

輿鬼五星為鬼祠事。中白為質。質主喪死祠祀，成不明百姓散，質欲其沒，若明則兵起，大臣誅，下人死。

柳八星為身注。主草木。占以明吉暗凶，金火守之，國兵大起。

七星頸為員官。王急事。頭朱身頸也，員官喉嚨，物在喉喉終不久，爾故王急事，占與柳同。

張六星素為厨。主觴客。素，味也。六為素，主天厨，飲食賞賚，觴客，占亦與柳星同。

翼二十星為羽翮。主遠客。占男大禮樂與，四夷服，使到天子舉兵以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十二

軫四星為車。主風。四星居中，又有二為左右轄，車動行疾，又似風，占明則車騎用太白守之，天下學校散，文備失業，兵戈大興，災惑守之，南防有不用命之國，當發兵代之。

辰星守之。徐泗有殺之者。又云，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

奎十六星曰封豕。為溝瀆。占以明為吉，至不欲千命，亦不欲開闢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五星犯奎，臣主共德，權臣擅命，王者宗祀不潔，則奎動，若祿祿有光，則近臣謀上，庶人饑饉，太白守奎，胡貉之憂，可以代之，災惑星守之，則有木憂連三年，填星歲星守之，中國之利，外國不利，可以興師動衆，斬斷無道。

婁三星為聚眾。占搖動則衆兵聚，金木守之，兵起。

胃三星為天倉。占明則五穀豐稔，天下和平。

昂七星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昂為天之耳，髦頭，主胡，故有胡兵，主喪，故有白衣，唐人從軍詩，羽箭人長空，髦頭失光彩，此也。

畢八星曰罕。車為邊兵。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兵起，月宿畢，多雨，畢為天之雨師也，畢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動，搖護臣在側，又云，附耳入畢，中兵起。

參三星為白虎。小三星隅置。

觜觶為虎首。主葆旅事。占金木來守，國易正災起。

危為蓋屋。危上一星高，傍二星隨下，似乎蓋屋，主天子所居宮室，占金火入守，國兵起。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一三

虛二星為哭泣之事占動則有死喪哭泣之事之則人饑饉金守之臣下兵起

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營室十星按離宮下

天下圖書之祕府也弗則王者興道術明國多君子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

南斗為廟六星在南斗北斗之間見於南方故謂之南斗

牽牛為犧牲又名河鼓星又名黃姑星

婺女四星婺女即須女占星明女工昌天下豈移動后妃廢木犯立后其北三星曰織女亦名天孫占王者至孝於神明三星俱明不然三星俱暗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十四

東宮蒼龍東宮蒼帝其精為龍房心角亢氐尾箕皆東宮宿

南宮朱鳥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皆南宮之宿

西宮咸池西宮白帝其精為白虎奎婁胃昂參畢箕皆西宮之宿

北宮玄武北宮黑帝其精為玄武虛危營室東壁南斗牽牛婺女皆北宮之宿

星變

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在春秋分則朱鳥大火之星見於五位在冬至夏至則白虎蒼龍之星見於初昏日入於箕則多風月入於畢則多雨諸若此類皆天道之常若夫或隱或顯或孛於

四方或見於當午或墮而如雨化而如石或其長竟天其尤如晝此皆天道之變占步云者步以測其常占以測其變也

彗星一名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經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十五

雲物 方萬曆四十六年秋見於東方時有双首之龍

兵書云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火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倉困其氣各異也。易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白鵝穀雨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崑赤如珠夏至少陰雲出如水波寒露

正陰雲出如冠緘。霜降。太陽雲出上如羊。下如礮石。

雷電

胡致堂曰。雷霆非如異端所云。龍車石斧。鬼殺火鞭之難信也。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疾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而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雷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之有迅緩疎密。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一六

也。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電之剽熾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也。光之疾也。惟光適當乎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際則無是矣。○真西山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其與日之恒。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物也。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鼓萬物為出入也。二月出地。

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伊川先生曰。世人說電如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昔王參議在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為電。及劉法師嘗在興隆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入井中。飲水皆盡。即吐為電。蓋蜥蜴形狀如龍。是陰。這是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征之時。所以下電時必寒。今電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電字從雨從包。這氣包在。所以為電也。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一七

霧雨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說文云。雄曰虹。雌曰霓。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此陰陽交接之氣者。之感。則虹為之應。故禹政刺韓偓。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者。曰霾。天地。霾。君臣。乖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星風。亂四起。欲雨而不雨。曰。

蒙。臣下有謀上者。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若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象也。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露。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寒。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鮑敬問曰。雨既陰陽相搏。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仲舒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是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是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是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是純陽用事。曰其不雨乎。曰然。有則妖也。

星官

自初生民以來。世王易常不曆象日月星辰。仲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則有五行。天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昔者包犧氏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畫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十八

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皇。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之徒。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劉向廣

博物典彙 卷一 天文 一九

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往行之事。及班固叙漢史。司馬續入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漢之傳天文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先武以來。則有蘇伯。况郎。雅先。並參伍天文。張揚善道。後張衡爲太史令。編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在三國時。吳之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著於篇錄。並著占贊。唐與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尤稱精博。如淳風之法象志。一行之覆矩圖。後世未能過也。故唐史采其要

一說而以爲天文志。王朴之在五代。通於曆數。嘗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彙歛四篇。合爲曆經。故歐陽修載其遺說于五代史。而爲司天考。○馬氏曰。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惟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傳。勿與彙。卷一 天文 二一

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懸。殊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踈畧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闕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

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史氏之謬如此。○宋建炎庚戌。秋虜騎飲海上。躬御樓船。次於龍翔。秋駐蹕會稽。時虜初退。特嘗宿留泗淮。朝議凜凜。范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詔對行在。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留於張。張柳。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餘慶地行。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郊廓。而周公迄營。成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經而與宋。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上大喜。旣而果不復來。紹興辛巳。逆亮淪盟

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詔以問太史
考步如言陳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是冬
亮遂投首二事之驗不差毫釐。

博物典彙 卷一天文 二二三

曆象

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常一日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
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
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
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積二十
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
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
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
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
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
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朔十日九百四十分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二三

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月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入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廢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日

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

黃帝始作甲子制曆象

命太撓援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命義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謀首理筭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歷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後迎日推策。作十六神曆。積餘分以置閏。

顓頊命重黎治神人

初少昊之衰。尤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

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薦至。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無相侵瀆。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堯治曆象

命羲和治曆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股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股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日

舜治象器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此卽後世渾天之儀

箕子五紀

洪範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成周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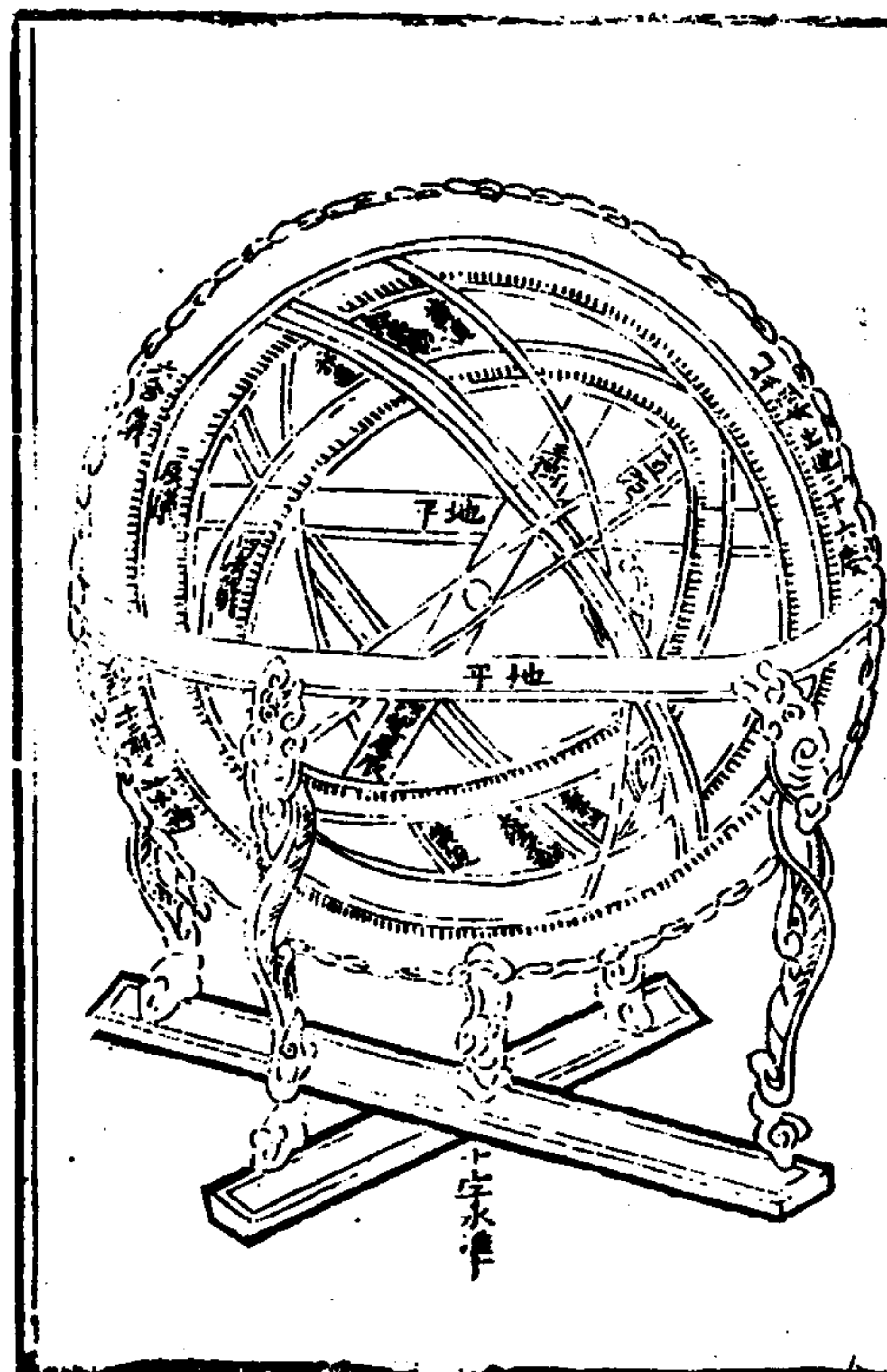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馮相氏掌三辰之法。辨其象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按古今論置閏之法。不出乎此。

渾天儀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二六



渾天之說已詳見於前。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朱子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為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丈。璣徑八尺。圍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其南北東西。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大畧也。丘氏曰。自洛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為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審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璣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少未

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景測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專用之。

漢太初曆

漢曆凡五變而莫善於太初。司馬遷等所推也。太初之所以爲善者。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分爲日法。復自前曆爲上元。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十一月甲子建朔。且甲子日。夜半甲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八

子時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其晦朔弦望。皆無一毫之差也。自太初曆一出。而十七家之曆皆廢矣。

唐太衍曆

唐曆凡八變。而莫善於太衍。僧一行所作也。太衍之所以爲善者。蓋其說本於著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終紀間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口度正

周天之數。而其章部紀元。皆有合於易也。自太衍曆一出。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

宋曆書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天體之運。日星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是以久則差。差則敬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黃氏曰。先儒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至於日月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九

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

元授時曆

元志曰。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歷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

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賈名授時曆。

皇朝曆

本朝襲用元人之曆。乃郭守敬所定者也。今歷年三百餘矣。不能以不差。國初剌漏博士元統議欲修改。不果行。按書言虞舜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意必取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衡而起者也。中筒爲璇璣。外規爲玉衡。其法制不可詳。後世馬融王蕃謂卽洛下閎所作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爲四遊儀。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三十一

以綴赤道爲璣。置望筒橫簫於遊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纏離之次爲衡。卽未必一符合。大約不相遠矣。七政何以不齊。日之行天也。以歲而周。月之行天也。以月而周。太白辰星。何先何後。其周天亦與日同。熒惑之周以二歲。歲星以十二歲。鎮星以二十八歲。惟其運行參差不齊。故璇璣玉衡。所以齊之之器也。七政齊而後可以治曆也。蓋曆者。不過卽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合。以爲推步之術。但日月則有盈縮。朧

朧星辰則有遲速。因伏逆。其出入於二道之間。卽竭天下之智巧。而有所不能悉者。而曰擬擬一定之跡。欲其積久而無敝。得乎故古之曆。自黃

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夫亦以理與數揆之。有不吝不改者在也。嘗考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三十一

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二度。起堯甲辰至於今。計年凡三千九百有奇。度計之差。已五十餘矣。可不修改以合天度乎。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

及至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唐僧一行大衍曆則八十二年。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惟元郭太史守敬及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凡四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三十二

十九事。而不合者。僅十事耳。然則授時之制。可謂度越前代矣。我朝洪武中。刻漏博十元統。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雖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猶仍授時之制也。然行之已久。不能無差。如正統十四年巳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十三年朔日食。曆官所報分秒起復數俱不合。夫天道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失於推筭。若此。則夫五星之凌犯。鬪聚。四餘之出

八稜祥。又孰辨之。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餘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宜如其言。擇知曆者。廣集疇人子弟。於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纏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有所差謬。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蓋天道悠邈。運動無常。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三十三

其不能不差者。亦理勢之所必至。隨時窺測。以抹弊符軌。是可安少乎。日月五星。雖參差不一。而其晦朔弦望。與天遲留伏逆之際。總不出黃赤二道之交。必詳答於諸道。麗天之度。然後可以窺日月五星之所由。於以考其晦朔弦望。遲留伏逆之差。然月與五星之行。總以日之行爲推驗。故齊七政莫先步日。而步日莫先分晷。郭太史敬測景之所。二十有七。悉宇內之形勢。而極其推美之詳矣。當元統任事之日。從南監

觀象臺測驗日晷耳。日晷已改。而於推步七政諸法。可悉沿其故乎。何也。測晷準諸漏刻。而晷漏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下為異者。如南海極出地一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若是其不同也。今燕都禹貢冀州之域。為尾箕分野。金陵分野。則在斗若執國初長短之度。而不計里道以定。日影則所差必多矣。近如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蕪松遂至晝暝。此可以驗南北地勢之不同也。故宜首定分野。以測影八方之地。各有偏向。世所用指南針。或亦可準隨地用之。正午偏午。驗其所指。而二十四向。俱隨以定。然後以道里之偏正遠近。而測景之尺寸。庶步日可以無差矣。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二十四

附錄黃氏曰。日躔者。日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遶地一周。凡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二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為一月也。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外。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有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虛五日也。日法者。分一日為十二辰。又細分為百刻。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以為九百四十。太初曆以為八十一。太衍曆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三十五

以為二千四十是也。蓋取其便於步推氣朔而已。日何嘗有法乎。斗柄指十二辰。而又細分為二十四氣。又細分之。則於太初以為三百八十五。太衍以為七百九十九是也。蓋取其便於觀候星辰而已。斗何嘗有分乎。閏餘者。氣盈朔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不數閏餘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至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

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太衍曆以爲八十三年差一度也。漢志章蔀紀元之說。吾得而知之矣。十九年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日謂之蔀。凡一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時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至朔同在甲子年謂之元。此作曆之本也。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吾得而知之矣。元有十

博物典彙 卷一 曆象

三十六

萬九千六百歲。曾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三十運爲會。十二會爲元。此造化之一終也。

博物典彙卷之二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禮制

舜命官典禮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成周之禮

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一

百官。以諧萬民。○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大禮。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禋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禴辜祭四方百物。以四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吊禮哀禍菑。以贈禮

衣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避時見曰會成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頌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入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濟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宗伯掌五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馬氏曰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要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昏喪祭鄉飲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畧也。

漢禮

秦人每事不師古合禮而用法故先王之禮至是蕩盡漢高祖時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

位與弟子百餘人為綿叢野外習之所撰禮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若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後漢肅宗章和元年召曹褒請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既受命乃次敘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凶吉終始制度又作章句和帝遂用新禮冠後張

唐禮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用隋之禮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十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切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之為百二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又義府敬宗方行幸多希旨傳會事

既施行議者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連引古義與二禮參攷增損之。無復定制。玄宗開元十年。學士張說以貞觀顯慶禮儀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稍備。而後世用之。

宋禮

宋太祖新修通禮儀。四年命中丞劉溫叟中書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四

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成開寶通禮二百卷。○哲宗時山陰陸佃作禮象序曰。禮記視詩書春秋尤爲殘缺。縉紳先生罕能言之。而學者抱殘缺不全之經。以求先王制作之方。可謂難也。余嘗本之性情。稽之度數。求讀經之大旨。自孟子始。以余之所能言。與上之所可盡者。爲五十卷。各曰禮象。以救舊圖之失。○哲宗時太常博士陳祥道嘗攷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凡寓於刑名度數

者。必辨其制。凡載於道德仁義者。必發其蘊。著成禮書總百五十卷。其餘歷代諸儒之論。近世專崇義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缺。

皇朝禮

聖祖稽古禮文。法周爲治。宏綱大要。舉之於上。以正百官者。蓋取諸周禮。繁文縟節。頒之於下。以正萬民者。蓋取諸儀禮。攷之洪武初年。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群祀禮。唐同定四廟祫祭禮。李善長定官民喪禮。宋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五

五祀禮。劉基定百官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而又招延俊乂。如曾魯徐一夔董爨。梁寅輩。編集大明集禮。○郭正域皇明典禮志序云。夫禮本天殺地。綱紀人倫。利用安身。教民成俗。唐虞三代。代有損益。革命之際。多沿先代。周王初年。肇稱殷禮。漢帝草儀。雜采秦法。唐皇修文。多用隋禮。宋初通禮。半約唐儀。卽有損益。所因居多。胡元之世。天澤既易。禮安用之。先王典刑。淪漸無存。冠冕椎結。號令侏僂。大報拜天

一卽日月山。金書玉篆用蒙古字。冊后之初。帝后並座大明殿。右丞相起而上壽。壽帝壽后冠禮。婚禮從其本俗。大宴而服。質孫冬則納石寶里。夏則鍍笠都納。剪柳代射。跪足代拜。行之百年。文物盡矣。迨高皇闢乾坤而新日月。朝百神而首庶物。在位三十餘年。世而後仁。卽位之初。勅中書省禮制未定。令天下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年四十以上者。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彞蔡溪滕公瑛至京。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六

詔同修禮書。元年議郊祀耕籍禮。二年六月讀叔孫通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詔侍臣曰。叔孫雖竊禮之糠粃。然創制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可謂難矣。兩生不無迂耶。必待百年朝廷之禮廢矣。三年勅尙書崔亮等議喪禮。九月大明集禮成。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四年六月御東閣與群臣言禮樂。禮書陶凱曰。整齊風俗。必以政行。上曰。教化必先禮。義政刑非所先也。八月諭廷臣曰。古帝王辨貴

賤明等威。漢高初興。卽禁錦繡綺縠。採兵乘馬。歷代皆然。近代風俗侈靡。閭里之民服飾居處。無異公卿。奴僕賤謀。侈肆鄉曲。貴賤無等。元之失也。中書省其以房舍服飾。明立禁條。頒示中外。俾有所守。五年三月。謂禮臣曰。成周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元以夷變夏。先王之禮熄矣。其稽考典禮。布之天下。庶幾復古。六年三月。禮官上所定禮儀。上謂禮書諒曰。元氏弃禮。因循百年。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夙夜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七

不忘。振舉汚俗。其更參訂。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協朕志。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定父母三年喪制。自是十餘年間。所著禮書曰國朝禮制。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朝禮志。曰禮儀定式。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法。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禮書。諸所藏秘閣繪圖。議文者未暇悉數。上之郊廟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閭巷州黨。洋洋優優。無大無細。隆禮曲禮。如正。至而傳。同慶則行慶之施。

也。朝覲而定。黜陟則明試之規也。祭祀而去。俎豆則順時之意也。訓儲而議。冊拜則教胃之規也。采思而隆。徽稱則追王之道也。宮壺而等。后妃則軒轅之儀也。封拜而嚴。本支則王器之辨也。冠婚而逮。士民則周道之隆也。喪服而均。斬衰則孺慕之本也。冠服而省。五冕則易簡之道也。曰嬪而正。禮文則蓋降之義也。其間損益百王。超越千古。或以義起。或沿時革。逮巡狩監國之禮。摩于文皇詩書禮樂之文。正於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八

宜皇講閣談經之儀。定於英皇陵廟嬪庶之分。正於孝皇郊廟耕蠶之儀。舉於

世皇而我。明一代之禮。伯夷不能典。在下不能述矣。夫禮貴因時。道沿人心。惟聖人能通其意。惟聖人能定其極。當其時。即叔孫奉常之綿蕪。沮午可行之再室儀。猶有取焉。不當於心。則新氏之周官。弱宋之周禮。是安知禮意。蓋至我。明而官天地。府萬物。格上下。感鬼神。美矣善矣。無以加矣。茲識其大者。而繼悉因革。則

有司存。

太史公禮書節畧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日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九

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儆其勝。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濫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

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人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流遷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經書論禮要語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

博物與彙 卷二 禮制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不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管仲饗。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曼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拊豆。紘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

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附錄黃氏曰。叔孫之編葢。徒邀一時之近功。曹褒之新禮。徒以五經之讖緯。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太學雜奉常之制。明堂遵玉帶之圖。此漢之禮所以無足取。而唐之所謂禮者。貞觀禮出於玄齡。所定顯慶禮出於無忌。所集章

博物與彙 卷二 禮制

十一

公肅之禮閣新儀。王彥威之曲臺新禮。不過互為異同而已。宋之所謂禮者。如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而陳祥道之禮書。亦所參用。通禮既上於劉溫叟。而盧多遜之一義。亦所兼取。王偉賈昌朝則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則有札器禮象。不過互相去取而已。是其禮既不足道。而魏黃初之裁定。朝儀晉天始之消除。乖謬梁之裁成大典。隋之著述五禮。固君子所羞稱也。儒者之書。惟朱子之家禮為

足以補禮書之缺。

博物典彙 卷二 禮制

十一

樂制

三皇樂名

伏羲樂名扶休。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

五帝樂名

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

三代樂名

一夏禹作大夏。○商湯作大濩。○周武王作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一三

大武。○成王時周公作勺。

韶樂九成

帝曰舜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曰。嗇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簧以間。鳥獸跄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舜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九歌。伴勿壞。

武樂六成

樂記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成周樂官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

漢樂

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制。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按丘氏曰。大師主於和聲。典同主於制器。

漢樂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獨聞之。猶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來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既酒歡帝作風起之詩。令沛之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二十人為員。○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一六

者。木舞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和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二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末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存趙代秦楚之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唐樂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

蓋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為之折衷。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為名。宋以承為名。梁以雅為名。後周亦以夏為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為名。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為行節。八曰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十七

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祜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

之宴從臣賞賜間里。同造泚寇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廟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圓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玄宗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當時有荔枝香霓裳羽衣曲之類。

宋樂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十八

宋太祖受命。以寶儼兼太常。僞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各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長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禱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武安。籍

田先農用靜安。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先祈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徽宗作大成樂皇朝樂。皇朝朝賀之樂。則有聖安治安定安等名。祭祀之樂。則有中和肅和凝和壽和等名。

總論歷代樂制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十九

馬氏曰。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睦。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閔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

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
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
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也。卒不克更
置。至政和時始制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
寔且陷於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
則方其黷政施仁之時。未暇夫樂。及其承平之
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
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
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穢。國已衰矣。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二一

樂記要語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
心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疾。以散。其怒心感
者其心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心感者其心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
動。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是故君子反情以
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出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蕩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
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
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
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
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二二

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附錄劉氏曰。嘗以漢唐宋之樂言之。宗廟之
樂。制於叔孫博士。房中之樂。作於唐山夫人。
嘉至永至。禮成永安之號。昭容禮容。趙代秦
楚之謔。和平雅淡之音。少慘怛要妙之音。多
此漢之樂。所以無足取也。而唐之所謂樂者。
太宗有十二和。玄宗有十五和。貞觀三舞。多
蕩揚頹厲之音。開元二部。皆鄭衛淫靡之音。

不過聲伎權噉而已宋之所謂樂者用王朴
竇儼之所定繼用和峴李照之所議溫公之
論王胡瑗卒無定說蜀公之論本房庶卒皆
虛文不過講論聚訟而已若夫梁之樂以雅
為名陳之樂以韶為名隋之樂以夏為名尤
君子之所耻言也。

博物典彙 卷二 樂制

鍾律

製造律呂之始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
谷生而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
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
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
十二律定。

五音分屬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二二三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劉氏
曰宮屬土而居中有尊重之義故為君。而其絃
八十一絛商屬金而居西有決斷之義故為臣
而其絃七十二絛角屬木而居東有生聚之義
故為民。而其絃六十四絛徵屬火而居南有盛
達之義故為事。而其絃五十四絛羽屬水而居
北有微小之義故為物。而其絃四十八絛。

五聲之變 中聲 半聲

劉氏曰所謂五聲二變者則杜祐之說蓋清濁

相次之序爲宮徵商羽角。則是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各間一音。而角之與徵。宮之與羽。乃間兩音。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也。正聲者。十二全律之聲。如八寸一分之黃鍾。五寸四分之林鍾是也。變聲者。十二變律之聲。如仲呂上生之黃鍾。不及八寸。謂之執始下生之林鍾。不及五寸。謂之去滅是也。中聲者。宮。謂聲氣之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暢。自宮而上。屬乎陽而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二四

始和。故宮在五行屬土。而爲中聲也。半聲者。十二半律之聲。如黃鍾正聲九寸。則半聲四寸半。太簇正聲八寸。則半聲四寸。仲呂爲宮。則黃鍾爲徵。而用半聲。林鍾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用半聲。以其不可長過於宮故也。

黃鍾萬事根本

樂之作。始於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生而空。厚薄均者。斷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

此十二者。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二五

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此黃鍾所以爲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事萬物。皆由是而出焉。

考求聲氣之法

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

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山父公曰：細若氣微者，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

博學典彙 卷二 鍾律

二六

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闡徑，如黃鍾之法焉。加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柶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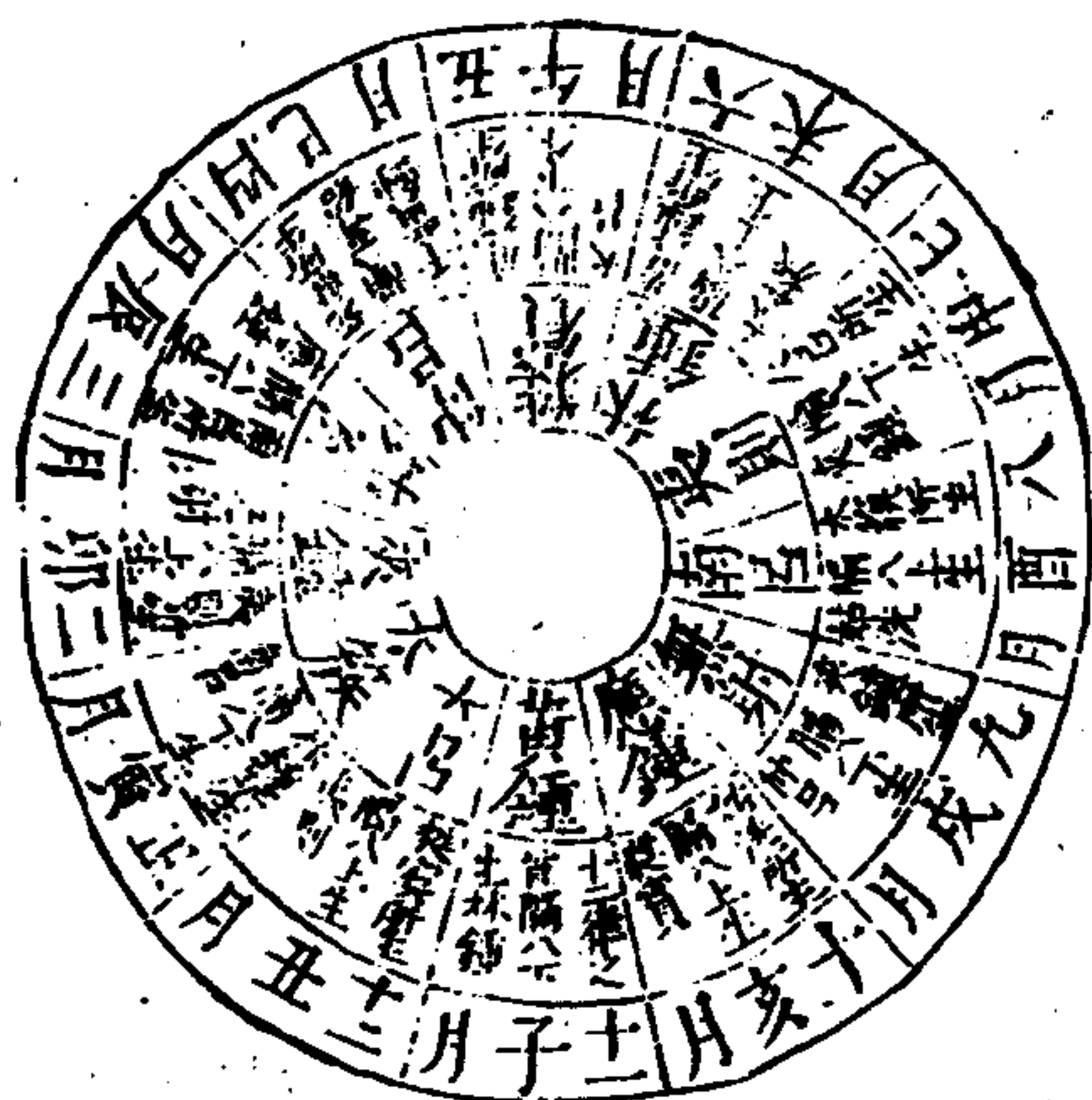
專恃黍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柶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委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于穀柶黍中者實其倫，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柶黍，則得之矣。

博學典彙 卷二 鍾律

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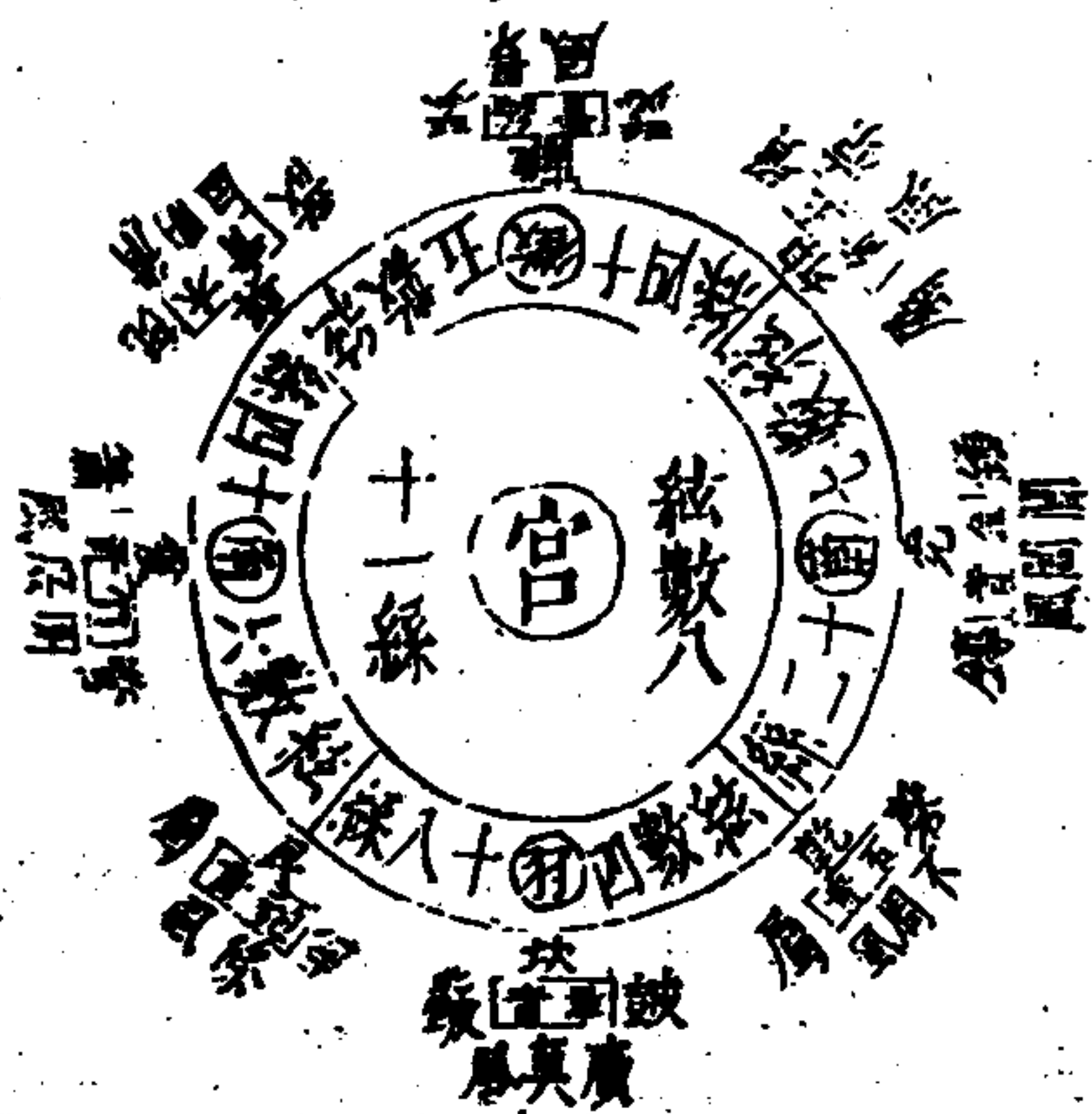
隔八相生圖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日六律皆三八損一隔八下生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日六呂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六律



五聲八音八風之圖

天地之間，聲大者如雷，聲小者如蟻蟻，皆不得其和，惟十二律定而後，聲之大者不過宮，小者不過羽，聲始和矣。以此被之八音，則八音和矣。之天地，則八風和矣。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矣。聖人一天地，贊化育，造道莫善于此。



三分損益圖

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
其管至長，其聲至濁，其數八十一。三益，二十七。得至西為徵。
其管至短，其聲至清，其數四十八。三益，十六。得至西為角。其管不短不長，其聲不濁不清，其數六十四。三分之，每分益，五。木。
其管次短，其聲次清，其數五十二。三益，十六。得至西為商。
其管次長，其聲次濁，其數七十二。三益，十六。得至西為羽。

林鐘分之每分，益十八，得至西為商。
角五木，三分之，每分益五，木。
商三金，益二十四，得至西為羽。
徵二火，益十六，得至西為角。

管不短不長，其聲不濁不清，其數六十四。三分之，每分益五，木。
其管次短，其聲次清，其數五十二。三益，十六。得至西為商。
其管次長，其聲次濁，其數七十二。三益，十六。得至西為羽。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二一八

十二律旋相為宮

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宜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總之為十二律焉。冬至日月會于星紀，位在丑。氣合子為黃鍾。大寒會玄枵，位在子。氣合丑為大呂。雨水會取訾，位在亥。氣合寅為太簇。春分會降婁，位在戌。氣合卯為夾鍾。穀雨會大梁，位在酉。氣合辰為姑洗。小滿會實沉，位在申。氣合巳為仲呂。夏至會鶉首，位在未。氣合午為蕤賓。大暑會鶉火，位在午。氣合未為林鍾。處暑會鶉尾，位在巳。氣合申為夷則。秋分為壽星，位在辰。氣合酉為南呂。霜降為大火，位在卯。氣合戌為無射。小雪為折木，位在寅。氣合亥為應鍾。自黃鍾至仲呂，屬陽。自蕤賓至應鍾，屬陰。合言之為大陰陽。黃鍾屬陽。太呂屬陰。一陰一陽，相間析言之為小陰陽。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退而右旋。是十二律者，上以會十二舍，下以應十二辰。皆天地自然之理也。中于宮，彰于商，觸于角，社于徵。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二一九

宇于羽聲與律旋相應也。宮者君王之義也。十二律更迭為序。當其為主。五聲為備。其法以本宮為君。隔八相生。上空益一。下生損一。取四聲而應和之。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徵也。上生太簇。商也。下生南呂。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二律。各為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亂。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者此也。然定律在於黃鍾之宮。黃鍾正則諸律各得其所矣。黃者中色也。所貴於中者。以其能貫十一律。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三一

而歸于宗也。鍾者種也。十一月陽氣始施。種子黃泉。物始萌生。應而導之以為六氣元也。明於此二義者。然後黃鍾可得而正也。呂氏春秋以黃鍾三寸九分。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鍾為九寸。蔡氏新書因之。而後之言樂者。皆祖是說。夫使黃鍾誠九寸。則其相生之數之仲呂而竈。一在不可返。非謂中也。豈足以貫十一律而歸其宗者乎。且其損益之數。自黃鍾六轉。至蕤賓。分數至丁減。自蕤賓六轉。又歸黃鍾。分數至于增。冬

日至後。陽以漸升。而律願減之。夏日至後。陽以漸降。而律願增之。又安見其與陽氣相應也。夫黃鍾當子之中。一陽初動。于卦為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升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自是而後。已向于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夾鍾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午之中。六陽既厄。于卦為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陽漸損。故林鍾八寸四分。然大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自是而後。已向于秋。故夷則七寸五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三鍾四寸八分。至黃鍾而仍得三寸九分焉。自九寸約之。復終于三寸九分之後數。是所謂能貫十二律而歸乎其宗者也。然則謂黃鍾九寸者。是黃鍾之變。積數之極。非黃鍾之始也。蓋黃鍾之度極短。其音極清。惟黃鍾一律正。則十一律之長短清濁定。然後可以序氣成物。和同天地不

博物典彙 卷二 鍾律 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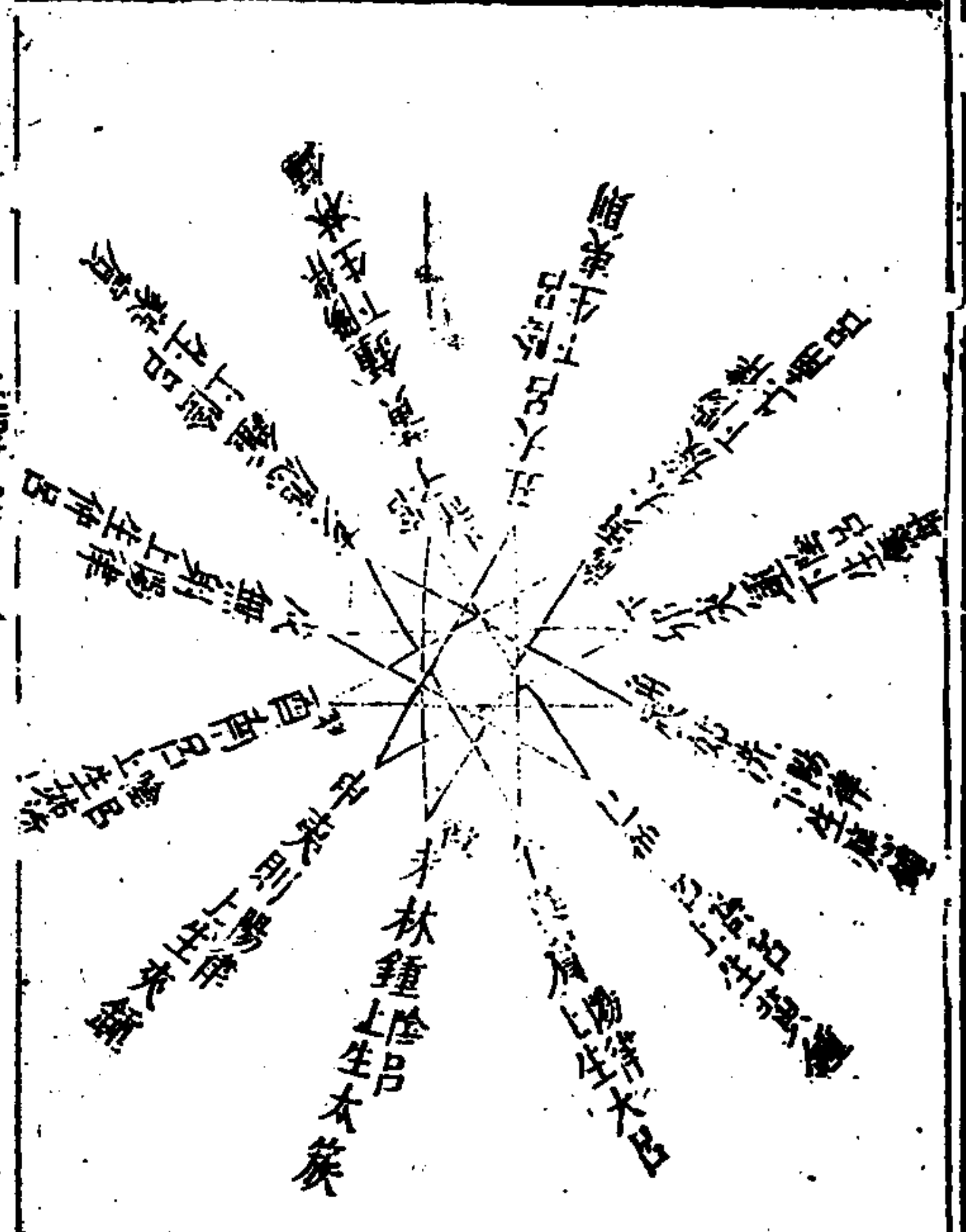
明乎此。而欲議旋宮之法難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于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出焉。清而上升者為貴。濁而下降者為賤。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黃鍾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其聲次清。民數多于臣。故角為民。其聲清濁相半。事多于民。故徵為事。其聲次濁。物多于事。故羽為物。其聲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鍾極清。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太呂次清。夾

博物典彙 卷二 鐘律

三十二

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後轉為黃鍾焉。惟九寸之說行。遂以羽聲為清。宮聲為濁。於是清濁淆度數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矣。故論樂者必當求之聲氣之元。

二十律旋相為宮圖



博物典彙 卷二 鐘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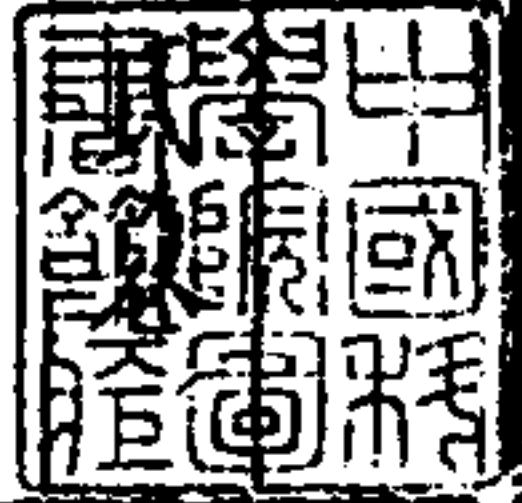
三十三

禮運口。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陳氏曰。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

博物典彙卷之二終

博物典彙卷之三

史官黃道周參玄



朝廷禮

朝儀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丘氏曰。此即通典所謂周制四朝之一。二曰中門者。也。蓋在路門之外。人君與群臣常朝之所。若今奉天門日朝是也。○太僕掌正土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窳者與遽令。○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朝士掌建

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太僕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平窮民焉。禁慢朝錯立族談者。○丘氏曰。外朝在應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禮典。則於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於此詢事。而小司寇掌其政。○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宜有後殿。大會殿為外朝。宮中有後殿。為治朝。○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入閣。即古之燕朝也。而外朝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

15122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宋朝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大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丘氏曰。前代

傳物典

卷三 朝廷禮

二

朝賀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殿下郎中夾陛。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于禮畢。○丘氏曰。此後世歲首行朝賀禮之始。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故也。武帝始行夏

禮。而以正月爲歲首。然朝賀之禮。則仍其舊。用十月焉。至後漢。始命行朝會禮於正月。○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丘氏曰。此後世冬至行朝會禮之始。○唐書玄宗以帝生日爲千秋節。○丘氏曰。此後世人君以三始生日爲節。而表賀之始。此我朝承前代故事爲三大節。元旦冬至聖誕是也。

朝覲

虞書舜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物典

卷三 朝廷禮

四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族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餼。以補諸侯之裁。○丘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之覲於王者也。間問歸賑賀慶致餼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致

其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誠達。向何猜疑間二之為忠哉。禮記天子當辰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丘氏曰三代之時。封建諸侯以分治其民。其所以分土而為諸侯者。非王室懿親。則有功之臣。及前代之後也。自秦罷侯置令。列為郡縣之制。歷代分封宗室。及有勲庸之臣。多無分地。其間親王固有之國者。然亦有不出國門者焉。我太祖分封親藩。以

得勿典矣 卷二 朝廷禮 五

大國雖有分地。而無分民。其制雖不盡合於周。然斟酌漢唐之制。最得其中。制為禮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之禮。於便殿則行家人之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蓋得三代所以待諸侯之禮。○典禮志天下諸司朝覲官。自十二月十六日始。鴻臚寺以次見。二十五日後。每日常朝。方面官八奉天門。隨常朝官行禮。序於文班。視常朝官各降一等。知府知州知縣及諸司首領官吏土官土吏俱於午

門外行禮。正月初一日大朝會以後。方面官於奉天殿前序立。知府以下。奉天門金水橋南序立。如常朝儀。

附錄黃氏曰。國朝朝會之禮。參用漢唐宋之舊。漢以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上殿上壽。唐以正旦千秋節。合元朝受朝賀。宋以正旦。五月朔。冬至千秋節。行大朝會於文德殿。此今之大朝也。漢宣帝五日一朝。唐以宣正殿為前朝。謂之正衙。日見群臣。謂之常參。以

紫宸為便殿。謂之入閣。宋則侍從官。日常垂拱。謂之常參。五日一朝。紫宸。謂之六參。朔望

一朝。謂之朔參。望參。此則今之常朝也。太祖時。正至聖壽。奉天殿受朝賀。賜宴謹身殿。及東西廡。其蕃使表賀。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每日見群臣於謹身殿。或奉天殿。奉天門。以為常朝。正德而前。列聖無日不見群臣。世皇中歲躬修玄默。臣工罕見顏色。然二三大臣入直無逸者。則日在左右。雖非太

祖故事而精神亦流注寰宇矣。中宮之不於坤寧而於仁智也。東宮之不於文華殿而於文華門也。皆非其初也。

燕饗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丘氏曰燕饗之禮不同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然皆所以飲食之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二

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丘氏曰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棠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下報上也。蓼蕭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楚蓬啓疆曰聖王務行禮

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迷職大有巡狩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饗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丘氏曰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禮儀視前代爲備每歲三大朝賀及郊祀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宋志宴饗之禮所以訓恭儉示慈惠也。宋制帝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群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如上元觀燈及觀稼較獵遊幸所至亦常以暮春朝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其後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郭氏曰宴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洪永間兩定禮少異而禮半不同嘉靖間有宮殿落成書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八

成之宴。夫禮始諸飲食。在易君子飲食宴樂大
亨。以養聖賢。是豈既醑周之君臣太和在宇宙
間。高皇帝大誥。首之君臣同遊。其在當時
與文武群臣飲酒豈樂。漢為歌詠。翔洽治平。
列聖相傳。沿為故事。蓋弘宣之際。於乎其盛
矣。

巡狩

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七

玉三帛。二生一夙。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狩。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
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既至方嶽。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
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天子乃令
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
俗以審其善惡。命典市納賈。陳百物之貴賤。以
觀人之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較四時節氣。

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
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
所頒制度考較之。諸侯封內有山大川。不舉
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
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
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
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文中子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廢而民不勞。何
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秦始皇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十一

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丘
氏曰。虞周巡狩。所巡方觀民。非為遊樂也。然又
必以四岳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
有頻年出行。遊蕩如始皇者也。其後漢武隋煬
亦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內虛耗。所損亦
多矣。煬帝南遊。竟歿於江都。郭氏曰。巡狩古
禮也。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時異世殊。
宜皇言之詳矣。高皇平定之初。僅一巡于梁
再入中都。而其儀不著。文皇六年。以將巡北

京始定巡狩之禮。而其他一征本雅。三征阿魯。與宣皇之征彰德。出喜峯。度居庸。獵岔道。以執韜從事。載在戎行。不與焉。武皇之駐邊關。幸南畿。六飛特駕。八駿不休。非巡狩禮也。惟永樂兩朝。南巡北征。二儀可著之典。

大射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十一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公卿大夫士。射者。君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

貍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也。○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命。詔相其事。掌其治達。乃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十二

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二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典禮志洪武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初。上以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生及郡州縣學生員習射。凡遇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執事。行大射之禮。

射籍

說文帝藉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反乃執爵于太寢。命曰勞酒。又天子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又昔日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諸侯百畝。冕而青紘。躬執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詩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國語周宣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一三

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財用蕃殖。于是乎始。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乎千畝。王不聽。師敗于姜戎也。又司空除壇於藉。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既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及其禋幣。享禮乃行。周官上春詔皇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

之于王。又何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應劭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畜天下種藉田。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又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隋書禮志。北齊藉于帝城東南千畝。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太牢祀先農神。農于壇上。祭訖親耕。按宣德元年二月上祭先農。請耕藉位。三推賜宴。如洪武儀。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十四

務農。貴有實心。人君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明德致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農民勤苦。終歲不免饑寒。輕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民趨耕稼。不徒勸率之不然。三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蒼生之福也。典禮志。藉禮三代以來。未之能易也。藉者。借也。何師掌之。借民力也。漢耕於鉅定。於弄田。於定陶。於下邳。無定所。領以藉田。令丞。唐戎近郊。屢千畝。行九推。宋

耕數十步。或十有二畦。無定數。以宰臣領大禮。使總之。開創之君。注念稼穡。爲子孫法耳。我朝高皇定禮。文皇世皇稍潤色之。宣皇論言。則休養生息。勤生節用。寧獨爲觀美哉。

田獵

周禮甸視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命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詩序車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一五

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外攘。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第七章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百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膠而射之。達于右鴈。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解達于右。能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

公狩于郎。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左傳隱公元年魯滅倍。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一六

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王制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鷹化爲鳩。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

殺胎不夭天不復巢。

進曆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左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鄉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

博物典彙

卷三 朔

一七

侯皮弁聽朔於太廟。○丘氏曰每月聽朔於南門之外。示受之於天。聽朔於太廟之中。示受之于祖。皆原其自也。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以聽此月之政。○黃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

月之朔於諸侯。蓋每月各日爲一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蓋已不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此禮。然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我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先進來歲曆。預頒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天監行進曆禮。然後下諸司。頒布民間。

救護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胤后承王

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廷禮

一八

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鼈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周禮鼓人教日月則詔王鼓。○太僕所掌救日月贊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胡安國曰。按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

人君所當恐懼修省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穀梁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我朝日食。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

進春

禮記月令以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博物典彙 卷三 朝延禮 一九
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國朝禮制。每遇立春。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文武百官慶賀。賜春宴。

群禮

讀法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治。以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旣比。則讀法。○丘氏。曰。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而一舉行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祭。族師之春秋祭。醢。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蓋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

鄉飲酒禮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又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二十一

於東南。此天地之感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丘氏曰。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他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會雖謂之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聖祖得國之初。即詔天下。每歲再行。永為定制。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二十二

鄉射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丘氏曰。三代之後。射禮不行也久矣。惟晉庾亮。魯依周制。以行。至今天下。皆立射圃。朔望有司。躬謁先師。

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即周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遺意也。

冠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二二三

人而與爲禮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士冠禮始加緇布。祝之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皮弁。祝之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爵弁。祝之曰。兄弟具在。以成爾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冠畢而行受醴之

禮。其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醴畢而行加字之禮。其辭曰。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

附錄黃氏曰。嘗攷冠禮。加冠備服。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豈非禮之如嘉事之重者乎。是故筮日筮賓。必行之於廟也。必朝服纁帶。素鞵以行之也。甘醴惟厚。以定爾祥。行於戶西。有醴辭也。爰字孔嘉。髦士攸宜。行於西序。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二二四

有字辭也。皆所以重冠事也。曲禮曰。二十冠而字。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古也。乃若周成王十四而冠。親雍頌之曰。欽若昊天。六合是式。此則冠之年。不拘於古者所謂忘於禮者之禮也。蓋天子繼世而有天下。有代天理物之責。有宗廟社稷之事。而豈容膠於故常者哉。荀子謂天子諸侯十九而冠。蓋亦此類。要之未可爲通論也。稽之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冠禮之文。記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由是觀之古者天下諸侯無冠禮明矣。昔者孟懿子問於孔子曰。天子未冠即立長亦冠乎。孔子曰。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諸侯之冠殊。天子與孔子曰。人君無所殊也。若夫大夫五十而後爵。尚何冠禮之有。由此觀之。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無冠禮又明矣。然則成王之冠。蓋當虞祭之期。象冕以朝祖廟。以見諸侯。示有君耳。祝雍特致頌於加服之始。非可以責成例之也。然而後世天子有冠禮。則或此為之兆矣。至於魯襄年十二。假廟而冠。非禮不經之甚。又安可與成上之事。同年而語哉。蓋古者士冠禮上達於天子之元子。雖庶人亦得假而行之。豈得謂不通行於上下乎。後世若唐有孫昌胤冠子於禮廢之後。以告卿士。宋有尹穀冠子於城危之日。以見先人。矯時獨立。視死如歸。亦篤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三五

於好古者矣。

昏禮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子娶妻。入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二十六

幣純帛無過五兩。○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附錄黃氏曰。禮云。婚禮下達則六禮之行。無貴無賤。儀禮無若昏之儀。僅載士禮。孔子家語冕而親迎。夏迎于庭。迎于堂。周迎于戶。

故曰明王必敬妻子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則里巷閭惟之事。上之人且殷心焉。春秋書祭公紀遣使之制。漢太子以奉常往迎。唐皇子以親王王婚六禮之行皆稱寡人義誼不倫焉。高皇帝官天地而理萬物制爲軌物自至尊以逮親王皆臨軒遣使。五年詔曰古之婚禮結兩姓之歡。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令中書省議制頒行。務崇節儉以厚風俗。洋洋聖謨禮樂明備。然大婚之禮始行於正統。而東宮以下。代有損益。公主下降駙馬相見之儀。漸非洪武之舊矣。民間之俗。五方不同而六禮一也。山陬海隅。涵濡休明。盡倫盡制。洋洋乎大矣哉。

博物典彙 卷三 群禮 二二七

博物典彙卷之四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郊祀

總論郊祀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周禮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大司樂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鼗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

博物典彙 卷四 本祀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鼗鼓。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按分祭天地之說如此。○禮記郊特牲。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于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實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

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外。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左傳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凡蠶而郊。郊而後畊。○公羊傳曰。郊則局。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丘氏曰。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常行。郊祀玉幣。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特幣各於其器之色。祀天之牲。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禮

器祭天特牲。○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禋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禋牛惟具。

祀天醴齊粢盛。周禮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禮器。大羹不和。養尊疏布。霏禫杓。○表記。天子親畊粢盛秬鬯。以祀上帝。祀天之器。郊特牲。器用匏陶。以象天地之性也。○篋箚之安。而蒲越藁鞞之尚明之也。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三

祖考配享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黃氏曰。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祀。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

之有德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配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先儒宋子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其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合而爲一也。列聖相承，皆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四

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同行，臆合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

漢郊祀之制

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于秦無後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祠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

祠之。如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乙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曾不得一旦配享於天。可慨也。夫成帝時。迺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

唐郊祀之制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五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丘氏曰。有事於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尤詳載於周禮禮記。此則唐虞二代

報本反始之大事也。未事之先，諸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此正禮也。其與道家者流，本無干涉。唐宋之世，乃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彼方士之云云，乃瀆亂不經之邪說也。顧以之而間雜於吾聖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致上帝之居歆，而靈祝之饗答，難矣。

宋郊祀之制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六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劉安世曰：蘇軾謂合祭園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疎

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賜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漢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七

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

皇朝郊祀之制

國初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

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以後。俱奉仁祖淳皇帝西回配享。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七年春始定合祀之禮。時天地壇大祀殿未成。暫令祀天地于奉天殿。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大祀殿。仁祖淳皇帝配享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於大祀殿冊埤內。疊石爲臺。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岳五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八

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皇帝諸壇。其日月星辰。初有朝日夕月崇星之祭。至是始罷。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初俱春秋二祭。至是亦停。春秋惟每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三十二年以後。郊壇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八年後。巡幸北京。多命皇太子代祀。禮畢。遣本部尚書復命。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復每歲親祀如儀。而南京壇有事。則

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並配享。

附錄黃氏曰。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麗雜地。先天食。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

博物典彙 卷四 郊祀

九

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

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
自 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
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有壇。以從祀。蓋復
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
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
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答享。休徵屢見。
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
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
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

博物彙編 卷四 郊祀 十一

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
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
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
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
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為六天之說。既有
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帝。又有太一感生帝
之類。皆非正體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
無二帝之禮。况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殿
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帝太一之類。一切革

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博物彙編 卷四 郊祀 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0 頁之四

宗廟

祭廟之始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廟制

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商書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朱子曰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
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

博物典彙

卷四 宗廟

一二

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
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
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
而南為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

附錄黃氏曰。廟制之來遠矣。唐之廟有文祖
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
五廟。至子孫而六。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然

鄭玄馬融以為周制七廟。曰周禮八在。守廟

一守姜嫄廟。其餘七人。正合七廟之數。周禮

六尸。禮酬一人。先漢爵共為七人。正合七尸

之數。劉歆王肅以為同人九廟。曰天子諸侯

降殺以兩。豈有諸侯祭四親廟而天子祭四

親廟。王者祭殤下及五世。豈有下及無服之

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以今觀之。七廟為非。

蓋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之

無常數者。義也。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在。四

博物典彙

卷四 宗廟

十三

親廟之中而未祫。故止七廟。懿王親盡以後
文武已在三昭穆之外而不祫。故為九廟。此
先儒不易之說也。

廟祀

周禮大宗伯以四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吳氏曰。四獻禋五年之禘也。饋

食。三年之禘也。祠禴烝嘗四時祭名。丘氏曰。禘

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南之尊。其餘皆合食。

於前此之謂禘。禘者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陳祥道曰。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則合享。禘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又曰。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三年之禘。太禘也。陳澧曰。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禘。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附錄黃氏曰。祭祀之來遠矣。有虞氏禘黃帝

博物彙編 卷四 宗廟 一日

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殷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帝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公制禮而祭祀愈詳。祭公謀父曰。天子甸服共日祭。侯服共月祀。要服共時享。賓服共歲貢。其說出於左傳。韋玄成曰。天子日祭於祖。月祭於廟。時享於祧。歲聘於壇壝。其說出於漢志。以今考之。日祭為非。蓋禮不可以太過。太過則瀆禮。不可以不及。不及則簡。周官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祭皆為時祭之禮。而無日祭祭法。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四祭皆為月祭之禮。而無日祭。此聖經不易之大法也。後世宗廟之失。

朱子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先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

博物彙編 卷四 宗廟 十五

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附錄黃氏曰漢唐以下之廟制則吾惑焉原廟之遊衣冠始於孝惠之飾非叔孫之舞禮別室之藏神主始於孝明之亂命臣子之苟從孝宣又別有戾園之祠先武又別有春陵之祠晉之廟至七代十一室唐之廟至九代十一室宋初止祀四親廟宋末止祀十二帝而其最戾古者同堂異室之制先儒之所以深惜永嘆而不能正也漢唐以下之祭享則吾惑焉西都之祭一歲至二十五次東都之

博物典彙 卷四 宗廟

一六

祠一歲至二十八次有日祭於寢有月祭於廟先武則園廟有祭命守令代事魏文則別殿有祠用家人之禮梁武之祭以麴爲牲元魏之祭以馬爲牲唐之祭或至用釋氏孟董之禮宋之祭或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而其最泥古者則禘祫大小之議歷代之所群咏聚訟而不能決者也

功臣配享

商書盤庚茲于太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博物典彙 卷四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丘氏曰周禮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所謂太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宣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宣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號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

博物典彙 卷四 宗廟

一七

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王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宣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仁宗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一廟故事推擇文武大

四五五

臣配享以昭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博物典彙

卷四 宗廟

十八

群祀

社稷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詩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封人學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今社稷之職。○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春官

博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一九

太宗伯以血祭社稷。○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而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日月星辰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

年於天宗。○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祭義郊之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禘之。○丘氏曰。前代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本朝郊祀之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

博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二十

風雲雷雨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靦師兩師。○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自漢唐而下。各爲壇以祭。未嘗合而爲一。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

山川

舜典望于山川。○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

博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二十一

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霍山。○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五岳爲王。至十六載封四瀆俱爲公。十八載封四海俱爲王。五鎮俱爲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岳以帝號。○丘氏曰。國朝俱去其舊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又曰。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岳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爲壇以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

祀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即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神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而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

五祭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王祀五祀則緇冕。○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上祀

傳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二十二

中霽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祭。○丘氏曰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魏以來皆祭井不祭行。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大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祭中霽。又於歲暮享太廟。命官燕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於親王來朝之國其設祭於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轅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

蜡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陳祥道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及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醴鬲辜。其樂六變吹兩頌擊土鼓舞兵舞。又曰蜡之入神則先嗇也。可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黃氏曰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

傳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二十三

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畷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降皆有其禮。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缺焉。蓋此祭與藉田相為始終。當春作方典之始既舉藉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所以為聖君莫大之恩

也。

封禪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

博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二二四

鈞命訣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王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附錄黃氏曰。封禪之祭祀。天於山上。謂之封。祀地於山下。謂之禪。六經無封禪之文。是文也。管仲疏其源。史遷浚其流。季仲揚其波。張

說助其淵也。帝王無封禪之策。是事也。祖龍

嗟其烟。孝武吹其燼。隋帝熾其膏。玄宗烈其

焰也。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曰三皇禪。釋

其為說。自相抵牾也。既曰帝嚳堯舜禪云

云。又曰五帝禪。亭亭其為言。自相矛盾也。云

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

亭一石也。或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平。諸

儒之說。訖無訂證。歷代之制。訖無至當。于乘

萬騎。靡不從幸。百靈群祀。靡不祐享。鐫之以

博物典彙 卷四 群祀

二二五

玉牒。聯之以金繩。頌功德。惟恐不至也。藏之

以金匱。封之以石泥。講制度。惟恐不盛也。茂

陵著書。以為天下之壯觀。倪寬建論。以為帝

王之盛節。房玄齡唐之名相也。至以是為美

盛德之形容。闡後王之休烈。韓昌黎世之大

儒也。至以是為鋪張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

之倖績。于以詡世。豈聽于以肆情。示誇噫。封

禪之禮。其果可行哉。

歷代帝王之祀

舜典徧于群神。司服王祭群小祀則玄冕。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丘氏曰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人。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其原蓋出於此。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鍾山之陽。以祭一

博物典彙 卷四 詳祀 二二六

統創業之君。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秦始皇南巡望祭舜於九嶷。上會稽祭禹。北魏文成東巡歷橋山祀黃帝。然皆因所至而祀也。未有常典。魏孝文太和始詔祀堯舜禹及周公。然皆惟清酌尹祭而已。至隋始定為常祀。祀用大牢。而唐因之。唐天寶六載。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丘氏曰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于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我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凡三十六帝。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

博物典彙 卷四 詳祀 二二七

釋奠

成周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太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大胥春入學。合菜合舞。○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

博物典彙 卷四 釋奠

二十八

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爨器用幣。然後釋菜。○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爨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卽爨器用幣是也。漢釋奠先師之禮

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平帝元年初追

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安帝延光三年。祀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魏釋奠之禮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丘氏曰。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釋奠之禮

晉武帝大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

博物典彙 卷四 釋奠

二十九

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南宋釋奠之禮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隋釋奠之禮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唐釋奠之禮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

一所四時致祭。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從之。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亞獻。司業為終獻。高祖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司寇。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宋釋奠之禮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貞宗咸

博物典彙 卷四 釋奠

三十

平中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大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元尊先師

元成宗大德十二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國朝釋奠之禮

國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

歲二丁。傳制遣官祭於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五年始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三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二十九年黜揚雄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遇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又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永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正統

博物典彙 卷四 釋奠

三一

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二年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祭祀孔子釋老宮。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始為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以大成殿為先師廟。殿門為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原封兗國復聖公。宗聖曾子。原封郕國述聖子思子。原封沂國亞聖孟子。

原封解國之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先賢

某子之位。申黨即申儀。祀止存儀。公伯寮秦冉

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林放蘧伯玉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

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凡籩豆樂舞之

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慶五年以本

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

章胡居仁從祀。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

傳物典彙 卷四 釋奠 三二

從祀啓聖祠

傳物典彙卷之五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物用

冕服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作服汝明。按蔡氏曰。日月星辰取其昭。臨

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虫雉取其文也。

傳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一

會繪也。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

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

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紵也。紵以爲繡

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掌王之吉

鹵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

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凶事服

弁服。凡吊事弁經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司
 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屨人掌王之
 服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漢制天子冠
 通天冠服袞龍袍。○隋制冠平天冠服赭黃袍
 ○唐制冠翼善冠服亦用赭黃袍。○宋制天子
 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絳紗
 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
 會親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
 之戎服也。中興以後則有之。○洪武元年二月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二

翰林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
 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
 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
 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嘉靖八年五月 上
 疑冕弁未合典制。論大學士張璠以制有革帶
 之文。今何不見用。璠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
 帶大帶皆謂鞶。革帶以繫佩。然後加以大帶
 而笏插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後繫。緩。左
 右繫。佩。自古冕弁未嘗不用之。今不用革帶。前

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禮制
 矣。上曰。禮服不備。非齋明盛服之意。會典載
 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
 與今不合。且示裳分上下。而今衣掩裳。裳制如
 帷幔。而今兩幅。朕意衣。但當與裳要下齊。而露
 裳之六章。何如。璠對曰。臣考禮制。衣不掩裳。與
 聖意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上下適均。自不容掩。
 考之集禮會典。與古不異。今衣八章。裳四章。典
 籍皆無所見。內閣圖注。蓋因官司織造循習訛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三

謬耳。

璠節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掌
 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漢高祖元年。高祖至
 灞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丘氏曰。傳
 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併六國。命李斯
 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即位
 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厥後平帝崩。孺子未立。
 藏于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追太后求之。出

璽按地。刻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后携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王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嘗考之。其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四

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璽。得其璽也。遂傳以爲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爲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漢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爲符節臺。率王符節事。○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

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唐有符寶部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制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復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爲文。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五

實用玉。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二曰御前之印。三曰書詔之印。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爲寶。○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寶。一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曰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十曰定命寶。徽宗作。十一

曰太宗中典之寶。高宗_作又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今制為尚寶司專司寶璽。及金牌牙牌之屬。按洪武元年春正月初上欲製寶璽未得玉。有賈胡浮海獻美玉曰。此于闐玉。祖父相傳當為帝王寶璽。上命製為璽一。圭一。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詔赦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賢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六

之寶。勅諭親上。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詔則用制誥之寶。勅諭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造御寶璽十一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曰皇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明命之寶。曰巡狩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

之寶。曰討罪安民之璽。曰勅正諸邦之寶。以上寶璽。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駝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章。刻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章曰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章曰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今制惟親王用金。一品以上用銀。三品以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七

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以上印章。○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司關凡四方之寶容。敬音叩。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令之。○小行人達天下之陸節。丘氏

曰小行人之所達。卽掌節之所掌也。但掌節是主天子之節爲言。而小行人所達。謂諸侯使者之人聘者耳。○漢高祖八年。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丘氏曰。此古人以符節。發軍者。其後武帝時。又使光祿大夫范昆。案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則是古人發兵。不但有符。又有節也。○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卽使符。○唐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珙銀莢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八

守長安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闔門符。丘氏曰。此唐朝符節之制。以

與衛

別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治其出入。一曰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術。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旒。通帛

爲旒。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金羽爲旄。析羽爲旌。○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周路也。○漢書。漢王居黃屋。左纛。鸞旗。在前。屬車。在後。翠鳳之駕。旌。旗鼓。車。旌。頭。先驅。參乘。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疋。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九

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尙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儀。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用之。丘氏曰。鹵簿之名。如見於此。○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唐朝會之仗。分爲五仗。號衛前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又有五路七輦十二屬車。○宋初。因五代之舊。其殿廷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

黃麾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二曰法駕三曰小駕四曰黃麾仗。丘氏曰昔人謂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弁戈冕劉虎黃車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燦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不過為尊大而已。郭氏曰國初損益百代嘗詔禮官鹵簿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彌文務從省節為子孫法而殿中制黃麾仗凡正旦聖節朝會及册拜接見蕃臣儀鸞司陳設儀仗自至尊而逮皇后皇妃東宮暨妃皆得有鹵簿有儀仗親王而下止稱儀仗而群臣無及焉。

圭璧

書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頒瑞于群后。周禮春官大司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章服

書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十一

之服孤之服自緇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笄之而掌其禁令。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後漢志註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紱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長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

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皆千石。尚書中謁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銅印黃綬。○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以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宋志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一一二

朝服一日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加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宋因唐制爲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

襴。束以革帶。幘頭烏皮鞞。自公卿至一命之士。通服之。○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街。○本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鷲也。定爲常制。頒行天下。俾其隨品從以自造。非若宋朝官爲制之。歲時因其官職大小而爲等第以給賜也。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一一三

深衣
禮記深衣篇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

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藍田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諸侯大夫夕皆深衣。將軍文子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四

除喪而受越人吊。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婦之父母。次深衣。編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深衣者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云云。軍旅也。○黃氏曰古人衣服之制不復存。獨深衣則戴記言之甚備。然其制雖具存。而後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詭異貽譏。則以儒緩取。哂雖康節大賢。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說。司馬溫公必居獨樂園而後服之。呂崇陽朱文公必休致而後服之。然則三君子當居官蒞

職見用於世之時。亦不敢服此。以取駭於俗觀也。蓋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視之矣。可勝慨哉。

博物典彙 卷五 物用

一五

都邑

古帝王所都

黃帝都涿鹿。顓帝都帝丘。高辛都亳。堯都冀州。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仲乙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耿。周太王居邠。文王居豐。武王都鎬。周公營洛邑居九鼎。平王為犬戎所逼遂遷都于洛。

兩漢唐宋所都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一六

西漢都關中。東漢都洛陽。唐都長安。即關中。宋都汴。高宗南渡都杭。

皇朝都邑

黃氏曰。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猶我太祖建都于吳。而太宗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惟我朝則以南北為稱。蓋跨江南



北而各為一大都會也。仰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之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國。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關中形勝

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一七

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幽冀形勝

黃氏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况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書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

離為幽州其人沈勢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復
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嘗當天下則
其兵馬之盛在昔則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
始皇時起黃騰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
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
雲帆轉遼海梗稻未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
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
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
為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一人

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所可及已。考地形勢
則東北一支自雲中而下者為古冀州晉地即
今之山西其地北峙太岳黃河南統太華東西
對立嵩山為中屏障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
都安邑皆其地也古所謂中原也由是而東則
為古幽薊燕地而盡於遼左即今之北京其地
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西峙太行東環滄海昔黃
帝都于涿鹿是也元人雖嘗都此然夷狄不足
以當中國之勝今日 國家之盛即黃帝舊都

也其西北一支自岍岐而下者為古雍州秦地
即今之陝西四塞之地金城千里獨開函谷而
下則為豫州洛地而盡於徐州即今河南中土
之地四通五達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故伏羲都
陳帝嚳商湯都亳平王東遷于洛光武之東漢
宋之汴京皆其地也由是而東則為兗州魯地
即今之山東而盡於青州承中土之氣至東岳
而盡神農少昊顓頊皆都于此周公所封孔子
所生者也又其西一支自梁州岷山而下為巴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十九

蜀即今四川江漢之源昭烈所都又其下為荆
州即今楚地湖廣廣西形勝不足古未建都又
分一支為揚州吳越之地即今之南京而東盡
於浙江我
太祖生鳳陽及有天下遂都南京其地鍾山龍
蟠石城虎踞而以長江為險閱江樓記極稱形
勢河北中原及 成祖入承大統再踰十年
後建北京都焉又一支為江西而盡於廣東福
建雲貴者則百粵之地也大抵中國形勢北高

而南卑故帝王建都必據六合之上游上應紫微北極之象居北面南以臨下未有居南而可以制北者也河南雖中土周公嘗營洛邑然平王東遷漸淪於微宋朝都之寢趨于弱蓋後世之于前代事勢不同張子房所謂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也山東視冀雍爲下流之地不可以居川蜀阻險可守而不可攻惟南京乃

太祖誕育之鄉閱江樓記謂中原爲唐堯生長之鄉就而都之所以美稱中原若南京之地不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二十

下中原其不京而不都者蓋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氣運循環而未周耳朕既生此乘天地之勃氣卽從建都大率亦不離于父母之邦而遠遷都也夫帝王建都必依山而阻水南京形勢雖美而北以長江爲險則失所矣嘗考帝嚳初都豫州之亳而封于冀爲唐侯及摯廢立堯仍都冀而始成放勳之治太祖初都南京而封成祖于燕及建文革除成祖仍都燕而有今日之盛蓋真與燕爲一

帶地勢相連又黃帝舊都氣運五千年一週適當其時者也若浙江自宋南遷竟失之于胡元他如江西地形卑下姚廣孝所謂探囊取物者福建廣東雲貴皆南裔也不以封藩服者不必言矣所以然者蓋天下之大勢中國爲東南之一區特以天地之元氣發洩於東南故謂之中國非天下之中也是以中國之地西北氣之初也故水深土厚東南氣之盡也故水淺土薄豈非氣之厚薄有自然乎孔子以北辰爲君象其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二十一

意蓋在北也故夫帝王之都北方其有不可易者矣所可慮者如前輩所謂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二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昔之據關中者將以搃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恐反搃吾之吭而拊吾之背焉此則所當深加意者也

古者定都之制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度其地而制其域。○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邑。○匠人建國水地

博物典彙 卷五 都邑

二二二

城闕

城池之守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家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按鄭玄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按據國而言。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按據野而言。○春秋隱公七年夏城申丘。九年夏城郎。按胡氏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申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襄公二年城虎牢。按胡氏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臯。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守。城有所必守。而不可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二二三

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丘氏曰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爲守我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與凡交界之處各設衛以守城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界河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聖祖之意深矣。○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呂氏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關 二二四

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官關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按丘氏曰此人生有宮室之始。○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曰定之方中也。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大雅綿之篇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按

丘氏曰周之天子有五門曰皋曰應曰雉曰應曰路。其三門者乃既爲天子時所立。惟皋應二

門在太王時已有之。○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

一作南門按胡氏曰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僖

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侯斯董其役。史克頌其

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

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

其垂教之意深矣。○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

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史記堯之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關 二二五

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秦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先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

可以建五丈旗。○漢高祖七年帝至長安。蕭何

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洵洵數歲

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

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文帝

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臺。作承露盤。宮室之修自此日盛。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上疏諫帝遂止。應時澍雨焉。靈帝聽嬖幸之言。斂天下錢以修宮室。謂之修宮錢。既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調。魏明帝太和元年營修宮室。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三六

室。儉其衣服。勾踐欲廣其禦。吳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絺之服。霍去病中材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郎達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明帝好土功。力役不已。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瓊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

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帝感其言。唐太宗貞觀四年。歲平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乃止。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仙宮。魏徵上疏以為。揚帝窮奢極欲。使社稷為墟。陛下襲舊加飾。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宋太祖詔自今節度觀察及刺史知州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墜壞及所增修者。以為籍。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二七

明堂

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玄矩。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北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扇七介。闕門容小扇三介。天子負斧。辰。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夷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則公明堂之位也。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二二八

附錄黃氏曰。歷代制度之異。莫異於明堂。諸儒議論之詳。莫詳於明堂。嘗稽其沿革之制。則神農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衢。

室。舜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此名之所以不同也。周之明堂。或在太山。漢之明堂。或在汶上。隋寓之雩壇。唐寓之圓丘。淳于登以爲在國南。宇文愷以爲在郭內。此地之所以不同也。黃帝以之祭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周以之祀文王。摯虞以爲祭五天帝。鄭玄以爲祭五人帝。則又所祭之不同。黃帝爲一殿。堯舜爲五府。太戴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考工記五室。唐制三層。則又爲制之不同。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玄矩。又有五色之異。東曰青陽。南曰明堂。中曰太室。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又有五方之殊。蓋其沿革之制。如此也。取象之意。則上圓以象天。下方以象地。四闕以象四時。八闕以象八風。堂高三丈。以象三統。周圍九階。以象九州。設十有二座。以象十有二月。博二十四氣。戶之數。則取象於三十六。兩階之數。則取象於七十二。風堂方一。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三二九

附錄黃氏曰。歷代制度之異。莫異於明堂。諸儒議論之詳。莫詳於明堂。嘗稽其沿革之制。則神農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衢。

百四十四尺則取象於坤。一策屋圓二百一十六尺則取象於革之策。蓋其取象之意如此也。合諸儒之論而折衷之。康成博而證其失也。雒伯喈辨而裁其失也。同袁淮質而明其失也。刺華虞簡而質其失也。短宇文愷裁而富其失也。巧李謚乎而篤其失也。黃皆為聚訟之資而已。求至當歸一之論。未之有也。合歷代之制而折衷之。漢武得之於斷而滿於怪。光武得之於文而惑於議。梁武得之於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二十一

苑囿

周禮囿人掌囿遊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其其生野步獸之物。○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按胡氏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

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自養也。○成公十有八年。築鹿囿。按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闕

三十一

有祝禍之本也。○昭公九年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民。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國語楚靈王為十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金石匏竹之昌。大器成。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

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庖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
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
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
焉臣不知其美也。○漢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
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項事及其賈市欲除以爲上林苑東方朔諫
不聽。○靈帝光和三年作單圭靈昆苑司徒楊
賜諫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圃百
里人以爲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

博物典彙 卷五 城關

三三二

其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隋煬帝大業
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
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潮汐

高麗圖經論潮汐

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
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
龍神之變化寶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虧
盈盧肇海潮賦以爲日出於潮衝擊而成王充
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率未之盡
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
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

博物典彙 卷五 潮汐

三三三

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
也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
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
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
乎晝自午至亥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
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
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
降如應乎月日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臨于午
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

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故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期。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四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而漸遲。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中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至夜。即晦。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

博物典彙 卷五 潮汐 三四

漸西而漸遲。潮亦應之以遲于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復而入于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漸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懸之。潮水至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動。應之自

然歟。

余安道論潮汐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鱗出入。皆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樞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且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所謂蓋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

博物典彙 卷五 潮汐 三十五

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夫春夏晝潮

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內。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湖沙

二六

博物典彙卷之六



史官黃道周參玄



于霸

明道程氏論王霸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運之中。而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

博物典彙 卷六 王霸

二

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

西山真氏論霸

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其省難於魯。若鄰也。而心則在於規國。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丘之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滅遂。降鄆。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

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伏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於召陵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晉

國也未嘗能使之與會盟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蔡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蓋其力之所至則得以

博物彙編

卷六 王霸

二

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鄙而不果狄侵衛又侵鄭而不能追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帥已見伐矣若晉文之誦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誘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隨焉是名爲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

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各雖受地於王實財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爲何如哉

山堂章氏總論二霸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卽春秋之旨以定二霸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獫狁威刑蠻使之竄伏荒陲屏氣息

博物彙編

卷六 王霸

三

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明無古甫方叔之作是以荆蠻醜類浸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讐狼狼戾所向披靡幸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會盟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虛煩不逞中原少寧則二霸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

敗楚未幾已致天王於穀土則與首止之盟與
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
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
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於翟泉則與
洮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
侯入然後有陞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
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據有城
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
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陞以難其衆及楚畏

博物典彙

卷六 王霸

四

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
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衛及
又執曹伯界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
戰皆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服楚之功與小
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恃陵大國而
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軼不少棄止至重
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
患楚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
諸侯未服因嘗侵代之然不過代其國之人臣

博物典彙 卷六

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
遂同盟于函信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
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
界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二國終不得
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
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圍者三雖不能盡
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郵災患其於諸侯亦不
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見其攘
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

博物典彙

卷六 王霸

五

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
者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每相戾如
此竊嘗究其心焉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
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
勝其患小白王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
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
而諸侯已諭其志又况當時楚雖浸強其患尚
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
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

四八三

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
霸後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
子上公，勝制諸侯，使束身從己，齊魯之君，俛首
帖耳，委命下吏，無復慙色。中國之風，幾為夷虜
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奮兵威，則何以折
楚之暴，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文之伯，又不得
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
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固不待較，然而明矣。
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

博物彙編 卷六 王霸

六

秋之作，為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忽傲天
子。若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
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
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
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懼。
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
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
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

文質

孔子論文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恣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而事
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
敝蕩而不靜，黷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
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
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又曰：

博物彙編 卷六 文質

七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
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
賞罰刑罰窮矣。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不勝其蔽。又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
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太史公論文質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
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2 反文內

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徹矣。秦政不改，反酷。法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董仲舒論文質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土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

博物典彙

卷六 文質

八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不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蘇子古史論文質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

博物典彙

卷六 文質

九

生不相義，而或不相莖。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墮，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相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弗俎，備其醑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

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據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稱梁，先大羹而後齋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

博物典彙 卷六 文質

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據，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

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天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博物典彙 卷六 文質

正朔

三代三正之說

朱子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為得之也

胡氏論春王正月

博物典彙 卷六 正朔

十一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邪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至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振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錄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博物典彙 卷六 正朔

十三

程子論春王正月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若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平王之時王寔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而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弒君而立。宣受弒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

博物典彙 卷六 正朔 十四

矣。或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葉文康論

正朔之改。何始乎。曰三代以來。然也。寅為人正。故夏建寅。丑為地正。故商建丑。子為天正。故周建子。此三正之說也。然夏建寅。以寅月為歲首。

商建丑。以丑月為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為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是商人雖以建丑為歲首。而其月則稱十二月耳。秦人以建亥為歲首。漢人因之。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以春正月而已。何嘗以歲首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鄭氏註周禮。惑於建子之說。乃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月。果為正月。則夏正月當為三月矣。昔孔子作春。

博物典彙 卷六 正朔 十五

秋。繫日繫時。必曰春王正月。若依左氏之說。以為周正月。則是建子月為春。而夏之二月已為夏。夏之五月已為秋矣。四時錯亂。尚足為春秋乎。春王正月。是以夏時紀月也。周人以夏時紀月。未嘗改正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托之春秋。而以正月為首。以正月為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考之。有曰仲春逆暑。仲冬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夏至日祀方丘。冬至日祀圜丘。朝覲宗遇。蒐苗獮狩。皆。

舉四時以行事。果以建丑爲春正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歲事以叙事。頒告朔於邦國者。不幾於錯繆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者。不幾於紊亂乎。

朱子論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夏正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時哉生明

博物典彙

卷六 正朔

一六

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亦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王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而無章也。

德運

歷代五德之運

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神農氏以火德。王。○黃帝以土德。王。○少昊以金德。王。○顓頊以水德。王。○帝舜以水德。王。○帝堯以火德。王。○商以水德。王。○周以木德。王。

秦始皇採用齊人鄒衍之論。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

博物典彙

卷六 德運

十二

災祥

歷代祥瑞

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之生。黃帝受命。有雲瑞寶鼎之祥。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少昊鳳鳥至。堯時甘露降。芝草生。醴泉出。又有萑莢生於庭。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塗山之會。濟河黃龍負舟。

胡氏安國論

博物典彙 卷六 災祥

十八

河出圖。洛出書。而入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風勝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麟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

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災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盖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

博物典彙 卷六 災祥

十九

歷代災異

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上射十日。民皆喜。商太戊立。桑穀生於朝。高宗祭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鳴。成王初。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公居東。時太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啓金縢之書。曰。冲人不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出郊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大熟。幽王時。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承。於是乎有地震。剝向

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是以日月薄蝕而無光。其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其詩曰止月繁霜。我心憂傷。此不和之所致也。至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二。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周道遂不復興。○宋景公熒惑守心。宋之分也。○史記齊景公彗星見齊

博物典彙

卷六

災祥

二一

分。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不勝。弗星將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曰。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怨苦。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可勝粟口乎。景公懼而修德。十六日而滅。

諸儒言災異

董仲舒治國。推陰陽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藁未上。王父假竊而奏焉。於是下吏。劉向見洪範陳五行陰陽休咎之說。乃集春

秋至春秋災異之說。紀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焦延壽長於言災異。八八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候各有占驗。京房用之尤精。京房以六十律相生之法。占陰陽寒煥風雨。

博物典彙

卷六

災祥

二一

敬畏

事天之敬

堯典曰欽若昊天。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臯陶謨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伊尹作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令王嗣有令緒，尚鑒茲哉。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召誥嗚呼！皇天上帝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二十二

改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聿修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二十三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股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股。職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股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大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二十四

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厥降厥士。日盍在茲。○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板。凡伯刺厲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

遇災之敬

帝曰。來禹。降水。傲予。○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殺生于朝。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

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修其德。太戎從之。而祥桑枯死。○商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齊有彗星。齊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二十五

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公說乃止。○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漢董仲舒謂天心仁愛人君。故欲以此止其亂。孔光以爲天右與王者。故

裁異數以謹告之。

法祖之敬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陲厥緒。覆宗絕祀。○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又曰。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二二六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周公告成王曰。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成王告康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林氏駟曰。論家學之源流有二。曰祖訓。曰父政。述漢文故事於武帝之朝。讀太宗政要於憲宗之世。此祖訓之所當講明也。惠帝守漢高之約。東蕭宗修明帝之故事。此父政之所當遵守也。熙寧天子。有志潤色。安石素不快於仁宗者也。

倡爲祖宗不足法之說。呂惠卿迎合於安石也。立爲一年一變法之說。顧役一行而祖宗之役法壞。保甲一用而祖宗之兵法壞。青苗一興而祖宗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安石諸人不能述其咎。嗚呼安得文彥博司馬溫公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一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二二七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召誥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真氏曰。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休。言文王也。抑之之五章曰。視爾友君。

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恪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樂記君子曰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

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

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君子姦聲亂色。不習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

術。惰媿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規警箴誠之功

湯之盤銘。見大學。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受冊

書於太公。惕若戒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

銘曰。云。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

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或監不遠。視爾所代。盤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弱於人也。寧溺

於淵。溺於淵。猶可遊。溺於人。不可拯也。盤銘曰。

母曰。胡殛。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

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忿。竟於乎。失

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臚銘曰。噫。天之時

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

焉。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牙銘曰。豈

牙造牙。少聞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

後世子孫。○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廟。王前巫

而後史。卜筮瞽侑。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按

真氏曰。古之所以聚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

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

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

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

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

凶諫王。瞽矇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

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

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無爲。惟守至正而已。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行以四夏。周旋中矩。折旋中規。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三十一

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矜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已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孔子觀於魯廟。有欬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欬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則欬。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

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唐穆宗開元。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汚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博物典彙 卷六 敬畏

三十一

戒欲

總論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真云此戒舜之辭。畢也。下二條亦然。

陶曰。無教逸欲有邦。○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太康失邦。昆弟五人。俟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伊尹作伊訓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若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情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政時

博物典彙 卷六 戒欲

二十二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比頑童。詩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豸絜。太保乃作旅絜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博物典彙 卷六 戒欲

三十三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文王甲服。卽康功。山功。徽柔懿恭。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亂

于酒德哉。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捧言曰昔者帝禹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熨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莊王登強臺左江而右湖其樂亡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

博物典彙 卷六 戒欲

三十四

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罇饑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沉湎之戒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又曰淫泆肆虐臣下化之酒誥王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

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醜。詩蕩召穆公刺厲王也其五章曰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小宛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荒淫之戒

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奔厥肆祀弗

博物典彙 卷六 戒欲

三十五

答昏奔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詩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真氏曰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靜女新臺 二子乘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蟋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真氏曰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譏殺子而二

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乘中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丞于宣姜。而精茨借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蝦蟇之詩。所由作也。○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以歸。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文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妹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盤遊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咨。乃盤遊無

博物典彙 卷六 戒欲

三六

度。岐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窳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野。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按真氏曰。此魏降所以規晉侯也。晉悼公好田。故絳及之。○左傳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左傳莊公刺其角。大夫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焉。無乃不可乎。餘詳戒類。

博物典彙 卷六 戒欲

三十二

孝睦

孝親之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武王其達孝矣乎。○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月

博物典彙

卷六 孝睦

三十八

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也。原再。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

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

博物典彙

卷六 孝睦

三十九

痛心。今單于稽顙。朕幾可雪前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交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按真氏曰。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耻。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嗚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足以贖前過而已。况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爲多。

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掩瑕也。

睦族之道

詩皇矣之三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崇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故作崇棣焉。其一章曰崇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夙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眷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博物典彙

卷六 孝雅

四一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嗣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葛藟土族刺平王也。同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葛藟藟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

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杖杜刺時也。君不之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

將為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漚漚。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按真氏曰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弑。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中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

博物典彙

卷六 孝雅

四一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殫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

收貳以爲已邑至于原延子封曰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大人將啓之公問其期曰可矣命子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段
 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
 也。○漢孝文初卽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
 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
 死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六年謀反事覺迺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
 敖物與棠 卷六 孝睦 四二

敖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
 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
 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
 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即郵於
 是盡誅所與謀者悉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
 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傳以故
 至此且淮南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露
 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
 耳令復之長廼不食而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
 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
 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
 王地耶迺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王儀十六年
 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
 子王淮南故地。○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
 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
 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
 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唐

明皇帝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
 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
 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
 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
 無自而入。○宋太祖因晉王病亟親往視之自
 爲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
 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福德非吾所及也。

傳物與棠 卷六 孝睦

四三

宗法

蘇子曰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必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太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

博物典彙

卷六 孝睦

四十四

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

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又曰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息人自不能行之○張子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蔡氏曰按古者宗子之法立一族之人有大宗以領之則人同知曾祖一族之親有小宗以領之則人各知敬禰冠昏必告死喪必赴有喜相慶而可以久居於安有急相調而可以同處於危自秦漢以來宗法大壞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喪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致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嗟夫秦漢以下天下所以多故而難治者豈非宗法不立之故與然考之喪服小記程張之論是立宗子乃古今不易之良法但患今世不能舉行之耳尚何有不

博物典彙

卷六 孝睦

四十五

可行者哉夫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天下之疎以爲親則勢甚逆而功甚難若夫立宗子則合其所本同聯其所本親此非有所難行也誠使朝廷立爲定制於元勳世胄之臣大族巨姓之家以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領一族之人以行時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領一族之親以行節祠使之既其協力以

博物典彙

卷六

孝睦

四十六

宗譜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按古者設官以莫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人家自

爲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講。今世士大夫家亦往往倣而爲之。周必大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死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梁則左寒賤。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

博物典彙

卷六

孝睦

四十七

博物典彙卷之六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篋



后妃

謹選立之道

宋范祖禹言於朝曰。皇帝納后。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

博物典彙 卷之七 后妃

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於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禰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太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

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太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循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

博物典彙 卷之七 后妃

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

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博物彙編

卷之二 后妃

二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大昏爲大。夫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切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惡之禮。或

博物彙編

卷之二 后妃

四

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先獻之立也。臣等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

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曰：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某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真

博物典彙

卷七 后妃

五

氏曰：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妨姪從。正如姪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蔡丘之盟，毋以妾爲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蔡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費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

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爲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

博物典彙

卷七 后妃

六

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人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適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後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齊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焉。鴉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難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耀飛。蹇蹇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戈。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

明嫡勝之辯

春秋傳辛有諗周公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

傳物典彙 卷一 后妃

七

之本也。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大夫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不能治。庸人為之作是詩也。白華。齊今。茅束兮之子。之遠。伴我獨兮。莫莫。白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澆池北流。浸彼稻

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仰烘于熯。維

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懋

懌。視我邁邁。有鷩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

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泉為鳩。婦有長舌。維厲

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廟。罔敢渝之。威音。

官闈內外之分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

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

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

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易事不得。

傳物典彙 卷七 后妃

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教。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東漢后紀序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

博物典彙 卷七 后妃

九

后正位宮闈。同禮天王。夫人坐論婦體。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雅險謂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逸。委

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被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宮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希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

博物典彙 卷七 后妃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倦倦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范曄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漢仍其繆。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臨 質桓 廢 梁朝者六后。質 鄧 閔 梁 質 桓 廢 梁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破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群臣無得

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襄誦不干于朝。外言不納。諸柵關。睢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例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好。左右附之。檢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博物典彙 卷七 后妃 十一 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

儲貳

建立之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明後世匹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按真氏曰。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錫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與于同之博物典彙 卷七 儲貳 十二 生。必謹而書之也。○信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幸公奔宋。十八年

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史記齊景公適子夙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譏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群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群公子畏誅

博物典彙 卷之七 儲貳

一三

無權國人輕之○魏武侯卒子瑩與公中緩子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從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乙亥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先是從宋濂受經尋命借諸弟往臨濠謁墓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及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詢訪父老問起兵渡江之事識之於心以知創業不易又命中書省擇官輔行所過都邑山川城隍之神祭以少牢至太平存問陳迪家賜白金五十兩還是年冬出閱圍丘因令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既還諭之曰汝知農之

博物典彙 卷之七 儲貳

一四

勞乎。夫農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帛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楹。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器用之間。必念農事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至是立為皇太子。上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庶人之子。係一家之興。棄。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是年春始置東宮。燕官。尋建大本堂。載今古圖籍。克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直夜。又選才俊之士。克伴讀。

論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

博學典彙 卷之七 儲戒 十一

博學典彙 卷之七 儲戒 十六

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師尊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晏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

博物典彙 卷七 儲東

一七

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替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生國老執爵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乘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剔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濫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之性。

博物典彙 卷七 儲東

十八

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豆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漢是錯學申商刑名。文帝使爲太子家令。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晉元帝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韓刺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陳宣帝以江總爲詹事。總多文華。太子叔寶爲長夜之飲。洪武三年庚戌春三月。召

東宮官僚及王府官屬論之曰輔導之臣猶法
度之器必先正已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
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吾子必申其
德義明其善惡使之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
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
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贊乃能成德朕
擇汝等為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
行之事可為鑑戒者採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
覽觀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受命而退

博物典彙 卷七 儲貳 一九

○守溪王氏曰今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
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
而進講講畢而退况祁寒暑雨多皆間歇歇之
日所與晏遊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
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
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况為君之
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洪武中建
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
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

賜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
邸臣嘗伏觀其教令長至燕勞東宮之臣如家
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
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
時大臣無深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
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官僚日侍左右從
容誦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
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官僚有不法

博物典彙 卷七 儲貳 二十

從三司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
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
用此道也。

嫡庶之分宜辯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
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
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
匹嫡禍政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齊
襄公使連稱管至戊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聖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從吾以女為夫人。冬十月。弑君立無知。漢成帝愛定陶王。寵於太子。唐太宗愛魏王泰。過於太子承乾。廢立之失宜。鑒

幽王因褒姒。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陳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傅曰。傅物與彙 卷七 儲貳 二十一

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晉獻公因驪姬。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

漢高祖寵戚姬。與趙王如意。幾易太子。隋文帝因獨孤后。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是為煬帝。唐玄宗寵武惠妃。與壽王瑁。而殺太子瑛。德宗幾廢太子誦。以李泌諫而止。

戚晚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白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灌等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得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班固曰。史冊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冊之輔道。副

傅物與彙 卷七 戚晚 二十二 王。掩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贊。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

黃氏曰。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之所立尤難。蓋喜於傅太后為逆。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傅之家。皆推

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樊宏世祖之舅。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陰興光武后弟也。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門。無俠客。帝封典為關內侯。固讓不受。唐吳淑肅宗后弟也。德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

博物典彙 卷七 戚曉

二二三

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淑獨請行。竟為泚所殺。郭釗憲宗妃郭太后兄也。穆宗疾太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不從。取制書于製之。釗密上牋曰。若果狗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外家驕恣之禍

漢王氏莽等。章帝后兄竇憲。順帝后父商

商子冀。晉武帝后父楊駿。惠帝后族兄賈模。唐高宗后武氏姪三思。玄宗貴妃諸父楊國忠。

附錄黃氏曰。周用申伯。而戚曉始有任職之選。是時也。以賢而不以親。秦任穰侯。而戚曉始有竊政之弊。是時也。以親而不以賢。嗟乎。扳援肺腑。未免縱侈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恣之權。苟不痛懲力革。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漢自呂氏顯權。產祿怙勢。白馬盟寒。爭

博物典彙 卷七 戚曉

二二四

疏王爵。稔成北軍之變。王氏根據。莽鳳長姪。垂涎漢鼎。舉朝不問。卒致篡奪之禍。此雖呂王之罪。亦漢人抑制無法也。唐自三思鄙夫。怙恩昭儀。氣使縉紳。勢傾朝野。於是有諸李織滅之禍。國忠小人。托愛貴妃。中外傾附。倚為大山。於是有胡雛唱亂之兵。此雖武楊之罪。亦唐人寵任太盛也。推原其由。其亦秦人作偏之過。嗚呼。竇長君少君。其質甚美。彼終灌猶選士之有飾行者。為之師傅賓客。東都

四姓小侯立學。且奉奉於姻戚之教。然則外戚其可無訓導裁抑之法與。

策曰二代以前。禮教興行。宮闈嚴肅。母后無臨朝之制。戚里無干政之權。賜賞封拜未聞也。周宣王時。申伯封謝。雖曰王之元舅。蓋南土是保。而非以母后之故。封之也。至秦昭王羊后攝政。魏冉以母弟用事。封爲穰侯。家富於贏國。外戚封侯。實自此始。漢興。襲秦之謬。高帝封呂后父爲侯。兄濞弟釋之。則相從。征

博物典彙 卷七 戚曉

二二五

伐者耳。孝文侯其母弟薄昭。而實廣國輩。乃爲絳灌。擗師傳教之。尚未封也。孝景立。封竇族及王后之兄信。他族猶未封也。孝武時。乃封母后異弟田蚡爲侯。衛后弟青。姊子霍。去病皆爲將軍。恩始濫矣。元成以后。王氏世封列侯。居位輔政。國政更持。卒成新室之禍。光武中。興樊陰二氏。封建者數人。而寵典之賢。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孝章在位。欲侯外氏。明德馬后止之。竟受封爵歸第。此雖后族之賢。

而鑒諸往。轍多矣。至於竇憲父子兄弟克滿

朝廷。梁冀一門貴盛。專擅威權。幾成王氏之變。可勝慨哉。唐以太宗爲君。長孫爲后。檢貴幸。裁賞賚。貞觀時。內里無敗族。高中相繼。柄移豔私。玄宗天寶以後。委政妃宗。階召及虜。以致武韋諸族。一日同刃。楊氏受戮。噍類不遺。孰爲之也。宋之家法頗嚴。外戚皆不預政。而母后多賢。深自裁抑。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不少貸。若杜審瓊。曹佺。以畏慎寡過。自保厥

博物典彙 卷七 戚曉

二二六

終。而王繼勳之豪縱。在太祖且奪削之矣。他尚奚恤哉。是以趙氏終三百年。卒無外戚之事也。於戲。患生不測。福有慎機。履道者固。仗勢者危。爲外戚者。何樂而不爲。自善之計。爲母后者。何惜而不爲。門戶之謀。爲人君者。何取於目前之寵愛。而不爲。戚里久遠。圖哉。必也。賜之有節。封之有制。不過寵以驕之。收其權。抑其勢。母假借以長其僭恃之心。后妃之家。不得封侯。如孝明德馬。廖可也。眷念雖厚。

不用為相。如孝景處寶嬰可也。如其放縱不法。如漢文處薄昭。宋太祖處王繼勳亦可也。此人君處外戚之道也。

宦官

歷代宦官始末

周禮內宰書放圖之法。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內監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凡此之類。皆不過給使。宵闋旦夕掃除。又隸於僕正。而誨且誠之。統于太宰。而黜且陟之。官府一體。制甚善也。其後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以刑餘為周召。始得竊相之權。而陳蕃竇武且被戮焉。唐以貂璫為

監軍始得竊將之權。郭子儀李光弼且受制焉。自典獄權歸北寺。專兵柄。握中尉。而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冠履倒置。可勝扼腕。宋之中葉。童貫構禍北垂。封王開府。馴至大變。舉族北轍。嗚呼禍斯烈矣。高皇帝立法。止傳奉灑掃。不許識字。文皇帝分為二十四監。一十八局。勒碑于門。官不過五品。法制甚嚴。章皇帝欲其讀書。知禮。始以翰林官為內傳。而司禮監遂冠諸監。於是弘治之汪直。正德之劉瑾。流毒天下。可鑒

也。肅皇帝踐祚之初。首黜內豎而收其印綬。罷鎮守而誅其太甚。故四十五年寂然無譁。而天下享太平之澤。顯皇帝時。如馮張諸璫。依憑城社。朝茨夕除。一出國門。終身不用。至天啓間。而魏忠賢之逆熾矣。今皇上嚴持太阿。奸璫就戮。固遠邇臣民所其快也。大抵宦者百千。爲群日侍左右。洗可接。不冠可對。宮中秘戲。可預。俳優角觝。可效。而又溫辭軟語。乞憐望幸。立龍陽之魚。驂同子之駕。煬衛君之灶。指秦廷。

博物典彙

卷七 宦官

三九

之。鹿尾可蠱惑者。無所不至。繇是內寵一結。外權可移。其博害也。金珠一入。而墨勅宣恩。其激怒也。貝錦朝騰。而緹騎夕出。甚則內內臣愈。外外臣職任久淹。罔念積薪之苦。林泉棄置。永無奉檄之期。令人見狐而詫爲虎。遇蛇而聳爲神。齒之有路馬之嫌。向之有國狗之訕。大權肇歸其掌。而上亦何從梗之。然其轉移之機。不在替御。而在主心。惟日親朝。講日近正人。不避不殫。使鋒色盡屏。則鉅璫老宦。無所投其間。而安于。

掖庭永巷之職矣。不則深居高拱。內外遼隔。雖不假之金璫。左貂。建牙秉鉞。而旨從中出。必由常侍。綵綸所附。大柄隨之。片紙處分。將相莫抗。此易所以戒履霜也。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博物典彙

卷七 宦官

三十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若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且嘯。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漢元帝時。史遊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順帝時。

中常侍良質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

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

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

臣舉者匪崇伊等固辭之。呂強為中常侍清

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

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具上疏言其不可

帝多蓄私藏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勸帝先

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

博物典彙 卷之七 宦官 三十一

否帝納之後竟為中常侍趙忠等所構自殺。

唐劉貞亮性忠強議義理順宗立王叔文等用

事貞亮惡朋黨熾結勸立憲宗議者美其忠然

終身無所寵假。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

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簡尤

精伍無罷士都無冗員敬宗初除蘇玄明乳。

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嚴遵美

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胥衫給事

今執笏過矣後致仕徵為兩軍中尉遵美曰一

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

八十餘卒。

內臣預政之禍

左傳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按真

氏曰內臣預政自此始。漢宦官傳曰易曰天

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帝位之側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

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

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

博物典彙 卷之七 宦官 三十二

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

文帝時有趙談比于伯子頗見親幸至武帝數

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

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不復雜調他士永

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昨幼弱而實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

親接所與居者惟闈官而已故鄭眾等得專謀

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

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

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開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各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

博物典彙

卷一 宦官

三三

數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罔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痛棲。寇劇緣間。搆亂區夏。因後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囂。恣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樂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

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者。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官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千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

博物典彙

卷一 宦官

三四

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百千入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此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畏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抑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

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順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悖參會。奸黨殲滅。王室從而迭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衰則無上。怖則任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急。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博物典彙卷之八

正治

史官黃道川參玄氏

總論朝廷之政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按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敘彛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合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

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謙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

中國精
書館

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家宰。其冕弁車旗宗祧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一一

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黷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替御之規。臨事有替史之道。安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替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替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而拆廷爭。以正教之。蓋所

博物典彙 卷八

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廣。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三

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正綱紀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白虎通曰。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書五子之歌。其三曰。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詩大雅棫樸

五二二

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者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朱子曰。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曰

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定名分

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然之象。書之樹后王。若公承以大。六師長由於明。王奉順上天之道。是以尊之。臨卑下之奉上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鄉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各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成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公賞罰

一。卑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迨遑。披丑氏。曰。此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周禮天官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五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

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

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

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春秋左傳。蔡聲子

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漢宣帝

之詔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

化天下。○唐太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謹號令。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穀梁傳曰。爲天下王者。天也。○禮記王言如綵。其出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使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禮記王言如綵。其出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六

如綵。王言如綵。其出如綵。○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淚。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

離。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宋劉安世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醜。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慎重之意也。

廣言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商王高宗立。傳說作相。命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七

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實之。過則匡之。忠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

嚴諫大夫規訓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
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國語曰周厲
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韜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八

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
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嘏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
察贊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
行而不悖○漢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
嘗不稱善○唐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
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黃開
規諫○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

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
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高宗詔自今後行
在百官口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宁以聽其言按
丘氏曰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遂為一
代之法○陸贄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
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
於上上之情莫不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
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九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
耻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疆慢此六者
君上之弊也謂諛願望畏慢此三者臣下之弊
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
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
騁辨給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臆度
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
慢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慢者避

舉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祭獻而上獲視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視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辨人材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應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

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焉問之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尤微至不肖人得矣○陸贄言於德宗曰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粗忤逆者未必悖承順協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以詳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才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且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雖甚精微亦不能無謬○蘇東坡曰人之難知也江河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而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賊而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哉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

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飡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甕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弘之布被與子路之緇袍何異。陳仲子之簞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言為觀過知仁也歟。朱子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十二

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濁。則

五隱伏。糾結如蛇蚓。噴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豕。如盜賊。詭視閃倏狡給。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諸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熾日。而沒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繁然者。彼小人者。雖口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博物典彙 卷八 正治 十三

駁臣

敬大臣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戢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兪。在欽哉。○詩大雅卷阿。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

博物典彙 卷八 駁臣

十四

阿之上而作。其第五章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彘。維以遂歌。按丘氏曰。其卒章所謂維以遂歌。蓋書皋陶廢帝舜之載歌也。則是自古帝王所以勸禮其臣相與遊歌者。有自來矣。我太祖萬幾之暇。條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編之首。即以君臣同遊為第一。○謝氏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

人之言。曰。國在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考。成人宅心之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消朋黨

歐陽氏曰。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

博物典彙 卷八 駁臣

十五

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一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

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又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蘇子曰：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蓋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灰，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

博物典彙 卷八 馭臣

一六

篡臣

春秋傳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始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妖弄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悅，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

之。浞因羿室。○史記齊世家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晏子數諫，公弗聽，傳至田恒，盡誅鮑、晏、監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至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按真氏曰：左傳載晏子對景公畧曰：陳氏雖無天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

博物典彙 卷八 馭臣

十一

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君不聽者此也。○又曰：易曰：臣弑其君，云：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既久，則不可為矣。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顛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止，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攝魯，至於屬莽，操不之

於漢懿師昭炎之於魏皆以其漸取之由其不早辨故也。

姦臣

秦趙高令二世嚴法刺刑盡滅宗族及先帝之舊臣且勸以肆意寵樂深拱禁中。○李斯相二世勸行督責之術。○漢石顯弘恭白先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漢賊持詭辨

博物典彙

卷八 取臣

十八

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晉賈充白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顛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統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已窮其極每休暇車馬填門。○隋煬時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伺候人主

故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煇感其罪所欲宥者則

附從輕典是後弋小之獄皆以付蘊蘊甚機辯

言若縣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唐高宗之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嘗獻

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無方其萌不絕其

害必長義府又誦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

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居

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

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

博物典彙

卷八 取臣

十九

聰明以成其姦媚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

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

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

上不之悟也楊國忠爲宰相便佞專狗帝嗜欲

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欲事邊故身調兵食

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德宗

苛虐祀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

始勸上以嚴刺御下中外失望。

讒臣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鼫鼯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置諸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弁大夫刺幽
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
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刺幽王也。大
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
始既誣。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何人斯。蘇公刺暴公
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

博物典彙 卷八 賦五 二十

賦。則不可得有。礙面目。視人罔極。○巷伯刺幽
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嗚呼。後兮。成是南箕。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
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
止于棘。譖人罔極。交亂四國。○晉獻公生太子
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
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略外嬖梁五。與東閼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

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
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
至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
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
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
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公之
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為難。安始而
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小心精潔。精潔易
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宋寺人惠

博物典彙 卷八 賦五 二二

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
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執用
牲。加書徵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
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
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
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說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焉。遂逐華合比。○楚費無極。譖卻宛於令尹子常。蓋滅其族。按真氏曰。費無極之陷卻宛也。豈不冤哉。卻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卻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譏之。惟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屈平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上官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

博物典彙 卷八 取臣

二十二

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漢張湯譖頗異。○晉荀勗馮統譖張華及齊王攸。○賈后譖愍懷太子適。○北齊祖珽譖斛律光。○唐玄宗時優人以戲。○宋王欽若譖寇準。

傍幸之臣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食君。

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濬。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濬。○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癩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癩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

博物典彙 卷八 取臣

二十三

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按真氏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漢哀帝寵董賢。○靈帝寵任芝樂松。○北齊主湛寵和士開。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桑弘羊領大司農。蓋筦天下鹽鐵。行均輸之法。以陰奪商賈之利。○唐玄宗時。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辨給。以治財賦得幸。

於土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問架陌錢之法其後又用裴延齡判度支以不可索之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而帝寵之甚厚。

博物彙卷之八終

博物彙 卷八 馭臣

博物彙卷之九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卷

建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禮記

博物彙 卷九 建官

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通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總論設官之制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上

○商書說命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馬氏端臨曰。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養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相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夫由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任。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承趣馬。俱額俊之流。官伯內宰。盡賢能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呂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

官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關豎嬖。不得以入侍官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以待問。荷戈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筆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者。不能知戰陣披介冑者。不復知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官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諧管絃。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等官。校尉在漢爲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

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上古官制

伏羲氏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其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神農氏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易紀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視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四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自顓帝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又有五行之官。是為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

唐虞官制

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申命羲和。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棄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正五刑。番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禽獸。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胥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蓋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五

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

三代官制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禮記曰。夏后氏官有天子。有二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大宰。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

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千里之內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武王既黜殷命。參攷殷官制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六

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周於百事。歲終天子齋戒受諫。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

秦漢官制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至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王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

大夫以貳於相。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廢丞相。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泊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唐官制

唐職員多因隋制。雖小有變革。而大較不異。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龍朔二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咸亨元年復舊。至于武太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或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七

參用古典。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此也。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神龍初。官復舊號。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十餘人。於是遂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之官。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請。與焉。先天以來。始懲其弊。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凡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判冊。敷

揚宜勞。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條庶。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六軍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一春坊三寺十率俾又儲官牧守督護分臨。議服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為限。於是百官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

宋官制

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八

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專用。三省長官。中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中外。完庫悉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入寶朝會位版流外。較攷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分莅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至於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

差遣官以寓祿秩。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人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虛名之不足砥礪天下也。如此。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為請。然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群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九

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月。詳定。所上言寄祿會明堂禮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為言。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做機廷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

宰少宰。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日爲各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國朝官制

國朝之官制。取法乎周官。而損益之。如六部之長。卽周之六卿也。六部之屬。卽周之三。百六十屬也。今屬則有多寡之異。而職則有分合之殊。邦治邦禮。所掌如故。而五教兼掌。於宗伯。邦政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十

邦禁所掌如故。而百工專領於司空。蓋因革者。其大非苟爲同。損益者。其小非苟爲異也。他如都察院。因御史臺而爲之者也。通政司。因銀臺司而爲之者也。大理寺。則因廷尉而爲之者也。分兵柄於五府者。因樞密之遺。寄言責於六科者。因諫院之舊。以至太常太僕。尤祿之類。莫不有置。而亦各損益於其間。此又兼總乎漢唐宋之制矣。○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

設按察司。以爲四方之耳目。兵部帥府。相維於內。而將相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

頒爵祿之制

書武成篇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夏官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孟子論班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十一

爵祿之制。見四書。○丘氏曰。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臣非得君之爵。則無以爲榮。祿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祿。則無以爲養。是爵祿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報功。而使之盡心任力。殫世磨鈍。而使之趨事赴工者也。

附錄策衍曰。漢制爵邑。自徹侯至於公士。凡二十級。祿秩自三公。至於百石。凡十二等。然其間或升秩以酬一時之勳勞。或加秩以示

一時之恩意或取秩以責後日之功效則所謂爵祿者皆實惠也。唐制爵祿自王至於男凡九級祿秩自萬戶至於三百凡九等然其間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免役之優則所謂爵祿者皆虛名也。宋制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是也。始而封男食邑三百終而封公食邑二千。咸平既定職田嘉祐復給俸祿田則隨其地之有無俸則因其官之高下故以唐而論漢固有可議以宋而論漢不無可取也。與。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一一

厚吏祿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食一石則益五。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

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漢張敞蕭望之言行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林氏曰論古人制祿之意有三優外官一也優小吏二也優故老

博物典彙

卷九 建官

十三

三也夫外官加優則勉於治民而無侵漁之患小吏加優則廉於處已而無喪節之耻故老加優則來者知勸而勉於事功矣。

宰執

三公

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
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伊
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
士去其私。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或公。或大夫。或士。或士。或士。或士。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十四

○胡氏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
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
行端揆之任。攝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
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
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
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
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東萊呂氏
曰。按顧命。太保兼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
空。別有蒞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

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
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
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丘氏曰。按公孤之職
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于此。昔大舜命伯
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
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立六卿兼之。是即
揆相之任與。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
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
其亦成周之意也。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一五

宰相

黃帝置六相。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
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
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堯有
十六相。虞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內平外成。謂之十六相。○殷湯有左右相。以伊
尹為右相。以仲虺為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
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周成王有左右相。召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西漢置左右丞。相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立太尉。司徒。司空。而以總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唐世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丞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是也。宋沿唐舊制。

其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三省長官。尚書中書令。侍中。僕射。不與政。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位品而已。元豐三年。神宗肇新官制。以左右僕射為宰相。行之三十年。政和間。更左。擢曰太宰。右。擢曰少宰。而以三師三公。是謂真相。靖康末。詔依元豐故事。復為僕射。乾道七年。詔丞相總齊百揆。贊襄治道。事無不統。而僕射之官。名實未稱。宜倣周漢之制。明年改尚書左右僕射。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十六

為左右丞相。皇明祖訓曰。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並不許立丞相。按丘氏曰。此我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顯任於

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聞。謀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為故事。餘七十年。丁茲矣。夫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一七

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感。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也。葉氏曰。周禮太宰之職。首曰佐王均邦國。又曰佐王治邦國。則是太宰以佐王爲職也。臣民之取。必曰詔王。廢置之聽。必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自專也。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既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贊王而不敢自用也。然而宰相固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稟命於一相。豈有元首叢脞。股肱自隳者哉。是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一八

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則太宰所得以自行者也。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則太宰所得以自裁者也。九式節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民。不嫌其貳。得民心也。四方賓客之小治。聽之而不以爲猜。三歲誅賞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爲僭。若是則太宰皆得以自用其權也。不特此爾。小宰以歲會贊冢宰。宰宰夫。則以官刑詔冢宰。司會則以廢置詔冢宰。御史則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惟冢宰之是聽。則宰相之權不

亦重乎。故觀冢宰之詔王。贊王。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重。觀百官之詔冢宰。贊冢宰。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附錄黃氏曰。軒轅首命六相。唐虞始宅百揆。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相。任伊虺。周之左右相。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考之周禮。凡宿衛財用。闈宦嬪御之屬。悉統於冢宰。夫內朝虎賁之士。外庭徒役之人。此主宿衛者也。冢宰統之矣。太府受藏之務。司會稽考之任。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十九

此主財用者也。冢宰又統之矣。以至於奴僕蕪腐之至。賤官閹粉黛之至。密冢宰亦統之矣。彼成王周公之創爲此制。豈不慮夫威柄之下移乎。誠以相權既重。則君心可正也。秦不師古。廢體統維持之法。爲分散決裂之政。宿衛屬郎中衛尉。而相不與知。財用屬治粟內使。而相不與聞。膳醫入少府。官政屬長秋。而周人命相之意。泯矣。若論其人。則周召之聖。畢榮之賢。固有所不待頌。而斯高之所以

禍秦者亦昭然也。考之漢史。凡御史太尉九卿諸府之官。悉轄於丞相。夫翟方進遣丞相掾史。督察御史。則丞相得轄御史矣。灌嬰以丞相將兵。出給匈奴。則丞相得行太尉矣。以至內史之至貴。宦官之至寵。丞相得誅之矣。彼高帝。擢侯首為此法。豈不思夫位逼之備。上乎。誠以相權既重。則職務斯備矣。奈何武帝以來。張湯為御史大夫。奏事日昃。天子忘食。丞相李嚴等。徒以緘默充位。霍光以大司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二一

馬秉政。內領尚書。外知兵馬。而丞相楊敞等。不與廢立之謀。宦者受奏。奪相權於內。繡衣行部。侵相權於外。而漢初任相之法。微矣。若其得人。則蕭曹在前。丙魏在後。斯其卓然可見。而韋張之法律經術。亦庶幾也。魏晉以來。或謂之中書令。或謂之尚書令。或謂之侍中。或謂之門下。或備將軍。或給事中。或僕射。或領軍。皆得行宰相之事。隋唐以來。或謂之平章事。或謂之同三品。杜淹之吏部尚書。張亮

以刑部尚書。或節度使。或鹽鐵使。或秘書監。或大學士。皆得帶宰相之銜。則名愈紊矣。吾於魏晉之得人。有不暇議。唐之宰相。房杜之謀謨。王魏之諫諍。姚崇之應變。宋璟之守正。韓休張九齡之直。足以匡君。裴度李德裕之材。足以任事。皆一代之名臣也。宋朝之相。職更革不一。國初以三省為空官。而平章為宰相。帶昭文修史集賢之職。元豐以三省各蒞職。而僕射為宰相。兼中書門下侍郎之銜。政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二一

和以後。又有太宰少宰之稱。乾道以後。又有左相右相之號。元朝之相職。尤為不經。都省以左右可也。十一行省。亦有左右相。都省有左右丞可也。十一行省。亦有左右丞。宋之丞相。即參政也。乃以參政居左右丞之下。宋之平章。即丞相也。又以丞相居平章事之上。則員愈冗矣。吾以元朝之得人。有不足論。宋之宰相。正道自持。若呂文穆。登庸學士。若李文靖。鎮安邊疆。若寇萊公。明識國體。若王沂公。

韓魏公之定策侂於周公。范富之德望比於稷契。皆一世之名輔也。蓋古今宰相之命官得人。大畧如此。究而言之。或重其任而不正其名。唐宋是也。或正名而不重其任。秦漢是也。必也。宰相不得下行他官之事。然後任可重。必也。他官不得上行宰相之任。而後名可正。噫。代天之工。熙帝之載。金甌覆名。上調元化。玉鉉和羹。下綏億兆。庸可非其人而委之乎。石介有言。奸邪者則立威作福。嚮官賣法。以奪人主之柄。軟弱者則承意順旨。持祿保位。以固人主之寵。爲天下者。宜誦此言。以謹擇相之法。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三二

六卿

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伯宗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丘氏曰。按周

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王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管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尙書。傅。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所掌。則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所掌。則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所掌。則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綱。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關係。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卿之遺意。自

博物典彙

卷九 宰執

三三

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

附錄黃氏曰。昔者新室之莽。嘗倣古立官矣。

然義和司農納言。合為一官。斯豈古之制乎。

後周之泰。嘗倣古立官矣。然冢宰司徒司伯。

係之三公。斯豈古之法乎。魏道武。至有取於

雲鳥之號。唐則天。至有取於鸞鳳之名。凡若

此者。皆泥於古。而不通於今。我朝之六部。則

不然。吏部即冢宰。天官卿也。戶部即司徒。地

官卿也。禮部兵部。即宗伯。春官卿也。司馬夏

博物典彙 卷九

三四

官卿也。刑部工部。即司寇。秋官卿也。司空冬

官卿也。其合於古。而不泥者。可見矣。唐之時

固有六部矣。戶部無版圖。兵部無戎帳。虞水

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而職名虛設。宋之

時。亦有六部矣。然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

有刑部。又有審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

既有工部。又有三司使。而分散不一。凡若此

者。皆戾於古。而不宜於今。我朝之六部。則不

然。天下之官。悉歸吏部。天下之財。悉歸戶部。

兵部則掌兵籍。工部則籍工課。而無所謂樞
省計省。禮部主禮儀。刑部主刑獄。而無所謂
禮院刑院。其通於今。而不煩者。可知矣。

博物典彙 卷九

三十五

侍從

總論侍從之臣

書問命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戡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庶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國語近臣進。况。宋司馬光言於英宗曰。宜詔侍從之臣。每輪一員直資善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二十六

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范純仁言於神宗曰。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則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翰林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其體製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

博物典彙 卷九

但其名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志尚書郎

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

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

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

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

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

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

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三二

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

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

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

內命。凡邦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

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內

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

賢。外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救國書。及宮禁所

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

五四七

赦降德音。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審擇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丘氏曰。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二十八

所謂史官。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永樂初。太宗又揀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仁宗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講官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馮煥素褚無量更口侍讀。○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候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漢明帝時。張輔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二十九

附錄黃氏曰。昔者禹臯陳謨。佐唐虞之命。伊傅訓誥。懋商家之德。太公之冊書。拳拳乎敬義之辨。以戒武王。石保之旅裝。切切乎慎德之誨。以勉成王。其功不可尚矣。下而列國之君。猶知警蒙之戒。替御之箴。剛詩者以為美談焉。漢唐以後。此意微矣。陸賈以詩書勸高帝。而高帝不事。賈誼以禮樂勸文帝。而文帝未遑。魏徵以仁義勸太宗。而太宗行之不終。三君且然。他尚何說。而君子猶有所嘆者。程子在講筵。以正心為說。朱子在經帷。以誠敬為勉。胡康侯以一王之春秋。進諍。范祖禹以

五子之歌致戒。斯皆聖學之要領。帝王之
模楷乎。其若不足以語此也。

史官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宋置會要。所以纂
修國史。有修撰編修官。檢討官。○黃氏曰。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
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
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
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三十

皆嫌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
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
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
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
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
可謂簡而要也。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
所係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
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
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

新才學識三者之長。曾華所謂明足以周。其
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
文。足以深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
猶非其本也。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
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
本末兼該。可以爲一代之良史矣。

館閣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
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三十一

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
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
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書監。一
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唐制秘書省掌經籍
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雠典
籍刊正文。○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
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
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

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
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
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今代圖書皆藏
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本朝翰林之官
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
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聰
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開基既
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
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三三二

崇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
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
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為之。給冬夏衣。時賜
白金鞍馬。太宗永樂甲申。又命學士解縉選
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會祭等二十九人。俾
就文淵閣進其學。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
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為居止。列聖相承
按為故事。前後得人。比他進士為多。

附錄黃氏曰。漢有天祿石渠。以為校書之閣。

而閣之名自此始矣。唐有弘文崇文以為儲
才之館。而館之名自此始矣。逮至於宋曰館
則有昭文史院集賢之三館曰閣則有經典
子書圖書之六閣。昭文館大學士。史院大學
士。集賢大學士。皆為宰相之兼官。而此外又
有龍圖天章閣藏太祖太宗御筆。寶文閣藏
謨閣藏仁宗英宗神宗御筆。皆直學士之官。
蓋館閣之沿革如此也。然君子所美者司馬
公為館勘校文章學術。當代尊仰。神宗以為
與董子揚推相方。張橫渠為崇文校書。道德
仁義百代宗師。後世推尊與周程晦菴並驅
而曾南豈在史館九年。或稱其文如江漢星
斗。或稱其文如波瀾烟雲。其餘誠有所不足
數也。

博物典彙 卷九 侍從

三三三

博物典彙卷之九終

臺詠

史官黃道川參玄

臺官之制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正治令以贊冢宰

丘氏曰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其制則異矣。○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

博物典彙 卷一 臺詠

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滹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寧元年復舊門北闕王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

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

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

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宋初御史多

出任風憲之職以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

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舉職天禧元年詔別置

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

有急務聽非時入對熙寧八年詔監察御史兼

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黃氏曰古御史大

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

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禮

宗設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

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

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

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

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

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

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

皆得以糾察焉

博物典彙 卷一 臺詠

諸儒論臺官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恃亂仁道。荒政弗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用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職。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矣。曾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

博物典彙

卷一

臺諫

三

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

附錄劉氏曰。御史之官職。古今屢變矣。以御史掌書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訟獄之事。宋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諫諍之職。此其官職沿革之大畧也。御史之官署。古今

博物典彙

卷一

臺諫

四

屢變矣。漢謂之御史府。又謂之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又謂之大司空府。唐貞觀謂之御史臺。天寶謂之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羣縣。至宋則又有臺院。殿院。察院之三院。則又有中臺。西臺。南臺之三臺。此其官署沿革之大畧也。以其名之異。則唐以御史大夫為臺長。中丞為之副。侍御史為之屬。殿中以糾朝會班序。監察以察祭祀獄訟。而此外又有御史裏行之屬。宋之御史大夫為空官。中丞為臺長。臺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而此外有御史知雜之類。是其名之異也。以言其任之重。則漢之御史中丞。入朝與尚書令。司隸專席而坐。北齊御史中丞。出朝與皇太子丞相分道而行。赤棒前呵。則王公避路。繡衣行部。則守令解綬。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白簡飛霜。豪強屏迹。朱衣杲日。奸邪授首。是其任之重也。若乃歷代之得人。則固有

可言者矣。張倉爲中丞，明習歷律，陳咸爲中丞，總領考課，以至於霍光之貴重，未易劾也。而嚴延年爲侍御史，劾其廢立之罪，凡此皆西京之得人也。桓典爲侍御史，而驄馬見避，張綱爲侍御史，而豺狼苛問，以至梁冀之權幸，未易劾。而陳麟爲侍御史，劾其跋扈之罪，凡此皆東都之得人也。柳範之規拂，蕭復之剛介，王義方之抗奏，奸人，溫造之威望，稱職而劾褚遂良者，有若韋仁約，彈來俊臣者，有

博物典彙 卷一 臺諫 五

若紀履忠，唐之得人爲何如。呂誨之先見，趙抃之剛正，劉安世之號殿上虎，王素之稱獨繫鵲，而劾韓魏公之不押班者，有若王陶，劾文潞公之燈籠錦者，有若唐介，宋之得人爲何如。

諫官之制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秦始皇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以爲諫論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爲左右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丘氏曰：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諫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書省，并其所謂諫官者，不復置焉。惟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政，而兼以言責付之。○秦始皇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丘氏曰：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爲六科，科設

博物典彙 卷十 臺諫 六

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祖宗設官不以諫評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諸儒論諫官。

歐陽修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諫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橫軾曰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猶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

博物典彙 卷一 臺諫

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呂祖謙曰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官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日而察之於是設爲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之

封建

封建之始

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群牧班瑞于群后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馬氏曰封建莫

博物典彙 卷一 封建

知其所從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召會征討之事見於史記黃帝紀巡守朝覲之事見於虞書舜典故據其所紀以爲事始。

古者分封之制

禹承唐虞之盛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也有有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周武王致商之罪一戎衣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

又滅湯氏千三百國。○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
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
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
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
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
國。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爲開田。凡九
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
不與。○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測其地

博物典彙

卷一 封建

七

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
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
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陳氏禮書曰。夫列爵
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
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
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
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

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諸
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
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熾於盛而
無所屈。卑者。熾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
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從上
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
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熾於太多。
卑者不熾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
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

博物典彙

卷十 封建

一

畿服之制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
百里納秸服。四里百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一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舍武衛。五百里要服。三
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
里流。○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
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傳物典彙 卷十 封建

一一

百里曰蕃服。

牧伯之制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公羊子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

召公主之。

諸侯命服之制

周禮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諸侯立軍之制

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人。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小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傳物典彙 卷十 封建

一一

諸侯建官之制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朝聘巡守賞罰之制

具後不錄

秦罷侯置守

始皇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族疎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顛隲。天下神靈一統。皆爲群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

博物典彙 卷一 封建

一三

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馬氏曰。秦旣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爲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

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蔣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弑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爲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爲二氏以反理之評。詭道之辨。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爲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禱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爲是耶。則蘇柳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嘗遽曰。此公而彼私。作亂之具也。

博物典彙 卷十 封建

一四

漢以下封建之弊

馬氏曰。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秉建諸侯。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

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若
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
叔無官。雖同氣不怨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
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勦
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勦滅疏屬
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漢若
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親近而
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隕其身
矣。蓋有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

博物典彙 卷十 封建 十五

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
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
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禮。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
圭瓚然後受。有巡守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
嘗一日墮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
連數千里。未嘗為之分限。山澤膏腴。在其國者
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
於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是

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
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
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
求疵。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
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
之不啻如誦徙也。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
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
子姓。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遠。
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

博物典彙 卷十 封建 十六

意。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固
結之。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
縱恣。西晉是也。尅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
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
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羨名。則適足以為禍亂之
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已。固自不
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
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
賢。亦以為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

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爲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受內史之官。卽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悉縱

博物典彙 卷一 封建

一一

專擅。犯上作亂。後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謀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四分食。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

遷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邑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旣爲虛名。則受封建之俸祿。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盡捐以

予之地。旣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頗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旣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魚。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於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卽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譴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

博物典彙 卷一 封建

一八

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藩省

歷代監司之制

周書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令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身以引養引愷。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按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曰黃帝以來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未幾復爲刺史。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至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曰憲。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黃氏曰。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

博物彙編

卷一 藩省

一

博物彙編

卷一 藩省

二

衆所以監之者。尤不可無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畧。其流之弊。乃至任內而不一。權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旣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可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時並立。謂之三司。治者既有定之所。官職復有一定之制。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宜禍亂不作。民無宿寃矣。奈任斯職者。視爲故事。竟上無補於國。下無益於民耶。

歷代巡察之法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既

駭征夫，每懷靡及。其二章曰：我馬惟駒，六轡如
 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程子曰：遣四方以觀省
 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為
 使者。惟慮不能宣道也。○周禮：攝人掌誦王志，
 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
 和悅而正王面。○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
 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漢世既有郡國守相，
 以牧民，而又州設部刺史以監之，然猶恐其守
 相之不得其人，而部使者之不舉其職也。時遣
 博士具奏。卷十 藩省 二十一

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舉不平，苟何
 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
 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
 貨賂，割損政令。○唐太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
 十一人巡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
 俗，八計聽吏治，三利登僑父，四賦經財費，六德
 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評，審其哀樂，
 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
 其餘查省作業，察其越合，八計曰計戶，計戶，計
 以倍撫宗，視墾田，廉縮以稽本末，視賦役，簿厚
 以稽廉員，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
 以稽決滯，視盜竄，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聚寡
 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料曰茂異，
 賢良幹蠱，四賦曰閭閻，傢以奠稅度，產以乘
 征料，下壯以計庸古，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
 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
 冗食，蠲法之澆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
 事之非要。

歷代分州置牧之制并圖

舜典肇十有二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一而難任人發夷率服按丘氏曰有虞之世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以分治之在內則統之以四岳亦猶百揆統在廷之庶官也。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兩雅

博物典彙 卷一 藩省 二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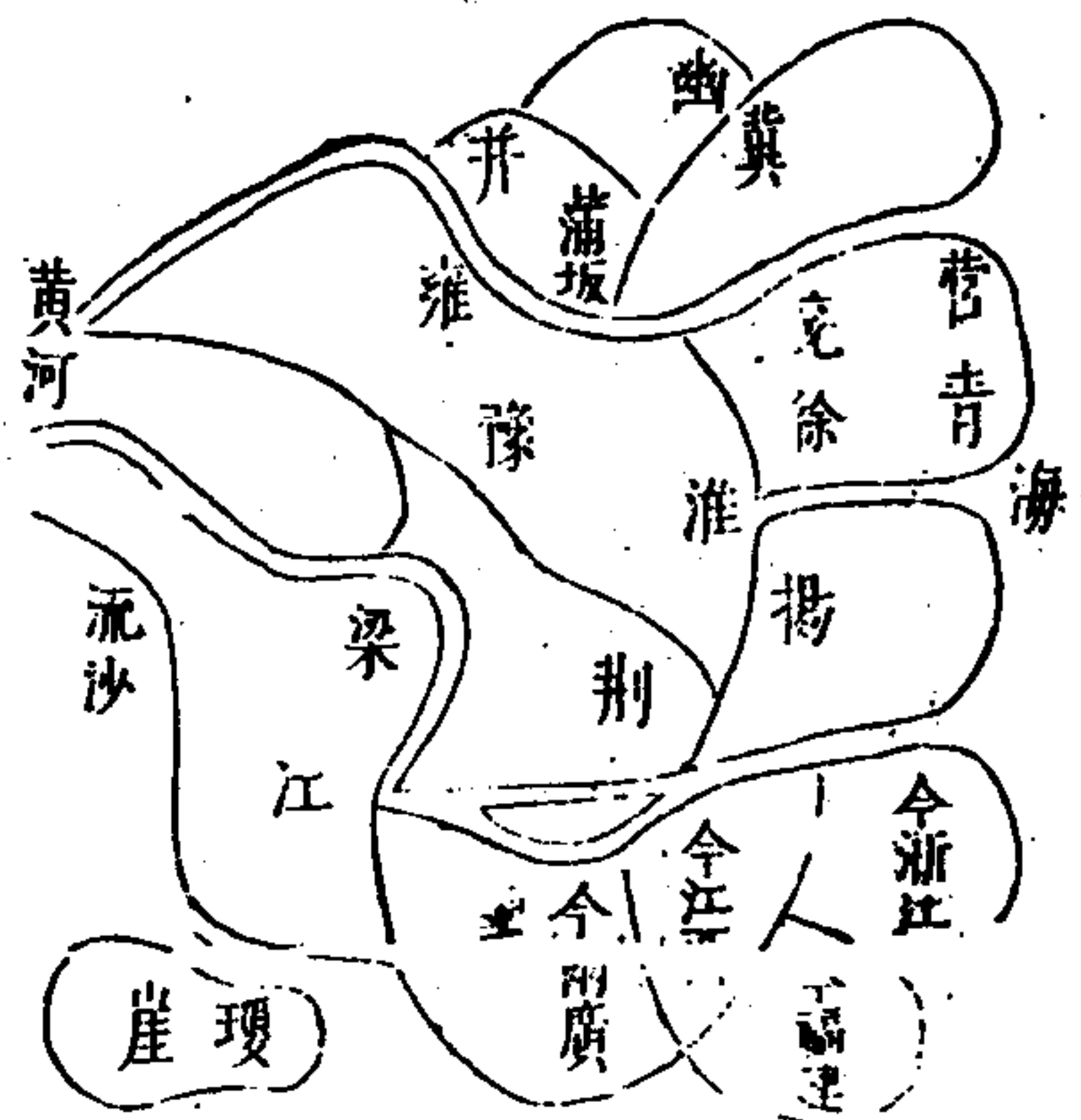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北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周禮聯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南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南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黃氏曰古者言九州有三禹貢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禹雅之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

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豫州曰冀州曰兗州曰徐州曰青州曰荊州曰揚州曰益州曰涼州曰幽州曰交州曰并州。唐太宗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勢分為十道曰

博物典彙 卷十 藩省 二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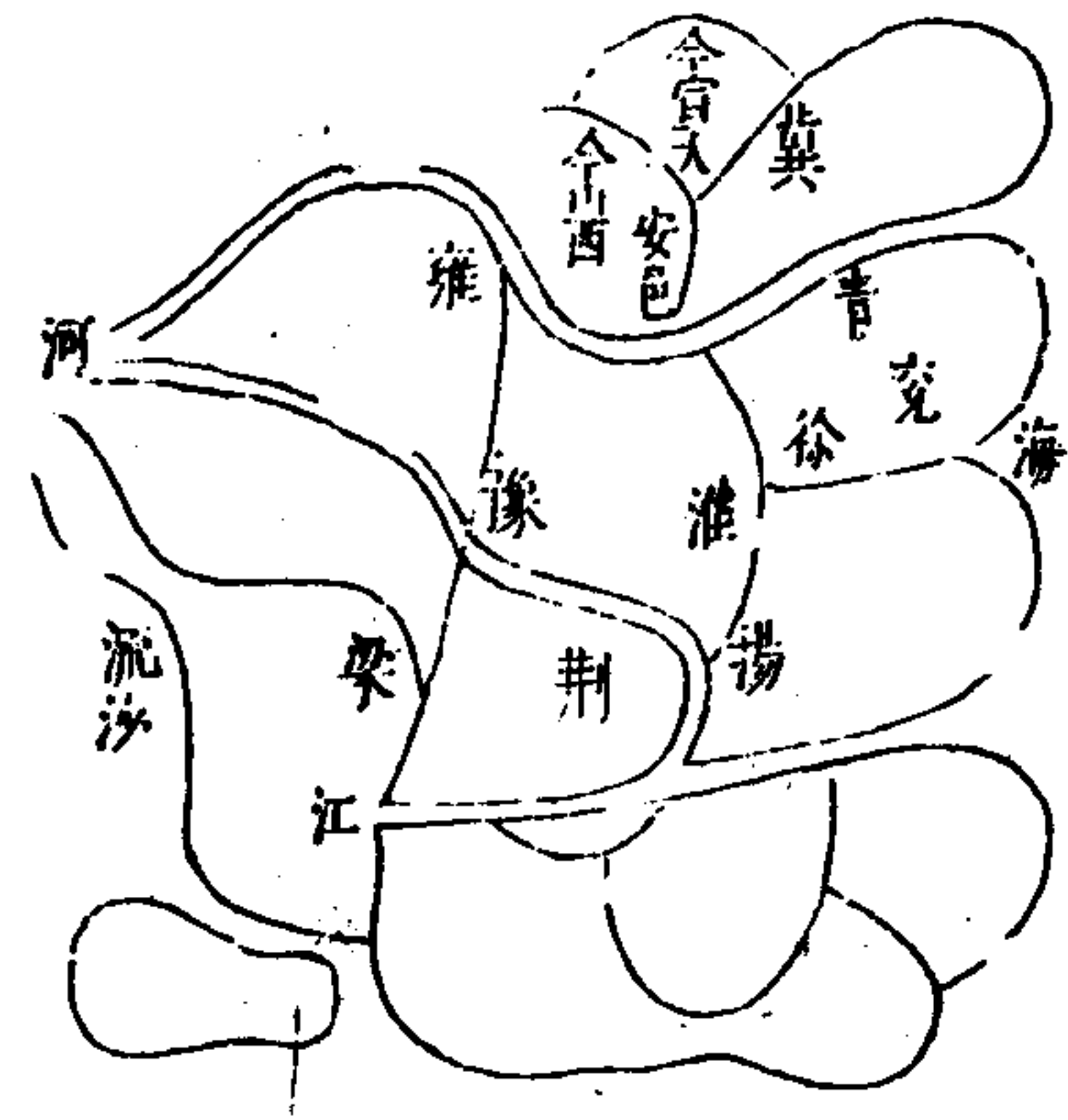
關內曰河內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曰隴右曰淮南曰江南曰劍南曰嶺南此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拆為十八路神宗又拆為二十三路曰京南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河東曰陝西二路曰兩浙二路曰淮南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等四路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曰燕山府。

舜肇二十州圖



朱子曰：中古之地，低爲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晉、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置牧。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分有州牧、侯伯。

夏九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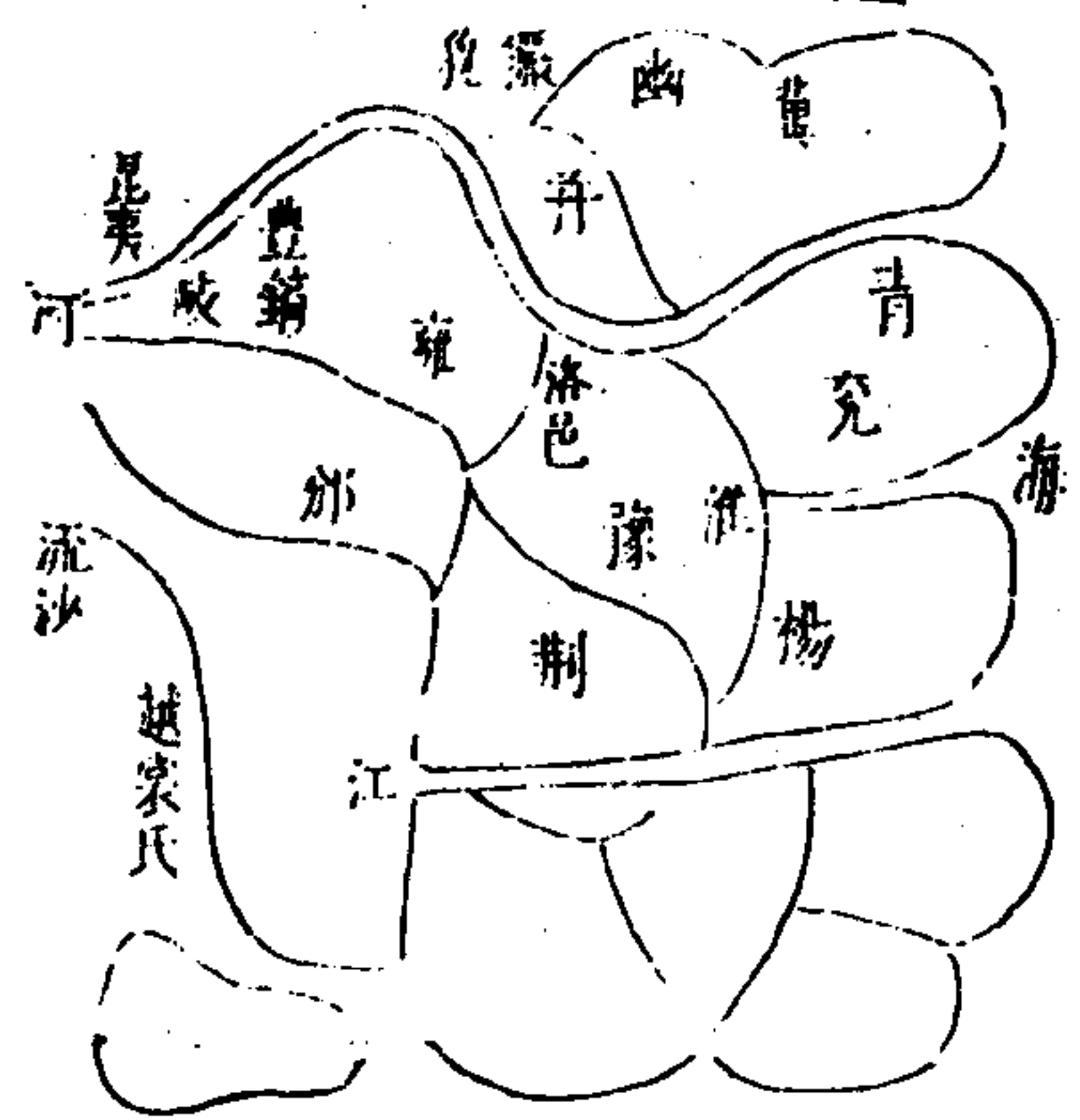
黃氏曰：按舜以前皆爲九州。至舜乃肇爲十二州。蓋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爲九州，商因之。鄭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禹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爲史者，至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晦也。

商九州圖



此州名依爾雅所載書之，蓋與禹貢縣方不同，故疑爲商制。

周九州圖



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陳氏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至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入州之伯，二伯則天子之伯也。

博物典彙 卷一〇 二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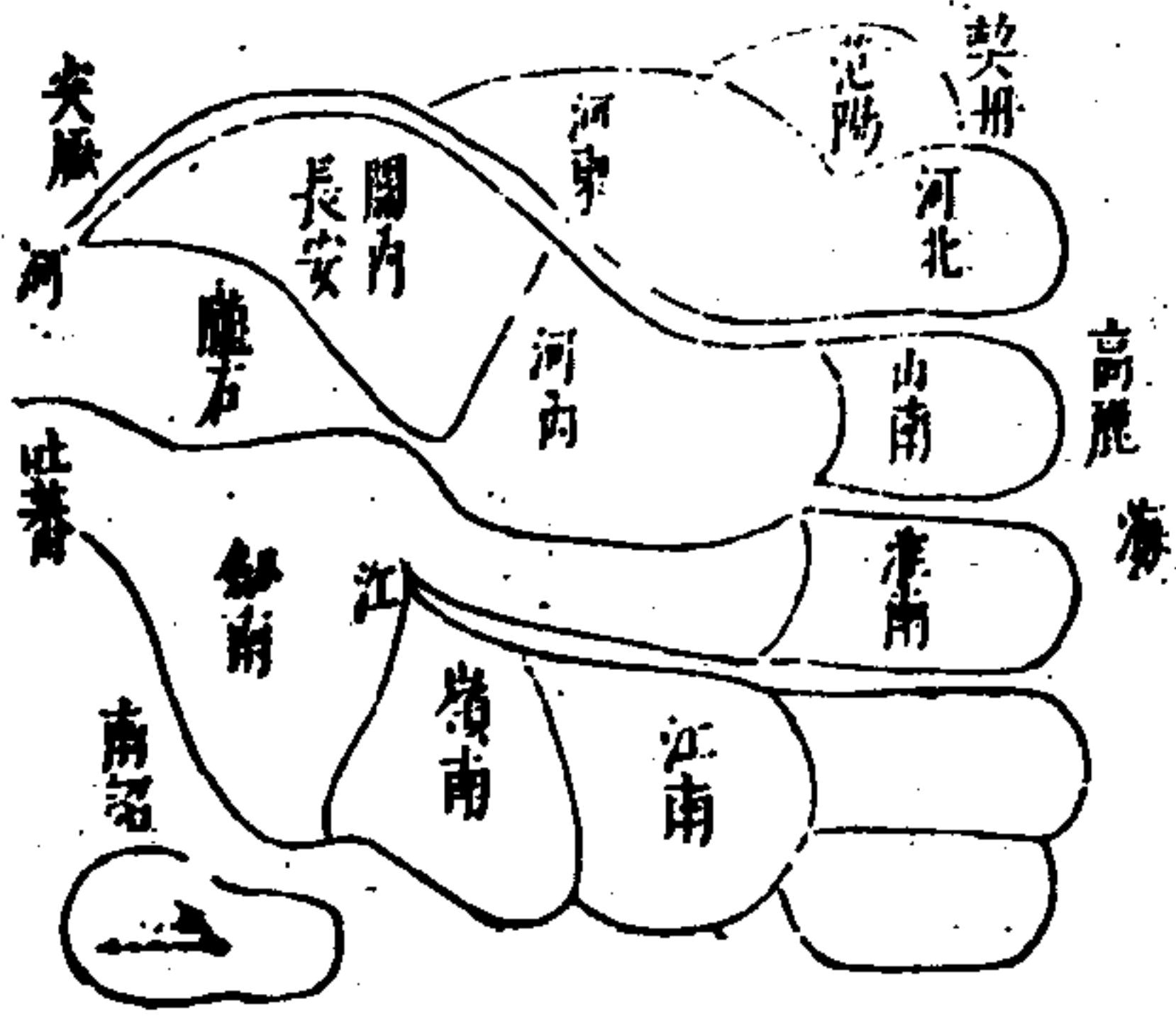
博物典彙 卷一〇 二二六

漢三十部圖



江氏曰漢十三部司各有郡國郡天子親親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置相以爲之治也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而在關中者則屬司隸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內河南河東凡七部在征和以前司隸所轄亦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監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隸府部亦此意也

唐諸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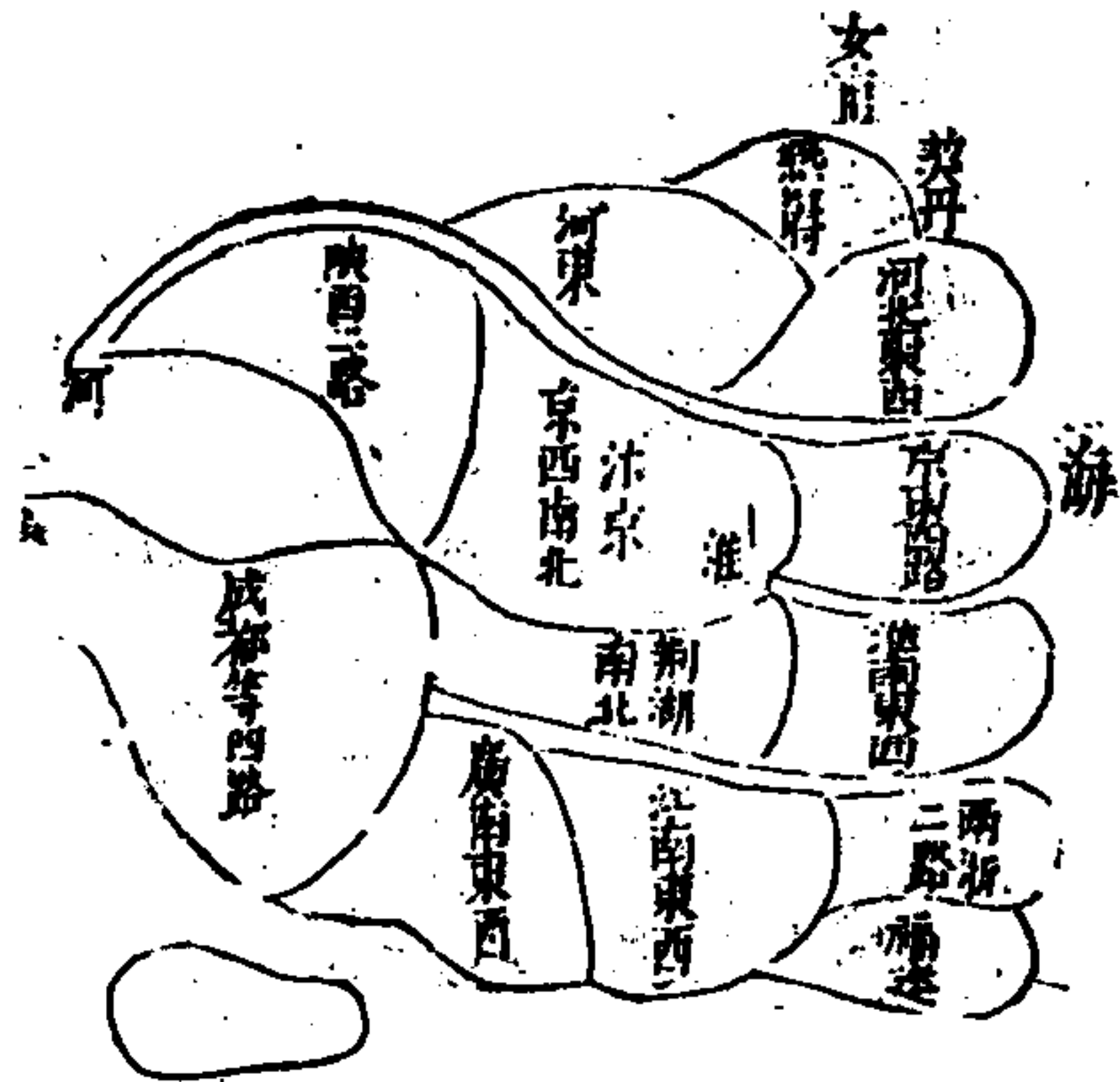
洪氏曰唐世於諸道置觀察司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則置節度使馬氏曰唐制一道兵政廢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度使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其事事者每道一人而已

事物紀原

卷一 藩省

二十七

宋諸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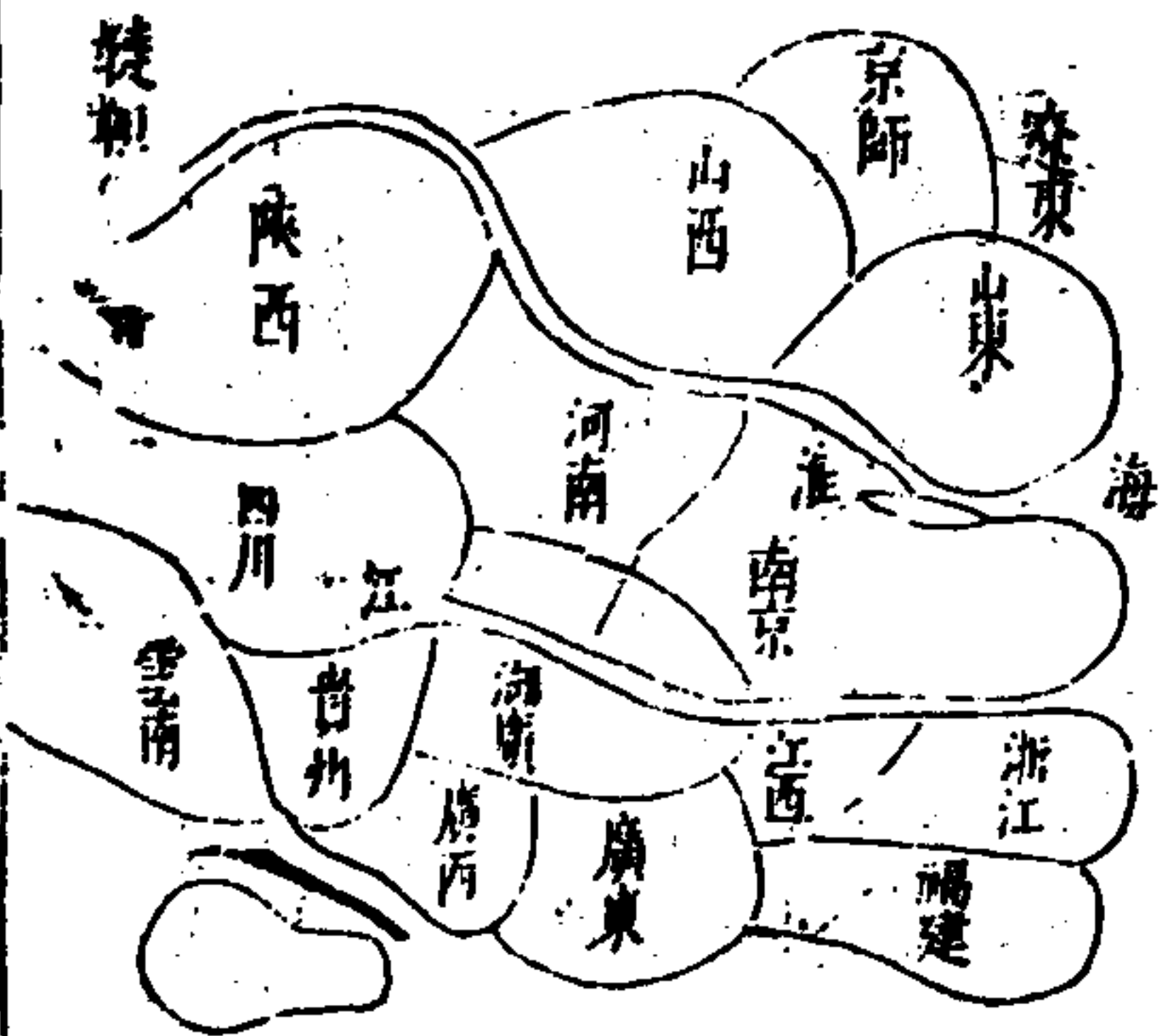
宋祖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乃始置諸道轉運使其後有安撫提刑制置經界招討等官馬氏曰唐宋中葉監司尤多蓋唐之多設監司起於開元天寶之興利如楊國忠爲相所領四十餘使又元道州言到官總五十餘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起於熙寧元豐之行新法如蘇子言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是也

事物紀原

卷二 藩省

二十八

大明一統圖



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畿內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隸隸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天子籓籞下與諸內司相頡頏不以直隸攝又按國初止十二布政司後華思州宣慰司以其地併貴州陞爲布政司永樂初平安南又立交趾布政司永樂

大明一統志圖序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盛。農以上。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而四百年間。遞相兼并。逮商受命。其能存者。纔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

博物典彙 卷一 藩省

二十九

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耗盡。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并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攘胡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部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峙。至晉始合為一。置州凡十有九。宋幾南北分裂。至隋復合為一。盡廢郡為州。唐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增至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偏據全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宣和申

又增至二十六路。元氏以狄夷八王華夏。內立

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

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於前。而東南島

夷則未盡附。惟我 皇明誕膺 天命。統一華

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

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里之制。則以

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以

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

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一百二十。八

博物典彙 卷一 藩省

三十

為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

慰招討宜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臣

禮者。皆以次具載於志焉。

博物典彙卷之十一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卷



郡縣

郡守

古者土分爲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邦國。都鄙爲六鄉六遂。諸侯之國。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所謂鄉遂。視後世之州郡。所謂鄉遂大夫。視後世之牧守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

博物典彙 卷之十一 郡縣

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主縣秩。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并舉孝廉。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用乃服從。其化。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中下三等。凡九等。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願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爲名。其實

博物典彙 卷之十一 郡縣

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民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宋太祖開基。華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別都。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知州軍事。大都皆兼兵馬總管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

馬

附錄史氏曰。英公治尚寬厚。汲黯治尚清滯。而增戶口。闢田野者。則有王成。召信臣焉。黃霸政尚寬和。趙廣漢政尚嚴明。而興學校。息盜賊者。則有文翁。龔遂焉。河潤九里。京師蒙福。天子所以勞郭伋也。而寇恂民為願。王常民為立祠。非有善政能如是乎。桑無附枝。麥穗兩岐。百姓所以歌張堪也。而宋均虎不為患。岑熙災不為驚。非有善政能如是乎。欲

博物典彙 卷一 郡縣

三

有若包拯。而前張後王之稱。邵父陳母之稱。皆治聲燁然者也。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戰國郡大而縣小。漢縣令長皆秦官。長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七等之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郡縣

四

差。○宋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諸縣。掌總治民政。勸以厲風俗。有成則兼兵馬都監。成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漢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唐玄宗引見京畿縣令。示以惠養黎民之意。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宋天聖間。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

猥下。貪庸老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賊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

附錄史氏曰。卓茂力行教化而民不忍欺。黃霸鋤擊豪強而人不敢犯。化致三異。則有魯恭。選受一錢則有劉寵。而小黃之政。上書願。又有焦延壽也。此非縣令之著於漢者乎。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郡縣 五

賈敦實。政尚清淨。而民不見吏。張允修。治從寬簡。而路不拾遺。推誠愛物。則有元德季。出俸貸租。則有何易。而醴泉之政。諸府願。又有李君奭也。此非縣令之著于唐者乎。若夫吳育知襄城。而宦寺索牛。則以理拒之。范純仁知襄邑。而衛士縱馬。則以法杖之。青苗不請。寧棄官去。免役不議。寧投劾去。則有美潛之與劉蒙也。民田植桑。存名著作。縣庭植栢。留號萊公。則有純仁之與寇準也。唐恕之

不奉行茶法。雖忤使者。民所利也。宇文之不。高估絹。雖拂轉運。民所便也。治簿書。恒錄寡。則劉晏在胸山之範。清如水。平如衡。則葉康直在穀城之誼。此皆縣令之著于宋者也。

里胥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合五家為比。使之相明。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丘氏曰。此成周六鄉之法也。比有長。閭有胥。族有師。黨有正。州有長。鄉則有師。有老。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郡縣 六

有大夫焉。○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丘氏曰。此成周六遂之法也。隣有長。里有宰。鄰有長。鄙有師。縣有正。又有師焉。遂則有人。有長。又有大夫焉。○又曰。周制內有大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隣長里宰。鄰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

朝稽古定制於天下。州縣在城謂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又制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在京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聽宣諭。其制視古爲詳。○又曰。古人識治體者。必重親民之任。而與民最親者。里胥也。漢人於鄉亭之任。三老之設。俾其訓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其繇役。嘗以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以爵。級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今願明勅有司。慎重其選。屬民而讀法。必如其周之族師。索鬼而祭祀。必其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之行其秩叙。如鄒長之趣其耕耨。稽其女工。如閭師之任農耕事。任圃樹事。又如隣長之相糾相愛。相糾使之有所警。而不爲惡。相愛使之有所勸。而必爲善。夫如是。將見恩澤下究。禮教興行。而風移俗易。比屋可封矣。

博物典彙 卷一一 郡縣 七

學校

舜命官設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虞夏商周學名

有虞氏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右學。左學。周有東膠。虞庠。

成周學制

博物典彙 卷一一 學校

人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

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一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朱中曰。古之為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七

功均輸。贏朒。方程。勾股。○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其不敬者。巡舞列而誹其。慢者。○王制曰。學正崇士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棗。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序。○學記曰。比年入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七

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漢學制

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後其身。太常擬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

稱博士弟子。

唐學制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策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尚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三十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

博物典彙

卷一一 學校

十一

宋學制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

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

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

以為太學法。著為令。○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

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

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

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彌封

磨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

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於籍。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十二

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

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

若一優一否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

下等免解。○程子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

義相先之地。而日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

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

高下。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

檢以厚風教。

國朝學制

聖祖以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士。四年聖學士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

歷代視學之制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典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

傳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十三

儀。祖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帝親臨釋奠。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親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顧見堂左右。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謂文宣王殿。行釋奠禮。

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列聖相承。事循是道。命坐賜茶。燕有衣幣之賜。錫以奠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錢于梓。士子入學之初。卽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

歷代養老之制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

傳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十四

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按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掖年養庶人之老。又按陳詳道曰。虞氏以燕。則以思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超恩禮之中。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

虞庠。○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口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群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中元元年又行此禮乃下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一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老恤孤幼惠寡稱朕意焉。按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口及養老於在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耆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酌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

博物典彙 卷一一 學校

一三

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一厨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行之。○丘氏曰養老之禮則自夏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也久矣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皆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歷代師儒之官

博物典彙 卷一一 學校

十六

馬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未始漢政使令無非教也以

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
後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
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
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
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
為謀。所教非所用。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
林德頌曰。祭酒博士立於漢。司業監丞立於隋。
監簿正錄立於齊。而國子博士則始於晉也。太
學博士。則始於梁也。武學博士。則始於宋也。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十七

附錄史氏曰。刻石傳經。儒林訂正。華山有賦
士林傳布。戴逵之與楊恭也。文質彬彬。時人
有歌。當世儒宗。天子致奠。賀德仁之與盧誕
也。昌黎入國子。而生徒相賀。楊汪講國學。而
通經莫屈。此非祭酒之有人乎。進退作則。動
言是做。陽城有之。嚴以師禮。扶善過。賈公
有之。張參手書九經。山揮口誦鹿鳴。此司業
之得人也。廣文先生。才過屈宋。國子先生。上
規姚姒。此博士之得人也。程明道洛中師表

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元祐名公。而擢為博士
伊川請為學政。而性理之學以明。安定教授
蘇湖。而體用之學以講。之數公者。尤古今教
官之最善者也。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學校

十八

選舉

成周取士之法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郡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選舉

十九

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五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其教云何。所謂六德六藝六行是也。德存於心不可見。故攷其行藝而

書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五百家為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夫。則於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師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選舉

二十一

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賓者。以賓禮敬之。而不取怨也。又曰。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又曰。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穎。若以告於王。而升諸大司馬焉。是之謂進

十也

漢取士之法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直言極諫者。○孝武時。令郡舉孝廉各一人。○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六年。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元康四年。詔遣大申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論之士。○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諫州牧歲舉茂才。○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備者試經舉文吏試章奏。

博物典彙

卷一 選舉

二二

魏取士之法

陳科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丘氏曰。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克之。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其弊也。惟據閭閻不辨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唐取士之法

隋始置進士科。丘氏曰。此後世進士科之始。至是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也。

唐取士之法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自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笑。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原以待非常之才焉。

博物典彙

卷一 選舉

二二

宋取士之法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論策試進士。○嘉祐時。進士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寢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滌蕪之士。不預選者。多毀修。然自是文體亦少變。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

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
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
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
賢。爾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
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
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
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
以有爲。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
音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

博物典彙 卷一一 選舉 二十三

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
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式。義者須通經有文。
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籠解章句而已。
○黃氏曰。宋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特旨。或
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於殿試。
多有貧不能歸。甚有赴河而死者。張元以積愆。
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
復縱之。於是群臣建議。臨於殿試。黜落嘉祐
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

不貳。是因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
窮之利也。

國朝取士之法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卽詔天下曰。自洪武三
年爲始。特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明經
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
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
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
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

博物典彙 卷一一 選舉 二十四

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
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
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
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
記。主古註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
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
以陳澹集註焉。

朱子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終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較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博物典彙 卷一 選舉 二五

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人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缺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

可用於世矣。

博物典彙卷之十一終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選舉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銓選

有虞選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皋陶曰。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在。

成周選法

博物典彙 卷之十二 銓選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致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食。兩漢選法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

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

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

世不遷官。蓋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

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

遂始於此。○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

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丘氏曰。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

有資格也

博物典彙 卷之十二 銓選

北魏崔亮選法

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琠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勵行。次若魚貫。執簿喚名。一吏足矣。何謂銓。銓。銓。銓。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唐選法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

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適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而銓察其身言。○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詔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備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

宋選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磨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嶽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

博物彙編 卷一二 銓選

三

博物彙編 卷十二 銓選

四

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神宗熙寧四年。定銓試之法。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出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

注官。

國朝選法。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吏部銓試之法。大略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為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

古今論選法

唐沈既濟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太。八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

大薄。臣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
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
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敘，然考校
之法，皆在書判簿律。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
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
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
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
擇之不精，法使然也。○蘇軾曰：所貴乎人者，若
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
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
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
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
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
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賦歛不
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
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
爵賞，愛名器，而臨臨者以爲不可，是身足恤哉。
近世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

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
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淺，而開
居之日長，以其莅官之所得而爲間，居仰給之
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附錄黃氏曰：昔者漢之盛時，未嘗有選法也。
成帝立常侍曹尚書一人，三公卿之選立二
千石曹尚書一人，以主郡國之選，而選法始
起。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
事。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
而選法漸密。順帝時，左雄爲限年四十之法，
蓋依倣古人四十始仕之意也。亦孰知學步
邯鄲而失邯鄲耶。昔曹魏時，陳群立中正九
品之法，蓋祖述成周命鄉論秀之意也。亦孰
知効擊西子而失西子耶。中正之法既弊，資
格之法加嚴。崔亮作備於魏，尤庭繼踵於唐。
自有中正之法，而寒素始不得進，故高梁閣
問坐登仕版，自有資格之法，而豪傑始不得
仰。故關雉譴諷立升要路。唐之時所用皆資

格也。選於尚書者為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為小選，東方之吏或選於各州，謂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吏不至京師，遣官往選，謂之南選。姚崇宋璟患斜封之濫也，乃合三選而通掌之，謂之通選。宇文融患吏部之不公也，欲精其法而分掌之，謂之十選。宋之時所用皆資格也。文臣升朝者屬尚書左選，幕職州縣官屬侍郎左選，武臣升朝者屬尚書右選，副尉至從義屬侍郎右選，選皆拘於吏部之資格。而

博物彙編 卷十二 銓選 七

天子不得予奪於其間也。於是墨勅之官自宮闈而出，如姚崇之停廢斜封，杜衍之奏罷內降數十，論者徒知墨勅之濫，亦孰知資格之不為不濫哉。選皆由吏部之資格，而宰相不得黜陟於其間也。於是堂除之官自廊廡而出，如崔祐甫除官八百員，李吉甫薦士三十人，論者徒知堂除之不公，亦孰知資格之不足為公哉。方今用唐宋之法而無唐宋之弊，宰相即吏部，吏部即宰相，無堂除之多門

也。無墨勅之旁蹊也。草野之士有所私憂過慮者，二事焉。吏部選士，專以科目，科目之行久矣。楊綰鄭覃李德裕之徒，欲廢之而卒亦莫能廢也。然專以科目，不亦太狹乎。若前代所謂辟舉者，誠能擇而行之，則庶乎遺逸之才卓異之士由是而得矣。吏部選官，專以資格，資格之行久矣。魏元同張九齡胡致堂之儔，欲革之而卒亦莫能革也。然專以資格，不亦太拘乎。若前代所謂保薦越資者，誠能一

博物彙編 卷十二 銓選 八

時行之，則庶乎俊偉之人瑰琦之彥由之而出矣。豈不猶愈於雜流吏員之出身乎。豈不猶賢於鬻爵任子之取人乎。

考課

有虞課法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周課法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方岳。大明黜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惠聽其致仕。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丘氏曰。周禮月中則有月要。旬中則有日成。

博物典彙

卷十二 考課

九

則是日月皆有考也。至於一歲之終則有歲會。則是一歲有考也。於是歲終大計則聽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之法。然猶各計其所治之當。廢當置者。而未行誅賞也。至於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歲也。大宰受之。每歲而詔于王。至於三歲。則誅其幽而賞其明。此三代盛世。考核嚴而會計當。上下相維。體統不繁也。其以此歟。○小司

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課具備。然後上之天子。

兩漢課法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考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晉課法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為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起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

博物典彙

卷十二 考課

十

月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唐考功之法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

功過。差以九等。大合眾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

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

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慎防。有二十

七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二最三善為上中。一最

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

傳物典彙 卷一二 考課

一一

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

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

下中。居官誦詭。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

也。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宋課法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開劇為月

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

叙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事。受代京。京朝

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

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其後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遷人流。內銓王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國朝課法

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於吏部。

吏部定其殿最。聞於朝廷。以行黜陟。本朝以

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

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

有虞之制也。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

傳物典彙 卷一二 考課

一二

行事功績。屬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

史考校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

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

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

九年通考。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

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而要。詳而盡。漢唐以來所

未有也。其以御史考校。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

也。書以考議。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

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古人論課法

董仲舒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職事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考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庶耻負亂賢不肯渾流未得其真司馬光告於其君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稷興樂若

博物典彙 卷一二 考課

十一

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過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精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常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青以諱眾委吏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恩積愆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

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各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久任

葉氏曰周官司士以久奠食何也蓋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揆其始而揆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驟遷也是故唐虞用人之法

博物典彙 卷十三 考課

十四

必三載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皆久任也唐虞之官簡故九載而後黜陟成周之官眾故三年而後誅賞今司士亦以三載稽仕任而進退其爵祿豈以一歲功勞而遽為遷轉之序邪昔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謗而欲殺之迨至三年與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施其技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要皆以三年而觀政也是故小司徒三年而大

比卿老以三年而實與。州長以三年而贊。廣與豈非以三年為中制。而可以為賢能選舉官吏。遷轉之敘乎。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蓋終其身而任也。康叔之主殷民。君陳之正周郊。則是外而侯伯。蓋老於國而任也。豈若後之任於內者。銖功勞以計進。任於外者。守歲月以希遷而已哉。漢有歲中超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穿官階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徙官者。低僚下吏。無以旌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有能以司士三年。精任。進退爵祿之法行焉。庶乎可得而言矣。

博物彙編

卷十二 考課

十五

推舉

古者推舉之道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誦。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解狐與荆伯抑為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為守。○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游舉賢詔

博物彙編

卷十二 推舉

十六

漢武帝詔曰。朕撰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闕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者當免。

唐舉官法

唐貞觀九年。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定爲三等。并舉王姓名錄奏。

博物典彙

卷一二 推舉 一一

○唐初所謂舉薦。卽後來所謂舉狀也。但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皆有薦人之權。則其途益廣。然所薦必試而後用。則薦人者必審而後。議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托而得之矣。

宋舉官法

宋太宗雍熙二年。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尙書省官。各於京官幕職州縣中。舉可升朝者一人。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爲轉運使。○真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

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亦畿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投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在內者。於閣門投下。在外者。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司馬氏光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言於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

博物典彙

卷十二 推舉 一八

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才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尙書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抄錄舉主

及所舉官姓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劫施行或過在京及外方有事執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

蘇氏軾論舉官策

軾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罪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勿

博物彙編 卷十二 雜錄 十九

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以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

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失察其去宜者又以不坐夫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又曰今之世所以重族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蓋以連坐者多故也如盜賊質切良民以求苟免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

博物彙編 卷十二 雜錄 二十七

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知之何終不能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有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

國朝保舉法

凡保舉人才洪武十五年令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永樂元年令內外諸司文職官於臣民中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各舉所知正統元年御史有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

知縣不舉。知縣有缺令在京四品以上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各部郎中員外郎掌科道官各舉一員俱從本部推訪除授不職者併坐舉。至五年令進士辦事一年。監生歷事考中併坐監三年以上。由吏員授官。曾歷兩考者悉聽保舉。十四年方面知府。并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有才能出衆。屈在下僚者。聽風憲官及上司舉薦。陞擢。景泰三年又詔各處見任官有屈在下僚。文學才行之士。隱於民間。文官罷職無賊犯。博物典彙 卷十一 推舉 二十一

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聽用。凡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等官。及教官。有政蹟才行者。許巡撫巡按官奏舉。

諡法

古者立諡之意

禮記表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郊特牲。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古今諡法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曰。太公望開闢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莖。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

博物典彙 卷十一 諡法 二十二

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韋昭辨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諡。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古史考曰。諡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善惡惡。爲諡。所以勉爲善也。○五經通義曰。諡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在。故謂諡也。

檀弓論公叔文子之諡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衛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疾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廢。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晉秦秀議賈克之謚

賈克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克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克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肉。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唐袁思古議許敬宗之謚

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肅。請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糾繩。如其不然。義不可棄。

唐梁肅議楊綰之謚

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常為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議有六。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按禮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併責於一名哉。若具采果在一。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齊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康禮不稱其名。則滅豶豕。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塞門反玷。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忘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天下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直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

齊物典彙 卷一二 謚法 二四

考故事。揚公之易名。請如前議。

獨孤及議呂誣之謚

故相呂誣卒。獨孤及議謚曰蕭。嚴郢議謚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俱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伯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真缺之恪德臨事。寤命之忠於其國。其文能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

博物典彙 卷十二 謚法 二五

而略其小。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原生於周衰。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濟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與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厥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無諛。近貞。惟多猜貳。近福。言

福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愷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福。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而為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也。

歷代賜謚之典

博物典彙 卷十二 謚法 二六

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謚法。曰周公謚法。曰春秋謚法。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來輿之書。曰沈約之書。曰賀琛之書。曰王彥威之書。曰蘇冕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取古謚法。釋以己意。而各為之法者也。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公有興霸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謚曰文。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

之全德也。衛武公有與基之業。衛武子有復國之忠。而皆謚曰武。一事之武也。有以一字槩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亭曰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實則曰文正。非以程朱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而鵬舉則曰武穆。非以鵬舉之優於孔明。召虎也。昔賈克將沒。憂謚而從子以爲是非莫掩。周札歿後。謚謚而庭論互有異同。鄭義以貪鄙而謚宜也。制詔得以揚其惡。敬宗以爽實而謚謬也。子孫無以訟其

非物其真 卷十二 謚法 二二七

究。他如秦秀謚何曾之謚。梁肅謚楊綰之謚。孤及謚呂誼之謚。司馬光改夏竦之謚。韓維之謚。榮靈常秩之謚。文忠言官之謚。京鎰執政之謚。秦檜得失一時榮辱千載。森乎其可畏也。幽厲之謚。百世不能改。先賢已言之矣。而撰謚法三卷者。乃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何邪。王文中孟貞曜之謚。而不免於愛人以禮之謚。先儒已論之矣。而續謚五十。乃謂以待世天爵之君子何邪。我朝洪武之初。惟武臣有謚。如中

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歐襄武。熙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文學。陶安章溢之治才。亦未嘗有謚。蓋始於姚恭靖公廣孝。胡文穆公廣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黃忠肅之精銓。曹文清之崇德。行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清惠之平獄訟。皆無忝其實者也。○按昔謚議皆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考其行狀。擬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

非物其真 卷十二 謚法 二二八

擬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群臣得謚者。皆出于恩賜。但人臣行實。九重未易周知。而請乞成風。有失古意。請自今以後。于法應謚者。許其子孫具行狀進呈。并稽查其歷年舉保之詞。與糾劾之語。參定之。仍下本所學校。取呈以考其卿評。後下經任地方學校。取呈以驗其行實。潛德尙可闡幽。何必京堂三品。而後錫之謚乎。漢時尙有議武帝廟樂者。况人臣謚或與實。年久論定之後。又何難于駁正也。

但先年大臣謚文者以行不以官。近惟官翰林者謚文而餘多寢揆之周公之法然耶否耶典禮者亦所當核正者也

博物典彙卷之十二終

博物典彙 卷十二 謚法

二二九

博物典彙卷之十三

田制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卷

總論古今田制之異

書館

黃氏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覆。而姦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聚更數易。視其地如轉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受。其姦蔽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若復三

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由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

博物彙編 卷十三 田制 二

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處。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商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致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田制之始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鑿井於中。則田井之原。其來遠也。

周田制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畜身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蔬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四曰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

博物彙編 卷十三 田制 三

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

廣一同。大司徒之造都鄙。辨其不易一易再易之資。遂人之辨郊野。分其上地中地。下地之等。秦廢井田。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黃氏曰。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廓。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謂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

博物典彙

卷一三 田制

四

數年一代。是將誰使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天下將不暇耕乎。由是觀之。則井田已廢千餘年矣。決無可復之理。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斯可矣。

漢限田代田之法

漢文帝時。董仲舒說上曰。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濶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漢哀帝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北魏均田之令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爲豪戶所占。業雖桑。并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上善其議。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戶絕者以爲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下六頃。其田則更

博物典彙

卷一三 田制

五

代相付

北齊永業之制

北齊孝武河清三年。爲永業之制。令男子十八受田六十。而免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不宜桑者。給麻田。

後周立司均之官

後周文帝親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川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

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唐定口分世業

唐始定受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二百四十步為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小者為狹鄉。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不復授。

宋田制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田制

宋興建隆初。分命當參官往諸道郡田。至紹興初。又嘗行正經界之法。從李椿年之議也。至王安石散青苗。頒方田於神宗之時。農民自足無安靖之具。賈似道創官藏收租額於理宗之時。當時以為有無窮之害。

林勳政本書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遊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美者。

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丘氏曰。勳此書。朱子呂東萊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率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絹四十餘疋。綿三千四百斤。取民過重。恐非今日所宜用者。本朝田土之制。

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斂。務要編入黃冊。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其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田制

不許酒派。詭寄。犯者律有常憲。其民間開墾荒田。從其自首。首實三年後。官為收科。仍仰所在官司。每歲開報本部。以憑稽考。

附錄袁氏曰。古者料民任地。田皆上有。而公田之入。止藉民力。豐凶共之。故田無不均。賦無偏重。阡陌已開。田始私市。屢訛而稅。賦法亦更割裂縱橫。難認八家之井。絲布銀絹。非出百畝所收。故古者重田。今者重賦。重賦。故邊界之分寸必明。而不為頭會重賦。故薄書。

之毫釐必計。而安問。溝涂。或一人而田有數
圖。則數圖而戶併一。扇荒區可藏腴產。高圖
或是汙濼。旱潦則被災之分數難稽。徵收則
紙上之栽桑易隱。官特總其大。凡胥則巧爲
變幻。歲增秒忽。鄉戶莫知。近插毫釐。中產不
辨。圩無定坵。坵無定畝。肥瘠一則。廣狹懸殊。
倏忽飛走。鬼不得而原也。至於富人出銀曹
糧。貧人買糧包納。多推少收。有總無散。西北
曠壤。好弊尤多。大畝千步有奇。小畝不滿二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田制

八

百。皆蹂奸胥狡獪。那核所致。坡公號稱豪傑。
而忠按地更賦之難行。可易言哉。嘗考周禮
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
我朝黃冊每里一圖。亦其遺法。然小民繡
錯。而居圖於東。而家於西。田地則星分棋置。
千古不易。故人不可以圖拘。而田則可以圖
得也。惟以田繫人。不以人繫田。是以增損出
入。莫可踪跡。愚謂宜盡天下田重爲丈量。因
地定賦。魚鱗圖之。占田者書其下。里爲一圖。

圖分十甲。里長各掌之。圖列黃冊之後。占田
之人。十年更書。圖則如故。歲當大造。里長察
之。卽歲之收除。以窮田之交割。或有失覺。或
爲姦利。以致糧徭役租稅里長代辦。蓋先
王之世。八家同井。宅在田畔。人之所耕。粟共
知。賦之所入。粟共供也。故弊不作。今則彼此
殊方。田宅異所。一里之人。日不相識。一甲之
田。足不相躡。欺隱之罪。里長雖同。未嘗實責
之。故弊端百出。誠能圖田糧。明律令。一圖之
稅。必問其田。一圖之田。必問其長。同在此間。
孰嚮孰承。孰洒孰寄。其知必詳。而又有代辦
之虞。其防必至。不然則里之田賦。雖如圖。未
免陰縮胸。國之田賦。雖如數。未免私登降。漸
積漸差。復如前矣。蓋井田誠爲腐談。然聽民
欺隱。通爲君臣。而不做其遺法。以齊之。可哉。

博物典彙

卷一三

田制

九

水利

古者導水之法

虞書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恭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畝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舉大小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州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澮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十

博物典彙 卷十三 水利 十一

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稱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澮。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識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執。必因地執。

後世水利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渠。令今為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為渠。用溉梁。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壩。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漑。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

博物典彙 卷十三 水利 十一

為守。後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蹟陂塘。其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古今論水利

馬氏曰。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謂之澮。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

而至於二尋之滄。則夫一同之間。而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捐賦役之入。以治溝洫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爲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歲。不幸靈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

博物典彙 卷十三 水利

以紓水患也。黃氏曰。成周以前。井田與溝洫之制並行。旱乾則有蓄水之所。霖潦則有泄水之地。當是之時。民無水旱之憂。而常獲豐登之利。非遇大災變。不至於捐瘠也。自秦以後。井田廢。而溝洫隨之。尚賴有民社之責者。因川澤之勢。而興灌溉之利。非惟農民賴之。而爲國家之益也。亦不少矣。世之守令。能有興修水利。以爲一方無窮之惠者。上之人。其尚旌異而顯懼之哉。

賦稅

唐虞賦法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上。別九州。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錯。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墳。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中下。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孔氏曰。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鍾。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博物典彙 卷十三 賦稅

三代賦法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徵其實皆什一也。朱子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投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同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也。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秦賦法

秦舍地而稅人，收太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漢賦法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稅，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唐賦法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及綾，總共二丈，絹三兩，輪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

兩稅法

卷一三 賦法

十五

夏輪無過六月，秋輪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黃氏曰：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下，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租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索，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因其地宜，立爲等則。

徵之於夏者謂之稅。徵之於秋者謂之糧。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

宋賦注

宋之財賦。大抵三變。每變每重。國初爲最輕。熙寧之後。王安石以言利爲宰相。常賦之外。有青苗免役之錢。坑冶權貨之利。雜焉而出。洎乎南遷。則今歲金帛若干萬。納女真。明年金帛若干萬。賂蒙古。而民益困矣。

國朝東南之賦

博物典彙

卷十三

賦法

十六

丘氏曰。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唐宋以來。國計咸仰於是。其在今日。尤爲切要重地。韓子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兩浙兩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和此天下爲重。其額糧比

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分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

博物典彙

卷十三

賦法

十七

土貢

禹貢記九州之貢

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鹽絺。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羽毛齒革。豫州厥貢漆泉絲紵。梁州厥貢鏐鐵銀錫。峽磨。雍州厥貢球琳琅。

成周貢法

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

轉物典彙

卷十三

土貢

十八

七曰服貢，八曰苻貢，九曰物貢。○大行人九畿之貢，其前封建類。○春秋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胡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克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來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購求車求金，皆書曰求，而後戒也。

漢貢法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節。

各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今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澤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轉物典彙 卷十三 土貢 十九

唐貢法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德宗既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微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所在。

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飲或減刺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宋貢法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獻貢。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役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王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陪

博物典彙

卷十三 土貢

二一

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典恩賞。上始卽位。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軍實。無許占留方鎮。關帥守令文臣。權知所在。場院問遣京朝官。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爲清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葉。帝怒。則愈。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孝宗

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珠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其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國朝貢法

太祖皇帝於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

博物典彙

卷十三 土貢

三二

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鱗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若爲定額。俾其歲辨。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關之周。則折租以市。凡唐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後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

戶口

歷代恤民之政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笑。丘氏曰。漢律人出一笑。今人出五笑。罪之也。章帝元和二年。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後其夫勿笑一年。三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其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博物典彙

卷十三 戶口

二二二

周人版數之詔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小司寇及之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丘氏曰。始之內史。以書其名。繼之司會。以計其數。終之冢宰。以統其成。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

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之于王。王拜受之。

漢唐宋戶口之數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丘氏曰。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丘曰。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杜祐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

博物典彙

卷一三 戶口

二二三

百三十有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總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叙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胡寅曰。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及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削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昇鑄聚斂。受諸道。

151126 子部 戶口 9 二二二

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天。

附錄黃氏曰。三代以上。戶口莫盛於成王之
時。凡一千七百三十萬。四千九百二十有奇。
兩漢以來。戶口莫盛於平帝之時。凡一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有奇。唐之戶口莫盛
於玄宗。凡九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有奇。宋
之戶口。莫盛於神宗。凡一千三百九十一萬
有奇。蓋其登耗有由然矣。自其有兵革之禍
也。彫耗於戰鬪之場。枕籍于干戈之後。而民
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役之害也。根連株黨
於羅織之獄。勞筋苦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
不聊其生。苟非此數者。而使之安。至家之
生聚。遂於田野之樹蓄。戶口惡有不平乎。
又曰。戶口之逃移者。朝廷非不留意也。又有
庶民之官矣。然其逃移者。皆無一尾之覆。無
一隴之植者也。招之雖來。誰能奠其居乎。今
莫若隨處許其報籍。如宋之分客戶。至凡。凡
客戶皆輕其稅役。則庶乎可矣。

博物典彙

卷一 三 戶口

二十四

古今論民數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
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平。故民數者。庶
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給貢
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
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
民數乎。杜祐曰。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
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
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
官有比閭族黨州縣鄉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
其人。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
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
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
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博物典彙

卷十三 戶口

二十五

役法

周役法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

博物典彙

卷十三 役法

二二六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均人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徒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而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

胥徒之有備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美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後役之法。

漢役法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一歲屯戍。一歲力征。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漢高祖四年初為笑賦。馬氏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

博物典彙

卷一三 役法

二二七

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笑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徒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丘氏曰。後世戶口之稅始此。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鄉老以事相教。勿復經役。而以畜夫收賦。以遊徼禁盜賊。所以後民者。歲不過三日。當屯戍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此因秦制也。武帝天漢四年。願役有七科之請。一吏有罪。二十七命。三贅婿。四賈人。五故有市

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大父母有市籍。昭帝元鳳中。顧役有三品之號。一卒更。二踐更。三過更。

唐役法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鄰。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桑農。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若者爲坊。別置方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唐太宗初置租庸調之法。謂之庸者。歲不過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俱免。

唐物典彙

卷十三 役法

二十八

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其後楊炎爲相。廢租庸調之法。取大曆中一年科歛最多者爲額。總定爲兩稅。則租庸調俱在其中矣。數年以後。庸錢已納。差役如故。言制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澗狹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宣宗時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委令據簿科差。

宋役法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辦書手課督賦役。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處候揀摺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丘氏曰。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凡當役人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助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催直多寡。隨戶等均取。催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

宋物典彙

卷一三 役法

三二九

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丘氏曰。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催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蓋嘗推原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惟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勸之出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

至僱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閭門安坐。可
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利之道
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
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斂。則民樂於雇之使矣。
因其利而去其害。一役皆可行也。乾道間。又
有議役。令民量家業之厚薄。隨戶役之多寡。輸
金買田。適當役者。以田給之。淳熙中。又令浙西
官田。悉以分給諸郡。以克民之義役。然義役僅
行於山陰之諸縣。他處雇役如故。

博物彙編

卷一 三 役法

三十一

本朝役法

會典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詔上中下
三等。人戶。仍開軍民。竈匠等籍。除年里甲依次
克當外。其大小雜派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
等人戶。點差。凡民年八十之上。止有二子。若
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令僱人。代替出官。無
田產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洪武十八年。令
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為賦役冊。貯於廳事。
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

理財

周官理財之法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一曰邦中之賦。二曰
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
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
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
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
曰芻秣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博物彙編

卷十三 理財

三十一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詠。以受其貨。賄之入
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
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
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
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荒。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節用。凡萬民之
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

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
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
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入焉。○外
府掌邦布之人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
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司會掌邦
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
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
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
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
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郡吏
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
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
冢宰廢置。○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
九正九事。邦中之版籍土地之圖。以周知人
出日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八千職幣。○職內

博物典彙

卷一 三 理財

三十二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
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財用。○職歲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
待會計而攷之。○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
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則。皆辨其
物而奠其祿。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
終則會其出。○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
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
詔國用。以治年之豐荒。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博物典彙 卷一 三 理財 三十三

博物典彙

卷一 三 理財

三十三

繡上也。人三繡中也。人二繡下也。若食不能人
二繡。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
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掌粟入
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
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黃氏曰。周
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財之法
若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
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於太宰
者。尤為詳焉。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

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鈎稽之者。日有月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舍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豈古昔聖君賢輔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哉。蓋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繫焉。是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理財 三二日

已。先儒謂自其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原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者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轉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什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

漢理財之政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谷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山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漢高祖時張蒼為計相。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理財 三二五

唐理財之政

唐制度支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度之。德宗時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錢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

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糶價。○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經其多少。○李翱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其所謂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其言尤爲警切。

博物典彙 卷一三 理財 三二六

宋理財之政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恩數與參樞同。○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纒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棟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其民耳。朕終不以此目供嗜好也。

國計簿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景佑。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陸贄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理財 三二七

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宋蘇軾曰。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

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
 持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
 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
 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
 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
 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
 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
 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
 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
 得物典彙 卷十三 理財 三十八
 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
 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
 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
 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
 費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口冗吏二口
 冗兵三口冗費三冗既出天下之財得以日生
 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爲無不成
 所欲無不如意矣○曾鞏曰天下之費有約於

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
 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
 以約之由而從之

博物典彙卷之十三終

博物典彙 卷十三 理財

三九

鹽法

鹽之始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周禮鹽人之職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鹽法

管仲與鹽筴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戶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荊薪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粟。毋得聚庸而煮鹽。呂祖謙曰。自此後鹽禁始開。

漢鹽法

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鹽。鹽官。子

牛盆敢私鬻鹽者。鈇左趾。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百姓爭利。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丘氏曰。置鹽官始於漢。

唐劉晏爲鹽鐵使。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以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獲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鹽法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願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丘氏曰。此後世詔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贖邊兵中緡金銀。以實官庫。無起情丁

唐劉晏鹽法

唐劉晏爲鹽鐵使。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以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鹽法

歲獲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

焉。

宋鹽法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願末鹽。端拱二

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丘氏曰。此後世詔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

糧草。以贖邊兵中緡金銀。以實官庫。無起情丁

夫之接無冒淡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
 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安邊足用之良法也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
 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
 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
 無運而民力寬林駟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
 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
 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
 贖得鹽為利 丘氏曰此宋朝轉搬之法○陝

博物典彙 卷十四 鹽法 三

西河東類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
 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
 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
 之費 丘氏曰鹽鈔之名始此

國朝鹽法

黃氏曰我朝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
 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
 過界每引以二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
 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

則例出榜召商中納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
 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
 常服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
 次人到即於支給謂之存積存積既與常服逐
 數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
 無以異於前日之常服商賈待口久而支出難
 其利微矣○國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永樂中
 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自行耕墾蕪築堡
 聚所以食足兵強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

博物典彙 卷十四 鹽法 四

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止每引輸
 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
 每引課銀四錢二分至弘治時戶部尚書葉洪
 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洪言遂准運司納
 銀類解戶部於是商賈不復在邊易粟悉資稅
 運矣致令千里沃壤莽然荆蕪米一石甚至有
 時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嘉靖以來增
 至七錢矣所以報中少而國課益虧故復鹽法
 以紓邊困鹽引鹽以來商賈乃最急務云○河

東有池鹽。滇蜀有井鹽。八閩有曬鹽。惟兩淮兩浙滄濟之鹽。所用半于方內。○寧夏有鹽池大小二。其鹽皆不假人力。自然結成。○舊制兩淮鹽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鹽額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原無餘鹽之例。嘉靖二十九年。詔革餘鹽。不二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從之。餘鹽復行。○今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考初制。煎鹽竈戶。以附近丁產。殷實人克之。免其雜泛。差役分給鹵地。以爲刈煎。分給山蕩。以爲薪蒸。每一引鹽。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所以復給竈戶者。至厚。其時招商課額既輕。又無搭配之擾。與守支之苦。及改輸粟之法。商人以粟收引於邊。而支鹽於場。引到即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鹽法

五

文官吏不得留難。勢要不許占中。商人實獲其利。故樂於報中。其後蠹弊日生。竈戶場蕩爲總。催者兼併。又禁餘鹽。不得私賣。官抑其價而收之。每餘鹽二百斤。給米或麥止一石。更有廢其米麥而徒征其餘鹽者。於是杜戶重困。逃亡者比比。及改運。司納銀。至於長蘆兩浙。兼配搭支一商而三路守候。且有斗頭火耗查盤開領。勒令等用費。更不貲。又分鹽額而二之。七分爲常服。三分爲存積。常服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者。

博物典彙

卷十四 鹽法

六

也。存積者。積鹽在場。遇用急缺。許增價開中。越次放支。於是奸商爭以此爲捷徑。而常服之鹽。益壅。至有祖孫相守而得支者。又有夾帶之條。卽商人附引餘鹽。而措尅進奉之臣。亦以夾帶。例割沒之。歲上割沒課。嘉靖末年。多至百萬兩。此皆明奪之商人者也。又有權豪勢宦。遇開中。餘鹽之歲。陰營之。使使者及撫臣預定其支。放之鹽額。在某處。多日買窩。商人至。則以其窩賣之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而不得者。此輩一旦

坐而收其厚利矣。是皆商人之苦也。

博物異乘 卷十四 鹽法 二

茶法

唐趙贊倡稅茶之議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克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從張滂請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租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贖。丘氏曰。茶之有稅始此。

博物異乘 卷十四 茶法 八

唐王播置榷茶使

唐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為相。置榷使。自領之。丘氏曰。置使增稅。遂為生民無窮之害。

宋茶法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陽新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兩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需之。太祖曰。道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

價值。○陳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調利害，第爲三等。副使宋太祖曰：「吾視上等之說，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買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減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宋以茶易馬

宋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

傳物典彙 卷十四 茶法

九

茶於秦鳳熙何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自熙寧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之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觔，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丘氏曰：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

本朝茶法

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私。凡前代所謂推

務貼射交引茶，由諸種各色，今皆無之。惟於四川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於行茶地方，張掛榜文，俾民知禁。又於西蕃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耳。○考洪武五年，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四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觔，今有司時候西番易馬，從

傳物典彙 卷十四 茶法

十

之。至三十一年，置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宜慰司茶倉四所，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茶課，仍收礪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茶課歲額五萬餘觔，每百觔加耗六觔，商茶歲中率八萬觔，令商運賣官取其半，易馬。新馬番族，洮州三十，河州四十三，又新附歸德所生番一十一，西寧一十三。茶馬司收貯官茶，立金牌信符爲驗。洪武二十八年，駙馬歐陽倫以私

販茶撲殺。國初茶禁之嚴如此。

博物彙編 卷十四 茶法

十

雜權

權鐵

周禮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器者。鈇右趾。沒入其器物。

征商

周禮大宰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大府掌九

博物彙編 卷十四 雜權

十二

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塵人凡珍異之有滯者。飲而入于膳府。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應。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訛。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為私志。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

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

榷酤

酒詰于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日祀茲酒。惟天降命。摩我民惟元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別汝剛制于酒。厥或誥之曰。群飲。汝勿俛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酒

榷物其美 卷一 雜推 十三

人掌為五齊三酒。泮氏掌國之六禁。幾酒。建酒。司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呂氏曰。周公作酒誥。以告康叔。是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也。至於周公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為醢。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與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然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

日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迨私象。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

榷物其美 卷一 雜推 十三

荒政

成周荒政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背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婚。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博物彙編

卷一四 荒政

十五

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百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丘氏曰。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關梁不稅。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李惺平糶法 耿壽昌常平倉

魏李惺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

博物彙編

卷一四 荒政

一六

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饑饉。糶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救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糶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丘氏曰。壽昌常平之法。非不善也。然年之凶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或連歲荒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收。苟其歛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無膏粱。不種五穀。宜倣此法於要害去處。立常平倉。專差戶部屬官。往蒞其事。隨

其熟而收其物不必專其一。因其時而予之價。不必定於官。視年之豐歉。隨時糶糴。立倉用。書。昌之名。歛散行李。理之法。庶乎其可也。

長孫平義倉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官。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劉晏備荒之法

唐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

博物典彙 卷十四 荒政 十七

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制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使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免。其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凶。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消息。

富鄭公青州救荒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移就食京東者不可。

勝數。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

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

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

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

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餼慰。藉出於至誠。人。

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

擅取。歿者為大冢。塋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違。

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

趙閱道杭州救荒

博物典彙 卷十四 荒政 十八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汴之越州。前民之未。

饑。為書問屬縣。苗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有幾。

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餓民使治之者。

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

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藉者有幾。具存。使。

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朱子社倉法

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朱子請於。

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

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欵散。小歛則獨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待息米造屋三間。乃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之他處。

呂氏祖謙論荒政有四

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以流過

博物與矣 卷十四 荒政 一七

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附錄劉氏曰。禮言天子之救荒。曰膳不舉。樂食不祭。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然又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救荒固不若備荒之有素也。詩言先王之憂旱曰。鞠哉庶正。收矣冢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然又曰。在幽則有積倉。崇糧。在申則有時糧。饑糧。則憂旱固不若防患之有素也。又曰。辟鈇公救荒之策。為九計。蠲租稅也。罷冗吏也。縱

流民而不禁也。募入粟而有賞也。朱文公救荒之政。為尤善。放田租也。勸出粟也。招誘商人也。戒飭官吏也。袁氏曰。夫歲蓄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古者人盡校田。耕三餘一。遺人掌委糶以行施惠。廩人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卒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儲積。野鮮蓋藏。無論三年九年。即一歲饑饉。小民能不假貸足乎。尸口繁盛之地。即大有秋。能不轉他郡

博物與矣 卷十四 荒政 二一

邑救粟以餉乎。一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陽乾沒之。化為金錢。而耗托於雀鼠。按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仲默之開倉。人雖慕效。每咋舌而沮。故曰無政也。上官報苗。必須檢覆。文移往復。每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虧。調停曲處。惟存舊改折存留之法。無異養租。朝三暮四。活惠無幾。改折又非舊額。每加價以歛。夫折納克

數民已不堪。惟估加銀兩，商角利所得，甚少。其傷實多。散帑賑饑，九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坰，報各於閭右之豪，出入于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警。稿謂四民之苦，惟農稱最豐。僅半菽，凶先溝瘠。歲苟饑饉，當先惠農。若將賑金計竝均給，實授耒耜者，而田主冒領必罰。或以賑銀抵克賦額，停糧不徵，而責田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嬰以知齊之衰，道殣殍望而女富溢。尤盼以卜晉之敗，荒貶之條，始於天子宗廟鬼神，禱而不祀，平決獄囚，停止造作。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常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憂於百姓乎。收寒者雖有楛棗果干，不如洪鈞一轉。廟堂累加樽節，勝有司補苴多矣。儲蓄之法，不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銀，責其實而郡邑令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使使者布泉所積尤多。若

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斗，卽活。今以供饋道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傳，其在親民賢令乎。

市糴

總論市糴

黃氏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聖古之帝王其粟米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

博物典彙

卷一四

市糴

二二二

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通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貨遷有無。由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專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浸蝕。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賈居賈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良教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有未嘗及民之惠。而能利積粟之人矣。至其極矣。則各日

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

周市法

以下論市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大市日易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亾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糴貨賄。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糴

二二二

憲刑禁焉。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泉府掌以市之征市。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栗氏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屢通貨也。太宰掌財之職。而與農教並

任可徒通財之事而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
通而後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而
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而利市市者所以通商
賈而阜財也。馬氏曰泉府一官最爲便民。滯
則官員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
則賒貨與之蓋先王視民加子洞察其隱微而
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爲謀利
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鄭
註國服爲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經 二二五
漢平準法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
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
大賈。匹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
之物。各曰平準。

王莽立五均官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馬氏曰。古人
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
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

賒貨與民。則與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
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
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爲
貢。則是直攫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唐宮市

唐德宗以宦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
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絹尺寸裂而給之。仍索
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諫官
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
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
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
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經 二二六

宋雜買 和買 王安石均輸之法

宋初京師有雜買物。雜買場。以至禁中貿易。仁
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
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
切收市。擾人甚矣。乃中書令使皆給實直。其開
內東門。市民開物。或果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

宜以見錢售之。○真宗太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其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羨運使薛向領其事。時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雜 二十七

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以下論糴

齊管仲通輕重之法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遊於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重輕斂散之以時。即準平。

魏李悝平糴法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其賤傷農。人傷

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勤。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令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漢耿壽昌常平法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雜 二十八

糴。貴時減價而糴。各曰常平倉。

唐和糴法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和糴以餉時。○貞元四年。詔京兆府

於時價外。加估和糶。差清強官。先給價值。然後
收納。續令所司自船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
糶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
值。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糶。當
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
賦。號爲和糶。其實害民。

宋糶法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糶

二十九

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糶。俟歲饑。卽減價
糶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
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
給三歲。卽止市糶。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
東陝西增糶。○馬氏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
已。厚侯於糶也。平糶法始於李愔。然以利民而
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也。歷代因之。自唐始以
和糶克他用。而糶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
以後。始有結糶。寄糶。假糶。均糶。博糶。充糶。括糶。

等名。何其多也。○丘氏曰。唐以前所謂糶者。聚
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糶者。聚米以養兵。所以
爲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所以爲兵者。今日宜
行之邊郡。

宋王安石青苗法

宋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言諸路常平廣
惠倉歛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
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
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

博物典彙 卷十四 市糶

三一

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
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歛。取二分息。○蘇轍曰。以
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
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
事矣。○黃氏曰。青苗之法。蓋假周禮罔服爲息
之說。昔人謂其所以爲民害者三。曰。總錢也。取
息也。抑配也。條例可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能
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

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美言。以感上聽。而厭眾論耳。

博物異爨 卷十四 市糶 三二一

錢幣

總論錢幣

黃氏曰。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不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幣材。

博物異爨 卷十四 錢幣 三二二

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

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便也。

銅幣之始 以下論錢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積。有賈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積。賈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又曰。以珠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錢幣 三十三

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誦也。

九府圖法

太公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秤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成周錢布之官。

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玄曰。金銅無荒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民。○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御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子毋相權之說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錢幣 三四

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便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庶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墮乎。若墮。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違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外皆有。周郭以勸農。賸不足。百姓蒙利焉。丘氏曰。錢有文始此。

半兩錢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名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

八銖錢 莢錢

漢高后三年行八銖錢即秦半兩錢也六年行五分錢即莢錢

除盜鑄錢令 四銖錢 五銖錢 當千錢

漢文帝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其文

博物彙編 卷十四 錢幣 三三五

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自鑄丘氏曰後世弛私錢禁始此。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即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漢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鑄丘氏曰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凡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丘氏曰後世鑄大錢始

此

開元通寶錢

唐高祖武德四年廣五銖錢鑄開元通寶每錢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丘氏曰太公九府圖法凡錢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十四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之一錢為古之七銖以上

宋錢

博物彙編 卷十四 錢幣 三十六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自王安石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議錢之出國用日耗

本朝錢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鑄錢迨弘嘉以後則每更一號必鑄一錢矣

錢之弊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顛上書曰鑄錢之弊在於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銅輕而數多使者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與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錢幣

三一七

為開置錢府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餘。黃氏曰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為錢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十或為鵝眼緹縹或為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制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占錢

之存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

鑄之偽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顛之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楛弊之始

以下論楛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錢幣

三一八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丘氏曰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貸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貨物之有無與後世交會楛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皆兆於是矣

白鹿皮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

幣以贖用而排浮淫并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丘氏曰後世楮幣肇端于此然其用皮為幣用之以薦璧以朝覲聘享爾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以他物代之則楮與于此也

飛錢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

博物典彙 卷十四 錢幣 三十九

諸軍諸使官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丘氏曰此楮法所由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用之也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輪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刺錢二十尋置便錢務丘氏曰此即唐人飛錢之法

交子會子之法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

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足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金貨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歲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丘氏曰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為幣始于此○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至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丘氏曰交

博物典彙 卷十四 錢幣 四十

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新舊相易上下相閱不免勞擾我朝鈔法一定而不更可謂便矣○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古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散官錢並許兌會子輪左藏庫丘氏曰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特此也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閉子又謂之開會其實一而已矣考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吝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

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爲錢矣。

平準稱提之法

宋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卽無弊矣。○戴註曰。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

博物典彙

卷十四

錢幣

四十一

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其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作錢以收之。○丘氏曰。今世鈔法。遇有不行。亦有準此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金元交鈔之法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

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隲。有昏者方換之。○丘氏曰。鈔之名始於此。○元

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可。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本朝鈔法

本朝制銅錢寶鈔。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或

博物典彙

卷一四

錢幣

四十二

改。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是以至今日。錢在天下有行有不行。而鈔則絕不以之貿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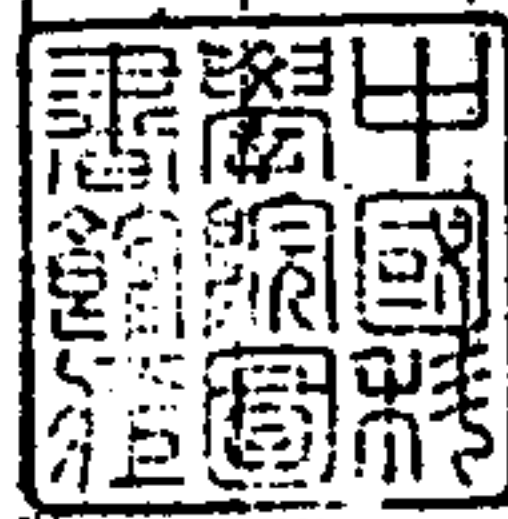
博物典彙卷之十五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

漕運

轉漕之始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澤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公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滸逾于汭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

博物典彙 卷之十五 漕運

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程子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運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飛輓起于秦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雁。邛邛負海之利。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丘氏曰。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起于

秦

漢漕運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丘氏曰。秦致負海之粟。猶足資以行師。至是始以漕運為國都之給。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粟。擬西兩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又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武帝元光

博物典彙 卷之十五 漕運

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請引渭穿渠以漕運。大便利。臣祖謙曰。漢初高惠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至於武帝。官多徒役。粟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罷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

東漕卒過牛。丘氏曰：壽昌此議，遇京畿豐穰之歲，亦可行之。趙克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漕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丘氏曰：克國此議，邊方無事，過歲豐稔，亦可行之。尤武北征，命寇虜率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輪驪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博物彙編 卷一五 漕運

三

後魏水次置倉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淮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隋漕法之善。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魏燕伊洛鄭懷郊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

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漕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濟京師。丘氏曰：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運，要害之處，置倉塲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暫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捐注，而或歲或留也。

唐裴耀卿漕法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和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丘氏曰：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亦一良便。二十一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曰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

博物彙編 卷一五 漕運

四

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蓋漕魏漢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丘氏曰。自漢至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唐劉晏漕法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漕所宜。故時轉運船。孫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令糞米而載。以舟載錢十五。孫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

博物彙編

卷一五

漕運

五

晏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有四路之漕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

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屬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海惟汴最中。○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相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備。○宋徽宗之末。改轉般之制。為直達

博物彙編

卷十五

漕運

六

之法

元海運之法

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道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師。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至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會通河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牖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丘氏曰。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

博物典彙 卷一五 漕運

淤。而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肇造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蘇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運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泇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場場口。以益清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陸運。而專事

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牖

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鎮。輦牽路。樹柵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又曰。前代所運之粟。皆是夫遞。惟今朝則以軍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一歲之閒。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牖之停流。舳

博物典彙 卷一五 漕運

自哉。通惠河。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南海。為積水潭。出

支墾門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牌二十座節水通漕為便明年河成賜名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丘氏曰。今通州陸輓至都城五十里言者在。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

附錄黃氏曰。古謂三十鍾而致一石。意未必

然。今考國朝為漕運一事。設總督漕運都

御史一。理刑主事一。船廠工部主事一。監倉

博物典彙 卷十五 漕運 九

戶部主事四。淮臨徐德管河工部郎中二。管

洪工部主事二。徐州呂梁管關工部主事工。

管泉工部主事一。清江衛河提舉各一。欽

差借運糧儲。兼鎮守地方總兵官一。協同漕

運參將一。各省共運糧把總官七。指揮百千

百戶七百七十七。鎮撫六。旗軍十二萬一千

七百一十。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運糧

四百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按隆慶末。河水橫決。時漕舟散者幾二千。而

漂沒者又八百艘。於是科官宋良佐等議主海運。朝廷從之。遂自淮出海以抵天津。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糧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然河運海運各有利害。丘文莊謂國家都燕極北之地。財賦來自東南。會通一河。碎則人身咽喉。一日不下咽。立有炊亾之禍。請於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頗海一帶。由海通運。一旦漕架。少有滯塞。則此不

博物典彙 卷十五 漕運 十

來而彼自至矣。是亦思患預防之一策也。故

文大綸議曰。語漂溺則河安。而海危。語牽輓

則海省。而河費若一。大作難。而爪儀決。隄徐

淮潰。河臨濟。敗則合海漕。其奚賴焉。但太

倉起帆。元跡可做。而乃云淮安出海。以避險

不虞。爪儀之梗。乎。閩南商賈。泛大洋。往東海

如馳道。獨于漕運而難之。

河道

大禹治河之法

史記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裔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決。迺釀二渠。以引其河。北戴高地。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於三代。

博物彙編

卷一五

河道

一一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賈讓治河三策

漢哀帝初即位。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導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川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通。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徒

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其

月自定。此功一立。民安于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

怒。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

門。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門。高門分河流。通

渠有三利。填淤加肥。一禾麥更為秬稻。二轉漕

舟船之便。三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

民。與利除害。支數百年。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

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丘氏曰。西漢一代治河之策。太約不過數說。

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

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

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

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

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

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覽魯疏潘塞之三法

焉。

博物彙編

卷十五

河道

一二

歐陽氏玄論治河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離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硤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博物典彙 卷十五 河道 十三

余氏闕論河始末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致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任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利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宣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

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其後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八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利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

博物典彙 卷十五 河道 一四

建議者以為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同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同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于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本朝河道利害

王氏曰。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之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宮。况今。河淮合。而清口又合。泌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故曩時河水。猶有所潞。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消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

博物典彙

卷一五

河道

一五

實京師。必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又曰。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河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易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又曰。若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通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

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與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非徒無益。而反有以致其害。顧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爲愈也。○又曰。今日河流所

博物典彙

卷一五

河道

十六

以泛溢。以爲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梁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橫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可嘆也已。夫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弃地。不惜動民。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進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汗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

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以
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殺之後。水勢
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
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
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
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臨。而河
之委已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私
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
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劉天和曰。

博物典彙 卷一五 河道 一七

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開墾。衝廣
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湖道
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
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先朝
宋司空臚。陳平江瑄之經理。亦唯道汶建閘。不
復引河。且于北岸築堤捲掃。歲費億萬計。防河
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遇
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雨。未始有壅塞不通之
患。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滙水諸河以淤而狹。

引河之處。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
已。吾寧引沁之為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
門。滂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海。易
於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
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
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
之耳。○嘉靖年間。大學士費宏言。我朝河勢南
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濠穎等
州地方。過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

博物典彙 卷十五 河道 十八

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患。
亦不甚大。正德末。泗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
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
縣之飛雲橋。徐州之宿城等處。悉入運河。自徐
州至清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近年租稅無從
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前數年。河溢之
患也。近來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隨壅。官
民船隻。乃從昭陽河。取道往來。然昭陽湖積水
不多。春夏之交。河面淺涸。則運道必至沮塞。京

師數百萬之糧。何由可達。官運數百萬之粟。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也。爲今之計。必須濶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濫。徐沛之民。亦得免於漂沒。○御史戴金言。黃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濶河。一自開封府至高崗。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爲濶集口。至滄洲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霸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濶河白河二道上源年。博物典彙 卷一五 河道 一九

理河道侍郎章極言。黃河濟漕。因爲國家之利。泛濫無常。則爲地方之患。今濟漕者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榮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濶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壽春王等圍。寢爲患。巨測。惟考之。宜陵縣全河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水勢易殺。而圍寢亦無所患。乃爲博物典彙 卷十五 河道 二十

久漂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小河。併賈魯河。爲濶口。文家集壅塞。逐一開濬。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御史劉燾言。曹縣梁靖口。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河淤塞。必須開濬。武家口至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卽小黃河。原通徐州故道。水尙不涸。須急疏濬。此係河南歸德地方。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戶部覆言。宜塞支河之口。又相黃河水勢。向背。開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總

圖說以聞。工部請從極議。○工部右侍郎潘布曾上治河疏。其畧曰。河之大而要者有三。一孫家渡。經長淮衛。趨淮入海。一趙皮寨。經符離橋。出宿遷小河入海。一沛縣飛雲橋。經徐州趨淮入海。夫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分支流。會于淮而入于海。故徐沛無患。漕渠不淤。今上流二支。俱就涸塞。全河東下。併注于飛雲橋。一支下來。徐呂二洪。迥開河流水。茫無畔。所決堤塞決。大爲

漕患。然非疏其上流。則秋來水漲。沙雖挑而復淤。堤雖築而復決。近因趙皮寨。開漕未通。正在疏孫家渡。以殺水勢。請敕都御史濟埒。亟為疏濬。

上嘉其議從之。○謹按天下河道之關於漕運者。有大通河。在京城東。自前元導昌平白浮。甕山諸泉。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餘里。每十里置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軌之勞。永樂間。嘗設官夫守視。成化以來。時命官疏浚。以通糧運。有衛河。元名御河。出河南衛輝縣。博物典彙 卷十五 河道 三十一

至臨青州。下直沽入海。長二十餘里。今為運河。每旱乾水溢。輒發州縣丁夫修治。有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以濟徐呂二洪。景泰五年。於黑洋山北。黃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其水利深淺尺寸。管洪官每季奏報。其汶河。出山東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流入海。元於臨沂縣堽城之左。築壩過之。南流。至今濟州合沂泗二水。以達于淮。永樂九年。修舊壩。復於東

平州戴村築新壩。而汶盡入漕河。至今分水龍王廟前。四分南流。六分北流。其南有洸河一道。亦入漕河。有南旺河。在山東濟寧州周圍一百五十餘里。中為二長堤。西隄設斗門。外蓄水。號曰水櫃。隨時啟閉。以濟運河。遇有淤塞。管河官隨時挑浚。有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有徐州洪。此為運河要害。亂石峭巖。凡百餘步。成化間。命官鑿石。又

博物典彙 卷十五 河道 三十二

堯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有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有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永樂間。命官於湖內築長隄。以便運舟。有寶應諸湖。自寶應縣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府貯鹽。皆運河所經。湖東有隄。長三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隄。每歲壞。輒修築。高郵湖舊有隄。長三十餘里。舟行湖

中。被風觸隄。往往破壞。弘治初。命官於湖之東。別開河一道。以避其險。名曰康濟河。南北各築。置閘。以時啓閉。又用磚石修築東岸。

屯田

屯耕之始

漢文帝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後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漢置田卒

武帝時。自燉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趙克國屯田之策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克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羗虜故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蒞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丘氏曰。克國為屯田。內有人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恐以為必先無擾田之害。

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邊外之地。遠而勢孤。必如克國。所謂乘塞列邊。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而享收穫之利矣。

曹操屯田許下

博物典彙 卷十五 屯田

二十五

漢末天下亂離。民奔農業。諸軍並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奔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屯田渭濱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

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鄧艾屯田之策

魏正治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人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耕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

博物典彙 卷一 屯田

二十六

晉羊祜杜預屯田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沔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

唐屯田之政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

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牛價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博物典彙 卷十五 屯田 二七

宋屯田之政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惰遊。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此自言闢人。闢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令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克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募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墾

鄭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荒蕪。屢蛤之饒。民賴其利。○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收養之用。

元虞集屯田之議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在葦之場。

博物典彙 卷十五 屯田 二八

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令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者授以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加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本朝屯政

洪武初。命諸將分屯於龍江等處。後設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

分間亦有多寡不等者。軍士三分守城七分
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又令少壯者
守城。老弱者屯種。凡屯糧折徵。每軍田一分。正
糧十五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
給本衛官軍俸糧。永樂間更定屯田則例。凡所
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軍歲
用十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將剩餘併不敷子粒
數目。通行計筭。定為賞罰。如有稻穀粟藿。秋大
麥蕎麥等項。麤種俱依數折筭。細糧如有餘剩

傳物典彙 卷一五 屯田

三九

不分多寡。聽各該旗軍自收。不許管屯官員人
等巧立名色。因而取用。又詔屯田餘糧。免其一
半。止納六石。正統間。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
餘糧六石。弘治間。議准京衛新增地畝。每糧一
石折銀二錢。嘉靖間。題准南京各衛新增田。每
畝量加五厘。熟田內。每陞科五升三合五勺。以
備欠額。又詔官舍軍餘。占種年久故軍之田。仍
與領種代納糧草。如軍見存無田者。卽令退還
本軍為業。其領種故軍之田。一人止許一分。

戶止許二分。其餘俱令退出。是與農雖分。而實
未嘗分。自宗以來。立法至善也。其後日久弊生。
軍屯舊額。不為勛臣貴戚之家。占作莊田。則為
鎮守統制之官。侵為己業。軍士無田可屯矣。隆
慶初。命大臣分督屯田。一往江北。兼山東河南。
一往江南。兼浙湖雲貴。一往河東。兼四川諸所。
竟以無功而罷。萬曆初。又嚴屯糧完納條款。而
侵漁乾沒者。卒如故。

傳物典彙 卷一五 屯田

三十

兵制

成周兵制

周禮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將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黃氏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

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澤。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六卿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卿之民。皆敵愾仗節之士。有爭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歿而子繼。無招收之煩。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重。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禦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馬氏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里四十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謂族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

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謂孰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三家。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族。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八。而所謂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族。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族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魯作丘甲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三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胡安國曰。作丘甲。蓋兵也。為齊難作丘甲。蓋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黃氏曰。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用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亾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存矣。

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齊作內政

國語齊桓公在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四

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則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兵制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易後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若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四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王之。北軍護京。中尉王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皆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皆兵衛也。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是調兵而衛也。八校胡騎是募兵而衛也。○丘氏曰。考古制王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以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五

唐兵制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將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起騎。其餘為步兵。○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亾匿。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彊騎。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六

宋兵制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
 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
 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
 守。則曰鄉兵。又有著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寒
 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
 營。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宋祖起戎行。
 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
 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八奉朝請。獲暴
 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桀。而無所施於其間。咸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

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四兵招
 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
 民。以爲保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
 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
 以後。募兵雖聚。而土宇日蹙矣。

本朝兵制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
 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
 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

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募之。
 成祖作燕。仍立五府。增至七十二衛。後以龍旗
 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
 之法。立神機營。合五軍爲三大營。五軍以肄營
 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景泰初。于少
 保建議。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
 備倣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年罷。八年復置。
 成化初罷。三年後置。選三大營精銳。分爲十二
 營。各營把總等官統之。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人

以聽營造差操等用。後又立東西官廳。號曰聽
 征。嘉靖庚戌年罷團營。後三大營。改三千各爲
 神機。總督則勳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衛。
 三營中。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
 官約五百二十有奇。軍十二萬。備兵十萬。蓋分
 爲三十小營。合爲三大營。又合爲戎政府云。
 按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
 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司。爲五焉。內外衛凡
 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

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一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團營十二。奮武。雄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

總論漢唐宋兵制

蘇軾應詔作策對。其一日。定軍制。昔漢之制。有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九

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大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下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畊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

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兼而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後。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及。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

于郡縣者。皆出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爭之事。武夫悍卒。非

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罄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群起而譟呼。此何為者。○黃氏曰。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兵。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之府兵。盡善焉。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十一

歷代禁兵之制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作其徒役之事。○闢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易後曰。郎衛兵衛。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所掌。皆官門內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為光祿勳。殿外

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良家子。克之。為天子親近之官。○武帝時置期門羽林。○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為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二

官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時。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改為千騎。睿宗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之後。有左右神策軍。○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

千牛掌侍衛。○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外廷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驥驥院。皆以守京師。備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三

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皇城一司。於內廷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至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本朝十二衛。卽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

博物典彙 卷一六

乃尚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幟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是卒。而府軍獨發右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焉。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詔獄所寄人之死生係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四

歷代京兵之制

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漢百官表中尉泰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易後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師。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蓋郡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

六五五

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甚通。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二年更以道為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一五

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四。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

官六率。凡畿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出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林駟曰。漢之畿兵始為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為長屯。長屯變為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穎昌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各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輔各以二萬人為額。○黃氏曰。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而宋初未建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十六

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

歷代外兵之制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七

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秦始皇既併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唐志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折閱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開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內道。

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劔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各號。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本朝兵制。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焉。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制 一八

歷代民兵之制

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行善射。

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宋開寶八年。漢渭州平原蒲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爲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歿以親屬代。○陳傅良曰。此所謂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爲禁軍。其後寔有點差之令。韓琦爲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十九

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而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

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黃氏曰。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若欲行之。但令州縣官三年一考選。果有替力技能之民。收名入籍。免其雜泛徭役。優免田例。比生員則三之一。名曰義勇。平日聽自練習於教場。官廩教師以訓之。歲終復試。定黜陟。示賞罰。而教師之能否。亦於此見。大縣教師六人。義勇民兵三百人。小縣教師四人。義勇民兵二百人。庶乎官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制 二十

省費民不擾。而爲兩便也。

兵道

楚子論武有七德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和人之饑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老子論兵道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又曰：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又曰：善為上者不武，善

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荀子論兵弱有五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帥不能則兵弱。」

司馬遷史記論兵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較，而況於人。懷

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整加，情性

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

亂，通與通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

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利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若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

焉。豈與世儒關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常用兵，大則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

穆等哉。故教者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伏。勢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魏相論兵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

傳物與彙 卷一六 兵道 三三

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兵書

司馬法

此書乃齊威王時。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之說於其中。然今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意者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眾五篇者。乃穰苴所說。而所謂古者司馬之法。則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說耳。太史公謂其闕闕深遠。雖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意。其謂全書也。○其要語曰

傳物與彙 卷十六 兵書 二四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視。為不善之害也。○凡陳行。惟疎戰。惟密兵。惟雜。○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究。氣欲閒。心欲一。○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舍甲兵。行謹行列。戰謹進止。○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氏以仁。殺以義。戰以智。決以勇。圖

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

三畧

三畧。後漢書註。謂此卽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
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
時引其言以爲詔。卽以黃石公記爲言。其非魏
晉以後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
陰謀秘計。上畧所引古語皆曰軍議。中畧皆曰
軍勢。下畧獨無所引。蓋上中二畧。惟演古人之
語意。而下畧則已自爲言也。其要語曰。與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書

二二五

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能柔能剛。
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
純強。其國必凶。○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
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軍井未達。將
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窺未炊。將不言
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將
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
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將無威。則士卒
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良將之統軍也。怒

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

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

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諫

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

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將無慮

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

將遷怒。則一軍懼。○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書

二二六

之國。務先養民

六韜

按六韜書。設爲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辭多鄙俚。
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也。是說
之謂其爲兵家權謀之書。陳垣謂爲後世依託
得之矣。○其要語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
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
之利者。則失天下。○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
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一皆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
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得賢將者兵強
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孫子

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
子為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考西漢藝文志。乃謂
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
言。魏武削其煩。剽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

博物異書

卷一 兵書

二十七

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全
而貫穿。非筆削者也。其為孫武全書無疑。杜牧
註其書。大畧謂其用仁義。使機權。○其要語曰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日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
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出將
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正用也。凡此

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夫未
戰而廟筭勝者。得策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
得策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
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善戰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志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

博物異書

卷一 兵書

三十一

吳子

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視卒如嬰兒。故
可與之赴深。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其說蓋
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於正。武之書。一於海
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
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其
要語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

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
以決勝。○漢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聚眾。而人
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歎。此三者。人主之所恃
也。○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
曰戒。五曰約。

尉繚子

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稱梁
惠王問及第二篇引吳起言。蓋戰國時魏人云
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則威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書 三九
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其要語曰。國必
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
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戰不必勝。不可以
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
信也。

李衛公問對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多謂其為宋人阮逸
假託。雖蘇軾朱熹皆以為然。馬氏通考。則據宋
國史謂宋神宗熙寧中。明詔樞密院與王震等

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以為非逸之作。然神宗
詔止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為問對。或
又別有一書。歟。○其要語曰。凡將正而無奇。則
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
輔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
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攻是守
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

總論兵書

黃氏曰。嘗考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法。李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書 三一

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
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
家之於六經。然柳營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
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漢
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
教民戰。是謂素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
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
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
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擄撫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在容論次兵書為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是則兵之為書在古者亦云多矣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僅七書焉耳說者謂其類多假託之書真偽相半然以今觀之非但真偽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存之終勝於無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又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部 三二二

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

時垂名後世。

兵柄

有虞兵刑之官合一

帝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畧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畧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夏掌兵之官

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丘

博物典彙 卷一六 兵柄 三二二

氏曰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

成周本兵之官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六人府六

人吏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收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戎令。泣太卜。帥執事。泣祭主及軍器。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既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柄 三三三

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漢掌兵之官

兩漢以來。大將軍之官。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任出宰相之右。

唐本兵之官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

宋本兵之官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簽書。有同簽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本朝掌兵之官

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

博物典彙 卷十六 兵柄 三三四

兵權散乎。而無自專之患。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於兵部焉。所謂卜相維文武相制處置之善。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博物典彙卷之十六 終

博物典彙卷之十七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將帥

總論將帥

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荀子孝成王臨武君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凶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

博物典彙 卷之十七

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皆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博物典彙 卷之十七 將帥

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

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又曰。將受命之。且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于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于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博物典彙 卷一 將軍

三

駕馭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曰。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自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乘以順爲武。軍事有凶。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蹠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令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王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

博物典彙 卷十二 將軍

四

遵。吾令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晉後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懼。○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意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如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宋太祖嘗命有司爲洛州防禦。

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效。力云。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請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人寇。進謂其人

博物典彙 卷一七 將帥 五

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帕遣中使馳驛齎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遍及。全斌拜賜感泣。太祖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剽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曰。與師帛俵。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寘法。以償其冤。太祖命曹彬代江南。始行。許彬以為使相。及還。語

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請降全斌侍祠。以為武宣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

博物典彙 卷一七 將帥 六

萬匹。錢千萬。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術。霍趙克國。唐之術。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術。黥布。彭越。唐之術。萬徽。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以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也。又曰。天子者。天下之父。

一書... 3 頁之十

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相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選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

博物典彙

卷一七 將帥

七

置武舉。其制有長槩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趨閉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范仲淹

言于仁宗曰：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揀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於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

博物典彙

卷一七 將帥

八

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富弼言於仁宗曰：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

附錄史氏曰：昔者周之時，序之教有射，賓

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擇士。賓與以射而
薦賢。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於學。于戈
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於教。是時也得人之
盛。如赴赴武夫。干城好仇。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居則為六鄉之官。而治比閭族黨之民。行
則為六卿之將。而總伍兩卒旅之衆。曷嘗有
又選武選之分哉。

委任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將帥

九

稷安危而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
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
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
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復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
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
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
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於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
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
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
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
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
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
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
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
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

博物典彙 卷十一 將帥

殃。○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
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
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
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
敗。○陸贄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達矣。號
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
功者也。

馬政

成周馬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蔡氏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升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

博物典彙

卷十七 馬政

一一

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周禮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買。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馬歛則甸之內。更甸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騶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越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陸節。○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廋人掌十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漢馬政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有龍馬閑駒

博物典彙

卷一七 馬政

十二

素泉駒駮承華五監長丞。○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笑。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橐提居塞。則致馬千匹。十時內郡之盛。則泉底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後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牧于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唐馬政

博物典彙 卷一之馬政 十三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階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丘氏曰。監牧之制始于此。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有二閑。為二廐。曰祥麟廐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

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法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宋馬政

博物典彙 卷一之馬政 十四

宋朝馬政。著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然與其蓄之於民。孰若市之於戎。與其市之於戎。孰若養之於官。何者。民間蓄養。指為外廐。非不可也。然馬為不羈多蓄。驚弱。况民至受其害乎。汾邊等郡。估價養馬。非不可也。然市費益增。牧數不加。况戎反享其利乎。此國朝所以重於監牧也。騏驎有院。天驕有監。天廐有方。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自河北至許州。已有十八監。兩

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既委群牧司。又委守節兼領。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作群牧議。勅石于監。信知監牧爲便。且急也。熙寧大臣何人哉。誤聽曾孝寬之說。而乘文潞公之議。舉祖宗七十八年。營成之制。一旦盡壞。賦農民以牧地。散國馬於編戶。每一都限馬五十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而郡縣苟附。不一二年而足之天下。騷然不勝其擾。至煩天子有安石相。誤之嘆。噫。其忍負之乎。

博物典彙 卷十七 馬政 十五

夫養馬於民。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聽民蓄養。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蓄馬。與免二丁。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熙寧大臣。急於爭利。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爾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後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焉。市馬於戎。雖不求牧之於官。亦猶僉牧之於民。此尚有可言也。愚嘗考之。宋朝市易戎馬之制。始易以銅錢。戎因獲其器。次易以銀絹。戎復獲其用。今以摘山之利。而易克廢之良。

戎人得茶。不能以爲我害。中國得馬。是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不然。元祐變法。更革殆盡。獨茶馬不廢者。亦有謂矣。

本朝馬政

黃氏曰。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患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以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驥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

博物典彙 卷十七 馬政 十六

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皇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又曰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者免其體糧草束及折變緣納錢

博物典彙 卷十七 馬政

一七

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在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群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後備芻餼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

博物典彙 卷十七 馬政

一八

教兵

周人簡閱之法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黃氏曰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日振旅振之爲言收也以冬方大閱養則農務方殷故收其粟也夏氣炎煥萬物告成故以芟止爲名而教之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

博物典彙

卷十七

教兵

十九

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畫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錡鏡芟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陣缺一不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舍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爲亦非十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之

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事亦隨別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畫有畫之事夜有夜之事畫則爲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爲名號之別使之聞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一其物則習之熟而論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並閱焉又安

博物典彙

卷十七

教兵

二十

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大閱之教也○詩序車攻先王復古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漢人簡閱之法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蒐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兵氏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為八八六十四也。所謂龜劉。即武帝太初二年。令天子五日之慶也。慶音劉。秋獵以祭也。蓋欲背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為禮也。

唐人簡閱之法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

博物典彙 卷十一 教兵 二十一

為場。四出立五表。又別擇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壇。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陳之法。凡教為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執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即即跪。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

宋人簡閱之法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于臺下。○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陳。軍令解銜以等。弓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

博物典彙 卷十一 教兵 二十二

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南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种世衡知環州。深使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本朝簡閱之法

國初立大小教場。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

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璽。令旗神機營。以司神將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省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本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內臣。而神機火器則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

陣法

古今戰陣之法

黃帝制陳法。○李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闖亂而法不亂。潭潭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

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而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車以按其後列。施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丘氏曰。楚之陳各魚麗。鄭之陳名鶴鵝。卽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犬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傳物典彙 卷二十七 陳法 二二五

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環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說設八各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機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談傳。

說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傳物典彙 卷二十七 陳法 二二六

軍。七軍者員陳也。蓋陳以員爲體。方陳者。內員而外方員陳。則內外俱員矣。故以員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員以六包。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宋吳璘立登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持。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

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登陳。

附錄黃氏曰。黃帝五陳。則直陳屬木。銳陳屬火。員陳屬土。方陳屬金。曲陳屬水也。太公三陳。天陳謂星宿孤虛。地陳謂山川向背。人陳謂偏伍彌縫也。風后八陳。則天地風雲虎翼。虵蟠龍飛鳥翔也。孫子八陳。則方員牝牡。衝直方宜。車輪屬行也。吳起八陳。則又有曲直。

博物典彙

卷二十七

陳法

三十七

銳封車廂車。虹鴉鶴衝。陋之異。孔明入陳。則又有洞當中。黃龍騰身翔。連衝。控奇。虎翼折衝之殊。李靖之六花陳。則中軍外軍。左虞候右虞候。左二廂右二廂。而其所謂十二陳者。則中爲中軍。外爲遊奕。而以大黑大赤。當子午。青蛇白雲。當卯酉。左突右擊。當寅申。前衝後衝。當巳亥。推兇汰勝。當辰戌。破敵先鋒。當丑未。是爲十二陳之數焉。

車師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收誓。○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周禮。巾車。革路以卽戎車。僕掌

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黃氏曰。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車僕所掌者五戎之副。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

博物典彙

卷二十七

陳法

二八

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所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爲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楚子爲乘廣三千乘。分爲左右。右廣鴉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版楚。實其子。狐庸使爲行人於吳。○鄭注

公禦戎始多用徒卒。晉中行穆子敗狄始設車以崇卒。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華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庚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齊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漢衛青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在當匈奴。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粟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陔隘，乃作偏箱車，轉戰而前，殺傷甚眾，遂平涼州。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衛以後，視象列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宋魏勝創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逾數十，垂毳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蔽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

舟師

石虎所乘之舟，乘舟而進之，為舟師。舟師之始，見於春秋。吳人乘舟，以長江為險，舟師之始，見於春秋。吳人乘舟，以長江為險，舟師之始，見於春秋。

博物典彙

卷一七 陳法

二二九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不師行，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若兇若兇，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黃氏曰：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揖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此。然亦誓以濟耳，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伍子胥封園闔，以船軍之教，比六軍之法，大異者當六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騾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鉤，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拾舟登陸，尚得半利，趙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

博物典彙

卷十七 陳法

三十一

艦至渭河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周瑜敗曹操于赤壁。○晉武帝詔王濬伐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陳法 三十一

吳。○宋太祖命曹彬以浮梁伐南唐。○韓世忠敗兀木于黃天蕩。○岳飛破楊么于洞庭。

器械
書禹貢荊州厥貢柝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箇箛櫜。○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內府掌受良兵良器。○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藁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

○司馬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賈而搆之。入于司兵。○考工記：函人為甲，弓人為弓，桃氏為劍，盧人為廬器。○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為入，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

博物典彙 卷十一 陳法 三十二

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唐初置軍器監，後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為監，領領弩甲二坑。○宋熙寧六年，置軍器監，置產財州置都作院。○我朝以其事屬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符。○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違，宋之克敵神臂，乃其最也。○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有火毬，近有神機火鎗者，捷妙如神。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

餘蓋慎之也

厚切直...
三十三

博物典彙卷之十八

刑制

史官黃道周參玄

刑制

有虞刑制

中國書局

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艾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夏商之刑

夏作禹刑。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之風。敢有殉于貨色。恒

于遊敗時謂淫風敢有悞聖言。逆忠直違者。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其訓于蒙士。

成周刑制

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刑制

二

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閭士聚教罷民。凡害民者。寘之閭士。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二年。其不能改而出閭士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後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月坐。其後。其次九日坐。九月後。其次七日坐。七月

後。其次五日坐。五月後。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後。使州里在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憚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按日而歛之。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二。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

博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三

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檄之于門閭。○以五成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若邦內荒。則以荒辨之。

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鄭鑄刑書

叔向使詣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正。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末也。故誨之以忠。箴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

傳物典彙 卷一 八 刑制 四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屏聞之國。將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後書曰。

曰。若吾子之言。僞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晉鑄刑書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書。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

傳物典彙 卷一 八 刑制 五

也。而為刑書。民在焉矣。

李悝法經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丘氏曰。刑法之著為書。始於此。

漢刑制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摭摭秦法。定律令。除參。

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廩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仿章十八篇。文帝元年。詔除收斂諸相坐律令。十三年。下令除肉刑。景帝中六年。定董令。孝武卽位。徵漢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斫。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浸密。

博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六

隋刑制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裂之醜。

唐刑制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令者。尊卑貴賤之

等級。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笞。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朴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在之。以事。寘之。閭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之。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者。放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博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七

宋刑制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勅。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勅。神宗以律不足

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勅。乃更其口曰勅。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勅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謀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為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刑制 八

式

皇朝刑制

太祖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三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俱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

今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節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

古者欽恤之道

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漢孝文帝禁網疏濶。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唐太宗嘗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刑制 九

覽明堂鉞象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失所則其害致。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太宗以大理丞張滄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復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

意於刑禁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
害者多貸其死云。太宗在御嘗躬聽在京獄
有疑者多臨決之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
帝曰倘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
深以爲適何勞之有自是邪寒盛暑或雨雪稍
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今
以爲常後世遵行不廢。王制凡成獄辭史以
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
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
宥然後制刑

博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赦宥之法

周禮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
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蠢愚。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
肆大青胡曰肆青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
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
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

博物典彙 卷一八

赦宥之法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
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
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
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
春秋之旨矣肆青而曰大青譏失刑也。丘氏
曰後世大赦天下其原蓋出於此。管仲曰文
有三法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
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馬端

博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臨曰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
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
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
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
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
不刑盜賊及作姦化科者不結於是遂爲偏枯
之物長姦之門。胡寅曰赦之無益於治道也
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
之於其間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頗

六八七

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年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

傳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十二

赦數而文

典獄之官

舜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丘氏曰此萬世命官掌刑之始。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丘氏曰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也。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君陳王曰股民在辟予

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周禮少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丘氏曰刑官而以士名則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謂之士師布列於外者在六卿謂之卿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其所以糾戒令聽獄訟察虛實辨曲直異死刑而為其要詞以職事而聽於朝而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帝欲當犯罪者以罪而釋之罰金帝欲當

傳物典彙 卷一八 刑制 十三

盜高廟玉環者以族釋之官以棄市。宣帝本始四年詔置廷平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入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教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若願恣為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

正之何憂也。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淳化元年於法司常員之外。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御史臺置推勘官。皆以京朝官充。○三年置諸路提點刑獄司。○是年始制審刑院於禁中。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卽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如命論決。○方宋之盛也。有歐陽觀爲囚求生。孫立節論情從法。及其衰也。有蔡確深爲煅煉。章惇數陷忠良。

博物典彙

卷一 人刑制

一目

週盜

周人過盜之法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令州黨旅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士師掌士之八成。見前刑制類。○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司憲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

博物典彙

卷一八

週盜

十五

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橐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里。唯執節者不幾。

漢作沈命法

漢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武帝發兵與擊。誅殺甚眾。後復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獲。責獲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王者皆次。

蘇遂弭盜

宣帝時渤海起盜。上選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至渤海界郡。募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解散。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

賈琮弭盜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

博物典彙 卷一八 遺盜

一六

執刺史。靈帝時。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流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李崇置樓弭盜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熾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募人守險要。由是盜熾。無不禽獲。其

後諸州皆效之。

賈儼請立義營弭盜

周世宗時賈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村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熾。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克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歐陽修論弭盜之法

宋歐陽修言於仁宗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

博物典彙 卷一八 遺盜

一七

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

蘇軾論弭盜之法

蘇軾言于神宗。願別開仕進之門。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卷上

總論弭盜之策

黃氏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勸之言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必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

博物典彙 卷一八 過盜 十八

方其群起也。勿迫以携其心。蓋禦虜而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治盜而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忠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在。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

并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踞且。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汗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避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蓋衆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

博物典彙 卷一八 過盜 十九

雄之氣。脅從汗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方今流寇內訌。數年於茲。所破之城比比。所殺之衆百萬。中原塗炭。亦已極矣。然弭之者。未得良策。倘得如龔賈之人。撫治其地。用賈歐之法。經紀其事。則劫掠者皆吾土著之民。而江以北之蕩定。可立見矣。

馭戎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服周禮九服

見前封

春秋隱公二年

公會戎於潛胡氏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

不履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

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

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

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

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履載者天德之休內中

博物典彙

卷十八

馭戎

二十一

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

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

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札

不可行也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

也

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胡氏曰此蓋徐州之戎

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

涉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莫謹於華夷之辨矣

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得夏則膺之此春秋

之旨而與戎狄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而書

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

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

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

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

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晉武帝時

郭欽上疏請徙戎○惠帝元康九年江統論徙

博物典彙

卷十八

馭戎

二十一

戎 丘氏曰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

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

唐太宗朝群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朝士多言

欲處之河南交豫之間顏師古欲寘之河北溫

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

為君長與竇靜之議畧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

胡為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慮豫防之心

○丘氏曰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

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如一

二稊稗。生於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
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
降夷真之幾旬之間。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
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
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
甚至乃有爲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爲明
鑑者也。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
平之後。卽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
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

博物典彙 卷一 人 馭戎 二二二

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
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尙不忘其故俗。而爲中
國禍害。况今入中國未及百年。而其衣服言語
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尙當爲之遠
慮。况又有已驗之實效乎。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淳德
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大禹謨益曰。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
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旅獒
西旅底貢。厥獒。犬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
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
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
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
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博物典彙 卷十八 馭戎 二二三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服者不至。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
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象胥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
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
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飾幣帛辭令。而賓相
之。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見各以其

所貴寶爲華。禮記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靱。北方曰譯。方慤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靱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靱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物典。卷一八 馭戎 二二四

之譯也。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掌四夷歸化朝貢首渠首領。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

征討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勿率汝祖。征禹乃會

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在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丘氏曰。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物典 卷十人 馭戎 二二五

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比蕭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其卒章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綏和之議

左傳襄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

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警。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緩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丘氏曰。此後世和戎之始。漢高祖八年。匈奴數寇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

博物典彙

卷一 入取戎

二二六

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修攘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又曰。首王能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惡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錯又言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同。上下山陂。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饑渴不用。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俱前。材官騶騶。矢道同的。下馬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二二七

地闕。劔戟相接。去就相薄。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馬當

周宣王時。後狄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譬猶蠱蠱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慢。侵掠而漢。致金絮采繒。以奉之。既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保單于。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珠。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飲食。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二二八

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過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蓄之矣。誠伸異變。強弱相反。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二二九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序出車之三章曰。土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秦始皇築長城。以拒胡。○漢書賈誼傳曰。斥城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

甲冑而睡註曰晝則燔丘氏曰烽燧之制自漢

已有之。漢於邊城具蘭石布渠答爲中周虎

落註曰蘭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作虎

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

來入。武帝時築五原塞。外則城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微起亭。是

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微起亭。是

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

賈誼傳所謂斥堠烽燧是錯傳所謂蘭石渠答

博物典彙 卷一八 取戎 三十

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烟火信礮

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堠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

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

人少而費多。竊以爲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

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勢。審其形便。於凡舊日

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

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且力可相及。處則

立爲一墩。及於眾墩之間。要害處立爲一堡。使

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爲接應。墩統於堡

堡統於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脈之周流於

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爲總臺數處。以次通

於城中。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

烽。偶遇風勁則烟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

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爲長竿。分爲

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少爲虜緩急。衆寡之

候。所謂紅燈者。燬羊角爲之。而染以紅。遇夜則

懸以示。遠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北魏中

書監高開表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三十一

城捍要害之地。且言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

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

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當遊運。永得

不隕。五也。唐張仁愿請取漠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表宿歲滿。兵

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

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

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

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戕
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宋仁宗時張亢論邊
機有五弊。曰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
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
弊也。○丘氏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
階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
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
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

博物典彙 卷一人 取戎 三十二

多。誠有如歐陽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
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
可減。乞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
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
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加此
則城堡不虛設。將卒皆可用矣。又曰自昔守
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往往皆仍
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爲之制
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

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
來。石晉以燕雲賭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
人以內地爲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
者。我朝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
際。遍於西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
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
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
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宣
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三十三

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
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朝廷處
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防河套者。尙若闕焉。自昔
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
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
焉。彼所謂深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
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
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遏其要衝。於其所屯聚
之處。則先據其形勢。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

之鎮過。或沿河之壩。設營堡以防其徑。凌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

列屯遣使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也。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三十四

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請矣。其後里閭之左。一切廢之。夫用商鞅之法。月為卒更。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卒更也。貧者欲得僱更。錢以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邊戍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

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文帝時。晁錯言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戍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其田。器于冬夏。衣廩食。其無妻者。官買子。之胡人入驛。而能止其所驛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

博物典彙

卷十八

取戎

三十五

卒戍。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明帝永平八年。詔減罪係囚。減罪一等。勿管屯朔方五原之邊。縣。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堡。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核兵騎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後鎮衛之職矣。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

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

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

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

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

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

之節度使。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

頭。可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

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宋制蕃。

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

博物彙編 卷十八 馭戎 三二六

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堡寨者謂之熟戶。

餘謂之生戶。黃氏曰。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

人種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扞蔽。或。

以為爪牙。或以為嚮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

如耳。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博物彙編卷之十八終

博物彙編卷之十九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九邊 朔州居庸關保定紫荆關倒馬關為內

三關。山西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為

總論九邊形勢

黃氏曰。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

古加詳。初以遼東。大寧。宣府。大同。甘肅。寧夏為。

六鎮。復益以朔州。榆林。周原。為九邊。每邊各設。

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

博物彙編 卷十九 九邊

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

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無何當事失策。舊制。

漸踰。大寧棄而朔州逼。三全河棄而遼東悚。河。

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至今日者。奴。

酋開釁。我一戰而鐵嶺破。又一戰而瀋陽陷。又。

一戰而遼陽失。又有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廣。

寧者。借哉。金甌無缺之天下。虧損此一隅也。用。

是詳考九邊形便。以資借籌。兵法曰。多算少勝。

或庶幾耳。

遼東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鎮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

國初元平章劉益以遼東城池來歸因建設都臺衛所又於遼陽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以處屬夷其外附者東北則女直建州毛憐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受官通貢互市自嘉靖間虜人大得利去遂剽掠無時邊人不得耕牧矣况通因朝鮮蹂破海氛時起且建酋接攘大肆猖蹶城墟民散大可恨也。

極衝

博物真異 卷一九九邊

遼陽城 義州城 開原城 廣寧城 寧遠

城 瀋陽城 錦州城

次衝

海州城 鐵嶺城 中固城 蒲河城 金州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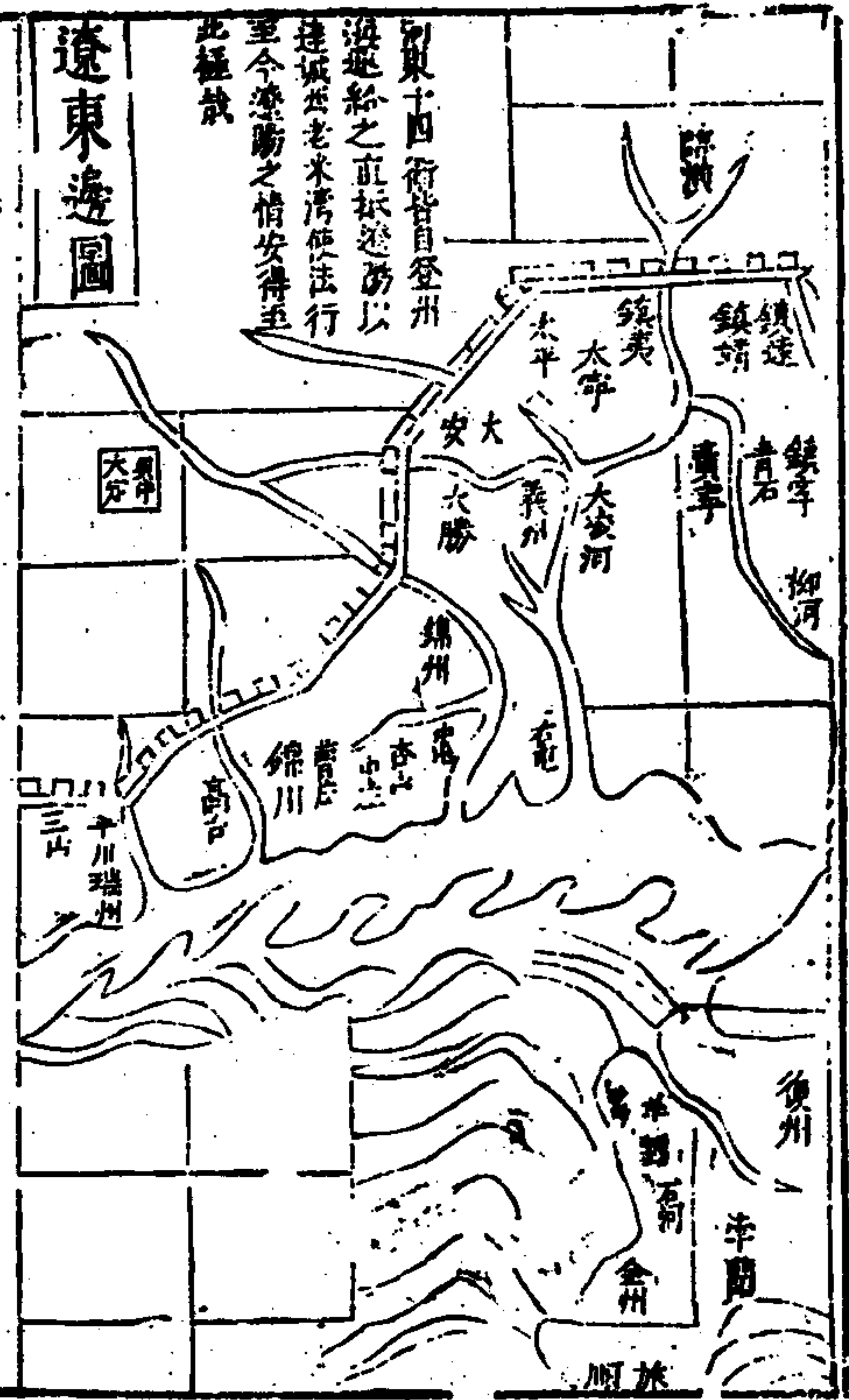
按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開山海關一線之路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皆郡縣改置衛所始於我朝撫臺兵備住廣寧按院分守住遼陽互相控制有開原廣寧並

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多水草之利遼陽曲城在焉今竟已委之於虜遼人憤此久矣然白山聳秀渤海榮廻鴨綠混同左右通相持護山川融結故生對盧劾里鉢阿骨打諸夷多謀勇藝今議恢復須規三岔以通上谷控金海以擅魚鹽東據開原以為襟北擴廣寧以為吭佐帷幄者不可不知

博物真異 卷一九九邊



三



博物真異 卷一 九 九邊 四

薊鎮自遼東邊界起西至宣府一千餘里外係老把都青把都等部落在牧

國初兀良哈諸部來降爲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靖難兵起兀良哈以騎從有功乃移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以其地界兀良哈遠矢一名藩云然三衛每年朝貢互市猶爲藩籬自後部落日蕃夷情誦詐往往嚮導北虜嘉靖中虜入占北口徑薄京城始

湖重鎮增設總督將領調各鎮兵入衛脩築臺春秋防守視他邊尤嚴此係京師左輔也。

極衝
古北口 石門寨 居庸關 山海關 喜峰口 橫嶺城 石塘嶺 渤海所 鎮邊城 黃花鎮 白羊口 八達嶺

次衝
密雲城 建昌營 三屯營 昌平州 鞏華城 薊州城 懷柔縣

博物真異 卷十 九 九邊 五
次衝
通州城 涿州城 三河縣

此古會川地我太祖逐元即其地封宣藩廣遠曠絕繞出山後尤當匝北諸夷之衝自此內徙宜遠隔越聲援斷絕矣今日邊情惟薊遼爲急今計規復之畧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編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於小陵此一定之畫也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卷一 九 九邊 五

惟喜峰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按崇禎已巳之變喜峰失守。虜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然此地昔人慮之已詳。考其處。諸山險阻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牛雖修。皇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鑿壁。山嶺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博物彙編 卷十九 九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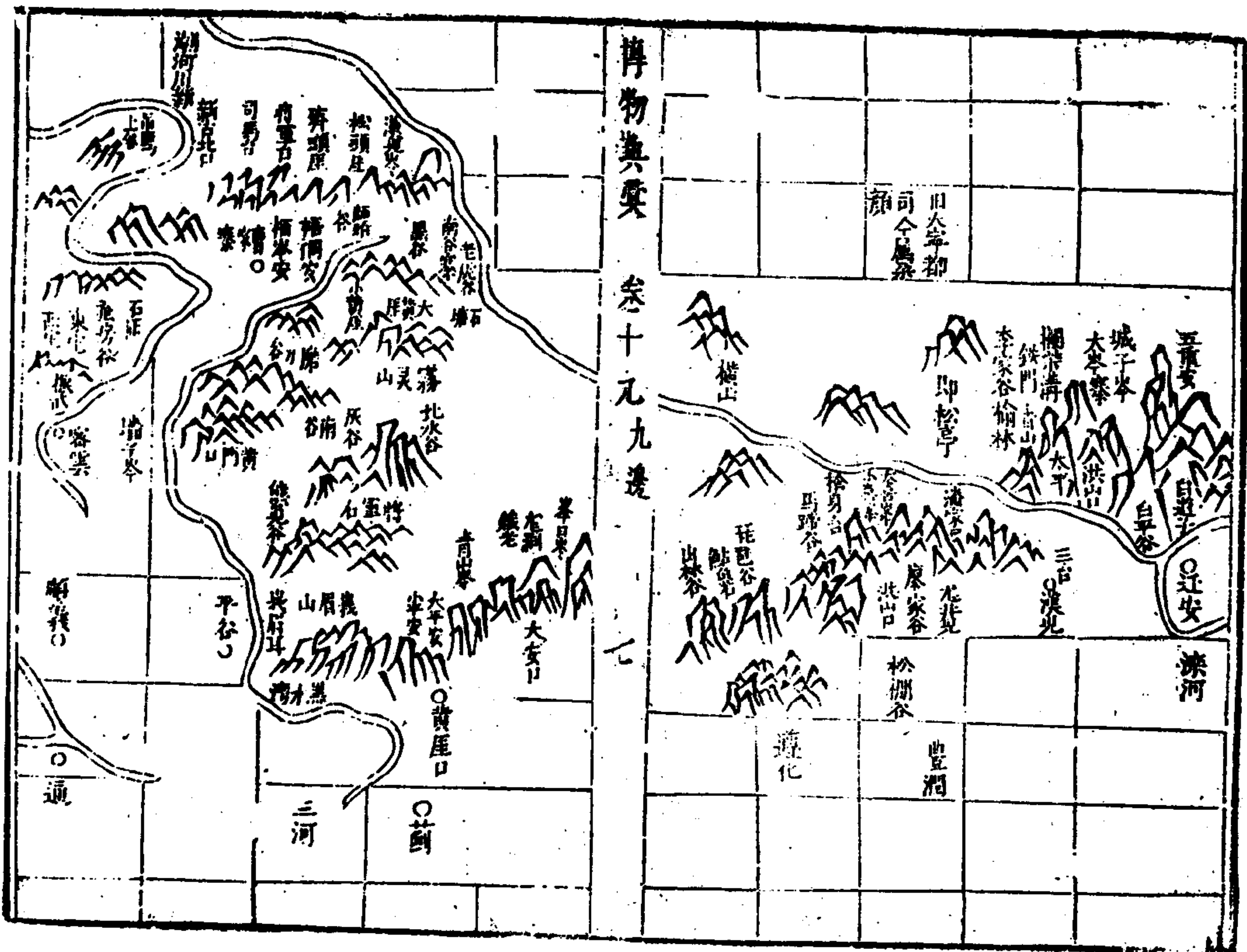
六

薊州邊圖



博物彙編 卷十九 九邊

七





荊州邊圖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八

宣府 自黃花鎮起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外係黃台古等節落任牧

秦漢時上谷郡去京師不四百里逼近 山陵

實肩背重地也 國初逐虜漠北即元上都設

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 成

祖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輿和出入後以大寧內

徙與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乃移衛於

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入城皆破宣府勢危時議

者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

其城賴都御史羅亨信安集眾心因設策捍禦

得以保全近以款虜邊稍寧兵馬墩墻以漸整

極衝

獨石城 萬全右衛 龍門所 新河口 洗

馬林 葛峪

次衝

宣府城 永寧城 龍門城 長安嶺 萬全

左衛

次衝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九

順聖川西城 懷來城 延慶州 蔚州城

廣昌城

按人驛乃常忠武王設置接大寧四驛涼亭沈

河賽峰黃崖接獨石四驛恒州威虜明安臨宣

自開平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及入城破

沒以後雖得收復而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

以氣完勢固號稱易守然自永寧四海治遠西

抵西陽河為大同界東陽河而西抵丁角山為

山西界。老營堡而西，暨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皆逼虜巢，所謂外險。又轉南而東，歷雁門，抵平朔關。而南而東為保定界。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峻山層嶺，所謂內險。故宜補長峪城、重浮圖峪，內倚諸關，外增重垣。比之金湯，戰克而守同矣。



大同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丫角嶺六百四十餘里，外係屬義王井把漢那吉、杜力克等部。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虜總出套，便法其界。故大同稱難守焉。往者土木既陷，若非郭定襄捍禦之功，則大同丘墟矣。茲以五堡、弘陽、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修德、潘屏已固，雖內境稍安。

但大同邊之外。即為曲豆州。地多饒沃。黠虜住牧。於此窟火積薪。不可不深慮也。

極衝

平虜城 威遠城 右衛城 大同城 天城

城 雲石城 鐵山堡

次衝

陽和城 朔州城 鎮虜城 鎮邊堡

次衝

靈丘城 馬邑城 應州城 懷仁城 渾源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十二

城 廣陵城

大同東南為蔚州。東為渾源州。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虜地。總督雁門。住劄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宣大。住劄朔州。所以便其進。○在興和天城一路。宜分守瓦窯。永加白羊。錫鵠之險。在左右二衛一路。宜分守黑山華皮。溝牛心。兔尾河之險。在平虜老營一路。宜分守黃家山坪紅門之險。○北虜哈刺真哈連二部

常在此駐牧。入寇無常。近來西虜出套。亦同北虜入寇。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十三





博物真彙 卷十九 九邊 十四

山西鎮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延綏鎮邊一

國初屯戌要害虜在牧向遠外藉大同為藩籬

內恃三關為屏蔽素少邊患嘉靖中虜寇太原

始設總兵鎮守治偏關尋移治宣武隆慶初虜

隔石州屠掠尤慘防禦益惡近者款貢寧雁偏

老之間稍得休息

極衝

老營堡 北樓口 偏頭關 河曲縣 宣武

關 雁門關 岢嵐州 保德州

次衝

山西鎮 石州 代州 平刑關

延綏鎮 自黃甫州西至宣夏鎮邊一千

鎮城舊在綏德捐米脂魚河等地於外畿二百

里自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成化中余子

俊巡撫延綏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遂徙鎮

焉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堡勢

勾曉橫截河套之口自是榆林始為重鎮但其

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給慶襄萬一虜掠魚河

餉道阻遠得無坐困耶此榆林第一慮也

極衝

定邊營 神木堡 清平堡 孤山堡 榆林

城 清水營 波羅堡 魚河堡

次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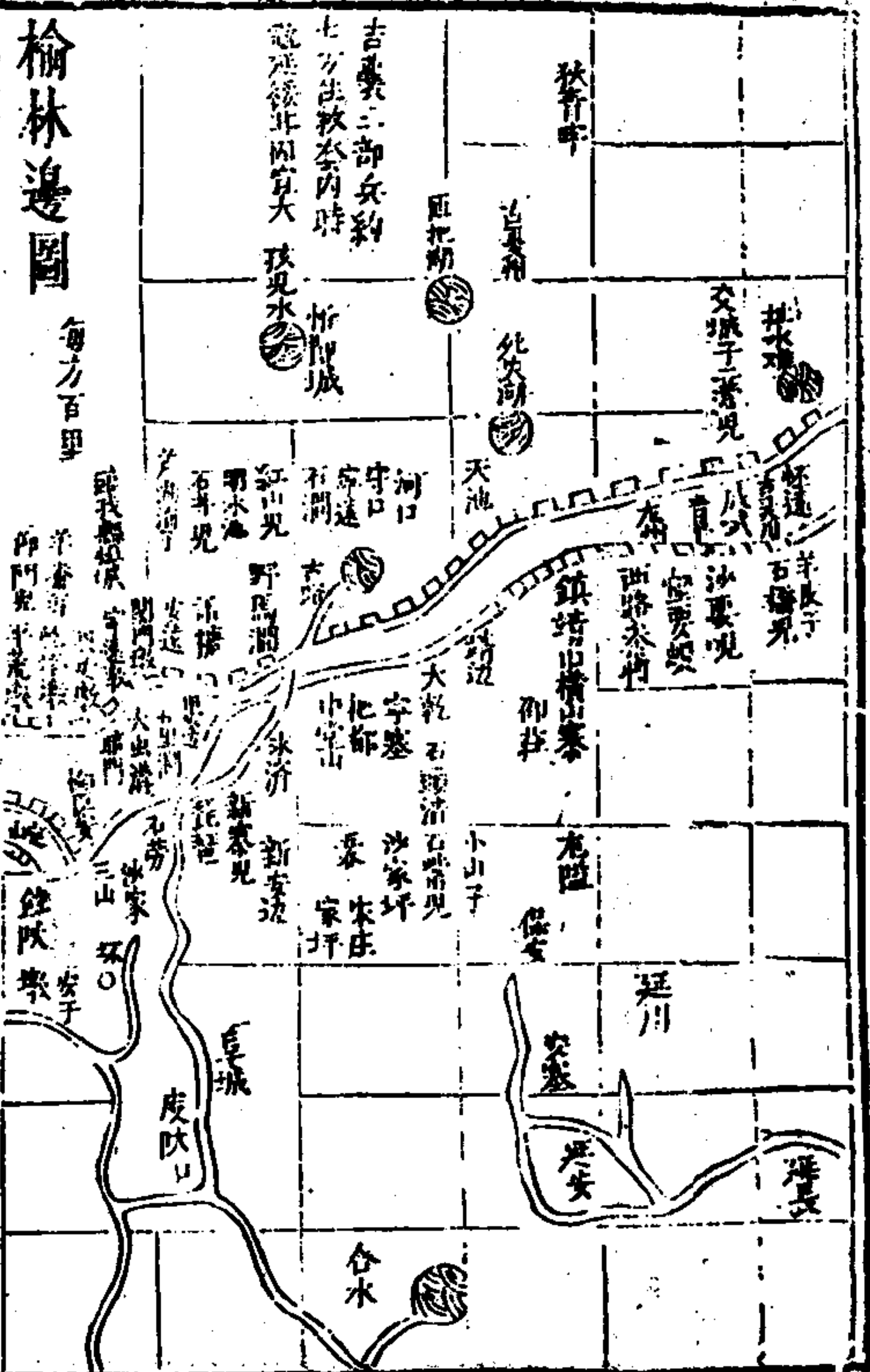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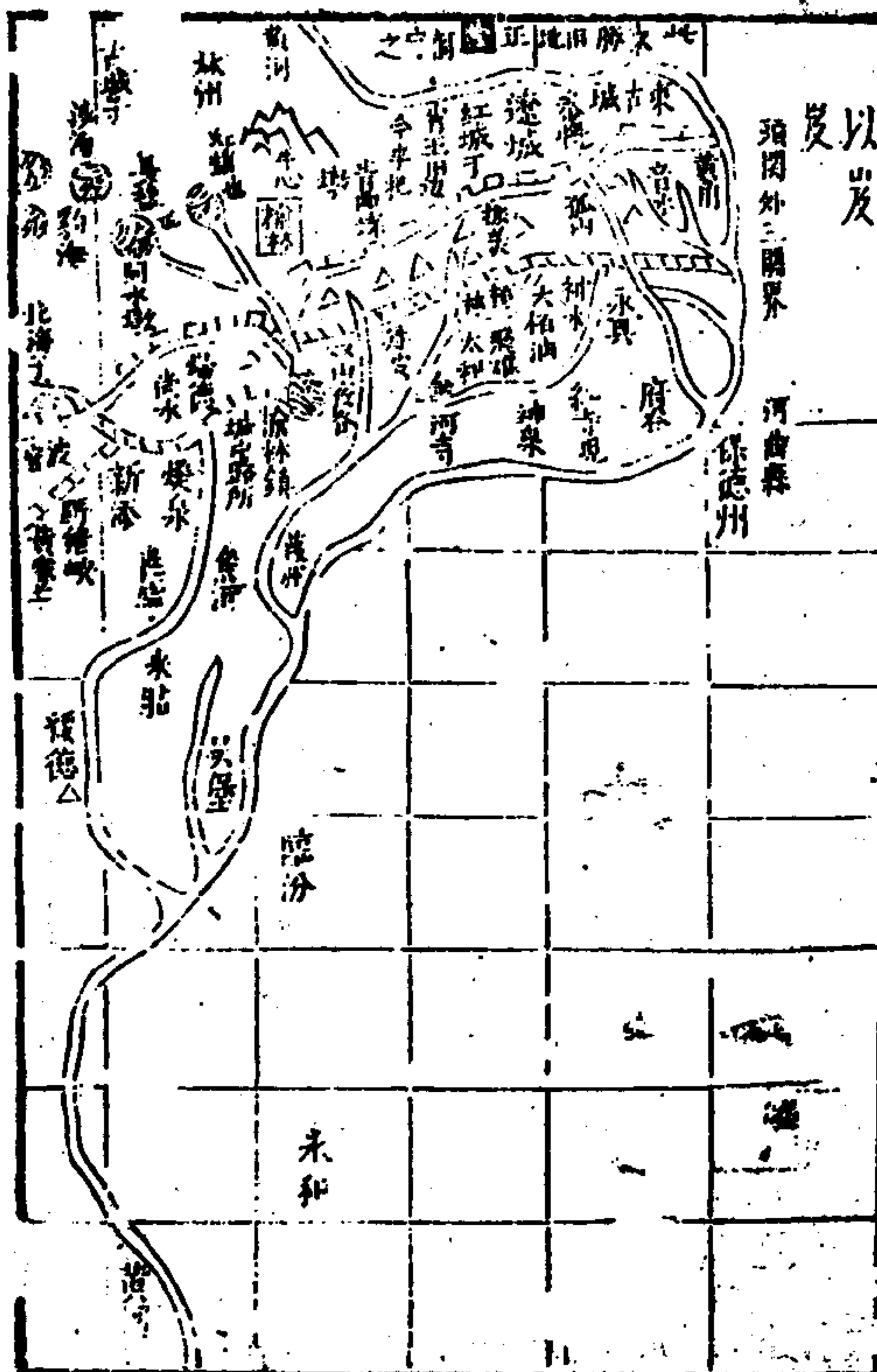
新安營 懷遠堡

接榆林墜山湮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且地

險而防嚴將士敢死戰不買虜呼為駱駝城

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林

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惟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麻一魚河持之。自來有米珠薪桂之誣。議者以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蓋榆林地之耕牧。所藉河套。自套失於弘正間。數千里膏腴。盡為虜有。榆林由是失所養矣。且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二。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偏頭關。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京勝與三受降城相存。亡東勝不守。偏頭關。用。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一六



榆林邊圖

每方百里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一七

寧夏鎮 自延鎮起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外係超胡兒等部落。在牧。

古朔方河西地。國初置寧夏等五衛。西北據

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

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

浮渡。以擾河東。嚴冬。則踏冰猝入。乘我不備。而

清水興武花馬池。尤稱要害云。

極衝

平虜城 清水營 興武營 花馬池

次衝

玉泉營 廣武營 靈州營

此開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上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公一清。王公瑗。先後築牆畫守。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析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營鐵柱泉小鹽池爲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

博物典彙

卷一九九邊

一八

亦易。况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通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遊騎出入。無日無之。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休息。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畫建墩堡。此不唯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靈夏。亦常山蛇勢也。

河套

河套周迴三百阻河。土地肥饒可耕。切近陝西

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靈夏鎮。東西九二千里。南北可八九百里。卽周之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漢定襄趙元昊所據以立國者。唐過河築三受降城於其北。每相去三百里。遙爲犄角之勢以守之。虜是時不敢近套而牧元之東勝州。又在受降城東。國初仍設東勝衛。卽受降城故址。跨據河北。以衛套中。我軍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見數百里。而遠虜匹騎不能隱望。城輒慟哭而去。我邊人得屯耕套中。

博物典彙

卷一九九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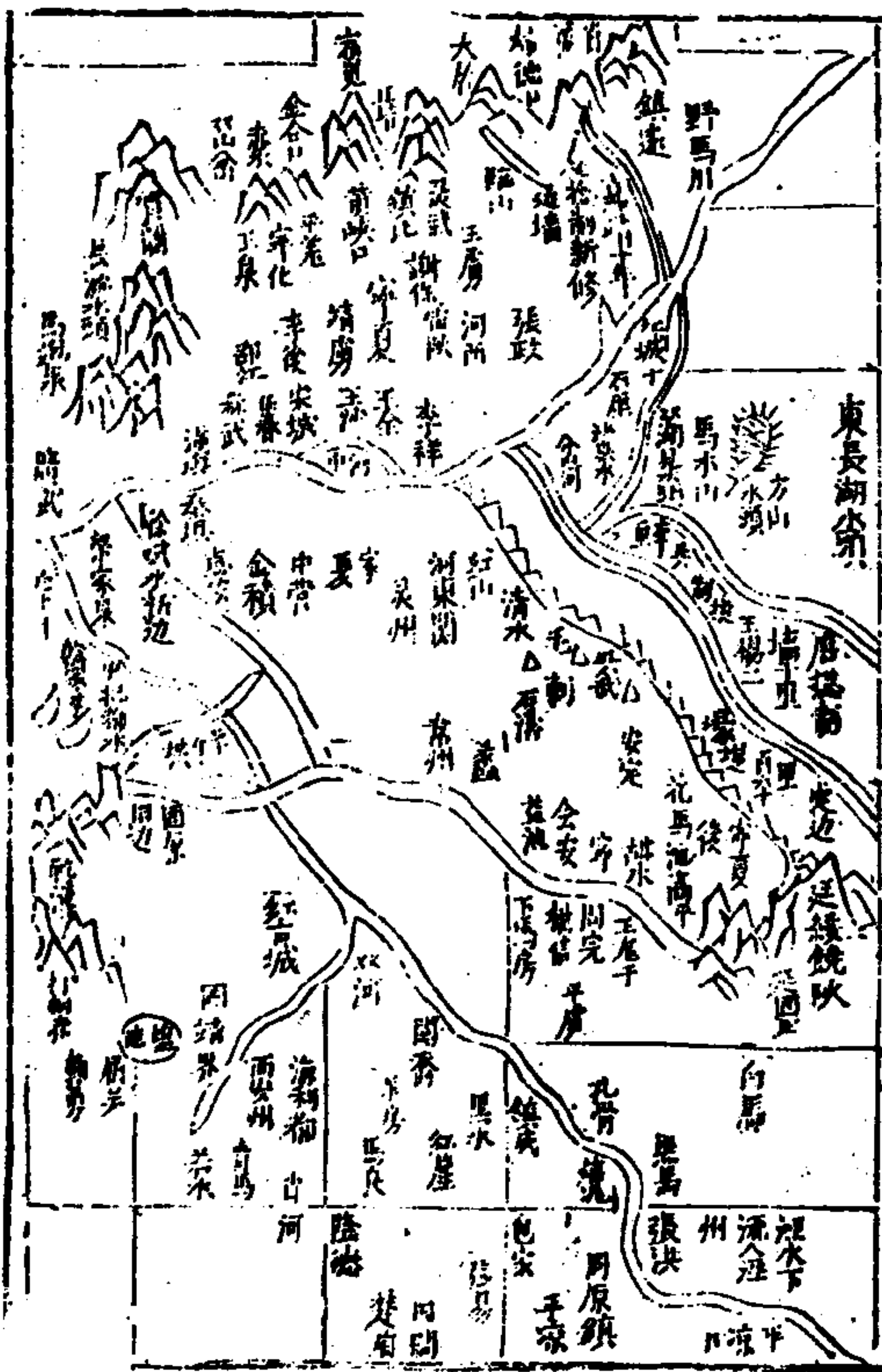
一九

戍軍之守東勝者。亦得轉餉於套。至秋深河水堅合。虜或伺間而入。然防東勝兵外擊不久。輒引去。自宣德正統間。浸失控制。以東勝地苦寒。轉餉遠。又時被虜患。遂徙東勝於延綏。於是虜始頻渡河犯邊。都督王貞乃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增至二十四所。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初。有阿羅出者。結亂加思蘭爲寇。掠我邊人爲嚮導。計知河套所在。遂入居套中。已而亂加思蘭殺

河羅出併其眾推滿魯都為可汗。而以亂加思
 蘭為太師。已滿魯都後殺亂加思。蘭專領其眾。
 其于套猶時出時入。未敢半據也。至成化初。有
 字羅忽者。結毛里孩共居套中。時率眾南犯榆
 林。西犯寧夏。掠環慶。至於固原。是時虜在套內
 而悉軍之守延綏。寧夏者。願在其外。既欲備北
 又欲備南。腹背受敵。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
 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五百里。戰守兩難。遂
 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時議者欲大興
 博物典彙 卷一九九邊 二十

師。搜套虜驛之出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
 耕守其中。侍郎葉盛難之。議不行。巡撫余子俊
 請徙延綏治所於榆林。築邊牆。連墩。勾堡。橫絕
 河套之口。遏其侵掠。朝廷從之。賴以稍寧。然
 套遂委之虜矣。後復有火節者。故小王子部夷
 弘治中畜產富於小王子。遂與小王相讐。殺有
 太師亦不刺者。殺小王子。而火節遂居套中。號
 最强。其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遁居阿西。而自
 立。阿爾倫死。弟阿著繼立。阿著死。其二子長日

吉囊。次日俺答。皆築點多智。部落畏之。於是
 眾逐火節。而吉囊遂駐牧套中。俺答駐牧開原。
 相為聲勢。嘉靖中。二虜號最强。後吉囊病歿。子
 板不孩牧套中。時總督侍郎曾銑。以議復套被
 誅。自後搜套之議。未有成斷。





寧夏固蘭邊圖

事物紀原 卷十九 九邊 二二二

固原鎮 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里外係虜窟窟兜兜等部落居住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稍消息。

所備者靖虜一面爾。自弘治中。火篩入掠。後當

虜衝始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

與寧夏稱唇齒。成一巨鎮矣。

極衝

蘭州 河州 固原城 靖虜衛 西安所

環縣

次衝

澆州衛 西固城 文縣 岷州 階州 漢中府

事物紀原 卷十九 九邊 二二二

甘肅鎮 自固鎮起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丙兒把兒等部落居住

漢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固

初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界。由莊浪迤北

三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等

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皆

屯兵拒守。全鎮之地。幾二千里。惟一線通道。西

控西域。南蔽羌戎。北扞胡虜。稱孤懸重鎮云。自

虜款貢以來。常假道掠番人。攻瓦刺。穿塞出入

防禦始難矣。

極衝

涼州衛 高臺所 肅州衛 鎮番衛 莊浪

衛 永昌衛 甘州衛 嘉峪關

次衝

西寧衛 碾伯所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二十四



甘肅山丹邊圖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二十五

按甘州之張掖郡，肅州之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所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載。古匈奴失此，嘗曰：「我所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亾我馬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行都司在甘州，涼州其門戶也。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馮勝下河西畫此為限。關外即哈密赤斤安定等衛是也。自哈密陷，安定破，而甘州門戶薄矣。然其俗得茶則生，倘閉關五日，必病渴而死。

○先達謂甘州可屯涼州可屯莊浪西寧俱可屯勢雖孤危溥於鹽利華夷賴之總計九邊之形勢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也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也審此可得備禦之術矣○議者謂開平四日程則有玻璃谷諸要地興和四日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卽五雲關之內關內諸山乃陰山之

博物典彙 卷一九 九邊 二二六

脊間經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戊五雲關以固興和大典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是亦一說也○一宣大二鎮乃神都北門蓋紫荆居庸關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關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此其藩屏之固屹然雄鎮也但宣府去京師甚迤所持長安嶺橫

豆虜難直下惟大小白陽葛峪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俱可柝牆突入此處防守不可不嚴大同川原平行自來大舉之寇多山於此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八順聖諸處之衝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之路也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虜繆出套便涉其界故大同稱難守况其外卽爲豐州地多饒沃黠虜在牧於此議者欲於三岔山路口入柝樹堡嚴戒之不爲無見也○向來經理邊事者

博物典彙 卷十九 九邊 二十二

不過以修築牆堡爲長策如成化間都御史徐廷華余子俊先後修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竟無成功正德間楊一清又踵爲之而亦無益蓋砂土浮散隨築而隨圯也夫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况億日牆乎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四夷

交趾

夷者異類之總名。中國之外。復有四夷。南曰南蠻。有交趾。有雲南。交趾即今安南。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秦漢以來。所郡縣之地。至宋始自為國。我聖祖開基。其王陳氏。始先納款。乃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

博物典彙 卷二十一 四夷

其國王。永樂間。王陳日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其孫天平來告變。乃遣使送還其國。黎賊設伏。殺天平。及我使者。命英國公張輔討平之。開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宣德後。黎利復反。中國流官陷沒者甚眾。命安遠侯柳升。與總兵王通等討之。利乃遣人進前。陳王三世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上心知其詐。然不欲以兵役困民。時楊榮。楊士奇。俱以為無益。中國遂如其所請。復立為安南王。至嘉靖間。莫登

庸篡立。黎靈遣使告變。乞天師救援。命毛伯溫討平之。改設宣慰府等司。至今奉貢不絕。雲南在漢為西南夷。國初猶為胡元梁王所據。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等處。酋長與車里平。緬諸夷。皆未降服。命傅友德沐英討平之。立為藩府。隨命英鎮其地。至今黔國公世守焉。

日本

東夷曰日本。高麗女直。日本故倭奴國。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寇亦不一。開

博物典彙 卷二十一 四夷

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各始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國初遣使宣諭。遂乞降。洪武五年。復令二僧在說法。導之歸化。後因胡惟庸通倭謀逆。故大詔內禁絕其貢。蓋四海諸裔。惟此一國居海中。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緣艘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買易。若不滿所欲。燔燹城郭。抄掠民居。聖祖故

深絕之。令東南沿海州縣。屢遣將出海。巡倭。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為日本國王。十七年。倭犯遼東。都督劉江設伏破之。擒斬三千餘人。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少倭警。宣弘後。隨貢隨掠。嘉靖間。侯商汪直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尚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胡宗憲繼之。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至萬曆十四年。平秀吉始篡位。秀吉之自平信長養子。于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十七年。蕪荊六十六州。十八

博物典彙 卷二十四 夷

年。集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攻破朝鮮。將入犯中國。時石司馬星。快聽沈惟敬封貢之議。致損國威。倭衆猖獗。六十年。自二十五年。邢經界珩出關。至二十八年。而後得息。

朝鮮

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之。武帝定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玄二郡。後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扶餘別種。其

王高建。居平壤城。卽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開地益廣。乃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臨路總管府。盡慈悲嶺爲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顛表賀。賜金印。詔命封高麗王。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徙居漢城。請改國號。詔更朝鮮。其國分八道。統府州郡縣。朝貢不缺。項關白興兵。王京大破。蕭條殘敝。非昔日比矣。

博物典彙 卷二十一 四夷

北狄

北狄。卽圍漢高之匈奴也。千餘年爲胡元據吾中國。其所長者。在耐饑寒。習勞苦。自我太祖驅逐之。咸兼以成祖窮其巢穴。北狄之衰。未有甚於此者。後因土木之變。得志于中國。每秋高馬肥。輒起搶黃裏之想。設立邊鎮。既不能禦其入。又不能躡其出。如朵顏三衛。特以捍虜者。皆爲其嚮導。更有中國叛人。投於虜中。勾之入塞。如嘉靖間趙全丘富等是也。自是無歲不有。

虜患。即開互市。許通貢。而擾邊如故。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以却于俺酋挾其妻來歸。總督王崇古議留之。因而要其縛叛示信。於是俺答款塞。縛叛人趙全獻闕下。誅之。封俺答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辨受封。比屬國順義夫人三娘子。尤知尊我中國。故邊境稍寧。然國家都燕虜乃切近之患。備禦之策。尤不可不嚴也。

西戎

西戎有哈密有吐蕃。哈密古伊吾地。最逼甘肅

博物彙編 卷二十一 四夷

五

其西距土魯番不甚遠。為西域諸國往來咽喉。元族安克帖木兒居之。洪武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擒其偽王子別列怯。而王業里失哥等。永樂間遣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四傳至索羅帖木兒。為其下所弑。王母守國。成化間土魯番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乃立王母之外孫罕慎。復為土魯番所殺。自是以後。中國日以經畧哈密為事。而土魯番時獻金印。城池以要索金幣。又時起奪掠。為寇甘肅間。當時

鎮臣以失機宜獲罪者不一。嘉靖間總督王璠與撫臣唐澤。與屯訓卒。咸加土魯番。請與復哈密。朝廷方欲息兵議不行。土蕃北起陝西河湟。迤南歷四川雲南西北之境。自太祖時立都指揮司。設宣慰司。招討司。以制之。歲通朝貢。即時有寇掠。亦不甚為患也。

附錄黃氏曰。按蠻夷種類不一。又有苗人。即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在在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散處山

博物彙編 卷二十一 四夷

六

谷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為熟苗。輪租服役。稍同良民。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少。元末盜起。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善鬪。遣使招之。因得入中國。遂不復可控制。所至無寸草尺木。故軍行抄掠日檢括。言盡取靡有一遺也。嘉靖間倭夷躡蹂。閩越官軍。望風卻避。莫敢與戰。不得已亦召苗兵。僅數千人入閩。所過殘暴。官府閉城門。從城上糴米肉給

之村落皆孳家遁入深谷。鷄犬器物不能携者。屠剝破毀無遺。路絕行人。不幸遇之。卽斷臂刺腸以爲快。其慘虐尤甚于倭也。楊應龍反時。亦嘗勾引關外生苗助亂。又有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曹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孔明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司安氏遠祖也。自

博物典彙 卷二十四 夷

七

稍淳而多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畧同。又有尙火。一曰尙蠻。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流者多。又有徯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廣之東西。時破其害。徯獠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又有獠人。古稱天竺。咳首。僂僂。跛踵。穿胸。脩耳。狗軛。旁春。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視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

博物典彙 卷二十一 四夷

八

繼。夫亡妻及時時標掠省界為害又有車里
 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謂
 六宣慰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
 曰孟密。三宣撫。一安撫。則正統時王驥討平
 麓賊思任父子之亂。遺孽播迤迤西。請其棄
 地。封有功也。大抵西南夷形勝。惟蠻莫擅其
 雄。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下茶山
 中。通于厓。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
 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為水陸交會要區。諸夷

傳抄與彙 卷二十四 夷 九

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於此築
 堡設屯。且耕且守。亦控制諸夷之要領也。次
 則迤西。其地土抵龍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
 右倚金沙。在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
 謙底乃之險峻。外有孟夏里孟掌之兩卒。上
 地殆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宣慰之廣。寶藏
 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
 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
 車里擺古。有莽瑞體者。緬甸宣慰之裔也。元

時麓賊父子皆為緬縛獻。後憫火復熾于孟
 養。遂與緬世相讐。嘉靖間。差官勘處。竟不思
 其原為討賊以批隣。乃取其金牌符信而
 還。瑞體窮無所歸。逃於整古。修行學佛。得稜
 子無主。聞其賢。迎為唎喇。唎喇者。華言公道
 主人也。由此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
 駁。勦乃難。二首相繼。投莽求立。迤西與莽相
 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并八百。蚕
 食車里老撾。六宣慰皆屬之矣。此皆當事流

傳抄與彙 卷二十四 夷 一

官。不善處置。欲其受中國控制得乎。○按炎
 微紀聞曰。諸蠻縱而惡法。慳而易欺。衛官與
 廂豪交市。倚法為奸。丁剝而戶漁之。得利則
 為之掩。慝匿罪。誘引標掠。一不當意。則宣露
 宿惡。傳以醜辭。聳動官府。稍不加察。輕舉損
 威。釀成大禍。至於調戕土官。往往方命。不受
 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矣。又
 曰。諸蠻俗醜惡。不足錄。錄之有深意焉。堪輿
 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無異鳥獸。帝王賢

聖通作。獎掖以仁義。陶鑄以禮樂。而匡矯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桑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利狼之與居。仁義禮樂刑罰之具。曾未目睹。猶函夏之初。然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四隅之地。首西北。次東北。又次東南。而西南其最後也。周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擯爲戎夷。秦伯端委以治吳。丕華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徙國民於江淮。是因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軼中州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方拓土。猶羈縻之耳。入國朝。遂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披拂。自西北而極於西南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焚之奧。不如閩廣之交。而八百車里諸夷。不有登圖籍。置官吏之日乎。今如九縣建置衛所。播州亦改設流官。鬼鄉皆爲雄鎮矣。

奴酋

博物典彙

卷二一

四夷

十一

奴酋卽金餘孽也。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國朝分爲二種。曰建州。卽奴酋祖地。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入貢。仍設馬市開原城。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於時。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舍。逃之朝鮮。併失其印。於是稍衰矣。時童舍弟董山嗣爲建州衛。以何。凡察童舍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夷性故驍驍。自此益驍。輒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

博物典彙

卷二一

四夷

一二

無笑景泰中。巡撫王勣遣使詔諭。稍歸所掠。復
效。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勅不
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益失望。董山糾毛
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
忠。往諭檄。致董山。即奴兒之祖。先羈廣寧。尋誅
之。命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搗其巢。捕斬
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綏陽諸堡。邊備日嚴。夷
稍創乞款貢。而 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
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

博物典彙 卷二十四 夷 一三

夷雖復貢。然時時以報董山讐為辭。往來患苦
塞上。會大璫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越揣其
意。疏言。建酋連結海西。各雖屏蔽。實懷獸心。宜
大發兵創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為帥。副直。行。襲
破之。頗有斬獲。而虜益憤怨。深入焚掠。慘於往
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完
者禿。貢馬乞入謝。許之。諸酋復奉貢。請襲如故。
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李撒
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繼祖禦之。失亾頗多。亾何撫

臣於赦坐減賞物。夷入譁。更詐殺譁者。夷由此
扶忿。數入寇。殺掠如成化時。遼之東西幾困。已
復稍輒。至萬曆廿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
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
海西部落。與奴酋之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
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為備。諸酋皆心惡之。奴
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相仇殺。猛力不支。請揀
於邊吏。不許。願得乘障扞一圍。不許。遂求援奴
酋。奴酋悉起。以援為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

博物典彙 卷二十四 夷 十四

揀。奴酋外恐。吾聲罪寔。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偽
以女許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
講說。邊臣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
之心。又先是。奴酋父塔失。有膽畧。為建州督王
杲部將。杲屢為邊患。是時李寧遠為總鎮。誘降
酋父。為寧遠嚮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入日。而擒
杲。酋父既負不賞之功。寧遠相其為人。有反狀
甚之。以大攻陰設。反機以焚之。歿時。奴兒哈赤
甫四歲。寧遠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奴兒哈

赤與其弟速兒哈亦如子。奴酋稍長。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畧。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其兵端動以報復祖父仇爲辭。日與其弟厲兵抹馬。設險擺塘。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時擁衆要挾憑陵。開原。邊臣懾悸。莫可誰何。原奴酋之寨。在審官塔舊址。二面臨河。一面阻山。其城係磚石包砌重圍。奴居內城。隨在夷人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在夷約近萬餘家。皆是挑選精壯者。其遠

博物典彙 卷二 四夷 十五

近環寨散處之夷。約有數十萬之家。其地界南隣朝鮮。義州橫江爲界。離江有一千餘里。江外有十四道灣。係忽喇戶故址。皆爲奴併。又有王兀堂王寧古鐵等夷。亦爲奴所併。西隣長奠永奠。大奠寬奠新奠。發陽孤山。馘陽。一堵牆。清河散羊峪馬根卑。撫順。三岔兒。自家衝。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關。北有混同江。烏龍江。白石江。江內先有灰扒伯答里等夷。皆被奴酋襲殺。擄掠。部夷八千餘。悉入奴地。另設置建夷。

千餘家。屯種此地。又有海西夷。南關舊址。大澤山地方。亦併入奴酋。近屯兵二千餘家。在此住牧。初酋一兒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壇而議。旣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弟弟私三都督。首疑弟二心。佯營壯弟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會入于寢室。錮鎗之注。鐵鏈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裸以勇聞。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長子數諫。酋勿殺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困之。其克逆乃

博物典彙 卷二 四夷 一六

天性也。然奴雖叛賊。大都有氣。昔噶承恩入京。襲父官。司馬吏故難之。噱誼于大司馬前。有司馬屬官異其相。擬明日置酒呼之酌。而是夜已去矣。奴酋氣亦類噱。蓋未嘗一日忘父仇也。九邊虜俱不毛。唯建夷產珠。及參與貂。最下赤松子。界鴨綠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數千里爲生虜。中國德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戰敗度可匿形。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于羅。取山澤魚鹽之產。

易我中國之財。故首日富。酉歲貢蜜。燕開蜜市。自癸丑後不貢。至丁巳。相傳虜煉蜜為糗糧。燕臺疑其事。未敢訟言于朝。密使遼陽材官蕭于玉。偽稱都督。御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東臨虜境。首不郊迎。子玉大怒。詬虜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奴首聞之。懼然屬索。鞵。跪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酋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

博物彙編

卷二十四夷

十一

誰是詐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少。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釀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項事耳。何煩聖慮。厚贈子玉。並饗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于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聖明。顧不忍貶。天朝以辱耳。為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累口。中國每事貽笑遠人。安得不啓其輕侮之心哉。○已未冬。葡人咸云。奴酋苦饑。一日。毀粥一

盜。識者曰。實者虛之。此未可信。葡人亦以酋乏食為喜。迨劉總戎破酋寨。五穀滿園。因奴酋焚詐。諸事類此。○奴酋破清河先一日。其子猶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苦口。元戎何策禦之。總戎時已醉。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已長。土子微笑而別。明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以後破遼陽。破廣寧。總之。先潰

博物彙編

卷二十四夷

十八

在中國謂奴酋盡以善戰善攻。得則譽寇太甚矣。○按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奴酋。酋給之銀暨貂。卒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奴酋掠錢無所用之。高積如山。欲歸者。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奴酋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劫也。○天啓六年八月。奴兒哈赤病死。

附錄史氏曰。語有云。為虺弗摧。為蛇若何。奴兒哈赤本一孤雛。驟假名號。及併南關。旁啣

邊吏不聲討。竟弃新疆益之。廣墾爭車。豈有欲炙之色。復徂甘言弛備。以及潰裂。抑已疎矣。然建州彈丸地。向虛口清撫之雜。曾無廣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葺殘壘。爲三肄困之。時以輕騎擾彼耕牧。計可坐制。然命而銳語出塞。自取輿尸搏虎于蝸。佐鬪于穴。幾若此而不獎者。凡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爲用。而我早滿師期。深入重險。弃輜重。客粟以資敵。

博物典彙

卷二一 四夷

十一

敵善比數者。勢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破而智勇竝困。宜乎透審之爲開鐵續也。善師者。鼓之以膽而運之。以畧敵。銳能挫之。敵驕能忍之。轉敵之權而陰握其全勝。不啻與端肅爭烈矣。又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閩牆引外寇。自藏二妖。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抽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爲肉而我覆爲蛆。幾是哉。原海。

西裔通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能離其合。近歲拯北關以毒遠。稱制奴上策。而竟剪焉。胥髡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悲夫。又曰。方奴酋長驅開鐵。兵不血刃。卽蚩尤用兵。無以過。而竟徘徊歲餘。不敢越遼瀋尺步。何哉。凡兵以氣勝。始吾敗軍之餘。不可復鼓。奴酋得折筮立下。及氣久漸定。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惟養吾全力。而操縱於飽勞。伏感之以漸。計彼銳易折。而驕亦可乘。最爾一隅。自將坐困。而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則以不能守爲戰。守而無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于人與。孰可若何。語亦有云。誰爲手打賊者。今策奴酋無以口打賊。則善矣。

博物典彙

卷二一 四夷

二十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終